目录

[三刻拍案驚奇 1](#_Toc74036922)

[驚奇序 1](#_Toc74036923)

[第一回 看得倫理真 寫出奸徒幻存目 2](#_Toc74036924)

[第二回 千金苦不易 一死曲伸冤 10](#_Toc74036925)

[第三回 情詞無可逗 羞殺抱琵琶 18](#_Toc74036926)

[第四回 設計去姑易 買舟送父難 27](#_Toc74036927)

[第五回 烈士殉君難 書生得女貞 38](#_Toc74036928)

[第六回 冰心還獨抱 惡計枉教施 50](#_Toc74036929)

[第七回 生報花萼恩 死謝徐海義 60](#_Toc74036930)

[第八回 義僕還自守 浪子寧不回 69](#_Toc74036931)

[第九回 淫婦情可誅 俠士心當宥 78](#_Toc74036932)

[第十回 千秋盟友誼 雙璧返他鄉 87](#_Toc74036933)

[第十一回 捐金非有意 得地豈無心 93](#_Toc74036934)

[第十二回 坐懷能不亂 秉正自無偏 100](#_Toc74036935)

[第十三回 匿頭計佔紅顏 發棺立蘇呆婿 107](#_Toc74036936)

[第十四回 郎材莫與匹 女識更無雙 117](#_Toc74036937)

[第十五回 劫庫機雖巧 擒兇智倍神 125](#_Toc74036938)

[第十六回 見白鏹失義 因雀引鳴冤 134](#_Toc74036939)

[第十七回 八兩殺二命 一雷誅七兇 144](#_Toc74036940)

[第十八回 奇顛清俗累 仙術動朝廷 153](#_Toc74036941)

[第十九回 血指害無辜 金冠雪枉法 160](#_Toc74036942)

[第二十回 良緣狐作合 伉儷草能偕 169](#_Toc74036943)

[第二十一回 夫妻還假合 朋友卻真緣 178](#_Toc74036944)

[第二十三回 猴冠欺御史 皮相顯真人 192](#_Toc74036945)

[第二十四回 冤家原自結 兒女債須還 200](#_Toc74036946)

[第二十五回 緣投波浪裏 恩向小窗親 209](#_Toc74036947)

[第二十六回 院裏花空憶 湖頭計更奸 217](#_Toc74036948)

[第二十七回 爲傳花月道 貫講差使書 227](#_Toc74036949)

[第二十八回 修齋邀紫綬 說法騙紅裙 242](#_Toc74036950)

[第二十九回 淫貪皆有報 僧俗總難逃 253](#_Toc74036951)

[第三十回 竊篆心雖巧 完璧計尤神 264](#_Toc74036952)

# 三刻拍案驚奇

作者：明.夢覺道人 西湖浪子輯

## 驚奇序

予嘗讀未見書，遂拍案叫□□(奇，始)悟古今事蹟，非奇則怪。□□□(去歲復)遊天台仙府，詣諸名勝，憑弔陳跡，愈覺山河變幻。今春卜室孤山之麓，時梅影橫瘦，竹陰展新，斜陽映水，峯際流雲。掩關無審，簡點廢帙，得一、二野史，煩倦之頃，偶抽閱之，多忠孝俠烈之事。間有貪淫奸宄數條，觀□□□(其含垢)蒙恥，敗露情狀，亦足發人深醒。總之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之理道，宜認得真；貴賤、窮達、酒、色、財、氣之情景，須看得幻。當場熱哄，瞬息成虛，止留一善善惡惡影子，爲世人所喧傳，好事者之敷演。後世或因芳躅而敬之，或因醜戾而憤之，驚驚愕愕，□(奇)乎不奇乎?今特撮其最奇者數條授梓，非無謂也。

客有過而責予曰：「方今四海多故，非苦旱潦，即罹干戈，何不畫一策以蘇溝壑，建一功以全覆軍，而徒嘵嘵於稗官野史，作不急之務耶?」予不覺嘆曰：「子非特不知餘，並不知天下事者也!天下之亂，皆從貪生好利，背君親，負德義；所至變幻如此，焉有兵不訌於內，而刃不橫於外者乎?今人孰不以爲師旅當息，凶荒宜拯，究不得一濟焉。悲夫! 既無所濟，又何煩餘之饒舌也? 餘策在以此救之，使人睹之，可以理順，可以正情，可以悟真；覺君父師友自有定分，富貴利達自有大義。今者敘說古人，雖屬影響，以之喻俗，實獲我心；孰謂無補於世哉!」時□□□(崇禎癸)未仲夏，孤山夢覺道人漫書。

# 第一回 看得倫理真 寫出奸徒幻存目

冷眼笑人世，戈矛起同氣。試問天合親，倫中能有幾？泣樹有田真，讓肥有趙禮；先哲典型存，歷歷可比教。胡爲急相煎？紛紛室中鬩。池草徒縈夢，枤杜實可倚。願堅不替心，莫冷旁人齒！

四海之內皆兄弟，實是寬解之詞。若論孩雅相攜，一堂色笑，儂依棲棲，只得同胞這幾個兄弟。但其中或有釁隙，多起於父母愛憎，只因父母妄有重輕，遂至兄弟漸生離異。又或是妯娌骶忤，枕邊之言遂潛毀，畢竟同氣大相乖違。還又有友人之離間，婢僕之挑逗，嘗見兄弟，起初嫌隙，繼而爭兢，漸成構訟，甚而仇害，反不如陌路之人，這也是奇怪事。本是父母一氣生來，到做了冰炭不相入。試問人，這弟兄難道不是同胞，難道不同是父母遺下的骨肉，爲何顛倒若此？故我常道：弟兄處平時，當似司馬溫公兄弟，都都老年，問兄的飢，問兄的寒，煦煦似小兒相恤。處變當似趙禮兄弟，漢更始時，年飢盜起，拿住他哥子要殺，他知道趕去，道：「哥子瘦，我肥，情願我替兄。」賊也憐他義氣，放了。至於感紫荊樹枯，分而複合，這是田家三弟兄，我猶道他不是漢子，人怎不能自作主張，直待草木來感動？即一時間性分或有知愚，做兄的當似牛弘，弟射殺駕了車的牛，竟置之不問；做弟的當似孫蟲兒，任兄惑邪人，將他凌辱不怨。不然王祥、王覽同父異母兄弟，王祥臥冰之孝，必能愛弟。那王覽當母親要藥死王祥時，他奪酒自喫，母菜只得傾了。凡把疑難的事與他做，他都替做。不同母的也如此，況同父母的弟兄。我朝最重孝友，洪武初，旌表浦江鄭義門——坐事解京，聖旨原宥，還擢zhuo他族長鄭璉爲福建參政。——以後凡有數世同居的，都蒙優異。今摘所同一事，事雖未曾旌表，其友愛自是出奇。

話說浙江台州府太平縣，宣德間有個姚氏弟兄，長名居仁，次名利仁，生得儀容豐麗，器度溫雅，意氣又激烈，見義敢爲，不惟性格相同，抑且容貌如一。未冠時，從一個方方城先生。這先生無子，只得妻馬氏，生得一個女兒慧娘，家事貧寒。在門(館?)還有個胡行古，他資質明敏，勤於學問。一個富爾谷，年紀雖大，一來倚恃家事充足，無心讀書，又新娶一妻，一發眷戀不肯到館。一個夏學，學得一身奸狡，到書上甚是懵懂，與富爾谷極其相合，先生累次誡諭他□(們)，他兩人略不在意。五人雖是同門，意氣猶如水火。後來兩姚連喪父母，家事肅條，把這書似讀不成。只有胡行古進了學。夏學做了富爾谷幫閒。

一日方方城先生歿mò了，衆門生約齊送殮，兩姚與胡行古先剄，富爾谷與夏學後來。那富爾谷原先看得先生女兒標緻，如今知她已長成，兩眼只顧向孝堂裏看。那女兒又因家下無人,不住在裏邊來往，或時一影，依稀見個頭，或時見雙腳。至哭時，嚶嚶似鸝聲輕囀。弄得個富爾谷耳忙眼忙，心裏火熱，兩隻眼直射似螃蟹，一個身子酥軟似蜒蝣。這三人原與他不合,不去睬他。只有夏學，時與他掗懷說話，他也不大接談。事完散酒,只見夏學搭了富爾谷肩頭走，道：「老富，你今日爲什麼出神？」

富爾穀道：「我有一句心腹對你說，方先生女兒，我見時尚未蓄髮，那時我已看上她，只是小，今日我筭(算?)她已年十六了。我今日見她孝堂裏一雙腳，着着白鞋子，真是筍尖兒，又虧得風吹開布幃，那一影真是個素娥仙子，把我神魂都攝去了!老夏怎弄個計議，□(使)我得到手，你便是個活古押衙！」

夏學道「這有何難，你隻日日去幫喪，去嗅她便了！」

富爾穀道：「只今日己是幾乎嗅殺，若再去，身子一定回來不成了！你只怎麼爲我設法弄來作妾。」

夏學道：「罷了，我還要在你家走動，若做這樣事，再來不成了，作成別個罷！」

富爾穀道：「房下極賢。」

夏學道：「我日日在你家，說進活，你尊臉爲什麼破的？昨日這樣熱，怎不赤剝？」

富爾谷把（打）夏學一拳，道：「狗獃！婦人們性氣，不佔些強不歇。我們着了氣，到外消遣罷了；她□□□□□(不得發泄，畢)竟在肚中，若還成病，又要贖藥，你道該讓不該讓？」

夏學道：「是！是！只是如今再添個如夫人，足下須搬到北邊去，終日好帶眼罩兒，遮着這臉嘴。」兩個笑了一回，夏學道：「這且待小弟緩圖。」

次日，夏學就借幫喪名色，來到方家。師母出來相謝，夏學道：「先生做了一生老學究，真是一窮徹骨，虧了師母這等斷送，也是女中丈夫。」

師母道：「正是。目下雖然暫支，後邊還要出喪營葬，亳忽無抵。」

夏學道：「這何難！在門學生，除學生貧寒，胡行古提不起個窮字；兩姚雖是過得，慳吝異常；只有富爾谷極其揮灑。師母若說一聲，必肯資助。」

師母道：「他師生素不相投，恐他不肯。」

麥學道：「只因先生酸腐，與他豪爽的不同。不知他極肯賙濟，便借他十來兩，只當牯牛身上拔根毛。他如今日下因他娘子弱症，不能起牀，沒人管家，肯出幾百金尋填房的，豈是個不肯舍錢人？只是師母不肯開口，若師母肯下氣，學生當得效芳。」

師母道：「若肯借三、五兩也夠了。」

夏學別了，來見富爾穀道：「老官，我今把這慳鬼，竟抬做了大豪俠了！我想她是孤兒寡婦，可以生做。不若擇一個日，拿五十兩銀子、幾個緞子，只說借她。她若感恩，一說便成，這就罷了；若她不肯，就扭做財禮；只憑我這張口何如？」

富爾穀道：「三十兩罷！」

夏學道：「須說不做財札，畢竟要依我，我這強媒，也還該謝個五十兩哩！」

富爾谷只得依說，拿了五十兩銀子、兩個緞子、兩個紗與他。他落了十兩，叫小廝一拜匣捧定，來見師母，道：「師母！我說他是大手段人，去時恰好有人還他本銀四十兩，把四個尺頭作利錢，我一談起，他便將此宗付我。我叫他留下四個尺頭，他道：『一發將去，怕不夠用。』學生特特送來。」

師母道：「我只要三、五兩，多餘的勞大哥送還。」

夏學道：「先生腐了一生，又有師母，物自來而取之，落得用的，師母務直收了。」

這邊馬氏猶豫未決，夏學一邊就作了個揖，辭了師母，一徑出門去。

只是慧娘道：「母親，富家在此讀書！極其鄙吝，怎助這許多？寧可清貧，母親只該還他的是。」

馬民便央人去請夏學，夏學只是不來，馬民也只得因循着。

不一日，舉殯日子到了，衆人鬥分祭奠。富爾谷不與份子，自做一通祭文來祭，道：

鳴呼，先生！我之丈人。半生教書，極其苦辛。早起晏匿眠，讀書講經。腐皮籃衫，石衣頭巾。芋頭須絛，儉樸是真。不能高中，金撈題名。一朝得病，鳴呼命傾。念我小子，日久在門。若論今日，女婿之稱。情關骨肉，汪汪淚零。謹具薄祭，表我微情。鳥豬白羊，代以白銀。鳴呼哀哉，尚饗！

夏學看了，道：「妙，妙：說得痛快！」

富爾穀道：「信筆掃來，叶韻而己。」

姚居仁道：「只不知如何做了先生之婿？」

姚利仁道：「富兄！你久已有妻，豈有把先生的女兒作妾之理！」

夏學道：「堯以二女與舜，一個做正妻，一個也是妾，這也何妨。」

姚居仁道：「胡說！這事怎行得通！」

只見裏邊馬氏聽得，便出來道：「富爾谷！先生才死得，你不要就輕薄我女兒！先生臨終時，已說定要招胡行古爲婿，因在喪中，我不題起，你怎麼就這等輕薄？」

姚居仁道：「不惟辱先生之女，又佔友人之妻，一發不通！」

富爾穀道：「姚居仁，關你什事？」

姚利仁道：「你作事無知，怎禁得人說？」

富爾穀道：「我也用財禮聘的，怎麼是佔？」

馬氏道：「這一發胡說了，誰見你聘禮？」

夏學道：「這是有因的。前日我拿來那四十兩銀子、四個尺頭，師母說是借他的，他道卻是聘禮。」

馬氏道：「你這兩個畜生，這樣設局欺我孤寡！」便向裏邊取出銀、緞，撒個滿地。

富爾容道：「如今悔，遲了，遲了！」與夏學兩個跳起身便走，被姚利仁一把扯轉。

夏學瘦小些，被姚利仁一扯，扯得猛，扯個翻觔斗，道「這□(在)哪個家裏，敢放刁？好好收去，給胡兄行禮。若不收去，有我們在這裏，學生的銀子，師母落得用的，過幾時，我們公共償還。」

夏學見不是頭，道：「富兄原不是，怕哪裏沒處娶妾，做這樣歪事。」

拾起銀、緞來，細細合數，比原來時少了五兩一錠。

夏學道：「師母既是要乾淨與胡兄，這五兩鬚鬍兄招承，他如今如何肯折這五兩！」

胡行古自揣身邊沒鈔，不敢做聲。

又是姚居仁道：「我代還！」

夏學道：「這等，兄兌一兌出，省得掛欠。」

姚居仁道：「怎這樣慌？五日內我還他罷了！」

夏學道：「求個約兒。」

姚居仁道：「說出就是了。」

夏學道：「寄服人心」

姚利仁道：「便寫一約與他何妨！」

夏學就做箇中人，寫得完，也免不得着個畫字，富爾谷收了。各人也隨即分散回家。

夏學一路怨暢富爾谷：「這事慢慢讓我搏來，賣什才？弄壞事！」

富爾穀道；「我說叫先生阿愛也曉我有才，二來敲一敲實。」

夏學道：「如今敲走了！這不關胡行古事，都是兩姚作梗，定要出這口氣。□(擺)布得二姚倒，自然小胡拱手奉讓了。」

富爾穀道：「何難！我明日就着小廝去討銀子，出些言語，他畢竟不忿趕來嚷罵，關了門，打上一頓就出氣了。」

果然第二日就着小廝去討銀子，恰好撞着姚居仁，居仁道：「原約五日，到五日你來。」

小廝道：「自古道：『招錢不隔宿。』誰叫你做這好漢？」

居仁道：「這奴才這等無狀！」

那小廝道：「誰是你奴才？沒廉恥！欠人的銀子，反罵人！」

居仁聽了，一時怒起，便劈臉一掌；道：「奴才，這掌寄在富爾谷臉上，叫他五日內來領銀子！」

那小廝氣憤憤自去了。此時居仁弟兄服已滿，居仁已娶劉氏，在家月餘，利仁也聘定了縣中茹環女兒，尚未娶回。劉氏聽得居仁與富爾谷小廝爭嚷，道：「官人，你既爲好招銀子，我這邊將些首飾當與他吧。」

居仁道：「偏要到五日與他，我還要登門罵他哩！」

晚間利仁回來，聽得說，也勸：「大嫂肯當了完事，哥哥可與他罷，不要與這蠢材一股見識。」

第二日，劉氏絕早將首飾把與利仁，叫他去當銀子，那富家小廝又來罵了，激得居仁大怒，便趕去打。那小廝一頭走一頭罵，居仁住了腳，他也立了罵。居仁激得性起，一直趕去。這邊利仁當銀回來，聽得哥哥趕到富家，他也趕來，不知那富爾谷已定下計了。

昨日小廝回時，學上許多嘴，道居仁怎麼罵爾谷，又借他的臉打。富爾谷便與夏學商議，又去尋了一個久慣幫打官司的叫張羅，與他定計。

富爾穀道：「我在這裏，是村中皇帝，連被他兩番凌辱，也做人不成，定要狠擺佈他纔好！」

張羅道：「事雖如此，苦沒有一件擺佈得他倒的計策。」正計議時，恰好一個黃□(臉)小廝送茶進房,——久病起來，極是伶仃，——放得茶下，那夏學提起戒尺，劈頭兩下，打個昏暈。

富爾谷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他病得半死的，怎打他？」

夏學道：「這樣小廝，死在眼下了，不若打死，明日去賴姚家。你的錢勢大，他兩個料走不開。」

張羅連聲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富爾谷聽了，便又添上幾拳幾腳，登時斷氣。只是這小廝是家生子，他父親富財知道，進來大哭。

夏學道：「你這兒子病到這個田地，也是死數了，適才拿茶，傾了大爺一身，大爺惱了，打了兩下，不期死了。家主打死義男，也沒什事。」

富財道：「就是傾了茶，卻也不就該打殺！」

張羅道：「少不得尋個人償命，事成時還你靠身文書罷。」

富爾穀道：「他喫我的飯養大的，我打死也不礙。你若胡說，連你也打死了。」富財不敢做聲，只好同妻子暗地裏哭。三人計議已定，只要次日哄兩姚來，落他入圈套。

不料居仁先到，罵道：「富爾谷！你怎叫人罵我？」

富爾穀道：「你怎打我小廝？」正爭時，利仁趕到，道：「不必爭鬧，銀子已在此了！」

那富爾谷已做定局，—把將姚居仁扭住廝打，姚居仁也不相讓。利仁連忙勸阻，一時間哪裏拆得開？張羅也趕出來假勸，哄做一團。

只見小廄扶着那死屍，往姚居仁身上一推，道：「不好了！把我們官孫打死了！」大家吃了一驚，看時，一個死屍，頭破腦裂，挺在地上。

富爾穀道：「好，好！你兩兄弟怎麼打死我家人？」

居仁道：「我並不曾交手，怎圖賴得我？」

富爾穀道：「終不然自死的？」

姚利仁道：「這要天理！」

張羅道：「天理，天理，到官再處！」兩姚見勢不像，便要往家中跑，富爾谷已趕來圈定，叫了鄰里一齊到縣，正是：

坦途成坎坷，淺水蹙洪波。

巧計深千丈，雙龍入羅網。

縣中是個歲貢知縣，姓武，做人有德，操守明白。

正值晚堂，衆人跪門道：「地方人命重情！」叫進問時，富爾穀道：「小人是苦主。有姚居仁欠小的銀子五兩，怪小的小廝催討，率弟與家人沿路趕打，直到小的家裏，登時打死，裏鄰都是證見。」

知縣叫：「姚居仁！你怎麼打死他小廝？」

姚居仁道：「小的與富爾谷，俱從方方城，同窗讀書。方方城死時，借他銀五兩，他去取討，小的見他催迫師母，沒得還，小的招承代還。豈期富爾穀日着小廝來家吵鬧，小的拿銀還他，雖與富爾谷相爭，實不曾打他小廝。」

富爾穀道： 「終不然我知道你來，打殺了等的？」知縣叫鄰里，其時一個鄰舍竹影，也是富爾谷行錢的，跪上去道：「小的裏鄰叩頭。」

知縣道；「你怎麼說？」這邊就開口道：「小的在富爾谷門前，只見這小廝哭了在前邊跑，姚居仁弟兄後邊趕，趕到裏邊，只見爭鬧半晌，道打死了人。」

知縣道：「趕的是這個小廝麼？」

道：「是。」

知縣道：「這等是姚居仁趕去打死的，無疑了！把居仁、利仁且監下，明日相驗。」

那富爾谷好不得意，對張羅道：「事做得成，狠了些。」不知張羅的意思，雖陷了姚家弟兄，正要逐儅兒拿做富爾谷。頭一日已自暗地叫富財藏了打死官孫的戒尺，如今又要打合他買仵作，就回言道：「狠是狠了，但如今留空隙把人，明日相驗，仵作看見傷痕，不是新傷，是血污兩三日，報將出來，如何是好？你反要認個無故打死家僮，圖賴人命罪了，這要去揌撒纔好！」

富爾穀道：「這等我反要拿出錢來了？」

夏學道：「要羸宮司，這少不得銀子。」喫他一打合，只葫蘆提叫他要報傷含猢些，已詐去百餘兩。富財要出首，還了他賣身文書，又與他十兩銀子，張羅又叫他封起留做後來詐他把柄。富爾谷好不懊恨。

只是居仁弟兄落了監，在裏邊商議，居仁道：「看這光景，他硬證狠，恐遭誣陷。我想事從我起，若是定要逼招，我一力承當，你可推開，不要落他穽中。」

利仁道：「哥哥！你新娶嫂嫂，子嗣尚無，你□□□(一被禁)，須嫂嫂□□(不上)不落，這還是我認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你還可在外面經營)。」

到了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早飯後，知縣取出屍)相驗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此時仵作已得了錢，報傷道：「額是)方木所傷，身上有拳、踢諸傷。知縣也不到屍首邊一看，竟填了屍單，帶回縣審。兩個一般面貌，連知縣也不知哪一個是姚居仁，哪一個是姚利仁。叫把他夾起來要招。

利仁道：「趕罵有的，實不曾打。就是趕的，也不是這小廝。」

知縣又叫竹影道：「這死的是富爾谷小廝麼？」

竹影道：「是他家義男富財的兒子。」

知縣遣： 「這等是了！」要他兩兄弟招。居仁、利仁因富爾谷用了倒棒錢，當不得刑罰，居仁便認是打死。

利仁便叫道：「彼時哥哥與富爾谷結扭在一處，緣何能打人？是小的失手打死的。」

居仁道：「是小的怪他來幫，打的。」

利仁道：「小人打死是實，原何害哥哥？只坐小的一人！」

知縣道：「姚利仁講得是。」

叫：「富爾谷少他兩人是個同窗，這死也是失手誤傷，坐不得死罪。」

富爾穀道：「老爺！打死是實，求爺正法！」知縣不聽。

此時胡行古已與方方城女兒聘定了，他聽得姚居仁這事，拉通學朋友爲他公舉冤誣。

知縣只做利仁因兄與富爾谷爭鬥，從旁救護，以致誤傷。那張羅與夏學又道騎虎之勢，攛哄富爾谷用錢，把招眼弄死了，做了文書解道，道中駁道：「據招趕逐是出有意，屍單多傷，豈屬偶然？無令白鏹有權，赤子抱怨也！」駁到刑廳。

刑廳是個舉人，沒什風力，見上司這等駁，他就一夾、一打，把姚利仁做「因官孫之毆兄，遂拳挺之交下」，比「鬥毆殺人，登時身死」律絞，秋後處決；還要把姚居仁做「喝令」。

姚利仁道：「子弟赴父兄之鬥，哪裏待呼喚？小的一死足抵，並不幹他事。」每遇解審，審錄時，上司見他義氣，也只把一個抵命，並不深求。

姚居仁在外竟費了□(讀)書，□□(從事)耕種將來供養兄弟。只是劉氏在家，常常責備居仁道：「父母遺下兄弟，不說你哥子照管他，爲何你做出事叫他抵償？」

居仁道：「我初時在監計議＇，他道因妳新嫁，恐丟妳，誤妳一生。說我還會經營，還可支撐持家事，故此他自認了，實是我心不安。如今招已定，改換也改不得了。」

劉氏道：「你道怕誤我一生，如今叔叔累次吩咐，叫茹家另行嫁人，她並不肯，豈不誤了嬸嬸一生？」

倒是居仁在外奔忙，利仁在監，有哥哥替他用錢，也倒自在。倒硅富爾谷，卻自打官司來，常被張羅與富財串詐，家事倒蕭條了。

日往月來，已是三年，適值朝廷差官恤刑。此時劉氏已生一子週歲，因茹氏不肯改嫁，茹家又窮，不能養活，劉氏張主接到家中，分爲兩院，將家事中分，聽她使用。聞得恤刑將到，劉氏道：「這事雖雲誣陷，不知恤刑處辨得出辨不出，不若你如今用錢，邀解子到家，你弟兄面貌一般，你便調了，等他在家與嬸嬸成親。我你有一子，不教絕後了！」居仁連聲道是。

果然邀到家中，買了解子，說要緩兩日，等他夫婦成親，解子得錢應了。利仁還不肯做親，居仁道：「兄弟，弟婦既不肯改嫁，你不與成親，豈不辜負了她？她若得一男半女，須不絕你後嗣！」利仁方纔應承。到起解日，居仁自帶了枷鎖，囑咐兄弟道：「我先代你去，你慢慢來。」正是：

相送柴門曉，松林落月華。

恩情深棣萼，血淚落荊花。

解人也不能辯別，去見恤刑，也不過憑這些書辦，該辨駁的所在駁一駁，過堂時唱一唱名，他下邊敲緊了，也只出兩句審語了帳。此時利仁也趕到衙門前，恐怕哥受責。居仁出來，便吩咐利仁：「先回，我與解人隨後便到。」

不期居仁與劉氏計議已定，竟不到家，與解人回話就監。解人捎信到家，利仁大哭，要行到官稟明調換。解子道：「這等是害我們了，首官定把我們活活打死。你且擔待一月，察院按臨時，必然審錄，那時你去便了。」利仁只得權且在外，他在家待嫂，與待監中哥子，真如父母一般，終是不能一時弄他出來。

但天理霎時雖昧，到底還明，也是他兄弟有這幾時災星。忽然一日，張羅要詐富爾谷，假名開口借銀子，富爾穀道：「這幾年來，實是坎坷，不能應命。」

張羅道：「老兄強如姚利仁坐在監裏，又不要錢用！」富爾谷見他言語不好，道且喫酒再處。因一是燙酒的不小心，飛了點灰在裏邊，斟出來，覺有些黑星星在上，張羅用指甲撩去。富爾谷又見張羅來詐，心裏不快，不喫酒，張羅便疑心。

不期回□(到)家，□(因)爲多吃了些食，瀉個十生九死，一發道是富爾谷下藥。正要發他這事，還望他送錢，且自含忍不發，不期富爾谷實拿不出，耽擱了兩月。巧巧這年大比，胡行古中了，常對家裏道：「我夫婦完聚，□□(全仗)姚氏二兄之力，豈期反害了他！」中時自去拜望，許賙濟他，不題。

一日赴一親眷的席，張羅恰好也在坐。

語次，談起姚利仁之冤，張羅拱闊，道：「這事原是冤枉，老先生若要救他，只問富財便了！」胡行古也無言，決日去拜張羅請教。

張羅已知醉後失言，但是他親來請教，又怪富爾谷藥他，竟把前事說了。

胡行古道：「先生曾見麼？」

張羅道：「是學生親眼見的。」

又問：「有什指證麼？」

道：「有行兇的戒尺與買囑銀子，現在富財處。」

胡行古聽了，便辭了，一竟來與姚利仁計議。又值察院按臨，他教姚利仁把這節事去告，告富爾谷殺人陷人。胡行古是門生，又去面講。

按院批：如果冤誣，不妨盡翻成案；批臺、寧二府理刑官會問。幸得寧波推官，卻又是胡行古座師，現在臺州查盤。胡行古備將兩姚仗義起釁，富爾谷結黨害人，開一說帖去講。那寧、臺兩個四府，就將狀內干連人犯，一齊拘提到官。那寧波四府叫富財道：「你這奴才！怎麼與富爾谷通合，把人命誣人麼？」

富財道：「小的並不曾告姚利仁。」

四府道：「果是姚利仁打死的麼？」

那富財正不好做聲，四府道：「夾起來！」

富財只得道：「不是，原是夏學先將戒尺打暈，後邊富爾谷踢打身死，是張羅親眼見的。」

四府道：「你怎麼不告？」

富財道：「是小的家主，小的怎麼敢告！」

又叫張羅，張羅也只得直說。四府就着人追了戒尺、買求銀兩，屍不須再檢，當日買仵作以輕報重，只當自耍自了。夏學與富爾谷還要爭辯，富財與張羅已說了，便難轉口。兩個四府喝令：「各打四十！」

富爾谷擬「無故殺死義男，誣告人死罪未決，反坐」律，徒。夏學加工殺人，與張羅前案硬證害人，亦徒。姚利仁無辜，釋放寧家。解道院時，俱各重責。

胡行古又備向各官說利仁弟兄友愛，按院又爲他題本翻招。居仁回家，夫婦、兄弟完聚，好不歡暮。外邊又知利仁認罪保全居仁，居仁又代監禁，真是個難兄難弟。

那夏學、富爾谷設局害人，也終難逃天網，張羅反覆挾詐，也不得乾淨。雖是三年之間，利仁也受了些苦楚，卻也成了他友愛的名。至於胡行古之圖報，雖是天理必明，卻也見他報恩之義，這便是：

錯節表奇行，日久見天理。

笑彼奸獪徒，終亦徒爲爾。

# 第二回 千金苦不易 一死曲伸冤

長鋏頻彈，飛動處，寒鋩流雪。肯匣中徒作龍吟，有冤茹咽？怨骨沉沉應欲朽，兇徒落落猶同列。猛沉(長?)吟怒氣滿胸中，難摧滅！ 妻雖少，心冰冽；子雖稚，宗堪接。讀書何事,飲羞抱觖(缺?)，碎擊髑顱飛血雨，快然(就義?)笑釋生平結。便膏身鐵鉞(鎖?)亦何辭，生非竊。

右調《滿江紅》

做人子當父母疾病之時，求醫問卜，甚至割股，要求他生，及到身死，哀哭號踊，尚且有終天之恨。若是被人殺害，此心當如何悲憤？自然當拼一生，向上□(司)控告。只是近來官府糊塗的多，有錢的便可使錢，外邊央(尋?)一個名色份上，裏邊或是書吏，或是門子，貼肉揌買了問官。有勢的又可使勢，或央求上司吩咐，或央同年故舊關說，劫制問官。又買不怕打、不怕夾的潑皮做硬證，上呼下應，厚賄那仵作，重傷報輕傷。在那有人心問官，還葫蘆提擱起，留與後人。沒人心的，反要坐誣。以此誓死報親仇的，已是吃了許多苦。那沒用的，被旁人掇哄，也便把父母換錢，得他些銀子，也(便?)了帳。只有那有志氣的，他直行其是，不向有司乞憐(控告?)。當父親被害時，豈不難(能?)挺劍刃仇？但我身殉父危，想(使?)老母無依，後嗣無人，是我一家賠他一身，若控有司(他時?)，或者官不如我意，不如當飲忍時飲忍，當激烈時激烈。只要得報親仇，不必論時先後，是大經緯人(處?)。

話說浙江金華府有個武義縣。這縣是山縣，民性獷悍，故(每?)招集兵士,多於此處。凡有爭兢，便聚族相殺，便□(是)有家□(族)中爭兢，也畢竟會合親枝、黨羽鬥毆。本縣有個王家，也是一個大族。一個王良，少年也曾讀書，不就(着?)，就做田莊。生有一個兒子叫做世名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性格聰明。在外附學讀書，十二歲便會做文字。到十七歲時，府縣俱前取，但道間不錄，未得進學。父親甚是喜他，期他大成。其年他的住屋原是祖遺，侄子王俊是長房，居左，他在右，中間都是合用。王俊有了兩分村錢，要行起造。因是合的，不能。常叫族長王道來說，與他價錢，要他相讓。王良道：「一般都是王家子孫，他買產，我賣產，豈不令人笑話？幸家中略可過活？我且苦守。」後邊又央人來說，願將產換，王良畢竟不肯。成了仇。

自古私己的常是齊整，公衆的便易塌損，各人自管了各人得分的房屋，當中的用則有人用，修卻沒人修。王俊暴發財主，甚要修飾體面，如何看得過，只得買了木料，叫些匠人，叫右首拆造。拆時同梁合柱，將中間古老房屋震塌了。

王良此時看見，道：「這房子須不是你一個的，怎麼把來弄塌了？」

王俊道：「這二三百年房子，你不修，我不修，自然要塌，關我什事？」只見泥水定磉，早已是間半開間，他是有意弄塌，預先造下了。

王良見了不勝大怒，道：「這畜生恁般欺人，怎見那半間是你的？你便自做主。況且又多尺餘，如今塌的要你造還。」

王俊道：「你有力量自造，怎我造賠你？」你一聲，我一句，爭兢不了。

那王良便先動手，劈臉一掌。這王俊是個粗牛，怎生寧耐，便是一頭把王良撞上一跤。王良氣得緊，爬起便拾一根折木椽來打王俊，王俊也便扯一根木梢,道：「老入娘賊！故意魘魅我。」也打來，來得快些，早把王良右肩一下，王良疼了一閃，早把手中木椽落下。王俊得手，一連幾木梢，先是肋下兩下，後來頭上一下，早暈在地。他家人並他妻來看，只見頭破肋折，已是懨懨待盡，連忙學中叫王世名來。王良只掙得一聲道：「兒，此仇必報！」早已氣絕，正是：

第宅依然在，微軀不可留。

空因尺寸土，尚氣結冤仇。

此時世名母子捧着王良屍首，跌天撞地痛哭，指着王俊名兒罵。王俊也不敢應，躲在家中。一班助興的便勸道：「小官人，不必哭得，得到縣間去告，不怕不償命的。」

王俊聽得慌了，忙去請了族中族長王道，一個叫做王度，村中一個慣處事的單邦、屠利、魏拱一干人來。要他兜收。

王道道：「小官，這事差了，叔父可是打得的？如今敵拳身死，償命說不過的。」

魏拱道：「若是這樣說，也不必請你來了，還是你與他做主和一和。」

王度道：「一個人活活打死，隨你什人忍不過，怎止得他？」

屠利道：「當今之世，惟錢而已，償命也無濟死者，兩邊還要費錢。不若多與他些錢財，收拾了罷。」

王道道：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私和人命，天理上難去。」

又一個單邦道：「如今論什天理！有錢者生，無錢者死。若和，是兩利之道，若王大官肯依我們出錢，這便是錢財性命，性命卵袋，我們憑他。」

王俊道：「一憑列位。」

單邦道：「這等若是王小官不肯，我自有話說。同去！同去！」一把扯了王道、王度，屠、魏兩個隨了來。

到王世名家，只見母子正在痛哭。見了王道一干，正待告訴，單邦道：「不消說得，我們親眼見的。只是聞得你兩家要興訟，故來一說。」

王世名母親道：「我正要告他，他有什訟興？」

單邦笑道：「他有話道，因屋塌壓死，你圖賴他，闔家去將他打搶。」

王世名道：「這一尺天，一尺地，人是活活打死的，怎說得這話？」便痛哭起來。

魏拱道：「這原是誑之以理之所有，若差官來相驗，房子塌是真。如今假人命常事，人死先打搶一番，官府都知道的。」

王世名母親道：「有這等沒天理的，拼老性命結識他。」

屠利道：「不要慌，如今虧得二位族長道：『天理上去不得。』所以我們來處。」

王世名道：「正是二位公公極公道的。」

單邦道：「是公道的，七老八十，大熱天，也沒這氣力爲你府、縣前走。如今我們商議，你們母子去告，先得一個坐視不救的罪名了。又要盤纏使費。告時，他央了人情，爭是壓死，仵作處用了錢，報做壓死傷，你豈不坐誣？」

王世名道：「有證見。」

屠利道：「你這小官，官有份上反道是硬證，誰扯直腿替你夾？便是你二位族尊也不肯。況且到那檢驗時，如今初死還好，天色熱，不久潰爛，就要剔骨檢，筋肉盡行割去，你道慘不慘？」世名聽到此，兩淚交流。

魏拱見他，曉得他可以此動，道：「不檢不償，也不止一次，還要蒸骨檢哩。」母子二人聽得，哭得滿地滾去，眼睜睜只看這兩個族長。不期他兩人聽了這片歪語，氣得聲都不做。

單邦道：「如今我們計議，一邊折命，一邊折錢，不若叫他從重斷送，七七做，八八敲，再處些銀子養贍你母子，省得使在衙門中，與你們不是與別人。你們母子出頭露面去告一場，也不知官何如，不若做個人情，讓他們不是讓別人，不然，貧不與富鬥，命又不償得，你母子還被他拖死了。」這片話，他母親女流，先是矬了。王世名先是個恐零落父親屍骸，也便持疑。

屠利道：「你兩老人家也做一聲，依我只是銀子好。」

王道道：「父母之仇，也難強你不報的。」

魏拱道：「又來撒。」

王道道：「只你們母子也要自度力量，怕沒有打官司家事，打官司手段。」

王度道：「自古『饒人不是癡。』你也自做主意。」

屠利道：「官司斷不勸你打。」

魏拱道：「命斷償不成，只是和爲貴。」

單邦道：「和不可強他，只是未到官，兩個老人家做得主，是可爲得你，還可多處些，到官燒埋有限。」世名母親聽了，便叫世名到房中計議。

世名道：「這仇是必報的。」

母親道：「這等不要和了？」

世名道：「且與他和，再處。」

世名便走出來道：「論起，王俊親毆殺我父親，畢竟告他個人亡家破方了。只是我父亡母老，我若出去打官司，家中何人奉養，又要累各位。」

魏拱道：「這決定奉隨，只家下離縣前遠，日逐奉擾不當。」

世名道：「如今列位吩咐，我沒有個不依的，只憑列位處。父親我自斷送，不要他斷送。」

魏拱道：「這等才圓活。不要他斷送，更有志氣。」

屠利道：「若不要他斷送，等他多出些錢與你罷。」

單邦道：「一言已定。去，去，去！」一齊起身到王俊家來。

屠利道：「原沒個不愛錢的。」

魏拱道：「也虧得單老爹這一片話頭。」

單邦道：「你幫襯也不低。」

只有王道心裏暗轉：「這小官枉了讀書，父親被人打死，便也甘心和了。」

坐定，王俊慌忙出來道：「如何？」

魏拱道：「他甚是不肯。」

王俊道：「這等待要去告？」

屠利道：「虧單公再三解勸，如今十有八就了。只是要大破鈔。」

王俊道：「如今二位伯祖如何張主？」

王道道：「我手掌也是肉，手心也是肉，難主持。但憑列位。」

魏拱道：「這單老爹出題目。」

單邦道：「還是族尊。依我少打不倒，五十兩助喪，三十畝田供他子母。」

屠利道：「處得極當，處得極當。」

王俊道：「來不得！」

王度道：「你落水要命，上岸要錢，沒一二百金官司。」

魏拱道：「王大郎，不要不識俏，這些不夠打發仵作差使錢。」

屠利笑道：「這是單老爹主意，還不知他意下何如？」

王俊只得拿出三十兩銀子，二十兩首飾，就寫一紙賣田文書。

單邦又道：「這事要做得老，這銀子與契都放在族長處。一位與屠愛泉去籤田、寫租契；一位與魏趨之去幫扶王小官人落材燒化，然後交付銀產。」

王道道：「他有墳地，如何肯燒？只他妻子自行收殮，便無後患了。」

魏洪道：「單兄，足下同往王小官處去何如？」

單邦道：「這邊裏遞也要調停，不然動了飛呈，又是一番事了。」

果然分頭去做。王道與魏拱到王世名家，世名原無心在得財，也竟應了。

王道道：「有這樣小官，再說兩句也可與你多增幾兩銀子。」

魏拱也心裏道：「這是見財慌的。」

世名自將已資將父親從厚收殮。

兩個族長交了銀產，單邦收拾裏鄰，竟開了許多天窗。後邊王俊捐出百金謝他們一干，單邦得了四十兩，魏、屠也各得銀十五兩。

王道與王度不收。

鄉里間便都道：「有錢阿叔也可打殺的。」也都笑王世名柔懦。

不知王世名他將銀子與契俱封了，上邊寫得明白，交與母親收執。私自畫一軸父親的神像，側邊畫着自己形容，帶着刀站立隨了。

三年之間，寧可衣貧食淡，到沒銀子時，寧可解當，並不動王俊一毫銀子。每年收租，都把來變了價封了，上邊寫某年某人還租幾石，賣價幾兩，一一交與母親。

痛切思親瘦骨巖，幾回清淚染青衫。

奇冤若是藏金積，幽恨權同片紙緘。

武義一帶地方打鐵頗多。一日赴館，往一鐵店門前過，只聽得[門字左邊][門字左邊][門字右邊][ 門字右邊]，兩個人大六月立在火爐邊打鐵。

王世名去看道：「有刀麼？」

道：「有打起的廚刀。」

世名道：「不是。」

鐵匠道：「可是腰刀？」

世名看了看道：「太長，要帶得在身邊的匕首。」

鐵匠道：「什麼匕首？可是解手刀？」遞過一把。世名嫌鈍。

鐵匠道：「這等打一把純鋼的。」論定了價錢，與了他幾分作定。鐵匠果然爲他打一把好刀：

瑩色冷冷傲雪霜，剜犀截象有奇鋩。

休須拂拭華陰土，牛鬥時看起異光。

世名拿來把玩，快利之極。找了銀子，叫他上邊鑿「報仇」二字。

鐵匠道：「這是尊號麼？」

世名道：「你只爲我鑿上去罷了。」

鐵匠道：「寫不出。官人寫，我鑿罷。」世名便將來，楷楷的寫上兩個字。鐵匠依樣鑿了，又討了兩分酒錢。世名就帶在身邊，不與母親知道。

閒時拿出來看玩。道：「刀！刀！不知何時是你建功的時節，是我吐氣的時節？我定要拿住此賊，碎砍他頭顱，方使我父親瞑目泉下。」

在館中讀書空時，便把古來忠孝格言楷寫了帶在身邊，時常諷詠，每每淚下。

那同窗輕薄的道：「父親讓人打死，得些財物便了，成什麼孝？枉讀了書！」

只有他的先生盧玉成，每夕聽他讀那格言，或時悲歌悽惋，或時奮迅激昂，每日早起，見他目間時有淚痕。道：「此子有深情，非忘親的。」

到了服闕，適值宗師按臨，府縣取送，道間與進了。

王俊聽得，心下驚慌，便送銀三兩與他做藍衫。他也收來封了。

有個本縣財主，一來見他新進，人品整齊；二來可以借他遮蓋門戶，要來贅他。他不敢輕離母親，那邊竟嫁與他。王俊也有厚贈，他也收了。

苒荏年餘，不覺生下一子。到了彌月，晚間其妻的抱在手中，他把兒子頭上摸一摸道：「好了，我如今後嗣已有，便死也不怕絕血食了。」

其妻把他看了道：「怎說這樣不吉利話！」他已瞞了母親，暗暗的把刀藏在襪桶內，要殺王俊。

這是正月十二，王俊正在單邦家喫酒，喫得爛醉回。踉踉蹌蹌將近到家，只聽得一聲道：「王俊，還我父親命來！」王俊一驚，酒早沒了。

睜開醉眼，卻見王世名立在面前，手拿着一把刀，兩隻腳竟不能移動，只叫：「賢弟，憑你要多少，只饒我性命罷！」

王世名道：「胡說，有殺人不償命的麼？」就劈頭一刀砍去，王俊一閃，早一個「之」字。王世名便乘勢一推，按在地，把刀就勒，王俊把腳踭(蹬)得兩踭(蹬)，只見醉後的人，血如泉湧。王世名又覆上幾刀，眼見得王俊不得活了。正是：

幸假金錢逃國法，竟隨霜刃喪黃泉。

此時世名便在村中叫道：「王俊殺我父親，我如今已殺他報仇。列位可隨我明日赴官正法。」

村中聽得，只見老少男女一齊趕來，早見王俊頭顱劈碎，死在血中。行兇刀插在身旁，王世名立在那裏。屠利趕來看了，道：「爺呀！早知終久死在他手裏，不如省了這百來兩銀子。」

單邦也帶着酒走來，道：「這小官造次，再央我們講一講，等他再送些銀子，怎便做出這事？」

世名道：「誰要他銀子，可同到舍下。」

到得家中，母妻聽得世名殺了人，也喫一驚，王道、王度也到，王道道：「一報還他一報，只遲死得六年。」

王度道：「苦他主這意六年，也虧他耐心。」世名早從房中將向來銀拿出，一封五十兩，是買和銀；又十餘小封，都是六年中收的租息並王俊送的銀子，又有一張呈子，上寫道：

金華府武義縣生員王世名

首爲除兇報仇事：獸兄王俊，逞強佔產，嗔父王良不從，於萬曆□(六)年五月，毒毆身死。掗銀賣和，族長王道等證。經今六年，情實不甘，於今月 日，是某親手殺死，刀仗現存，理甘伏法，爲此上呈。

當面拿出來，於空處填了日時。

王道道：「他已一向辦定報仇的了，我們散去，明日同去出首。」衆人趑趄不肯就去，世名道：「我原拼一死殉父，斷不逃去，貽累母親。」

又有幾個捏破屁裏遞道：「只是小心些，就在府上借宿罷！」

當晚，王世名已安慰母親；吩咐了妻子，教她好供奉母親，養育兒子。

次日絕早，世名叫妻子煮飯與衆人吃了，同到縣中。早已鬨動一城。知縣姓陳，坐了堂。世名與衆人遞上呈子，並將刀仗放在案前。陳知縣看了道：「你當日收他銀子，如今又殺他，恐別有情。」

世名道：「前日與和，原非本心。只因身幼，母老無人奉養，故此隱忍。所付銀兩並歷年租銀，俱各封識不動，只待娶妻，可以奉母，然後行世名之志。今志已行，一死不惜。」

陳知縣再叫親族裏鄰，說來都是一般，陳知縣道：「這是孝子，我這裏不監禁你，只暫住賓館中，待我與你申請。其餘干連，暫放寧家。」就連夜爲他申詳守巡二道，把前後事俱入申中。

守巡俱批金華汪知縣會問。那汪知縣聞他這光景，也甚憐他，當時叫他上去，問他有什麼講。世名道：「世名從何言？今事已畢，只欠一死。」

汪知縣道：「我如今且檢你父親的屍，若有傷，可以不死。」

世名道：「世名能刃王俊於今日，怎不能訴王俊於當日？忍痛六年始發，只爲不忍傷殘父屍，今只以世名抵命，也不須得檢。若臺臺憐念，乞放歸田裏，拜父辭母囑妻，絕吭柩前，獻屍臺下。」

汪知縣道：「我檢屍正是爲你，若不見你父親屍傷，誰信你報仇。」遂便寫一審單申府道：

審得：王世名宿抱父冤，潛懷壯志，強顏與仇同室，矢志終不共天，封買和之資，不遺錙銖；鑄報仇之刃，懸之繪像。就理恐殘父屍，即死慮絕親後。歲序屢遷，剛腸愈烈。及甫生男一歲，謂可從父九泉，遂揮刃於仇人，甘投身於法吏。驗父若果有傷，擅殺應從末減。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求生，唯求即父柩而就死。一檢世名且自盡，是世名不檢固死，檢亦死也。捐生慷慨，既難卒保其身，而就義從容，是宜曲成其志。合今放歸田裏，聽其自裁。

通申府、道，若是府、道有一個有力量道：「王俊買和有金，剛殺叔有據，不待檢矣！殺人者死，夫亦何辭？第不死於官，而死於世名，恐孝子有心，朝廷無法矣！若聽其自裁，不幾以俊一身，易世名父子與擬罪以伸法，末減以原情。」這等，汪知縣也不消拘把檢屍做世名生路了，上司也只依擬。

汪知縣便把他放去，又吩咐道：「你且去，我還到縣來，你且慢死，我畢竟要全你，怎麼苦惜那已枯之骨，不免你有用之身？」

世名道：「死斷不惜，屍斷不願檢。」

汪知縣看了他，又嘆息道：「浮生有涯，令名無□(巳)！」

世名聽了，又正色道：「這豈圖名，理該如此。」

汪知縣也不差人管押他，他自到家。母親見了哭道：「兒，我不知道你懷這意，你若有什蹉跌，叫我如何？」

世名道：「兒子這身是父生的，今日還爲父死。雖不得奉養母親，也得見父地下。母親不要痛我。」其妻也在側邊哭。

世名道：「妳也莫哭，只是善事婆婆，以代我奉養；好看兒子，以延我宗嗣，我死也瞑目了。」

去見陳知縣，知縣仍舊留他在賓館，吩咐人好好看待，不要令他尋自盡。

過了幾日，汪知縣來了，滿城這些仗義的並他本村的裏鄰，都去迎接道：「王俊殺叔是實，世名報仇也是理之當然，要求汪縣尊保全這孝子。」汪縣尊已申了上司，見上司沒個原免他的意思，唯有檢驗，可以爲他出脫，只得又去取他父親屍棺。

世名聽了，把頭亂撞，道：「他們只要保全我的性命，苦要殘我父親的骸骨，我一死可以全我父了。」那看守的因陳知縣吩咐，死命抱住，不能得死。

到了次日，通學秀才都衣巾簇擁着世名，來見汪縣尊，道：「王俊殺叔，去今六年。當日行賄之人尚在，可一鞠而得，何必殘遺骸，致殘孝子。況且王俊可銀產償叔父之死，今世名亦可返其銀產以償族兄之死。今日世名還祈太宗師玉全。」

汪縣尊道：「今日之驗，正以全之。」此時適值棺至，世名望見，便以頭觸階石，噴血如雨，地都濺得火赤的。衆秀才見了，抱的抱，扯的扯，一齊都哭起來。衙役與看的人無不下淚，兩縣尊也不覺爲之泣下。

低徊往事只生悲，欲語悽悽雙淚垂。

一死自甘伸國法，忍教親體受凌夷。

衆秀才又爲他講，汪縣尊叫把棺木發回。孝子暈了半日方蘇。又到灘邊，看棺木上船。又慟哭了一番，仍至兩縣尊前就死。

兩縣叫人扶起，又着醫生醫治。兩個縣尊商議，要自見司道面講，免他檢屍，以延他的生；再爲題請，以免他的死。

孝子道：「這也非法，非法無君。我只辦了一死；便不消這兩縣尊爲我周旋委婉。」

回到館中，便就絕食，勺水不肯入口。這些親族與同袍都來開講，道：「如今你父仇已報了，你的志已遂了。如今縣尊百計要爲你求生，這是他的好意，原不是你要苟全，何妨留這身報國。」

世名道：「我斷不要人憐，斷不負殺人之名，以立於天壤間。」原是把頭磕破的，又加連日不喫，就不覺身體懨懨。這日忽然對着探望的親友長笑一聲，俯首而逝，歿在館中。死之刻雲霧昏慘，迅風折木，雷雨大作。兩縣令着他家中領屍，只見天色開霽，遠近來看的、送的雲一般相似。

到家，他妻子開喪受吊。他妻子也守節，策勵孤子成名。當時在武義連浙東一路，便是村夫牧豎，莫不曉得個王秀才是王孝子。只是有識的道：古來爲父報仇多有從末減的，況以王秀才之柔剛並用，必能有濟於世。若使以一戍全之，孝子必生。生必有效於國。在王秀才，爲孝子又可爲忠臣。而國家亦收人才之用。即其死，良可爲國家人才惜耳。故吳縣張孝廉鳳翼高其誼爲立傳。孝廉曰：

殺人者死，律也。人命是虛，行財是實，亦律也。彼買和契贓具在，可以坐俊殺叔之罪，可以挽世名抵命之條，何必檢厥父屍，以傷孝子之心哉？蓋當事諸君子急於念孝子，反亂其方寸，而慮不及此哉！抑天意不惜孝子一死，以達其志，以彰其孝哉！

# 第三回 情詞無可逗 羞殺抱琵琶

香徑留煙，蹀廊籠霧，個是蘇臺春暮。翠袖紅妝，銷得人亡國故。開笑靨夷光何在；泣秦望夫差誰訴？嘆古來傾國傾城，最是蛾眉把人誤。丈夫峻嶒俠骨，肯靡靡繞指，醉紅酣素。劍掃情魔，任笑儒生酸腐。媸相如緣綺閒挑，陋宋玉彩箋偷賦。須信是子女柔腸，不向英雄譜。

右調《綺羅香》

吾家尼父道：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。」正爲少年不諳世故，不知利害，又或自矜自己人才，自奇自家的學問。當着鰥居消索，旅館悽其，怎能寧奈？況遇着偏是一個奇妙女，嬌吟巧詠，入耳牽心；媚臉妖姿，刺目掛膽，我有情，他有意，怎不做出事來？不知古來私情，相如與文君是有終的，人都道他無行。元微之、鶯鶯是無終的，人都道他薄情。

人只試想一想，一個女子，我與他苟合，這時你愛色，我愛才，惟恐不得上手，還有什麼話說？只是後邊想起當初鼠竊狗偷的，是何光景？又或夫婦稍有釁隙，道這婦人當日曾與我私情，莫不今日又有外心麼？至於兩下雖然成就，卻撞了一個事變難料，不復做得夫婦，你絆我牽，何以爲情？又或事覺，爲人嘲笑，致那婦人見薄於舅姑，見惡於夫婿，我又怎麼爲情？故大英雄見得定，識得破，不偷一時之歡娛，壞自己與他的行止。

話說弘治間有一士子，姓陸名容，字仲含。本貫蘇州府崑山縣人。少喪父，與寡母相依，織紝自活。他生得儀容俊逸，舉止端詳，飄飄若神仙中人。卻又勤學好問，故此胸中極其該博，諸子百家，無不貫通。他父在時已聘了親，尚未畢姻。十八歲進了崑山縣學。凡人少年進學未經摺挫，看得功名容易，便易懈於研墨，入於遊逸，他卻少年老成，志向遠大。若說作文講學，也不辭風雨，不論遠近。若是尋花問柳，飲酒遊山，他便裹足不入。當時有笑他迂的，他卻率性而行，不肯改易。

進學之後，有個父親相好的友人，姓謝名琛，號度城，住在馬鞍山下。生有一子一女，女名芳卿，年可十八歲，生得臉如月滿，目若星輝，翠黛初舒楊柳，朱脣半吐櫻桃。又且舉止輕盈，丰神飄逸。她父親是個老白想起家，吹簫、鼓琴、彈棋、做歪詩也都會得，常把這些教她，故此這女子無件不通。

倒是這兄弟謝鵬，十一歲卻懵懂癡愚，不肯讀書。謝老此時有了幾分家事，巴不得兒子讀書進學。來賀陸仲含時，見他家事蕭條，也有憐他之意，道：「賢契家事清淡，也處館麼？」

陸仲含道：「小侄淺學，怎堪爲人師。」

謝老道：「賢契着此念頭，便前程萬里，自家見得不足，常常有餘。老夫有句相知話奉瀆：家下有個小犬，年已十一歲了，未遇明師，尚然頑蠢，若賢侄不棄，薄有幾間書房，敢屈在寒舍作個西席。只恐粗茶淡飯，有慢賢侄。束脩不多，不成一個禮，只當自讀書吧。」

陸仲含着：「極承老伯培植，只恐短纔不勝任。」

謝老起身道：「不要過謙，可對令堂一說，學生就送關書來。」仲含隨與母親計議。

母親道：「家中斗室，原難讀書，若承他好意，不唯可以潛心書史，還可省家中供給，這該去。只是通家教書要當真，他飲食伏待不到處，也將就些，切不可做腔。」果然隔了兩日，謝老來送一個十二兩關，就擇日請他赴館。陸仲含此時收拾了些書史，別了母親。來到謝家，只見好一個庭院：

繞戶溪流蕩漾，覆牆柳影橫斜，

簾卷滿庭草色，風來隔院殘花。

到得門，謝老與兒子出來相迎。延入中堂相揖，遜仲含上坐。仲含再三謙讓，謝老道：「今日西賓自應上坐了。」茶罷叫兒子拜了，送了贄，延入書房。此老是在行人，故此收拾得極其精雅：

小檻臨流出，疏窗傍竹開。

花陰依曲徑，清影落長槐。

細草含新色，卷峯帶古苔。

纖塵驚不到，啼鳥得頻來。

三間小坐憩，上掛着一幅小單條。一張花梨小几，上供着一個古銅瓶，插着幾枝時花。側邊小桌上，是一盆細葉菖蒲，中列太湖石。黑漆小椅四張，臨窗小癭木桌，上列棋枰、磁爐。天井內列兩樹茉莉、一盆建蘭。側首過一小環洞門，又三間小書房，是先生坐的。曲欄綺窗，清幽可人。來館伏侍的卻是一個十一二歲小丫鬟。謝老道：「家下有幾畝薄田，屋後又有個小圃，有兩個小廝，都在那邊做活，故此着小鬟伏侍，想在通家不礙。」

晚間開宴，似有一二女娘窺笑的，仲含並不窺視她。自此之後，只是盡心在那廂教書。這謝鵬雖是愚鈍，當不得他朝夕講說，漸漸也有亮頭。每晚謝老因是愛子，叫入內室歇宿，陸仲含倒越得空書齋獨扃，恣意讀書。十餘日一回家，不題了。

只是謝老的女兒芳卿，她性格原是瀟灑的，又學了一身技藝，嘗道是：『蘇小妹沒我的色；越西施少我的才。』幾頭有本朱淑真《斷腸集》，看了，每爲嘆息道：「把這段才色配個庸流，豈不可恨？倒不如文君得配着相如，名高千古。」況且又因□(謝)老擇配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把歲月蹉跎。看這冬夜春宵，好生悒怏。曾記她和《斷腸集》韻，有詩道：

初日暉暉透綺窗，細尋殘夢未成妝。

柳腰應讓當時好，繡帶驚看漸漸長。

平日也是無聊無賴。自那日請陸仲含時，她在屏風後蹴來蹴去看他，見他丰神秀爽，言語溫雅，暗想：「他外貌已是如此，少年進學，內才畢竟也好。似這樣人可是才貌兩絕了。只不知我父親今日揀，明日擇，可得這樣個人麼？」以此十分留意。

自謝老上年喪了妻，中饋之事，俱是芳卿管。那芳卿備得十分精潔，早晚必取好天池松蘿苦茗與他。那陸仲含道他家好清的，也是常事，並不問它。

芳卿倒向丫頭採菱問道：「先生曾道這茶好麼？」

採菱道：「這先生是村的，在那廂看了這兩張紙，嗚嗚的，有時拿去便喫，有時擱做冰冷的，何曾把眼睛去看一看青的、黃的，把鼻子聞一聞香的、不香的？」

芳卿道：「癡丫頭，這他是一心在書上，是一個狠讀書秀才。」

採菱道：「狠是狠的，來這一向，不曾見他笑一笑。」

芳卿道：「你不曉的，做先生要是這樣。若是對着這頑皮，與他戲顛顛的，便沒怕懼了。這也是沒奈何，哪一個少年不要頑耍風月的？」

採菱道：「這樣說起來是假狠了。」

處館數月，芳卿嘗時在樓上調絲弄竹，要引動他，不料陸仲含少年老成得緊，卻似不聽得般，並不在採菱、謝鵬面前問一聲是誰人吹彈。

那芳卿見他這光景，道他至誠可託終身，偏要來惹他。父親不在時，常到小坐憩邊採花來頑耍，故意與採菱大驚小怪的，使他得知。有時直到他環洞門外，聽他講書。仲含卻不走出來。即或撞着，避嫌，折身轉了去。謝鵬要來說姐姐時，自娘沒後，都是姐姐看管，不敢惹她；卻又書講不出時，又虧姐姐把竊聽的教導他。他也巴不得姐姐來聽。芳卿又要顯才，把自己做就的詩，假做父親的，叫兄弟拿與他看。

那陸仲含道：「這詩是戴了紗帽，或是山人墨客做的，我們儒生只可用心在八股頭上。脫有餘工，當博通經史，若這些吟詩作賦，彈琴着棋。多一件是添一件累，不可看他。」謝鵬一個掃興而止。

芳卿道：「怎小小年紀，這樣腐氣。」幾番要寫封情書着採菱送去，又怕兄弟得知。要自乘他歸省時到房中留些詩句，又恐怕被他人或父親到館中看見，不敢。

一日又到書房中來聽他講書，卻見他窗外曬着一雙紅鞋兒，正是陸仲含的。

芳卿道：「看他也是好華麗的人，怎不耽風月。」忙回房中寫了一首詩道：

日倚東牆盼落暉，夢魂夜夜繞書幃，

何緣得遂生平願，化作鸞凰相對飛。

叫採菱道：「妳與我將來藏在陸相公鞋內，不可與大叔見。」又怕採菱哄她，又自隨着她，遠遠的看她藏了方轉。

綺閣痛形孤，牆東有子都，

深心憐只凰，寸緘託雙鳧。

又着採菱借送茶名色，來看動靜。

那採菱看見天色陰，故意道一句：「天要下雨了。」

只見陸仲含走出來，將鞋子彈上兩彈。正待收拾，卻見鞋內有一幅紙在，扯出來時，上面是一首詩。他看了又看，想道：「這筆仗柔媚，一定是個女人做的，怎落在我鞋內？」拿在手中想了幾回，也援筆寫在後首道：

陰散閒庭墜晚暉，一經披玩靜垂幃。

有琴怕作相如調，寄語孤凰別向飛。

一時高興寫了，又想道：「我詩是拒絕她的，卻不知是何人作，又請何人與她，留在書笥中，反覺不雅。」竟將來扯得粉碎。採菱在窗外張見，忙去回覆。

芳卿已在那裏等信，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採菱道：「我在那裏等了半日，不見動靜，被我哄道天雨了，他卻來收這鞋子，見了詩兒，復到房中，一頭走，一頭點頭搖腦，輕輕的讀。讀了半日，也在紙上寫了幾句，後邊又將來扯碎了。想是做姐姐不過，故此扯壞。」

芳卿道：「他扯是惱麼？」

採菱道：「也不歡喜，也不惱。」

芳卿道：「他若是無情的，一定上手扯壞。他又這等想看，又和，一定也有些動情。扯壞時，他怕人知道，欲滅形跡了，還是個有心人。」

不知那陸仲含在那邊廢了好些心，道：「我嘗聞得謝老在我面前說兒子愚蠢，一女聰明，吹彈寫作，無所不能。這一定是她做的。詩中詞意似有意於我，但謝老以通家延我，我卻淫其女，於心何安？況女子一生之節義，我一生之行簡，皆繫於此，豈可苟且。只是我心如鐵石，可質神明，但恐此女不喻，今日詩來，明日字到，或至泄漏，連我也難自白。不若棄此館而回，可以保全兩下，卻又沒個名目。」正在擺劃不下時，不期這日值謝老被一個大老挈往虎丘，不在家中。那芳卿幸得有這機會，待至初更，着採菱伴了兄弟，自卻明妝豔飾，逕至書房中來。

走至洞門邊，又想道：「他若見拒，如何是好？」便縮住了。又想道：「天下沒有這等膠執的，還去看。」

乘着月光到書房門首，輕輕的彈了幾彈。那陸仲含讀得高興，一句長，一句短，一句高，一句低，哪裏聽得？芳卿只得咬着指頭等了一回，又下階看一回月，不見動靜。又彈上幾彈，偏又撞他響讀時。立了一個更次，意興索然。正待回步，忽聽得『呀』地一聲，開出房來，卻是陸仲含出來解手。遇着芳卿，吃了一驚，定睛一看，好一個女子：

肌如聚雪，鬢若裁雲。彎彎翠黛，巫峯兩朵入眉頭；的的明眸，天漢雙星來眼底。乍啓口，清香滿座；半含羞，秀色撩人。白團斜掩賽班姬，翠羽輕投疑漢女。

仲含道：「哪家女子，到此何干？」那芳卿閃了臉，徑望房中一闖。

仲含便急了道：「我是書館之中，妳一個女流走將來，又是暮夜，教人也說不清，快去！」

芳卿道：「今日原也說不清了。陸郎，我非他人，即主人之女芳卿也。我自負才貌，常恐落村人之手，願得與君備箕帚。前芳心已見於鞋中之詞。今值老父他往，舍弟熟睡，特來一見。」

仲含道：「如此，學生失瞻了。但學生已聘顧氏，不能如教了。」

芳卿即淚下道：「妾何薄命如此？但妾素慕君才貌，形之寢寐，今日一見，後會難期，願借片時，少罄款曲，即異日作妾，亦所不惜。」遂牽仲含之衣。

仲含道：「父執之女，斷無辱爲妾之理。請自尊重，請回。」

芳卿道：「佳人難得，才子難逢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，郎何恝然？」眉眉吐吐，越把身子捱近來。

陸仲含便作色道：「女郎差矣！『節義』二字不可虧。若使今日女郎失身，便是失節。我今日與女郎苟合，便是不義。請問女郎設使今日私情，日明泄露，女郎何以對令尊？異日何日對夫婿？那時非逃則死，何苦以一時貽千秋之臭。」

芳卿道：「陸郎，文君相如之事，千古美譚，怎少年風月襟期，作這腐儒酸態？」

仲含道：「寧今日女郎酸我、腐我，後日必思吾言。負心之事，斷斷不爲！」遂踏步走出房外。

芳卿見了，滿面羞慚道：「有這等拘儒，我才貌作不得你的妾？不識好！不識好！」還望仲含留她。不意仲含藏入花陰去了，只得怏怏而回。

一到房中，和衣睡下。一時想起好羞，怎兩不相識，輕易見他？被他拒絕，成何光景？一時好惱：「天下不只你一個有才貌的，拿什班兒？」又時自解道：「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無處下金鉤。好歹要尋個似他的。」思量半夜，到天明反睡了去。

採菱到來，道：「親孃辛苦！」

芳卿道：「撞着呆物，我就回了。」

採菱道：「親孃謊我，哪個肯呆？」

芳卿道：「真是。」把夜來光景說與他。

採菱道：「有這樣不識抬舉的。親孃捱半年，怕不嫁出個好姑夫？要這樣呆物，料也不溜亮的。」芳卿點了點頭。

仲含這廂怕芳卿又來纏，託母親抱病，家中無人，不便省親，要辭館回家。

謝度城道：「怎令堂一時老病起來？莫不小兒觸突，家下伏侍不周？」

仲含道：「並不是，實是爲老母之故。」謝度誠見他忠厚，兒子也有光景，甚是戀戀不釋。

問女兒道：「妳一向供看他，何如？」

芳卿道：「極好。想爲館穀少，一個學生坐不住他身子。」

謝度城見仲含意堅，只得聽他，道：「先生若可脫身，還到舍下來終其事。」仲含唯唯。

到家，母親甚是驚訝，道：「你莫不有什不老成處，做出事回來？」

仲含道：「並沒什事，只爲家中母親獨居，甚是懸念，故此回來。」

母親道：「固是你好意，但你處館，身去口去，如今反要喫自己的了。」

過幾時，謝度城着人送束脩，且請赴館。只在附近僧寺讀書。

次年聞得謝老女隨人逃走，不知去向。後又聞得謝老撿女兒箱中，見有情書一紙，卻是在他家伴讀的薄喻義。謝度城執此告官，此時薄喻義已逃去，家中只一母親，拖出來見了幾次官，追不出，只得出牌廣捕。陸仲含聽了，嘆息道：「若是我當日有些苟且，若有一二字腳，今日也不得辨白了。」

荏苒三年，恰當大比。陸仲含遺才進場，到揭曉之夕，他母親忽然夢見仲含之父道：「且喜孩兒得中了，他應該下科中式，因有陰德，改在今科，還得聯捷。」母親覺來，門前報的已是來了。

此時仲含尚在金陵，隨例飲宴參謁，耽延月餘。這些同年也有在新院耍，也有舊院耍，也有挾了妓女在桃葉渡、燕子磯遊船的，也有乘了轎在雨花臺、牛首山各處觀玩的。他卻無事靜坐，蕭然一室，不改寒儒舊態，這些同年都笑他。

事畢，到家謁母親、親友，也去拜謝度城。度城出來相見，道及：「小兒得先生開導，漸已能文。只是擇人不慎，誤延輕薄，遂成家門之醜。若當日先生在此，當不至此。」十分悽愴。

仲含在家中，母親道及得夢事。仲含道：「我寒儒有什陰德及人？」十月，啓行北上，謝老父子也來相送。

一路無辭。抵京，與吳縣舉人陸完，太倉舉人姜昂同在東江米巷作寓。兩個扯了陸仲含到前門朝窩內頑耍，仲含道：「素性怕到花叢。」

兩個笑了笑道：「如今你才離家一月，還可奈哩！」也不強他。

兩個東撞西撞，撞到一家梁家，先是鴇兒見客，道：「紅兒有客！」

只見一個妓者出來，年紀約有十七八歲，生得豐膩，一口北音，陪吃了茶，問了鄉貫姓字。須臾，一個妓女送客出來，約有二十模樣，生得眉目疏秀，舉止輕盈。

姜舉人問紅兒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紅兒道：「是我姐姐慧哥，她曉得一口你們蘇州鄉彈，琴棋詩寫，無件不通。」正說時，慧兒送客已回，向前萬福。

紅兒道：「這一位太倉姜相公，這位吳縣陸相公，都是來會試的。」

慧兒道：「在哪廂下？」

姜舉人道：「就在東江米巷。」

慧兒道：「兩位相公俱在姑蘇，崑山有一位陸仲含，與陸相公不是同宗麼？」

姜舉人道：「近來，同宗。」

陸舉人道：「他與我們同來會試，同寓。慧哥可與有交麼？」

慧哥覺得容貌慘然。道：「曾見來。」

姜舉人道：「這等我停會挈他同來。」姜舉人叫小廝取一兩銀子與她治酒。兩個跳到下處，尋陸仲含時，拜客不在。

等了一會來人，姜舉人便道：「陸仲含，好個素性懶入花叢，卻日日假拜客名頭去打獨坐！」

陸仲含道：「並不曾打什獨坐。」

陸舉人道：「梁家慧哥託我致意。」

仲含道：「並不曾曉得什梁家慧哥。」

姜舉人道：「她卻曉得你崑山陸仲含。」

仲含道：「這是怪事。」

姜舉人道：「何怪之有？離家久，旅邸蕭條，便適與一適興，何妨？」

陸仲含道：「這原不妨，實是不曾到娼家去。」

正說間，又是一個同年王舉人來，聽了，把陸仲含肩上拍一拍道：「老呆，何妨事？如今同去，若是陸兄果不曾去，姜兄輸一東道請陸兄；如果是舊相與，陸兄輸一個東道請姜兄，何如？」

姜舉人連道：「使得，使得！」

陸仲含道：「這一定你們要激我到娼家去了，我不去。」

姜舉人便拍手道：「辭餒了。」

只見王舉人在背後把陸仲含推着道：「去，去，飲酒宿娼，提學也管不着。就是不去的，也不曾見賞德行，今日便帶挈我吹一個木屑吧！」三個人簇着便走。

走到梁家，紅兒出來相迎，不見慧哥。王舉人道：「慧哥呢？」

紅兒便叫：「請慧哥！姜相公衆位在這裏。」去了一會兒。

道：「身子不快，不來。」蓋因觸起陸仲含事，不覺悽側，況又有些慚愧，不肯出來。

姜舉人道：「這樣病得快？定要接來。」

王舉人道：「我們今日東道都在他一見上，這決要出來的。」

姜舉人道：「若不是陸相公分上，就要捋毛了。」逼了一會，只得出來，與王舉人、陸仲含相見了。陸仲含與他彼此相視，陸仲含也覺有些面善，慧兒卻滿面通紅，低頭不語。

姜舉人道：「賊，賊，賊！」一個眼色丟大家，都不做聲了。」

王舉人道：「兩個不相識，這東道要姜兄做。」

姜舉人道：「東道我已做在此了，實是適才原問陸仲含。」

須臾酒到，姜舉人道：「慧娘，妳早間道曾見陸仲含，果是何處見來？」只見慧哥兩淚交零，哽咽不勝。正是：

一身飄泊似遊絲，未語情傷淚兩垂，

今日相逢白司馬，重抱琵琶訴昔時。

向着陸仲含道：「陸相公，你曾在馬鞍山下謝家處館來麼？」

陸仲含道：「果曾處來。」

慧兒不覺失聲哭道：「妾即謝度城之女芳卿也。記當日曾以詩投君，君不顧。復乘夜奔君，君不納。且委曲訓諭，妾不能用。未幾，君辭館去。繼之者爲洪先生，挈一伴讀薄生來。妾見其年少，亦以挑君者挑之，不意其欣然與妾相好，夜去明來，垂三月而妾已成孕矣。懼老父見尤，商之薄生爲墮胎計，不意薄生愚妾以逃，駭妾謂予弟聞之予父，將以毒藥殺予，不逃難免。因令予盡挈予妝奩，並竊父銀十餘許兩，逃之吳江伊表兄於家。不意於利其有，僞被盜，盡竊予衣裝，薄生方疑而蹤跡之，予遽蹴鄰人，欲以拐帶執薄生。予駭，謂所竊父銀尚在枕中，可以少資饘粥，遂走金陵。生傭書以活，予寄居斗室。鄰有惡少，時窺予，生每以此疑，始之詬罵，繼以捶楚曰：『爾故能復萌耶？』雖力辯之，不我聽。尋以貧極，暗商之媒，賣予娼家。詭曰偕予往揚投母舅。人甫入舟，生遽挈銀去，予竟落此，倚門獻笑。何以爲情於君，昔日之言俱驗。使予當日早從君言，嫁一村莊癡漢，可爲有父兒、夫妻之樂，豈至飄泊東西，辱親虧體，老父弱弟相見何期？即此微軀淪異地。」言罷，淚如雨注。

四人亦爲悒怏。姜舉人道：「陸兄，此人誠亦可憐，兄試宿此，以完宿緣。」

陸仲含道：「不可，我不亂之於始，豈可亂之於終？」

陸舉人道：「昔東人之女，今陌上之桑，何礙？」

陸仲含俯首道：「於心終不安。」亦躊躇，殊有不能釋然光景。芳卿又對仲含道：「妾當日未辱之身，尚未能當君子，況今日既垢之身敢污君子？但欲知別來鄉國景色，願秉達旦之燭，得盡未罄，斷不敢有邪想也。」衆共贊成。

陸仲含道：「今日姜兄有紅哥作伴，陸兄、王兄無偶，可共我三人清談。」

酒闌，姜舉人自擁紅兒同宿。二陸與王舉人俱集芳卿房中。芳卿因叩其父與弟，仲含道：「我上京時，令尊與令弟俱來相送。令尊甚健，令弟亦已能文。」

芳卿因開篋出詩數首，曰：「妾之愧悔，不在今日，但恨脫身無計。」三人因讀其自艾詩。有曰：

月滿空廊恰夜時，書窗清話盡堪思。

無端不作韋弦佩，飄泊東西無定期。

又

客窗風雨只生愁，一落青樓更可羞。

惆悵押衙誰個是？白雲重見故園秋。

憶父

白髮蕭森入夢新，別時色笑儼然真。

何緣得似當壚女，重向臨筇竭老親。

憶弟

喁喁笑語一燈前，玉樹瓊葩各自妍，

塞北江南難再合，怕看雁陣入寒煙。

王舉人道：「觀子之詩，怨悔已極，倒思親想弟，令人憐憫。但只恐脫得身去，又悔不若青樓快樂。」

芳卿道：「憶昔吳江逃時，備極驚怖；金陵流寓，受盡飢寒。今入風塵，面顏與賈商相伍，遭他輕侮，所不忍言。略有厭薄，假母又鞭策相逼，真進退不得自快，惟恨脫之不早，怎還有戀它之意？」

此時夜已三鼓，王、陸兩人已醉酒，陸伏几而臥，王倚於椅上，亦鼾聲如雷。惟陸仲含自斟自苦茗，時飲時停，與芳卿相向而坐。

芳卿因蹙膝至仲含道：「妾有一言相懇，亦必難望之事。妾之落此，心甚厭苦，每求自脫，故常得人私贈，都密緘藏，約五十金，原欲遇有俠氣或致誠人，託之離此陷阱。但當日薄生所得只五十金，龜子從中尚有所費，恐五十金尚不足。君能爲我，使得返故園，生死啣結。」

仲含道：「僕亦有此意，但以罄行囊不過五十金，恐不足了此事。芳卿若有此，僕不難任之。」仲含因與圍棋達曙。

早歸，命僕人把一拜匣，內藏包頭併線絛及梳掠送芳卿。芳卿隨將所蓄銀密封放在匣中，且與僕人一百錢，令與仲含，勿令人見。陸仲含便央姜、陸兩個與龜子說，要爲芳卿贖身。

那龜子道：「我爲她費銀三百多兩，到我家不上一年，怎容她贖？」王舉人知道，也來爲他說，自八十兩講到一百兩，只是不肯。陸仲含意思要贖她，向同年親故中又借銀百兩湊與他。

龜子還作腔，虧得姜舉人發惡道：「這奴才，她是崑山謝家女子，被鄰人薄喻義誆騙出來，你買良女爲娼，他現告操江廣捕，如今先送他在鋪裏，明日我們四個與城上講，着他要薄喻義，問他一個本等充軍。」

王、陸二人在中兜收，只一百六十兩贖了。

衆同年都來與他作慶，他卻於寓中另出一小房，與她居住，僱一個婆子伏侍，自己並不近她。

陸舉人道：「陸兄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豈有冷落她在這邊之理？」

仲含道：「陸兄，當日此女奔我時，也願爲我妾，我道父執之女，豈可辱之爲妾，所以拒絕。若今日納之，是負初心了。但謝翁待我厚，此女於我鍾情，今日又有悔過之意，豈可使之淪落風塵？正欲乘便寄書，令其父取回耳。」

姜舉人聽了暗笑道：「強辭，且看後來。」陸舉人與他同寓，果然見他一無苟且。

將及月餘，各處朝覲官來。忽然一日，有個江山縣典史來賀陸仲含，且送卷子錢。仲含去答拜，卻是同鄉人，曾於謝老家會酒，姓楊名春，是謝老之舅，芳卿母舅。

說話之間，仲含道：「令甥女在此，老先生知道麼？」

楊典史道：「不知。」

仲含道：「已失身娼家，學生助她贖身，現在敝旅。」

楊典史道：「學生來時，曾見家姐夫。他爲此女又思又惱，已致成病。老先生若如此救她，不惟出甥女於風塵，抑且救謝度城於垂死，感謝不盡。」

仲含道：「這何足謝，但是目下要寫書達她令尊，教他來接去，未得其便。如今老先生與她是甥舅，不若帶她回去，使她父子相逢。」

楊典史道：「以學生言之，甥女已落娼家，得先生捐金贖她；不若學生作主，送老先生爲妾。如今一中舉，娶妾常事。」

仲含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即刻就送來。」回寓，對芳卿說了，叫了一乘轎，連她箱籠一一都交與楊典史。又將芳卿所與贖身五十金也原封不動交還。

芳卿道：「前日先生爲我費銀一百六十餘金，尚未足償，先生且收此，待賤妾回家補足。」

仲含道：「前銀不必償還，此聊爲卿歸途用費。」芳卿謝了再三，別去。

這番姜、陸兩人與各同年都贊他不爲色慾動心，又知他前日這段陰德。未幾聯捷，殿在二甲，做了兵部部屬。告假省親。一到家中，此時謝鵬已進學，芳卿已嫁與一附近農家，父子三人來拜謝，將田產寫契一百六十兩，送還他贖身之銀。

陸仲含道：「當日取贖，初無求償之意。」畢竟不收。芳卿因設一生位在家，祝他功名顯大。後轉職方郎，嘗阻徵安南之師，只內監李良請乞。與內閣庸輔劉吉相忤，轉參政。也都是年少時持守定了。若使他當時少有荀且，也竟如薄生客死異地，貽害老親，還可望功名顯大麼？正是：

煦煦難斷是柔情，須把貞心暗裏盟。

明有人非幽鬼責，可教旦夕昧平生。

# 第四回 設計去姑易 買舟送父難

哀哀我母生我軀，乳哺鞠育勞且劬。

兒戚母亦戚，兒愉母亦愉。

輕暖適兒體，肥甘令兒腴。

室家已遂丈夫志，白髮矇頭親老矣。

況復暱妻言，逆親意。

帷薄情恩醴比濃，膝前孺慕摶沙似。

曾如市井屠沽兒，此身離裏心不離。

肯耽牀前一時樂，釀就終天無限悲。

老母高堂去復還，紅顏棄擲如等閒。

蒸黎何必羨曾子，似此高風未易攀。

古云：「孝衰妻子。」又道：「肯把待妻子的心待父母，便是孝子。」因人無妻時，只與得父母朝夕相依，自然情在父母上。及至一有妻，或是愛她的色，喜她的才，溺她的情，不免分了念頭。況且娶着一個賢婦，飢寒服食，昏定晨省，兒子管不到處，她還管□□□□□（到。若遇那）不賢婦人，或是恃家中富貴，驕傲公姑；□□□□（或是勤喫）懶做，與公姑不合；或鄙嗇愛小，嫌憎公姑費她供養；或妄嫌惡小姑小叔，疑心公姑護短偏愛，無日不向丈夫耳根聒guō絮；或到公姑不堪，至於呵斥，一發向丈夫枕邊悲啼訴說。那有主意的男子，只當風過耳邊，還把道理去責她，道：「沒有個不是的父母，縱使公姑有些過錯，也要逆來順受。」也可漸漸化轉婦人。若是耳略軟，動了一點憐惜的念頭，日新月累，浸潤膚受齊來，也不免把愛父母稍懈。還有平日原怕她強悍，恐怕拂了她，致她尋了些短見，惹禍不小，便趁口說兩句，這婦人越長了志了。不知夫妻原當恩愛，豈可到了反目仳離？但祭仲妻道：「人盡夫耳，父一而已。」難道不可說「人盡妻也；母一而已」？還要是男子有主持。苦是大家恐壞了體面，做官怕壞了官箴，沒奈何就中遮掩，越縱了婦人的志，終失了父母的心。倒不如一個庸人，卻有直行其是的。

這事在姑蘇一個孝子。這孝子姓周名於倫，人都教他做「周舍」。他父親是周楫。母親盛氏。他積祖在閶門外橋邊開一個大酒坊，做造上京三白、狀元紅、蓮花白各色酒漿。橋是蘇州第一洪，上京船隻必由之路，生意且是興。不料隆慶年間他父親病歿了。

有個姊兒叫做小姑。他父親在日曾許吳江張三舍。因周楫病歿，張家做荒親娶了去，只剩他母子兩身相倚，四目相顧。

盛氏因他無父，極其愛惜，揀好的與他穿，尋好的與他喫，叫他讀書爭氣。那周於倫卻也極依着教訓，也極管顧母親。喜的家道舊是殷實，雖沒個人支持，店面生意不似先時，胡亂改做了辣酒店，也支得日子過。到了十五六歲，周於倫便丟了書，來撐支舊業，做人乖巧和氣，也就漸漸復起父業來。

母親也巴不得他成房立戶，爲他尋親。尋了一個南濠開南貨店錢望濠女兒，叫做掌珠，生得且是嬌媚。一進門，獨兒媳婦，盛氏把她珍寶相似。便也兩夫妻年紀小，極和睦。

周於倫對她道：「我母親少年守寡，守我長成，一個姊姊又嫁隔縣，妳雖媳婦，就是女兒一般。要早晚孝順她，不要違拗。」掌珠聽了，便也依他。

只掌珠是早年喪母的，失於訓教。家中父親溺愛，任她喫用，走東家，闖西家，張親孃，李大姐，白話慣的。一到周家，盛氏自丈夫歿後，道來路少，也便省喫儉用，鄰舍也不來往，掌珠喫也就不得像意。指望家中拿來。家中晚娘也便不甚照管。要與丈夫閒話，他也清晨就在店中，直到晚方得閒，如何有工夫與他說笑？看他甚是難過。

過了幾月，與丈夫的情誼浹洽了，也漸漸說，我家中像意，如今要想什飲食，都不得到口。希圖丈夫的背地買些與她。那周於倫如何肯？就有時買些飲食，畢竟要選好的與母親，然後夫妻方喫。掌珠終是不快。

似此半年，適值盛氏到吳江探望女兒，周於倫又在外做生意，意思待要與這些鄰人說一說兒。卻又聽得後門外內眷且是說笑得熱鬧，便開了後門張一張。不料早被左鄰一個楊三嫂見了，道：「周家親孃，妳是難得見的。老親孃不在，妳便出來話一話。」

掌珠便只就自己門前與這些鄰人相見：一個是慣忤逆公婆的李二孃；一個是慣走街做媒做保的徐親孃；一個是慣打罵家公的楊三嫂，都不是好人！故此盛氏不與往來。那李二孃一見便道：「向日楊親孃說周親孃標緻，果然標緻得勢！哪不肯走出來白話一白話？」

楊三嫂道：「老親孃原是個獨柱門的，親孃也要學樣？只是妳還不曾見親孃初嫁來時，如今也清減了些。」

李二孃道：「瘦女兒，胖媳婦，哪倒瘦了？難道嫁家公會弄瘦人？」

楊三嫂道：「看這樣花枝般個親孃，周舍料是恩愛，想是老親孃有些難爲人事。」

只見徐婆道：「這老孃極是瑣碎。不肯穿，不肯喫，終日絮聒到晚。如今是他們夫妻世界，做什惡人！」掌珠只見微笑，不做聲。

忽聽得丈夫在外邊叫什事，慌忙關了門進去。

自此以後，時時偷閒與這些人說白。今日這家拿出茶來，明日那家拿出點心來；今日這家送什點心來，明日那家送什果子來；掌珠也只得身邊拿些梯己錢，不敢叫家中小廝阿壽，僅央及楊三嫂兒子長孫，或是徐媒婆家小廝來定買些什果子點心回答。又多與買的長孫、來定些，這兩個都肯爲她走動。遇着李二嫂，只是說些公婆不好，也賣弄自家不怕忤逆她光景。楊三嫂只說自己鉗制家公，家公怕她的模樣。徐媒婆只是和子，時常說些趣話兒取笑。她三人似此熱鬧半個月。周於倫只顧外面生意，何嘗得知？

不期盛氏已從女兒家回來。說爲女兒病了急心疼，在那廂看她，多住了幾日。掌珠因婆婆來，也便不敢出門。這些女伴知她婆婆撇古，也不來邀她。每日做着事時，聽她們說笑，心裏好不癢癢的！沒奈何乘早起，或盛氏在樓上時，略偷閒與這些鄰人說說兒，早已爲這些人挑撥，待盛氏也有幾分懈怠，待丈夫也漸漸放出些凌駕。

常乘周於倫與她歡笑時節，便假公濟私道：「你每日辛苦，也該買些什將息。如今買來的只夠供養阿婆，不得輪到你，怕淘壞了身子。」

那周於倫極知道理，道：「一日所賺能得多少？省縮還是做人家方法。便是飲食上，我們原該省口與婆婆。常言道，她的日子短，我們的日子長。」

或有時裝出愁苦的模樣，道：「婆婆難服事。」

周於倫道：「只是小心，有什難服事？」若再說些婆婆不好，於倫便嗔惱起來。掌珠只得含忍，只好向這些鄰舍道他母子不好罷了。

忽一日，盛氏對着周於倫道：「先時你爹生意興時，曾攢下銀子八九十兩。我當時因你小，不敢出手；如今不若拿出去經商，又可生些利息。」

周於倫道：「家中酒店儘可過活，怎舍着母親，又去做客？」

盛氏道：「我只爲你。我與媳婦守着這酒店。你在外邊營運，兩邊掙可望家道殷實。」

掌珠聽了甚是不快，道：「成了田頭，失了地頭。外邊去趁錢不知何如，家中兩個女人怕支不來。」盛氏不言語，意似怫然。

周於倫道：「既是母親吩咐，我自出去。家中酒店妳便撐持，不可勞動母親。我只揀近處可做生意做，不一二月便回來看家中便是。」與人商量，道買了當中衣服在各村鎮貨賣，只要眼力，買得着，賣時也有加五錢。便去城隍廟求了一簽。道「上吉」，便將銀子當中去斛了幾主，收拾起身。

臨行時，掌珠甚是不快活。周於倫再三安慰，叫她用心照管母親，撐支店面，拜辭母親去了。

店中喜得掌珠小時便在南貨店中立慣了，又是會打吱喳的人，也不臉紅。銅錢極是好看，只有銀子到難看處，盛氏來相幫，不至失眼。且又人上見她生得好個兒，故意要來打牙撩嘴，生意越興。

但是掌珠終是不老辣，有那臭吝的纏不過，也便讓他兩釐，也便與他搭用一二文低錢或是低銀。有那臉涎的，擂不過，也便添他些。盛氏道她手鬆，做人情，時時絮聒她。又有楊家長孫與徐家來定來買時，她又不與論量，多與他些。

又被盛氏看見，道：「若是來買的都是鄰舍，本錢都要折與他。」每日也瑣碎這等數次。況且每日不過是一兩個錢小菜過一日，比周於倫在家時更酸嗇，又爲生意上添了許多參差。

只見一日，盛氏身子不快，睡在樓上，掌珠獨自管店。想起丈夫不在，一身已是寂寞，又與婆婆不投，心中又加悒怏。正斜靠在銀櫃上悶悶的，急抬頭見徐親孃走過，掌珠便把手招。那徐婆走到櫃外，便張那邊布簾內。掌珠把手向上一指，道：「病在樓上，坐坐不妨。」

徐婆道：「喜得親孃管店，個個道妳做人和氣，生意比周舍時更興。」

掌珠嘆口氣道：「還只不中婆婆的意。」

徐婆便合着掌道：「佛爺！一個外邊掙，一個家中掙，供養着她，還得福不知。似我東走西走，做媒賣貨，養着我兒子媳婦，還只恨少長沒短不快活哩！虧妳，虧妳！」掌珠便將店中好酒斟上一甌，送與徐婆，道：「沒人煮茶，當茶罷。」

徐婆吃了，道：「多謝！改日再來望妳。常言道：『且守』，倘這一病歿了，妳便出頭了。」

掌珠道:「這病不妨事。」徐婆自作謝去了。這邊掌珠也便有個巴不得(婆婆)死的光景，湯水也便不甚接濟。謊說道：店中生意丟不得，盛氏也無奈何她。虧得不是什重病，四五日好了。只是病後的人越發兜搭，兩下幾乎像個仇家。

過了兩月，果然周於倫回家，獲有四五分錢，盛氏好不歡喜。到晚，掌珠先在枕邊告一個下馬狀，道自己出頭露面辛苦：「又要撐店，又要服事婆婆。生意她去做着，就把人趕走了，虧我兜收得來，又十主九憎嫌。」氣苦萬狀。

周於倫道：「她做生意扣緊些，也是做家的心。服事家中少人，妳也推不去，凡事只忍耐些。如今我做了這生意，也便丟不得手。前次剩下幾件衣服須要賣去。如今我在這行中也會拆拽，比如小袖道袍，把擺拆出裨，依然時樣，短小道袍便改女襖。袖也有得裨。其餘裙襖，鄉間最喜的大紅大綠，如今把淺色的染木紅、官綠，染來就是簇新，就得價錢。況且我又拿了去闖村坊，這些村姑見了無不歡天喜地，拿住不放死命要爹孃或是老公添，怕不趁錢？或是女人自買，越發好了。這生意斷是不捨，妳還在家爲我一撐。」把這掌珠一團火消做冰冷。掌珠只可嘆幾口氣罷了。

次日，於倫梳洗，去到盛氏房中問安。盛氏也告訴：「掌珠做生意手鬆，又做人情與熟人，嗔我說她。病時竟不理我。」

卻好掌珠也進房問安，於倫道：「適才聞得妳做生意手鬆，這不慣，我不怪妳。若做人情與熟人，這便不該。到病時不來理論，這便是不孝了。」

掌珠道：「這店我原道女人管不來，那不長進的銀子不肯添，酒苦要添，若畢竟刀刀見底，人須不來。熟人不過兩個鄰舍，我也沒得多與他。至於病時，或是生意在手，又是單身，進裏面長久恐有失脫，畢竟又要怨我，遲些有之，沒個不理的事。」

於倫道：「妳若說爲生意，須知生意事小，婆婆病大，便關兩日店何妨？以後須要小心服事。輕則我便打罵，重則休妳！」掌珠聽了，兩淚交流。欲待回家幾時，奈又與晚母不投，只得忍耐，幾日不與丈夫言語。

不上一月，周於倫貨完了起身，只得安慰母親道：「孩兒此去，兩月就回。母親好自寧耐。我已吩咐她，量必小心。」

又向掌珠道：「老人家，須不可與她一般見識。想她如何守我到今，豈可不孝順她？凡事看我面，不要記恨。」

掌珠道：「誰記恨來？只是她難爲人事。」周於倫兩邊囑咐了再三，起身。

誰料這婦人道盛氏怪她做生意手鬆，她這番故意做一個死：一注生意，添銀的決要添，饒酒的決不肯饒，要賣不賣的，十主倒九不成。盛氏在裏邊見，怕打走了主顧，道：「便將就些罷。」

掌珠道：「省得丈夫回來道我手鬆折本。」盛氏知是回她嘴，便不做聲。一連兩三日，見當先一日兩數生意，如今二三錢不上。天熱恐怕酒壞，只得又叫她將就些。她便亂賣，低銀低錢也便不揀，便兩三遭也添。

盛氏見了心疼，晚間喫夜飯時道：「媳婦，我的時光短，趁錢只是妳們享用。這生意死煞不得，太濫泛也不得。死煞人不來，濫泛要折本。妳怎不顧妳們趁錢、折本，反與我憋氣？」

掌珠道：「初時要我做生意狠些，也是妳們，如今教我將就些，也是妳們。反又來怨帳，叫人也難。不若婆婆照舊去管店，我來學樣罷！」

到次日，她便高臥不起來。盛氏只得自去看店。她聽見婆婆出去，店中去了，忙起來且開了後門閒話。楊三嫂見了，道：「周親孃，一向難得見面！怎今日不管店走出來？」

掌珠道：「我不會做生意，婆婆自管店。」

楊三嫂道：「前日長孫來打酒，說妳做生意好，又興，怎不會得？要討苦喫。等她自去，妳落得自在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李二孃自家中走出來，道：「快活，快活！我喫這老厭物蒿惱得不耐煩，今日才離眼睛。」

楊三嫂便道：「哪裏去了？」

掌珠道：「是什人？」

李二孃道：「是我家老不死，老現世阿公，七老八十還活在這邊。好意拿食去與他，他卻道鹹道酸，爭多爭少，無日不碎聒管閒事，被我鬧了幾場，他使性往女兒家過活去了，才得耳朵邊、眼睛裏乾淨。」

掌珠道：「怕家公要怪。」

李二孃道：「家公怕他做什？他若好好來勸，還饒他打；他若幫來嚷，我便撞上一頭，只要喫鹽滷、吊殺、勒殺，怕他不來求？求得我歇，還要半月不許他上牀，極他個不要。」

楊三嫂道：「只怕妳先耐不住。」

掌珠聽了，嘆口氣道：「我家老人家怎得她離眼？」

不期盛氏在店中坐地，只見來的，因掌珠連日手鬆，都要尋小親孃，生意做不成。只得去叫掌珠，哪裏肯來！聽她下了樓，又寂然沒個蹤影，只得叫阿壽看着店，自進裏面，卻是開着後門，人不見影。唯聞得後門外有人說笑，便去張看，卻是掌珠與這兩個鄰舍坐着說話。

盛氏不覺紅了臉道：「連叫不應，卻在這裏閒話！」掌珠只得立起身便走。這兩鄰正起身與盛氏廝喚，盛氏折身便入，竟不答應。

她進門便把掌珠數落道：「妳在我家做媳婦年把，幾曾見我走東家串西家？妳小小年紀，丈夫不在，不在家裏坐，卻在外邊亂闖。妳看這些人，有什好樣學？待妳丈夫回來，與他說一說該與不該？」

掌珠自知欠理，不敢回答。倒是這兩個鄰人惱了，道：「媳婦妳磨的着，我們鄰舍怎廝喚不回？又道我們沒有好樣，定要計議編擺她。」

數日之間，掌珠因盛氏詬罵，又怕丈夫回來得知，甚是不快。每日倒早起來開店做生意。若盛氏在外邊，自卻在裏邊煮茶做飯，不走開去。

這日正早下樓來，只見李二孃來討火種，道：「連日聽得老親孃擊聒，想是難過。」

掌珠道：「擊聒罷了，還要對我丈夫說，日後還要淘氣。」

李二孃道：「怕她做什！徐親孃極有計較，好歹我們替妳央及她尋一計較，弄送她便了。」

正說間，恰好徐婆過來。李二孃道：「連日怎不見妳？」

徐婆道：「爲一個桐鄉人要尋一個老伴兒。他家中已有兒子媳婦，不要後生，生長得出的；又要中年人，生得潔淨標緻的。尋了幾個，都不中意，故此日日跑。」

李二孃就把掌珠姑媳的事告訴他，道：「她婆婆不曉事，把我們都傷在裏邊。」

徐婆道：「腳在妳肚皮下，妳偏常走出來，不要睬她。嚷，與她對嚷；罵，與她對罵；告到官，少不得也要問我們兩鄰。」

掌珠道：「怕她對丈夫講，丈夫說要休我。」

徐婆道：「若休了去，我包妳尋一家沒大沒小，人又標緻，家又財主的與妳。我想妳丈夫原與妳過得好，只爲這老厭物。若沒了這老厭物，妳就好了。我如今有一個計較：趁這桐鄉人尋親，都憑我作主的，不若將她來嫁與此人，卻不去了眼中釘？只是不肯出錢的。」

(李二孃道：「脫貨罷了！還求財？」

掌珠道：「只是她怎肯嫁？」)

徐婆道：「她自然不肯，我自與那邊說通了，騙她去。」

掌珠道：「倘丈夫回來尋她，怎處？」

徐婆道：「至期我自教導妳，決不做出來。直待她已嫁，或者記念兒子，有信來，自身來，那時已嫁出的人，不是妳婆婆了。就是李二孃丈夫要與李二孃費嘴時，已過的事，不在眼面前娘，比妳會溫存枕邊的家婆自是不同，也畢竟罷了，妳自依我行。」

此時，掌珠一來怪婆婆，二來怕丈夫回來，聽信婆婆有是非，便就應承。

只見到了晚。盛氏先已上樓，掌珠還在那廂洗刮碗盞。只聽有人把後門彈了一聲道：「那人明日來相，妳可推病，等妳婆婆看店，他好來看。」掌珠聽了，也便上樓安息。

到五鼓，故作疼痛之聲。天明盛氏來看，卻見掌珠蹙了眉頭，把兩手緊揉着肚子在牀裏滾。問她，勉強應一聲『肚疼』。

盛氏道：「想一定失蓋了，我衝口薑湯與妳。」便下去打點湯，又去開店。

將次巳牌，一個人年紀約五十多歲，進來買酒，遞出五十個錢來，一半是低錢，換了又換，約莫半個時辰纔去。不知這個人正是桐鄉章必達，號成之。在桐鄉南鄉住，做人極是忠厚。家中有兒子叫做章著，行二。家事儘可過。向販雲澤紬綾，往來蘇州。因上年喪了偶，兒子要爲他娶親，他道：「我老人家了，娶什親！我到蘇州看有將就些婦人討個作伴罷。」來了兩次，小的忒人；老的忒老；標緻的不肯嫁他；他又不肯出錢；醜的他又不要。這番遇着徐婆，說起這樁親事，叫他來看。這章成之看她年紀雖過四十，人卻濟楚能幹，便十分歡喜。

窄窄春衫襯柳腰，兩山飛翠不須描。

雖然未是文君媚，也帶村莊別樣嬌。

便肯出半斤銀子。

徐婆仍舊乘晚來見掌珠，說：「客人已中意，肯出四兩銀子，連謝我的都在裏邊。」

掌珠道：「這也不論，只是怎得她起身？」

徐婆道：「我自有計較。我已與客人說道，她本心要嫁，因有兒子、媳婦，怕人笑不像樣，不要你們的轎子迎接，我自送她到船。開了船，憑他了。料她守了一向寡，巴不得尋個主，決不尋死。好歹明早收他銀子，與她起身。」掌珠此時欲待不做，局已定了；待做了，年餘姑媳不能無情；又恐丈夫知覺，突兀了一夜。

纔到天明，只聽得有人打門。推窗問時，道吳江張家，因姑娘病急心疼危篤，來說與婆婆。盛氏聽了，便在牀上一轂碌爬起，道：「我說她這心疼病極兇的，不曾醫得，如何是好？」自來問時，見一漢子，道是他家新收家人張旺，桐鄉人，船已在河下。

掌珠吃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「她若去，將誰嫁與客人？」

便道：「這來接的一面不相識，豈可輕易去？還是央人去望罷！」

盛氏道：「誰人去得？這須得我自去。」

掌珠道：「這等，待我央間壁徐親孃送婆婆去。我得放心。」

便蹙來見徐婆道：「昨日事做不成了！古古怪怪的偏是姑娘病重來接她，攔又攔不住。只得說央及妳送她，來與妳計議。」

徐婆笑道：「這是我的計。銀子在此，妳且收了。」打開看時，卻是兩錠逼火。

徐婆道：「妳去，我正要送她交割與蠻子。」

掌珠回來道：「徐親孃沒工夫，我再三央及，已應承了。」便去廚下做飯，邀徐親孃過來，兩個吃了起身。盛氏吩咐掌珠，叫她小心門戶，店便晏開早收些，不要去到別人家去。又分咐了阿壽。掌珠相送出門。

到了水次，只見一隻腳船泊在河邊。先有一個人，帶着方巾，穿着天藍綢道袍坐在裏邊。問時，道城中章太醫，接去看病的。

盛氏道：「閒時不燒香，極來抱佛腳！」忙叫開船。

將次盤門，卻是一隻小船飛似趕來。相近，見了徐婆，道：「慢去！」正是徐家來定。

徐婆問：「什緣故？」

來定道：「是妳舊年做中，說進王府裏的丫頭翠梅，近日盜了些財物，走了。告官，着妳身上要。差人坐在家裏，接妳回去。」

徐婆道：「周親孃央我送老親孃，待我送到便來，暫躲一躲着。」

來定道：「好自在生性！現今差人拿住了大舍，他到官，終須當不得妳！」

盛氏聽了道：「這等，親孃且回去罷。」

徐婆道：「這等，妳與章阿爹好好去。」便慌慌忙忙的過船去了。

那盛氏在船中不住盼望，道：「張旺，已來半日了，緣何還不到？」

張旺笑道：「就到了。」

日午，船中做了些飯來喫。盛氏道是女婿家的，也吃了些。將次晚了，盛氏着忙道：「吳江我遭番往來，只半日。怎今日到晚還不到？」

只見那男子對着張旺道：「你與她說了罷！」

張旺道：「老親孃，這位不是太醫，是個桐鄉財主章阿爹。他家中已有兒子、媳婦，舊年沒了家婆，要娶一個作老伴兒。昨日憑適才徐老孃做媒，說妳要嫁，已送銀十兩與妳媳婦，嫁與我們阿爹了。妳仔細看看，前日來買酒相你的不是他？我是他義男章旺，哪是什張旺！這都是妳媳婦與徐老孃布就的計策，叫我們做的。」

盛氏聽了大哭道：「我原來倒喫這忤逆潑婦嫁了。我守了兒子將二十年，怎今日嫁人？我不如死。」便走出船艙，打帳向河中跳。

不期那章成之忙來扯住，道：「老親孃不要短見！妳從我不從，我憑妳。但既來之，則安之。妳媳婦既嫁妳，豈肯還我銀子？就還我銀子，妳在家中難與她過活，不若且在我家，爲我領孫兒過活罷了。」

盛氏聽了，想道：「我在家也是一個家主婆，怎與人做奶孃？但是回家委難合夥；死了，兒子也不知道，不若且偷生，待遇熟人，叫兒子來贖我。」

便應承道：「若要我嫁你，便死也不從。若要我領你孫兒，這卻使得。」正是：

在他矮檐下，誰敢不低頭？

只是想，自家苦掙傢俬，自傢俬囊也有些，都不能隨身，不勝悒怏。

徐婆回報，掌珠知道事已成，不勝歡喜，將那銀子分一兩謝了徐婆。又放心放膽買了些下飯，請徐婆、楊三嫂、李二孃一干。徐婆又叫她將盛氏細軟都藏了，裝她做跟人逃走模樣，丈夫來問，且說她到張家。計議已定。

不期隔得六七日，周於倫已回，買了些嘉湖品物孝順母親。跨進門來，只見掌珠坐在店裏。便問母親時，掌珠道：「張家去了。」

周於倫道：「上張家作什麼？」

掌珠道：「我那日病在樓上，婆婆在店中忽然走上樓道：「姑娘有病，着人接我，要去。」

我道家中無人，又沒人跟隨。婆婆定要去。我走不起，只得着徐親孃送到水次。如今正沒人接她。」周於倫道：「莫不妳與她有什口面去的。」

掌珠道：「我與她有什口面？他回你自得知。」

周於倫道：「這不打緊，明日我自去接。知道了。」

次日，打點了些禮，竟到吳江。姐夫不在，先是姐姐來見，道：「母親一向好麼？」

周於倫吃了一驚道：「母親七日前說妳病來接她，已來了。」

姐姐聽了，也便喫一個大驚。道：「何曾有這事？是哪個來接？」於倫道：「是隔壁徐親孃親送到水口的，怎這等說？」兩下驚疑。

於倫便待起身，姊姊定要留飯，於倫也喫不下。即趕回家，對着掌珠道：「妳還我母親！」

掌珠道：「你好沒理！那日你母親自說女兒病來接，就在房中收拾了半日，打點了一個皮箱，張家人拿了。我不放心，央徐親孃送去，出門時哪一個不見？」

只見徐親孃也走過來道：「皇天！這是我親送到船裏的。船中還有一個白胖的男人，方巾，天藍花綢海青，道是城中太醫。來拉的是什張旺。」又問鄰舍，道是真出門的。哪一個不道是『果然』！有的道是本日未天明，果然聽得人敲門來接；有的道，早飯時候的是穿是油綠綢襖、月白裙出門的。又問：「家中曾有人爭競麼？」道：「並不曾聽得爭鬧。」細問阿壽，言語相同。

周於倫坐在家中悶悶不悅，想道：「若是爭鬧氣不忿，畢竟到親眷人家，我又沒有什親眷；若說有什人勾搭，她守我十餘年沒話說，怎如今守不住？」又到樓上房中看，細軟已都沒了，好生決斷不下。凡是遠年不來往親戚家裏，都去打聽問，並不曾去。凡城中城外廟宇、龜卜去處也都走遍。在家如癡如呆，或時彈眼淚，過了半個多月。

掌珠見遮飾過了，反來獃他道：「好漢子，娘跟人走！連我如今也疑心，不知你是周家兒子不是周家兒子？」氣得個周於倫越昏了。爲體面不像，倒收拾了酒店，仍舊外邊去做生意。只是有心沒想，生意多不甚成。

一日轉到桐鄉，背了幾件衣服闖來闖去，闖到一個村坊。忽抬頭見一個婦女在水口洗衣服，與母親無二，便跑進前。那婦人已洗完，左手綰着衣服，右手提着槌棒，將去到一大宅人家。於倫定睛一看，便道：「母親！妳怎在這裏？」原來正是盛氏。盛氏見了兩淚交流，哽咽不語。正是：

大海橫風生紫瀾，綠萍飄泊信波翻，

誰知一夕洪濤息，重聚南洋第一灘。

半晌才道：「自你去後，媳婦怪我說她手鬆，故意不賣與人。叫她松時，她又故意賤賣。再說她時，她叫我自管店，她卻日日到徐婆家。我說了她幾聲，要等你回來對你說。不料她與徐婆暗地將我賣到這章家。已料今生沒有見你的日子，不期天可憐見，又得撞見。不是你見我時，我被她借小姑病重賺我來時，眼目已氣昏了，也未必能見你。」

於倫道：「我回時，她也說小姑家接去。我隨到小姑家，說不曾到。又向各親眷家尋，又沒蹤影。不知小賤人合老虔婆用這等計策。」

盛氏又道：「我與媳婦不投，料難合夥，又被媳婦賣在此間做小伏低，也沒嘴臉回去見人。但只你念我養育你與守你的恩，可時來看我一看。死後把我的這把骨殖帶回蘇州，與你父親一處罷了。」言訖，母子大痛。

周於倫此時他主意已定了。身邊拿出幾錢銀子，付與母親，道：「母親且收着在此盤纏。半月之間，我定接妳回去。」兩邊含淚分手。

周於倫也就不做生意，收拾了竟回。心裏想道：「我在此贖母親，這地老虎決不肯信；回家去必竟要處置婦人，也傷體面。我只將她來換了去，叫她也受受苦。」算計了。

回到家，照舊待掌珠。掌珠自沒了阿婆，又把這污名去譏誚丈夫，越沒些忌憚了。見他貨物不大賣去，又回得快，便問他是什緣故。

於倫道：「一來生意遲鈍，二來想妳獨自在家，故此便回。」

掌珠道：「我原叫你不要出去。若在家中，你娘也不得跟人走了。」於倫也不回她。

過了三日，道：「我當初做生意時，曾許祠山一個香願。想不曾還得，故此生意不利。後日與妳去同還，何如？」

掌珠道：「我小時隨親孃去燒香後，直到如今。便同你去。」

到第二日，催於倫買香燭，於倫道：「山邊買，只帶些銀子去罷了。」那掌珠巴明不曉。

第二日，梳頭洗臉，穿了件時新玄色花綢襖，燈紅裙，黑髻玉簪，斜插了一枝小翠花兒。打扮端正時，於倫卻又出去未回。

等得半日，把扇兒打着牙齒斜立，見周於倫來，道：「有這等鈍貨！早去早回。」

於倫道：「船已在河下了。」掌珠便別了楊三嫂、李二孃、徐親孃，吩咐阿壽照管門戶。兩個起身。

過了盤門，出五龍橋，竟走太湖，掌珠見了，道：「我小時曾走，不曾見這大湖。」

於倫笑道：「妳來時年紀小，忘了。這是必由之路。」到岸，於倫先去，道：「我去叫轎來。」竟到章家。老者不在，只他兒子二郎在家。

出來相見，周於倫道：「前月令尊在蘇州娶一女人回來，是卑人家母。是賤累聽信鄰人，暗地將她賣來的。我如今特帶她來換去，望二郎方便。」

二郎道：「這事我老父做的，我怎好自專。」

於倫道：「一個換一個，小的換老的，有什不便宜？」

章二郎點頭道：「倒也是。」

一邊叫他母親出來。見了兒子，道：「我料你孝順，決不丟我在此處。只是如今怎生贖我？」

於倫道：「如今我將不賢婦來換母親回去。」

盛氏道：「這等，你沒了家婆怎處？」

於倫道：「這不賢婦要她何用！」

須臾，看的人悄地回覆二郎道：「且是標緻，值五七十兩。」二郎滿心歡喜，假意道：「令堂在這廂，且是勤謹和氣，一家相得，來的不知何如，恐難換。」

於倫再三懇求，二郎道：「這等，且寫了婚書。」於倫寫了，依舊復到船中去領掌珠。

掌珠正在船中等得一個不耐煩，道：「有你這樣人？一去竟不回。」

於倫道：「沒有轎，扶着妳去罷！」便把一手搭在於倫臂上，把鞋跟扯一扯上，上了岸。

走了半晌，到章家門首，盛氏與章二郎都立在門前。二郎一見，歡喜得無極。

掌珠見了盛氏，遍身麻木，雙膝跪下道：「前日卻是徐親孃做的事，不關我事。」

盛氏正待發作，於倫道：「母親不必動氣。」

對掌珠道：「好事，新人！我今日不告官府，留妳性命，也是夫妻一場。」掌珠又驚又苦，再待哀求同回時，於倫已扶了母親，別了二郎去了。

烏烏切深情，閨幃誼自輕，

隋珠還合浦，和璧碎連城。

掌珠只可望着流淚，罵上幾聲『黑心賊』。

二郎道：「罷！妳回去反有口舌，不如在我家這廂安靜。」一把扯了進去。

於倫母子自回。一到家中，徐婆正在自家門首，看見她母子同回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早晨是夫妻去，怎到如今母子回？禁不得是盛氏告在那衙門，故此反留下掌珠，給還他母親，後來必定要連累我。」一驚一憂，竟成了病。

盛氏走進自房中，打開箱子一看，細軟都無，道：「她當初把女兒病騙我出門，一些不帶得，不知她去藏在哪邊？」

於倫道：「她也被我把燒香騙去，料也不帶得。」到房中看，母親的細軟一一俱在，她自己的房奩也在。外有一錠多些逼火，想是桐鄉人討盛氏的身銀，如今卻做了自己的身銀。於倫又向鄰人前告訴徐婆調撥他妻，把阿婆賣與人家做奶母。前時鄰人知道盛氏不見了，也有笑盛氏，道守了多年，畢竟守不過；也有的笑周於倫，道是個小烏龜。如今都稱讚周於倫，唾罵徐婆，要行公呈。一急，把徐婆急死了。

於倫又到丈人家，把前把事一說，道：「告官恐傷兩家體面，我故此把來換了，留她殘生。」

錢望濠道：「你只贖了母親罷，怎又把我女兒送在那邊？怎這等薄情！」終是沒理，卻也不敢來說。他後邊自到桐鄉去望時，掌珠遭章二郎妻子妒忌，百般凌辱，苦不可言。見了父親，只是流淚。父親要去贖她，又爲晚妻阻擋，不得去。究竟被凌辱不過，一年而死。

這邊周於倫，有個三考出身做縣丞的仲德聞他行孝，就把一個女兒與他。

裏遞要舉他孝子，他道：「是孝子，不是義夫。」抵死不肯。後來也納一個三考，做了個府經歷。夫妻兩個奉事母親終身，至今人都稱他是個孝子。

# 第五回 烈士殉君難 書生得女貞

不兢嘆南風，徒抒捧日功。

堅心誠似鐵，浩氣欲成虹。

令譽千年在，家園一夕空。

九嶷遺二女，雙袖溼啼紅。

大凡忠臣難做，只是一個身家念重。一時激烈，也便視死如歸；一想到舉家戮辱，女哭兒啼，這光景難當。故畢竟要父子相信，像許副使逵，他家在山東樂陵做知縣時，流賊劉六、劉七作反，南北直隸、山東、河南、湖廣府州縣官或死或逃，只有他出兵破賊，超升僉事，後轉江西副使。值寧王謀反，逼脅各官從順。他抗義不從，道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」，解下腰間金帶打去，衆寡不敵，爲寧王所擒，臨死也不肯屈膝。此時他父親在河南，聽得說江西寧王作亂，殺了一個都堂，一個副使。他父親道：「這畢竟是我兒子。」就開喪受吊。人還不肯信他。不期過了幾時，兇報來到，果然是他死節。

又如同他時死的，是孫都堂燧。他幾次上本，說寧王有反謀，都爲寧王邀截去了。到六月十三日，寧王反謀已露。欲待除他，兵馬單弱，禁不得他勢大；欲待從他，有虧臣節。終日彷徨，在衙中走了一夜。

到五更，大聲道：「這斷不可從！」此時他已將家眷打發回家，只剩得一個公子，一個老僕在衙內。

孫都堂走到他房裏道：「你們好睡！我走了一夜，你知道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知道。」

孫都道：「你知道些什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爲寧王的事。」

孫都道：「這事當怎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我已聽見你說不從了，你若從時，我們也不顧你先去。」孫都卻也將頭點了一點。

早間進去，畢竟不從，與許副使同死。忠義之名，傳於萬古。

若像靖難之時，胡學士廣與解學士縉，同約死國。及到國破君王，解學士着人來看胡學士光景。只見胡學士在那廂問：「曾餵豬麼？」看的人來回復，解學士笑道：「一個豬舍不得，捨得性命？」兩個都不死。後來解學士得罪，身死錦衣衛獄。妻子安置金齒。胡學士有個女兒已許解學士的兒子，因他遠戍，便就離親，逼女改嫁。其女不從，割耳自誓，終久歸瞭解家。這便是有好女無好父。

又像李副都使實，平日與寧王交好，到將反時，來召他，他便恐負「從逆」的名，欲尋自盡。他兒女貪圖富貴，守他不許。他後邊做了個逆黨，身受誅戮，累及子孫。這便是有了不肖子孫，就有不好父母。誰似靖難時，臣死忠；子死孝；妻死夫。又有這一班好人：如方文學孝孺，不肯草詔，至斷舌受剮。其妻先自縊死。王修撰叔英的妻女、黃侍中觀的妻女都自溺全節。曾鳳韶御史夫妻同刎。王良廉史夫妻同焚。胡閏少卿身死極刑，其女發教坊司二十年，毀刑堊面，終爲處女。真個是有是父，有是子。但中更有鐵尚書挺挺雪中松柏。他兩個女兒瑩瑩水裏荷花，終動聖主之憐，爲一時傑出。

話說這鐵尚書名鉉，河南鄧州人。父親喚做仲名，母親胡氏。生這鐵鉉，他爲人瑋梧卓斝、慷慨自許，善弓馬、習韜略。太祖時，自國子監監生除授左軍都督府斷事。

皇侄孫靖江王守謙，他封國在雲南，恣爲不法，笞辱官府，擅殺平民，強佔人田宅子女。召至京勘問，各官都畏縮不敢問，他卻據法詰問，擬行削職。洪武爺見他不苛不枉，斷事精明，賜他字教做「鼎石」。後來升作山東參政使，愛惜百姓，禮貌士子。地方有災傷，即便設處賑濟。鋤抑強暴，不令他虐害小民。生員有親喪，畢竟捐俸周給。時嘗督率生儒做文會、講會。

會中看得一個濟陽學秀才，姓高名賢寧，青年好學，文字都是錦心繡腸，又帶銅肝鐵膽。聞他未娶，便捐俸着濟陽學教官王省爲他尋親事。不料其年高賢寧父死丁憂，此時遂已。鐵參政卻又助銀與營喪葬。在任年餘，軍民樂業。恰遇建文君即位，覃恩封了父母。鐵參政制了冠帶，率領兩個兒子：福童、壽安，兩個女兒：孟瑤、仲瑛恭賀父母。

只見那鐵仲明受了，道：「我受此榮封，也是天恩。但我老朽，不能報國。若你能不負朝廷，我享此封誥，也是不愧的。」

鐵參政道：「敢不如命。」本日家宴不題。

荏苒半年，正值靖難兵起。朝廷差長興侯耿炳文領兵征討，着他管理四十萬大軍糧草。他陸路車馬搬運，水路船隻裝載，催趲召買，民也不嫌勞苦，兵馬又不缺乏。後來長興侯戰敗，兵糧散失。朝廷又差曹國公李景隆督兵六十萬進徵。他又多方措置，支給糧草。又道濟南要地，僱倩民夫，將濟南城池築得異常堅固，挑得異常深闊。不料李景隆累次戰敗，在白溝河爲永樂爺所破。

此時鐵參政正隨軍督糧，也只得南奔。到臨邑地方，遇着贊畫舊同僚、五軍斷事高巍，兩個相向大哭。時值端午，兩個無心賞午，只計議整理兵馬固守濟南。正到濟南，與守城參將盛庸，三人打點城守事務，方完，李景隆早已逃來。靖難兵早已把城圍得鐵桶相似。鐵參政便與盛參將背城大戰。預將噴筒裹作人形，縛在馬上，戰酣之時，點了火藥，趕入北兵陣中。又將神機銃、佛狼機隨火勢施放，大敗北兵。

永樂爺大惱，在城外築起高壩，引濟水浸灌城中。鐵參政卻募善游水的人，暗在水中撬坍堤岸，水反灌入北兵營裏。永樂爺越惱，即殺了那失事將官，從新築壩灌城，弄得城中家家有水，戶戶心慌。那鐵參政與盛參將、高斷事分地守禦，意氣不撓。但水浸日久，不免坍頹，鐵參政定下一計，叫城上插了降旗，分差老弱的人到北營說：「力盡，情願投降。」

卻於甕城內擺下陷坑，城上堆了大石，兵士伏於牆邊，高懸閘板。只要引永樂爺進城，放下閘板，前有陷坑矢石，後又有閘板，不死也便活捉了。

曹國公道：「奉旨不許殺害，似此恐有傷誤。」

鐵參政道：「閫外之事，專之可也。」議定。只見成祖因見累年戰爭，只得北平一城，今喜濟南城降，得了一個要害地方，又得這幹文武官吏、兵民，不勝欣喜，便輕騎張着羽蓋進城受降。剛到城下，早是前驅將士多顛下陷坑。成祖見了，即策馬跑回。城頭上鐵參政袍袖一舉，刀斧齊下，恰似雷響一聲，閘板閘下。喜成祖馬快，已是回繮。打不着，反是這一驚，馬直躥起，沒命似直跑過吊橋。城上鐵參政叫放箭，橋下伏兵又起，成祖幾乎不保。那進得甕城這干將士，已自都死在坑內了。正是：

不能附翼遊天漢，贏得橫屍入地中。

成祖大惱，分付將士負土填了城河，架雲梯攻城。誰知鐵參政知道，預備撐竿。雲梯將近城時，撐竿在城垛內撐出，使他不得近城。一邊火器亂髮，把雲梯燒燬。兵士跌下，都至死傷。成祖怒極，道：「不破此城，不擒此賊，誓不回軍！」北將又置攻車自遠推來，城上所到，磚石坍落。鐵參政預張布幔擋他，車遇布就住，不得破城。北將又差軍士頂牛皮抵上矢石，在下挖城。鐵參政又將鐵索懸鐵炮在上碎之。相持數月，北軍乃做大炮，把大石礮藏在內，向着城打來，城多崩坍。

鐵參政計竭，卻寫「太祖高皇帝神牌」掛在崩處。北兵見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射書進城招降。

其時高賢寧聞濟南被圍，來城中赴義。也寫一篇《周公輔成王論》射出城去。大意道：

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，不敢以尊屬有輕天子之意。爵祿可捐，寄以居東之身，待感於風雷；兄弟可誅，不懷無將之心，擅興夫斨斧。誠不貪一時之富貴，滅千古之君臣。

成祖見了，卻也鑑賞他文詞。

此時師已老，人心懈弛。鐵參政又募死士，乘風雨之夕，多帶大炮，來北營左側施放，擾亂他營中。後來北兵習作常事，不來防備。他又縱兵砍入營，殺傷將士。北兵軍師姚廣孝在軍中道：「且回軍。」

鐵參政在城上遙見北軍無意攻城，料他必回。忙挑選軍士，準備器械糧食，乘他回軍，便開門同盛總兵一齊殺出，大敗北兵。直追到德州，取了德州城池。朝廷議功，封盛總兵爲歷城侯充平燕將軍。鐵參政升山東左布政使，再轉兵部尚書，參贊軍務。召還李景隆，盛總兵與鐵尚書自督兵北討。

十二月，與北兵會在東昌府地方。盛總兵與鐵尚書先殺牛釀酒，大開筵席犒將士。到酒酣，痛哭，勸將士戮力報國，無不感動。

戰時，盛總兵與鐵尚書分做兩翼屯在城下，以逸待勞。只見燕兵來衝左翼，盛總兵抵死相殺，燕兵不能攻入。復衝中軍，被鐵尚書指揮兩翼，環繞過來，成祖被圍數重。鐵尚書傳令：「拿得燕王有重賞！」衆軍盡皆奮勇砍殺。北將指揮張玉力護成祖左右突圍，身帶數十箭，刀槍砍傷數指，身死陣中，真是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燕兵退回北平。

三月，又在夾河大戰。盛總兵督領衆將莊得等戮力殺死了燕將譚淵，軍聲大振。不料角戰之時，自辰至未，勝負未定，忽然風起東北，飛沙走石，塵埃漲天。南兵逆風，咫尺不辨，立身不住。北兵卻乘風大呼縱擊，盛總兵與鐵尚書俱不能抵敵，退保德州。後來北兵深入，盛總兵又回兵徐州戰守。鐵尚書雖在濟南飛書各將士，要攻北平，要截他糧草，並沒一人來應他，徑至金川失守，天下都歸了成祖。當時文武都各歸附，鐵尚書還要固守濟南，以圖興復。爭奈人心漸已渙散，鐵尚書全家反被這些貪功的拿解進京。

高秀才此時知道，道：「鐵公爲國戮力最深，觸怒已極，畢竟全家不免，須得委曲救全得他一個子嗣，也不負他平日賞識我一場。」

棄了家，扮做逃難窮民，先到淮安地方，在驛中得他幾個錢，與他做夫。等了十來日，只見鐵尚書全家已來。他也不敢露面，只暗中將他小公子認定。夜間巡邏時，在後邊放上一把火，趁人嚷亂時，領了他十二歲小公子去了。

這邊救滅火，查點人時，卻不見了這個小孩子。大家道：「想是燒死了。」去尋時，又不見骨殖。有的又解說道：「骨頭嫩，想是燒化了。」

鐵尚書道：「左右也是死數，不必尋他。」這兩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場。管解的就朦朧說「中途燒死」，只將鐵尚書父母並長子、二女一行解京。

卻說高秀才把這公子抱了便跑走了。這公子不知什事，只見走了六七里，到一個曠野之地，放下道:「鐵公子，我便是高賢寧，是你令尊門生。你父親被拿至京，必然不免。還恐延及公子，我所以私自領你逃走，延你鐵家一脈。」

公子道: 「這雖是你好情，但我如今雖生，向何處投奔？不若與父親、姐姐死做一處倒好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如今你去同死，也不見你的孝處。何如苟全性命，不絕你家宗嗣，也時常把一碗羹飯祭祖宗、父母，便鐵家有後，豈不是好?」鐵公子哭了一場。兩個同行，認做兄弟。

公子道：「哥哥，我雖虧你苟全，但不知我父親、祖父母、兄姐此去何如，怎得一消息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我意原盜了你出來，次後便到京看你父親。因一時要得一個安頓你身子人家，急切沒有，故未得去。」

公子道：「這卻何難！就這邊有人家，我便在他家傭工，你自可脫身去了。」

高秀才道:「只是你怎喫得這苦？」兩個計議，就在山陽地方尋一個人家。行來行去，天晚來到一所村莊：

朗朗數株榆柳，疏疏幾樹桑麻。低低小屋兩三間，半瓦半茅；矮矮土牆四五尺，不泥不粉。兩扇柴門扃落日，一聲村犬吠黃昏。

兩個正待望門借宿，只見「呀」一聲門響，裏面走出一個老人家，手裏拿着一把瓦壺兒，待要村中沽酒的。高秀才不免上前相喚一聲道：「老人家拜揖！小人兄弟是山東人。因北兵來，有幾間破屋兒都被燒燬，家都被擄掠去了，只剩得個兄弟，要往南京去投親。天晚，求在這廂胡亂借宿一宵。」

只見那個老人道：「可憐，是個異鄉逃難的人。只是南京又打破了，怕沒找你親戚處哩！」

高秀才道：「正是。只是家已破了，回不得了。且方便尋個所在，寄下這兄弟，自己單身去看一看再處。」

老人道：「家下無人。只有一個兒子僉去從軍，在峨眉山大戰死了。如今只一個老妻，一個小女兒，做不出好飯來喫。若要借宿，誰頂着房兒走？便在裏面宿一宵。」

兩個到了裏邊。坐了半響，只見那老兒回來，就暖了那瓶酒，拿了兩碟醃蔥、醃蘿蔔放在桌上，也就來同坐了。兩邊閒說，各道了姓名。這老子姓金，名賢。

高秀才道：「且喜小人也姓金，叫做金寧。這見弟叫做金安。你老人家年紀高大，既沒了令郎，也過房一個伏侍你老景纔是。」

老人道：「誰似得親生的來！」

高秀才道：「便僱也僱一個兒。」

老人道：「那得閒餞！」說罷，看鐵公子道：「好一個小官兒！甚是嬌嫩，怎喫得這風霜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正是，也無可奈何，還不曾丟書本哩！」

老人道：「也讀書？適才聽得客官說要寄下他，往南京看個消息。真麼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是真的。」

老人道：「寒家雖有兩畝田，都僱客作耕種。只要時常送送飯兒，家中關閉門戶。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，替就老夫這些用兒。便在這裏喫些家常粥飯，待客官回來再處，何如？只出不起僱工錢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誰要老人家錢？便就在這裏伏侍老人家終身罷。」只見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來，吃了，送他一間小房歇下。

高秀才對鐵公子道：「兄弟，幸得你有安身之處了。此去令尊如有不幸，我務必收他骸骨，還打聽令祖父母、令兄、令姊消息來複你。時日難定，你可放心在此。不可做出公子態度，又不可說出你的根因惹禍。」一個說，一個哭，過了一夜。

次早高秀才起來，只見那老人道：「你兩個商計好了麼?」

高秀才道：「只是累你老人家。」便叫鐵公子出來，請媽媽相見，拜了。道：「這小子還未大知人事，要老奶奶教道他。」

老媽媽道：「咱沒個兒，便做兒看待。客官放心。」高秀才又吃了早飯，做謝起身，又吩咐了鐵公子纔去。正是：

已嗟骨肉如萍梗，又向天涯話別離。

高秀才別了鐵公子，星夜進京。

此時鐵尚書已是先到。向北立不跪，成祖責問他在濟南用計圖害，幾至殺身。

鐵尚書道：「若使當日計成，何有今日?甚恨天不祚耳！」要他一見面，不肯，先割了鼻，大罵不止。成祖着剮在都市。父親仲名，安置海南；子福童戍金齒；二女發教坊司。正是：

名義千鈞重，身家一羽輕。

紅顏嗟薄命，白髮泣孤征。

高秀才聞此消息，徑來收他骸骨，不料被地方拿了。五城奏聞。成祖問：「你什人？敢來收葬罪人骸骨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賢寧濟陽學生員，曾蒙鐵鉉賞拔。今聞其死，念有一日之知，竊謂陛下自誅罪人，臣自葬知己，不謂地方遽行擒捉。」

成祖道：「你不是做《周公輔成王論》的濟陽學生員高賢寧麼？」

高秀才應道：「是。」

成祖道：「好個大膽秀才！你是書生，不是用事官員，與奸黨不同。作論是諷我息兵，有愛國恤民的意思，可授給事中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賢寧自被擒受驚，得患怔仲，不堪任職。」

成祖道：「不妨，你且調理好了任職。」

出朝，有個朋友姓紀名綱，見任錦衣指揮，見他拿在朝中時，爲他吃了一驚。見聖上與官不受，特來見他，說：「上意不可測。不從，恐致招禍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君以軍旅發身，我是個書生，已曾食廩，於義不可。君念友誼，可爲我周旋。」

他又去送別鐵軼尚書父母、兒子。人曉得成祖前日不難爲他，也不來管。

又過了幾時，聖上問起，得紀指揮說：「果病怔忡。」聖上就不強他。他也不復學，往來山陽、南京，看他姊妹消息，不題。

話說鐵小姐，奉聖旨發落教坊，此時大使出了收管，發與樂戶崔仁。取了領狀，領到家中。那龜婆見了，真好一對女子，正是：

蓬島分來連理枝，妖紅媚白壓當時。

愁低湘水暮山碧，淚界梨花早露垂。

幽夢不隨巫峽雨，貞心直傲柏松姿。

閒來屈指誰能似？二女含顰在九嶷。

那虔婆滿心歡喜道：「好造化！從天掉下這一對美人來，我家一生一世吃不了。」叫丫鬟收拾下一所房子。卻是三間小廳，兩壁廂做了她姊妹臥房，中間做了客座。房裏擺着錦衾繡帳、名畫古爐、琵琶弦管。天井內擺列些盆魚異草、修竹奇花，先好待她一待，後邊要她輸心依她。

只見她兩姐妹一到房中，小小姐見了，道：「姐姐，這豈是我妳安身之地？」

大小姐道：「妹妹，自古道：『慷慨殺身易，從容就死難。』發我教坊，正要辱我們祖、父。我偏在穢污之地，竟不受辱，教他君命也不奈何我。卻不反與祖、父爭氣。」兩個便將豔麗衣服、樂器、玩物都堆在一房，姊妹兩個同在一房。穿了些縞素衣服，又在客座中間立一紙牌，上寫：

明忠臣兵部尚書鐵府君靈位

兩個早晚痛哭上食。

那虞婆得知，吃了一驚，對龜子道：「這兩個女人生得十分嬌媚，我待尋個舍錢姐夫與她梳櫳，又得幾百金；到後來，再尋個二姐夫，也可得百十兩。不料她把一個爹的靈位立在中間，人見了，豈不惡厭？又早晚這樣哭，哭壞了，卻也裝不架子起，騙得人錢。」

龜子道：「她須是個小姐性兒，妳可慢慢搓挪她。」那虔婆只到那廂去安慰她。相叫了，道：「二位小姐，可憐妳老爺是個忠臣受枉，連累了二位，落在我們門戶人家。但死者不可復生，二位且省些愁煩，隨鄉入鄉，圖些快樂，不要苦壞身子。」那二小姐只不做聲。

後邊又時常着些妓女，打扮得十分豔麗，來與她閒話，說些風情。有時說道：「某人財圭，慣捨得錢。前日做多少衣服與我，今日又打金簪金鐲，倒也得他光輝。」

有時道：「某人標緻，極會幫襯，極好德性，好不溫存，真個是風流子弟。接着這樣人，也不枉了。」

又時直切到她身上道：「似我這嘴臉，尚且有人憐惜，有人出錢；若象小姐這樣人品，又好骨氣，這些子弟怕不揮金如土，百般奉承？」小姐只是不睬，十分聽不得時，也便作色走了開去。

延捱了數月，虔婆急了，來見道：「二位在我這廂真是有屈！只是皇帝發到這廂習弦子、簫管、歌唱，供應官府，招接這六館監生、各省客商。如今只是啼哭，並不留人，學些彈唱，皇帝知道，也要難爲我們。小姐也當不個抗違聖旨罪名起。」

小姐道：「我們忠臣之女，斷不失節。況在喪中，也不理音樂。便聖上知道，難爲我，我們得一死見父母地下，正是快樂處。」

虔婆道：「雖只如此，妳們既落教坊，誰來信妳貞節？便要這等守志，我教坊中也沒閒飯養妳。朝廷給發我家，便是我家人，教訓憑我。莫要鮮的不喫喫醃的！」大聲發付去了。

兩小姐好不怨苦。她後邊也只是粗茶淡飯，也不着人伏侍，要她們自去搬送。又常常將這些丫頭起水叫罵道：「賤丫頭！賤淫婦！我教坊裏守什節！不肯招人，倒教我們掙飯與妳喫！」或時又將丫頭們剝得赤條的，將皮鞭毒打，道：「奴才！我打妳不得？妳不識抬舉、不依教訓、自討下賤！」明白做個榜樣來逼迫。鐵小姐只是在靈前痛哭。虔婆又道：「這是個樂地，嚎什麼！」奚落年餘，要行打罵。

虧的龜子道：「看她兩個執性，是打罵不動的。若還一逼，或是死了，聖上一時要人，怎生答應？況且她父親同僚親友還有人，知道我們難爲她，要來計較也當不起。還勸她的是。若勸不轉，她不過喫得我碗飯，也不破多少錢討她，也只索罷了。」虔婆也只得耐了火性。

兩年多，只得又向她說：「二位在我這教坊已三年了，孝也滿了。不肯失身，我也難強。只是我門戶人家，日趁日喫。就是二位日逐衣食，教我也供不來。不若暫出見客，得他憐助，也可相幫我們些，不辜負我們在此伏侍妳一場。或者來往官員有憐妳守節苦情，奏聞聖上，憐放出得教坊，也是有的事。不然，老死在這廂，誰人與妳說情？」

果然，兩小姐見她這三年伏侍，也過意不去，道：「若要我們見客，這斷不能！只我們三年在此累妳，也會做下些針指，妳可將去貨賣，償妳供給。

她兩個每日起早睡晚，並做女工，又曾做些詩詞。嘗有人傳她的四時詞：

翠眉慵畫鬢如蓬，羞見桃花露小紅。

遙想故園花鳥地，也應芳草日成叢。

滿徑飛花欲盡春，飄揚一似客中身。

何時得逐天雲去，離卻桃園第一津。

右《春詞》

柳梢鶯老綠陰繁，暑逼紗窗試素紈。

每笑翠筠辜勁節，強塗剩粉倚朱欄。

右《夏詞》

亭亭不帶浮沉骨，瑩潔時堅不染心。

獨立波間神更靜，無情蜂蝶莫相侵。

右《荷花》

淚浥容偏淡，愁深色減妍。

好將孤勁質，獨傲雪霜天。

右《梅花》

霜空星淡月輪孤，字亂長天破雁雛。

隻影不知何處落，數聲哀怨入葦蘆。

輕風簌簌碎芭蕉，繞砌蛩聲倍寂寥。

歸夢不成天末曉，半窗殘月冷花梢。

右《秋詞》

強把絲桐訴怨情，天寒指冷不成聲。

更饒淚作江冰落，滴處金徽相向明。

如絮雲頭剪不開，扣窗急雨逐風來。

愁心相對渾無奈，亂撥寒爐欲燼灰。

右《冬詞》

當時她兩姊妹雖不炫才，外邊卻也紛紛說她才貌。王孫公子那一個不羨慕她，便是千金也不惜。有一個不識勢的公子，他父親是禮部尚書，倚着教坊是他轄下，定要見她。鴇兒再三回覆「不肯」，只見一個幫閒上舍白慶道：「妳這婆子不知事體！似我這公子一表人才，她見了料必動情招接。妳再三攔阻，要搭架子起大錢麼？這休想！」只見這公子也便發惡道：「這婆子可惡，拿與大使，先拶她一拶！」這鴇兒驚得不做聲。一起徑趕進去，排門而入。此時他姊妹正在那邊做針指，見一個先驀進來：

玄紵巾垂玉結，白紗襪襯紅鞋。薄羅衫子稱身裁，行處水沉煙藹。

未許文章領袖，卻多風月襟懷，朱顏綠鬢好喬才，不下潘安丰采。

側邊陪着一個：

矮巾籠頭八寸，短袍離地尺三。舊綢新染做天藍，幫襯許多模樣。

兩手緊拳如縛，雙肩高低成山。俗譚信口極醃攢。道是在行白想。

那白監生見了，便拍手道：「妙，妙！真是娥皇、女英！」那公子便一眼盯個死，口也開不得。這些家人見了，也有咬指頭的，也有喝采的。

大小姐紅了臉，便往房裏躲。小小姐坐着不動身，道：「你們不得羅唣！」

白監生道：「這是本司院裏，何妨？」

小姐道：「雖是本司院，但我們不是本司院裏這一輩人。」

白監生道：「知道妳是尚書小姐，特尋一個尚書公子相配。」

小姐道： 「休得胡說！便聖上也沒奈何我，說什公子！」

白監生道：「妳看這一表人材，也配得妳過。不要做腔，做了幾遍腔，人就老了。」

小小姐聽了大惱，便立起身也走向房中，把門「撲」地關上，道：「不識得人的蠢才，敢這等無禮！」

這些家人聽了卻待發作，那白監生便來兜收道：「管家，這事使不得勢的。下次若來，她再如此，捋她的毛，送她到禮部拶上一拶，尿都拶她的出來。」卻好鴇兒又來，撮撮哄哄出了門去。

那小姐對妹子道：「我兩人忍死在此，只爲祖父母與兄弟遠戍南北，欲圖一見，不期在此遭人輕薄。不如一死，以得清白。」

小小姐道：「不遇盤根錯節，何以別利器？正要令人見我們不爲繁華引誘，不受威勢迫脅，如何做匹婦小量？如這狂且再來，妹當手刃之。也見轟烈。姐姐不必介意。」

正說之間，鴇兒進來道：「適才是禮部大堂公子，極有錢勢。小姐若肯屈從，得除教坊的名也未可知。如何卻惱了他去，日後恐怕貽禍老身。」

鐵小姐道：「這也不妨！再來我自有處。」正是，

已棄如石礪貞節， 一任狂風擁巨濤。

不隔數日，那公子又來。只見鐵小姐正色大聲數他道：「我忠臣之女，斷不失身！你爲大臣之子，不知顧惜父親官箴、自己行檢，強思污人。今日先殺你，然後自刎，悔之晚矣！」那公子欲待涎臉去陪個不是餂進去，只見她已掣刀在手，白監生與這些家人先一鬨就走，公子也驚得面色皆青，轉身飛跑，又被門檻絆了一交，跌得嘴青臉腫。

似此名聲一出，哪個敢來！三三兩兩都把他來做笑話，稱誦兩小姐好處。又況這時尚遵洪武爺舊制，教坊建立十四樓，叫做：

來賓 重譯 清江 石城 鶴鳴 醉仙 樂民 集賢 謳歌 鼓腹 輕煙 淡粉 梅妍 柳翠

許多官員在彼飲酒，門懸本官牙牌，尊卑相避，故院中多有官來，得知此事。也是天憐烈女，與她機會。

一日，成祖御文華殿，錦衣衛指揮紀綱已得寵，站在側邊。偶然問起：「前發奸臣子女在錦衣衛浣衣局、教坊司各處，也還有存的麼？也盡心服役，不敢有怨言麼？」

紀綱道「誰敢怨聖上！」

成祖道：「在教坊的也一般與人歇宿麼？」

紀綱道：「與人歇宿的固多，還有不肯失身的。」

成祖道：「有這等貞潔女子？卻也可憐。卿可爲我查來。」紀綱承旨。

回到私衙只見人報， 「高秀才來見。」這高秀才就是高賢寧，他先時將鐵尚書伏法與子女、父母遣謫報與鐵小公子，不勝悲痛。

因金老愛惜他，要他在身邊作子，故鐵公子子就留在山陽。高秀才就在近村處個蒙館，時來照顧。後邊公子念及祖父母年高，說：「父親既歿，不能奉養，我須一往海南省視，以了我子孫之事。」金老苦留不定，高秀才因伴他到南京分手，來訪兩小姐消息，因便來見紀指揮。

紀指揮忙教請進相見。見了，敘寒溫。紀指揮說，自己得寵，聖上嘗問他詢問外面事物，命他緝訪事件。因說起承命查訪教坊內女子事，高秀才便嘆息道：「這幹都是忠臣殺，他一身夠了，何必辱及他子女？使縉紳之女爲人淫污，殊是可痛。今聖上有憐惜之意。足下何不因風吹火，已失身的罷了；末失身的爲他保全，也是陰騭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我且據實奏上，若有機括，也爲她方便。」因留高秀才酌酒。又留他宿在家中。

次日，紀指揮自家到坊中查問。有鐵家二小姐、胡少卿小姐尚不失身，紀指揮俱教來。

因問她：「怎不招人?」

小姐含淚道：「不欲失身，以辱父母。」

其時胡少卿女故意發跣足，以煤煙污面，自毀面目。鐵氏小姐雖不妝飾，卻也在其天然顏色，光豔動人。

紀指揮道：「似妳這樣容貌，若不事人，也辜負了妳。三人也曉得做什詩麼？」

胡小姐推道「不會」，鐵小姐道：「也曉得些。只是如今也無心做它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妳試一作。」只見小小姐口占一首呈上。道：

教坊脂粉污鉛華，一片閒心對落花。

舊曲聽來猶有恨，故園歸去已無家。

雲鬟半挽臨妝鏡，雨淚空流溼絳紗。

今日相逢白司馬，尊前重與訴琵琶。

紀指揮看了，稱讚道：「好才！不下薛濤。」因安慰了一番。回家，與高秀才說及這幾位貞節。高秀才因備說鐵尚書之忠，要他救脫這二女。紀指揮也點頭應承。

第二日早朝具奏，因呈上所做詩。成祖看了，道：「有這等才貌不肯失身。也不愧忠臣之女！卿可擇三個士人配與他罷。」

紀指揮得旨，到家又與高秀才對酌，因問高秀才道：「兄別來許久，已生有令郎麼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我無家似張儉，並不娶妻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這樣，我有一頭媒，爲足下做了罷！這女子我親見來，才貌雙絕，盡堪配足下。」

高秀才道：「流落之人，無意及此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這親又不要半分財禮，我自擇日與足下成親罷。」因自到院中宣了聖諭，着教坊與她除名。

因說聖上賜她與士人成婚，鐵小姐道不願，紀指揮道：「女生有家，也是令先公地下之薏。況小姐若不配親，依倚何人？況我爲妳已尋下一人，是妳先公賞識的秀才，他爲收妳先公骸骨，幾乎被刑，也是義士。下官當爲小姐備妝奩成婚。」

大小姐又辭，小小姐道：「既是上意。又尊官主裁，姐姐可伏命。」

大小姐道：「骨肉飄零，僅存二人。若我出嫁，妹妹何依？細思之有未妥耳。不如妹妹與我同適此人，庶日後始終得同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當日娥皇、女英曾嫁一個大舜，甚妙，甚妙！」

紀指揮就爲高秀才租了一所房屋成親。高秀才又道：「與鐵尚書有師生之誼，不可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足下曾言鐵公曾贈公婚資，因守制不娶。他既肯贈婚，若在一女，應自不惜。兄勿辭。」遂擇日成了親，用費都出紀指揮。

三日，紀指揮來賀，高秀才便請二小姐相見。紀指揮道：「高先生豪士，二小姐貞女，今日配偶，可雲奇事。曾有詩紀其盛麼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沒有。」

紀指揮道：「小姐多有才，一定有的。」再三請教，小姐乃又作一詩奉呈：

骨肉凋殘產業荒，一心何忍去歸娼。

泊垂玉箸辭官舍，步斂金蓮入教坊。

覽鏡幸無傾國色，向人休學倚門妝。

舂來雨露深如海，嫁得劉郎勝阮郎。

紀指揮不勝稱賞，去了。

鐵小姐因問高秀才道：「觀君之意，定不求仕進了。既不求仕，豈可在這輦轂之下！且紀指揮雖是下賢，聞他驕恣，後必有禍。君豈可做處堂燕雀？倘故園尚未荒蕪何不同君歸耕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數日來我正有話要對二小姐說，前尊君被執赴京，驛舍失火，此時我挈令弟逃竄，欲延鐵氏一脈。今令弟寄跡山陽，年己長成，固執要往海南探祖父母，歸時於此相會，帶令尊骸骨歸葬。故此羈遲耳。」

小姐道：「向知足下冒死收先君遺骸，不意復脫舍弟，全我宗祀，我姊妹從君尚難酬德。但不知舍弟何時得來？」

高秀才道：「再停數月，一定有消息了。」

過了數月，恰好鐵公子回來。暗訪教坊消息，道：「因她守貞不屈，已得恩赦，歸一秀才。」

他又尋訪，卻是高秀才。徑走到高家，卻好遇着高秀才，便邀進裏邊與姊妹相見，不覺痛哭。問及祖父母，道：「已身故，將他骨殖焚燬，安置小匣，藏在竹籠裏帶回。」兩小姐將來供在中堂，哭奠了。又在卞忠貞墓側取了鐵尚書骸骨，要回鄧州。

高秀才道道：「二位小姐雖經放免，公子尚未蒙赦，未可還鄉。公子在山陽，金老待你有情，不若且往依之。我彼處曾有小館，還可安身。」

高秀才就別了紀指揮，說要歸原籍，紀指揮又贈了些盤纏。四個一齊歸到山陽。金老見了大喜，也微微知他行徑。他女兒年已及笄，苦死要與鐵公子，高秀才與二位小姐也相勸畢了姻。就於金老宅後空地上築一座墳，安葬祖父母及鐵尚書骸骨。高秀才只鄰近居住。兩家煙火相望，往來甚密。

向後年餘，鐵公子因金老已故，代他城中納糧。在店中買飯喫，只見一個行路的也在那邊買飯喫。兩個同坐，那人不轉眼把公子窺視。公子不知什卻也動心；問道：「兄仙鄉何處?」

那人道：「小可鄧州人。先父鐵尚書因忠被禍，小弟也充軍。今天恩大赦，得命還鄉，打這邊過。」公子知道是自己哥子了。

故意問道:「家裏還有什人？」

那人道：「先有一弟，中途火焚了；兩個妹子發教坊司，前去探望她，道己蒙恩赦配人去了。我也無依，只得往舊家尋個居止。」

鐵公子道：「兄這等便是鐵尚書長公子了。他令愛現在此處，只要一見麼?」

那人道：「怎不要見？」

鐵公子道：「這等待小弟引兄同往。」鐵公子就爲他還了飯錢，與他到高秀才家。引他見了姐姐，又兄弟相認了。姊妹們哭了又哭，說了又說，都謝高秀才始終周旋，救出小公子，又收遺骸，又在紀指揮前方便兩小姐出教坊，真是個程嬰再見。

後邊大公子往鄧州時，宗姓逃徙已絕，田產大半籍沒在官。尚有些未籍的，已爲人隱佔。無親可依，無田可種，只得復回山陽。小公子因將金老所遺田讓與哥哥，又爲他娶了親，兩個耕種爲事。

後來小公子生有二子。高秀才道：「不可泯沒了金老之義。」把他幼子承了金姓，延他一脈。金老夫婦墳與鐵尚書墳並列，教子孫彼此互相祭祀。至今山陽有金鐵二氏，實出一源。

總之，天不欲使忠臣斬其祀，故生出一個高秀才，又不欲忠臣污其名，又生這二女。故當時不獨頌鐵尚書之忠，且又頌二女之烈。有二女之烈，又顯得尚書之忠有以刑家，誰知中間又得高秀才維持調護。忠臣、烈女、義士，真可鼎足，真可並垂不朽。嘗作古風詠之。

蚩尤南指兵戈起，義旗靡處鼓聲死。

　　 錚錚鐵漢據齊魯，隻手欲迴天步圯。

　　 皇天不祚可奈何，淚灑長淮增素波。

　　 刎頭斷舌良所樂，寸心一任鼎鑊磨。

　　 山陽義士膽如鬥，存孤試展經綸手。

　　 忠骸忍見犬彘飽，抗言竟獲天恩宥。

　　 宗嗣一線喜重續，貞姬又藉不終辱。

　　 純忠奇烈世所欽，維持豈可忘高叔。

　　 拈彩筆，發幽獨，熱血紛紛染簡牘。

　　 寫盡英雄不朽心，普天盡把芳規勖。

# 第六回 冰心還獨抱 惡計枉教施

獨聳高枝耐歲寒，不教蜂蝶浪摧殘。

風霜苦涴如冰質，煙霧難侵不改肝。

麗色瑩瑩縷片玉，清香冉冉屑旃壇。

仙姿豈作人間玩，終向羅浮第一磐。

五倫之中，父子、兄弟都是天生的；夫婦、姑媳、君臣、朋友都是後來人合的。合的易離。但君臣不合，可以隱在林下，朋友不合，可以緘口自全；只有姑媳、夫妻如何離得？況夫妻之間一時反目，還也想一時恩愛；到了姑媳，須不是自己肚裏生的！或者自家制不落不肖兒，反道他不行勸諫；兒子自不做家，反道他不肯幫扶；還有妯娌相形，嫌貧重富；姑叔憎惡，護親遠疏；婢妾挑逗，偏聽信讒。起初不過纖毫的孔隙，到後有了成心，任你百般承順，只是不中意，以大凌小，這便是媳婦的苦了。在那媳婦，也有不好的：或是倚父兄的勢，作丈夫的嬌；也有結連妯娌婢僕，故意抗拒婆婆；也有窺他陰事，挾制公婆；背地飲食，不顧公姑；當面牴觸，不惜體面。這便是婆婆口頑，媳婦耳頑，弄得連兒子也不得有孝順的名。真是「人家不願有的事，卻也是常有的事」。倒寧可一死，既不失身，又能全孝，這便亙古難事。

這事出在池州貴池縣。一個女子姓唐名貴梅，原是個儒家女子。父親是個老教書，常向在外處個鄉館。自小兒叫他讀些什《孝經》，看些《烈女傳》，這貴梅也甚領意。不料到十二歲，母親病死了。她父親思量： 「平日她在家，母子作伴；今日留她家中，在家孤棲。若在鄰家來去，恐沒有好樣學，也不成體面；若我在家，須處不得館；一時要糾合些鄰舍子弟就學，如今有四五兩館，便人上央人，或出薦館錢圖得，如何急卒可有？若沒了館，不唯一身沒人供給，沒了這幾兩束脩，連女兒也將什養她？只處將來與人，我斯文人家，決無與人做婢妾之理；送與人作女兒，誰肯賠飯養她，後來又賠嫁送？只好送與人做媳婦罷！」對媒婆說了。

尋了幾日，尋得個開歇客店的朱寡婦家。有個兒子叫做朱顏，年紀十四歲。唐學究看得這小官清秀，又急於要把女兒(嫁出)，也不論門風，也不細打聽那寡歸做人何如，只收她兩個手盒兒，將來送她過門。在家吩咐道：「我只爲無極奈何，將妳小小年紀與人作媳婦。妳是乖覺的，切要聽婆婆教訓，不要惹她惱。使我也得放心。」

送到她家，又向朱寡婦道：「小女是沒娘女兒，不曾訓教，年紀又小，千萬親母把做女兒看待。不要說老夫感戴，連老妻九泉之下也得放心。」送了，自去處館去了。

只是這寡婦有些欠處，先前店中是丈夫支撐，她便躲在裏面，只管些茶飯，並不見人。不期那丈夫得了弱病，不能管事，兒子又小，她只得出來承值，還識羞怕恥。到後邊丈夫死了，要歇店，捨不得這股生意讓人，家中又沒什過活，只得呈頭露臉，出來見客。此時已三十模樣。有那老成客人，道是寡婦，也避些嫌疑。到那些少年輕薄的，不免把言語勾搭她，做出風月態度晃她。乍聽得與乍見時，也有個嗔怪的意思。漸漸習熟，也便磕牙撩嘴。人見她活動，一發來引惹她。她是少年情性，水性婦人，如何按捺得定？嘗有一賦敘她苦楚：

吁嗟傷哉！人皆歡然於聚首，綦我獨罹夫睽乖。憶繾綣之伊始，矢膠漆之糜懈。銀燈笑吹，羅衣羞解。襯霞頰兮芙蓉雙紅，染春山兮柳枝初黛。絮語勾郎憐，嬌癡得郎愛。醉春風與秋月，何憂腸與愁債。乃竟霜空，折我雁行。悲逝波之難迴，搴繐幃而痛傷。空房亦何寂？遺孤對相泣。角枕長兮誰同御？錦衾斑而淚痕溼。人與夢而忽來，旋與覺而俱失。睠彼東家鄰，荷戟交河濱，一朝罷征戍，杯酒還相親；再閱綠窗女，良人遠服賈。昨得寄來書，相逢在重午！彼有離兮終相契合，我相失兮憑誰重睹？秋風颯颯，流黃影搖。似伊人之去來，竟形影之誰招？朱顏借問爲誰紅？雲散巫山鬟欲松。寥落打窗風雨夜，也應愁聽五更鐘。

想那寡婦怨花愁月，夜雨黌昏，好難消遣！欲待嫁人，怕人笑話，兒女夫妻，家事好過，怎不守寡？待要守寡，天長地久，怎生熬得？日間思量，不免在靈前訴愁說苦，痛苦一場；夜間思量起，也必竟搗枕捶牀，咬牙切齒，翻來覆去，嘆氣流淚。

忽然是她緣湊：有個客人姓汪名洋號涵宇，是徽州府歙縣人，家事最厚。常經商貴池地方，積年在朱家歇。卻不曾與寡婦相見。這番相見，見她生得濟楚可愛，便也動心，買了些花粉、膝褲等物送她。已在前邊客樓上住下，故意嫌人嘈雜、移在廂樓上，與寡婦樓相近。故意唱些私情的歌曲，希圖動她。不料朱寡婦見他是個有錢的，年紀才近三十，也象個風月的，也有他心。眉來眼去，不只一日。

一日，寡婦獨坐在樓下，鎖着自己一雙鞋子。那汪涵宇睃見，便一步跨進來，向那婦肥喏一聲道：「親孃！茶便討碗喫。」

那寡婦便笑吟吟道「茶不是這裏討的。」

涵宇笑道：「正要在宅上討。」隨即趲上前將鞋子撮了一隻，道：「是什麼緞子？待我拿一塊來相送。」

寡婦道：「前日已收多禮，怎再要朝奉送？」

涵宇道：「親孃高情，恨不得把身子都送在這裏。」把手指來量一量。道：「真三寸三分！」又在手上掂一掂道：「真好！」在手掌上撳。

寡婦怕有人來，外觀不雅，就劈手來搶。涵宇早已藏入袖中，道：「這是妳與我的表記，怎又來搶？」把一個朱寡婦又羞又惱。那汪涵宇已自走出去了。走到樓上，把這鞋翻覆看了一會，道：「好針線！好樣式！」便隨口嘲出個《駐雲飛》道：

金剪攜將，剪出春羅三寸長。豔色將人晃，巧手令人賞。 何日得成雙，鴛鴦兩兩？行雨行雲對浴清波上。沾惹金蓮瓣裏香。

把這曲輕輕在隔樓唱。

那婦人上樓聽見，道：「嗅死這蠻子！」卻也自已睡不成夢。到了五更，正待閤眼，只聽汪涵宇魘將起來，道：「跌壞了！趺壞了！」卻是他做夢來調這婦人，被她推了一跌，魘起來。兩下真是眠思夢想。

等不得天明，那汪涵宇到緞鋪內買了一方蜜色彭緞，一方白光絹，又是些好絹線，用紙包了。還向寶籠上尋了兩粒雪白滾圓、七八釐重的珠子，二粒幷包了，裝入袖中，乘人空走入中堂。只見寡婦呆坐在那邊，忽見汪涵宇走到面前，吃了一驚。汪涵宇便將緞絹拿出來道：「昨日所許，今日特來送上。」

寡婦故意眼也不看，手也不起，道：「這斷不敢領，不勞費心！」

汪涵宇便戲着臉道：「親孃，這是我特意買來的。親孃不收，叫我將與何人？將禮送人，殊無惡意。」

寡婦道：「這緞、絹決是不收的！只還我昨日鞋子，省拆了對。」

汪涵宇道：「成對不難，還是不還了。」把緞絹丟在婦人身上。

婦人此時心火已動，便將來縮在袖中，道：「不還我？我着小妹在樑上爬過來偷！」

汪涵宇道：「承教，承教。」也不管婦人是有心說的，沒心說的，他都認定真了。在房中仔細一看，他雖在廂樓上做房，後來又借他一間堆貨，這樓卻與婦人的房同梁合柱三間生。這間在左首，架樑上是空的，可以爬得。

他等不得到晚，潛到這房中。聽婦人上了樓，兒子讀晚書，婦人做針指。將及起更，兒子才睡，丫頭小妹也睡了。婦人也吹了燈上牀，半晌不見動靜。

他便輕輕地爬到樑上。身子又胖，捱了一會，渾身都是灰塵。正待溜下，卻是小妹起來解手，又縮住了。又停半刻，一腳踹在廂上，才轉身樓板上，身子重，把樓板振了一振。

只聽得那兒子在睡中驚醒道：「是什麼動？」

婦人已心照，道：「沒什動，想是貓跳。」汪涵宇只得把身子蹲在黑處，再不敢響。

聽她兒子似有鼾聲，又挪兩步，約摸到牀邊，那兒子又醒道：「恰似有人走。」

婦人道：「夜間房中有什人走？」

兒子道：「怕是賊。」

婦人道：「沒這等事。」那兒子便叫小妹點燈。汪涵宇聽得，輕手輕腳縮回。比及叫得小妹夢中醒起來，撥火點燈，汪涵宇己爬過去了。婦人起來，假意尋照道：「我料屋心裏原何有賊？這等着神見鬼！若我也似你這等大驚小怪，可不連鄰里也驚動？你尋這賊來！」兒子被罵得不做聲，依舊吹燈睡了。

婦人又道：「安你在身邊，拪拪聳聳，攪人睏頭。明日你自東邊樓上去睡，我着小妹陪你。我獨自清淨些。」此時汪涵宇在間壁聽得，事雖不成，曉得婦人已有心了。只是將到手又被驚散，好生不快活。

捱到天明，甚是苦悶。走出去想到：「這婦人平日好小便宜，今晚須尋什送她，與她個甜頭兒。」去換了一兩金子，走到一個銀店去，要打兩個錢半重的戒指兒、七錢一枝玉蘭頭古折簪子。夾了樣金，在那廂看打。

不料夜間不睡得，打了一個盹。銀匠看了，又是異鄉人便弄手腳，空心簪子，足足灌了一錢密陀僧。打完，連回殘一稱，道：「準準的，不缺一釐。」汪涵宇看了簪，甚是歡喜。接過戥了來一稱，多了三釐。汪涵宇便疑心，道：「式樣不好，另打做荷花頭罷。」

銀匠道：「成工不毀這樣極時的！」

汪涵宇定要打過：「我自召工錢。」

匠人道：「要打明日來。」汪涵宇怕明日便出門不認貨，就在他店中夾做兩段。只見密陀僧都散將出來。汪涵宇便豹跳，要送官。

匠人道：「是焊藥。」

汪涵宇道：「難道焊藥裝在肚裏的？說不理過。」走兩個鄰舍來，做好做歹認賠，先扯到酒店喫三盅賠禮，等他一面設處銀子。汪涵宇因沒了晚間出手貨，悶悶不悅。因等銀子久坐，這兩個鄰舍自家要喫，把他灌上幾盅，已是酩酊。

這邊朱寡婦絕早起來，另鋪了兒子牀，小妹鋪也移了。到晚，吩咐兒子就在那邊讀書，自在房中把牀收拾得潔淨,被薰香了，只不聽汪朝奉來,斜坐燈前,心裏好不熱！須臾起更，喜得兒子丫鬟睡了，還不見到，只得和衣睡了。

直到二更，聽得打門，是汪朝奉來。婦人叫小廝阿喜開門。起來摸得門開，撞了他一個「瓶口木香」，吐了滿身。闖到牀中也不能上牀，倒在地上。到得四更醒來，卻睡在吐的穢上，身子動彈不得，滿身酒臭難聞，如何好去？

那朱寡婦在牀上眼也不合，哪得人來？牙齒咬得齕齕響。天明小廝說起，那寡婦又惱又笑，惱的是貪杯誤事，笑的是沒福消受。

那壁汪涵宇懊惱無及，託病酒臥牀將息，睡了半日。怕醉酒，一滴不喫。晚間換了一身齊整衣裳，袖了一錠十兩重白銀，正走過堆貨樓，只聽得房門亂敲響，卻是客夥內尋他往娼家去。只得復回來睡在牀上，做夢中驚醒般道：「多謝！身子不快，已早睡了。」再三推辭，只不開。

那人去了，折身起來再到閣樓，輕輕爬將過去，悄悄摸到牀前。婦人假作睡着，直到汪涵宇已脫了衣服，鑽入被來，輕輕道：「什人？好大膽！」汪涵宇也不回答，一把摟住。正是：

蚨蝶穿花，鴛鴦浴水。輕勾玉臂，軟溫溫暖映心脾，緩接朱脣，清鬱郁香流肺腑。一個重開肉食店，狼(犭亢)主顧肯令輕回。一個乍入錦香叢，得佔高枝自然恣採。舊滋味今朝再接，一如久旱甘霖，新相思一筆都勾，好似乾柴烈火，只是可惜貪卻片時雲雨意，壞教數載竹松心。

婦人還怕兒子知覺，不敢暢意。到天明，依舊爬了過去。

似此夜去明來，三月有餘。朱寡婦得他衣飾也不下百兩。到臨去時，也百般留戀，灑淚而別，約去三四個月便來。誰知汪涵宇回去，不提防諢家去收拾他行囊，見了這隻女鞋，道他在外闝，將來砍得粉碎，大鬧幾場，不許出門。

朱寡婦守了半年。自古道：「寧可沒了有，不可有了沒。」吃了這野食，破了這羞臉，便也忍耐不住。又尋了幾個短主顧，鄰舍已自知覺。

那唐學究不知，把個女兒送入這齷齪人家。進門，憐她沒孃的女兒，也着實愛惜她，管她衣食，打扮一枝花一般。外邊都道：「朱寡婦有接腳的了。」那唐貴梅性格溫柔、舉止端雅、百說百隨、極其孝順，朱寡婦怎不喜她？後邊也見寡婦有些腳塌手歪，只做不曉，只做不見。寡婦情知理虧，又來收羅她，使不言語，並不把粗重用使她。屋後有一塊空地，有一株古梅並各色花，任她在裏澆植、閒玩。到了十六歲，兩下都已長成。此時唐學究已歿，自接了幾個親眷與她合巹。真好一對少年夫妻：

綠鬢妖嬈女，朱顏俊逸郎。

池間雙菡萏， 波泛兩鴛鴦。

兩個做親之後，綢繆恩愛，所不必言。

只是兩三年前，朱寡婦因兒子礙眼，打發他在書館中歇宿，家中事多不知。到如今，因做親在家，又值寡婦見兒子媳婦做親鬧熱，心裏也熱，時時做把妖嬈態度，與客人磕牙撩嘴，甚是不堪。又道自己讀書人家，母親出頭露面做歇家，也不雅。

一日，對母親道：「我想我虧母親支撐，家事也饒裕了。但做這客店，服事也甚辛苦，不若歇了，叫阿喜開了別樣店，省得母親勞碌。」

寡婦聽了，怫然道：「你這饒裕是哪裏來的？常言道：『捕生不如捕熟。』怎舍着這生意另尋？想是媳婦怕辛苦，立這主意！」

那兒子只說聲「不關她事」，就歇了。

自此，寡婦便與貴梅做盡對頭，廚竈上偏要貴梅去支撐；自坐在中堂，偏討茶討水要貴梅送來；見有人躲避，便行叱罵。

一日，恰好在堂前。汪涵宇因歇了幾年，託人經營，帳目不清，只得要來結帳，又值他孺人死了，沒人阻攔，又到貴池。寡婦見了，滿面堆下笑來。正在攀談，貴梅拿茶出來與婆婆。見有人，便待縮腳。

那寡婦道：「這是汪朝奉，便見何妨？做什腔？」那汪涵宇抬頭看，這婦人呵：

眉彎新月，鬢綰新雲。櫻桃口半粒丹砂，狐犀齒一行貝玉。銖衣怯重，停停一枝妖豔醉春風；桃靨笑開，盈盈兩點秋波澄夜月。正是：

當壚來卓女，解珮有湘靈。

那汪涵宇便起來一個深揖，頭上直相到腳下，一雙腳又小又直，比朱寡婦先時又好些。雖與寨婦對答，也沒什心想。仍舊把行李發在舊房，兩個仍行舊法。

不期這日兒子也回來。夜間聽得母親房中似有人行動，仔細聽去，又似絮絮說話，甚是疑惑，次早問小廝：「昨日又到什人？」道是徽州汪朝奉。問住在哪廂下，道在廂樓上。朱顏只做望他，竟上樓。已早飯時候，還睡了才起。就在樓上敘了寒溫，吃了杯茶。

一眼睃去，他堆行李的樓與母親的樓只隔一板，就下了樓。又到自己樓上看：右首架樑上半邊灰塵有寸許厚，半邊似揩淨的一般，一發是了。因說風沙大，要把樓上做頂格，母親拗他不住。他把自己樓上與母親樓上，上邊都幔了天花板，樑上下空處都把板鑲住。把那母親焦得沒好氣處，只來尋貴梅出氣。貴梅並不與丈夫說。丈夫惱時，道：「母子天性之恩。若彰揚，也傷妳的體面。」

但是客夥中見汪涵宇當日久佔，也有願與朱寡婦好的，有沒相干的，前日妒他，如今笑他，故意在朱顏面前點綴，又在外面播揚。朱顏他自負讀書裝好漢的，如何得當？又加讀書辛苦，害成氣怯。睡在樓上，聽得母親在下面與客人說笑，好生不忿。

那寡婦見兒子走不起，便放心叫汪涵宇挖開板過來。病人沒睡頭，偏聽得清，一氣一個死，道：「罷，罷！我便生在世間也無顏！」看看懨懨待盡。貴梅衣不解帶，這等伏事。日逐雖有藥餌，卻不道氣真藥假。到將死先一日，叫貴梅道：「我病諒不能起，當初指望讀書顯祖榮妻，如今料不能了。只是妳雖本分端重，在這裏卻沒好樣、沒好事做出來。又無所出，與其日後出乖露醜，不如待我死後，竟自出身。」又嘆口氣道：「我在日尚不能管妳們，死後還管得來？只是要爲我爭氣，勉守三年。」言罷，淚如雨下。

貴梅也垂淚道：「官人你自寬心將息，還有好日。脫或不好，我斷不做失節婦人。」

朱顏道：「只怕說便容易……」正說，母親過來。

朱顏道：「母親，孩子多分不濟。是母親生，爲母親死。只是孩兒死後，後嗣無人。母親掙他做什麼？可把店關了，清閒度日。貴梅並無兒女，我死叫她改嫁。」

又對貴梅道：「我死母親無人侍奉。妳若念我恩情，出嫁去還作母子往來，不時看顧，使我九泉瞑目。」

那寡婦聽了，也滴了幾點眼淚道：「還不妨，你好將息。」到夜，又猛聽得母親房中笑了一聲，便恨了幾恨，一口痰塞，登時身死。可憐：

夜窗羞誦凱風篇，病結膏肓嘆不痊。

夢斷青雲迷去路，空餘紅袖泣旻天。

此時幾哭死了一個貴梅。那寡婦一邊哭，一邊去問汪涵宇借銀子，買辦衣衾棺槨，希圖絆住汪涵宇。

那汪涵宇得隴望蜀，慨然借出三十兩與她使用。又時時用錢賞賜小廝阿喜、丫頭小妹。又叫寡婦借喪事名色，把這些客人茶不成茶、飯不成飯。客人都到別店去了，他竟做了喬家主，公然與朱寡婦同坐喫酒。

貴梅自守着孝堂哭哭啼啼，哪裏來管她。只是汪涵宇常在孝堂邊，張得貴梅滿身縞素，越覺好看，好不垂涎。

一日，乘着醉對寡婦說：「我有一事求着妳，妳不要着惱。我家中已沒了娘子，妳如今媳婦也沒了丈夫。若肯作成我，與我填房，我便頂作妳兒子，養妳的老。何如？」

寡婦道：「她須還有親戚，我想好嫁她到異鄉？」

汪涵宇道：「我便做個兩頭大，娶在這邊。」

只見寡婦笑道：「若是這等，有了她。須不要我。」

汪涵字道：「怎敢忘舊！」

寡婦道：「這等，先要起媒。」兩個便滾到一處雲雨。不題。

次日，果然對貴梅道：「媳婦，我想兒子死了，家下無人支撐，妳又青年，不可辜負妳。如今汪朝奉家中沒了娘子，肯入贅在這裏，倒也是樁美事。」

貴梅聽了，不覺垂淚道：「媳婦曾對妳孩兒說『誓死不嫁』，怎提起這話？」

寡婦道：「我兒，我是過來人，節是極難守的，還依我好。他有錢似我萬倍。」

貴梅道：「任他有錢，孩兒只是不嫁！」

寡婦道：「妳夜間自去想，再計議。」

到晚汪涵宇過來，道：「媒人，姻事何如？」

寡婦道：「做腔哩！」

汪涵宇道：「莫管她做腔不做腔，妳只不喫醋，聽我括上罷。」

寡婦道：「這等先充財禮一百兩與我，聽你們暗裏作親。不要不老到，出了喪討材錢。」

汪涵宇道：「六十兩罷。」

寡婦不肯，過了他八十兩銀子，放他一路。

只是貴梅見了汪涵宇便躲開去，哪裏得交一言。無極奈何，又求朱寡婦。

寡婦道：「待我騙她。」

又對貴梅道：「媳婦，前日說的，想得何如？」

貴梅道：「也不必想，是決不可的！」

寡婦道：「媳婦不必過執。我想這汪蠻是個愛色不愛錢的。不嫁他，便與他暫時相處，得他些財物，可以度日。」

貴梅道：「私通苟合非人所爲。」

寡婦聽了便惱道：「怎就不是人所爲？小小年紀，這樣無狀！」便趕去要打，得小妹勸了方住。貴梅自去房中哭泣。不題。

過了兩日，寡婦爲這八十兩銀子，只得又與她說：「我不是定要妳從他。只是前日爲兒子死，借他銀子三十兩，遭他逼迫。妳若與他好了，他便提不起，還有齎助。若不，將什還他？」

貴梅道：「他若相逼，幸有住房可以典賣償他。若說私通，斷然不可！」

寡婦聽了，平跳起來將貴梅一掌，道：「放屁！典了房子，叫我何處安身？妳身子值錢，我該狼藉的麼？」

貴梅掩着臉，正待靈前去哭，又被一把頭髮捋去，道：「妳敢數落我麼？」

貴梅連聲道「不」，又已打了幾下，走進房去。

小妹來看，道：「親孃如今已在渾水裏，哪個信妳清白？不若且依了婆婆，省些磨折，享些快樂。」

貴梅道：「這做不得！」

一連幾日沒個肯意，汪涵宇催寡婦作主，寡婦道：「家中都是憑你的，撞着只管蠻做。我來衝破，便可作久長之計。」果然汪涵宇聽了。

一日，乘她在後園洗馬桶，他闖進去強去抱她，被她將刷帚潑了一身穢污去了。

一日，預先從寡婦房中過去，躲在她牀下，夜間正演出來，被她喊叫「有賊」，涵宇欺她孤身，還來抱她，被她抓得滿臉是血。底下小廝又趕起來要上樓，寡婦連忙開了自己房，等他溜走。

外邊鄰舍漸漸已曉得朱寡婦有落水拖人的意思。一個汪涵宇弄得傷了臉，半月不得出門，也待罷了。倒是寡婦爲銀子分上，定要將這媳婦道她不孝，將來打罵。

汪涵宇趁機來做好相勸，捏她一把。貴梅想起是爲他姑媳參商，便一掌打去。他一閃，倒把寡婦臉上指尖傷了兩條。汪涵宇便道：「妳這婦人怎麼打婆婆？這是我親眼見的。若告到官，妳也喫不起！」

寡婦得了這聲，便道：「惡奴！妳這番依我不依我？若不依我，告到官去打妳個死！」

貴梅便跪下道：「貴梅失誤得罪，但憑打罵。若要與這光棍私通，便死不從！」

寡婦道：「有這樣強的！」

便向門前喊叫道：「四鄰八舍！唐貴梅打婆婆，列位救命！」便往縣前走。

汪涵宇對貴梅道：「從了我，我與妳勸來。」

貴梅道：「光棍！你攪亂我家裏，恨不得咬你的肉。我肯從你？」汪涵宇做勸的名色，也到縣前來。

這些鄰舍打團團道：「一定婆媳爭風廝鬧了。」

有的道：「想是看得阿婆動火，鬧嫁。」

恰好小妹走到門前來。好事的便一把扯住道：「貴梅爲什打婆婆？」小妹把頭搖一搖，這人道：「想是鬧嫁？」

小妹道：「肯要嫁倒不鬧了。」

這人道：「是什人來說親？」

小妹道：「汪朝奉。」

這些人便道：「古怪！這蠻子，你在她家與老寡婦走動罷了，怎又看想小寡婦，主唆婆婆逼她？我們要動公舉了。」

誰料那邊婆子已在縣前叫屈。縣裏已出了差人來拿。只是汪涵宇倒心焦：「起前撥置，只說婦人怕事，壓她來從，如今當了真。若貴梅說出真情，如何是好？」

打聽得縣官是個掌印通判，姓毛，極是糊塗，又且手長。尋了他一個過龍書手陳愛泉，是名水手，說道：「此婦潑悍，要求重處，拿進去。」只見這通判倒也明白，道：「告忤逆怎麼拿銀子來？一定有前親晚後，偏護情弊。我還要公審，不收！」

汪涵宇急了，又添一名，又與書手三兩，道：「沒什情弊。只是婦人潑悍，婆婆本分，不曾見官。怕一時答應不來，寬了她，她日後一發難制。故此送來，要老爺與她做主。」

毛通判道：「這等落得收的，曉得了。」

須臾貴梅到，正是晚堂。一坐堂，帶過去，先叫朱寡婦。

寡婦道：「婦人守寡二十年了。有個兒子兩月前已死，遺下這媳婦唐貴梅不肯守制，日逐與婦人廝鬧。昨日竟把婦人毆打，現有傷痕可證。」

毛通判聽了，便叫唐貴梅，不由她開口，道：「妳這潑婦，怎夫死兩月，便要嫁？又打婆婆，拶起來！」

貴梅道：「婦人原不願嫁。」

毛通判也不來聽，把貴梅拶上一拶。拶了又敲，敲了又打二十，道：「妳這樣撥婦！還叫妳坐一坐，耐耐性。」發了女監。其時鄰舍來看的，都爲她稱屈。

朱寡婦自是得志。一到家中，與汪涵宇沒些忌撣，兩個喫酒說笑道「好官！替我下老實處這一番。這時候不知在監裏怎麼樣苦哩！」

汪涵宇道：「生鐵下爐也軟，這番一定依妳了。消停一日，保她出來。」兩個公然攜燈上樓睡了。

可憐貴梅當日下了女監。一般也有座頭，汪涵宇又用了錢，叫衆人挫折她。將來栓在柱上，並無椅桌倚靠，哪有鋪蓋歇宿？立時禁不得兩腿疼痛，要地下坐時，又穢污殺人，只是兩淚交流，一疼欲死。聽那獄裏一更更這等捱將來，篩鑼、搖鈴、敲梆，好不恓惶。

費梅自想：「當日丈夫叫我與他爭氣，莫要出乖露醜。誰知只爲守節反倒喫拶、喫打、喫監。早知如此，丈夫死時，自縊與他同死，豈不決烈！」千思萬想。

到得天明，禁子又來索錢，道：「妳這婦人，只好在家中狠，打公罵婆，這裏狠不出的。有錢可將出來！座頭，可將我們舊例與他說。」

座頭來對貴梅說，貴梅道：「我身邊實是無錢。」

座頭道:「曉得妳無錢。但妳平日攢下私房藏在哪邊？或有親眷可以挪借，說來，等禁子哥與妳喚來。」

貴梅道：「苦我父母早亡，又無兄弟親戚在家幫家作活，哪有私房？」禁子聽了叫道：「看這樣潑婦，平日料應親鄰鬧斷。身邊有錢，料也背阿婆買喫，沒有是真的。只叫她喫些苦罷！」吵一陣子去了。去得又一陣，故意來輕薄，捏腳捏手，逼得貴梅跌天撞地，痛哭號啕。這幹又道：「不承抬舉！」大罵而去。水米不打牙。

一日，忽見一個禁子拿了兩碗飯、兩樣菜來，道：「是妳姓汪的親眷送來的。可就叫他來替妳了落我們。」貴梅知是汪涵宇，道：「我沒這親眷！」竟不來喫。等了一會，禁子自拿去了。又捱一日，只見外邊有票取犯婦唐氏，離了監門。

卻是汪涵宇必竟要她，故意用錢叫禁子凌辱她。後來送飯，以恩結她。又叫老寡婦去遞呈子，道：「老年無人奉養，唐氏已經責罰知改，懇乞釋放養老。」

通判道：「告也是妳，要饒也是妳。官是妳做麼？」還要拘親鄰，取她改過結狀釋放。汪涵宇恐怕拘親鄰惹出事來，又送了一名水手，方得取放回來。

只見這些鄰舍見她拶打狼狽，也都動憐道：「妳小年紀，平日聽得妳極本分孝順，怎打婆婆？」

貴梅道：「貴梅也知事體，怎敢打婆婆。」

只見一個旺尖嘴，是左鄰吳旺道：「昨日她家說來，是要她嫁汪蠻。不肯，告的。」

又一個老鄰舍張尚義道：「這等，妳死也掙兩句，說個明白。怎受這苦！」

貴梅道：「這是我命運，說他怎麼。」

一個對門的李直又道：「她不仁，妳不義。這樣老淫婦，自已養漢，又要圈局媳婦，謊告。汪蠻謀占人家婦女，教唆詞訟，我們明日到道爺處替她伸冤。」

貴梅道：「我如今已得放，罷了。不敢勞列位費心。」一步步挪到家中。

朱寡婦正在那邊與汪涵宇講話，見了道：「惡奴，若不是汪朝奉勸，監死妳！不是他送飯。餓死妳！」

汪涵宇道：「罷，罷，將就些。」貴梅不敢作聲，兩淚汪汪到了房裏。

小妹進來見了，道：「爺呀！怎拶做這樣腫的，想是打壞了。妳從不曾喫這苦，早知這樣，便依了他們罷！」

貴梅道：「丈夫臨終，我應承守他，斷不失節。怎怕今日苦楚，忘了？只是街坊上鄰舍，爲我要攻擊婆婆，是爲我洗得個不孝的名，卻添婆婆一個失節的名，怎好？我不能如丈夫吩咐奉養她，怎又污衊她。」說了一番。夜間穿了幾件縞素衣服，寫四句在衣帶上道：

親名不可污，吾身不容浼。

含笑向九泉，身名兩無愧。

趁家人睡，自縊在園中古梅樹下，正是：

勁節偏宜雪， 心堅不異冰。

香魂梅樹下， 千古仰遺馨。

次早，老寡婦正又來罵她、逼她，只見房中俏然，道：「這惡奴想逃走了。」忙走下樓看時，前門尚閉，後門半開。尋去，貴梅已氣絕在梅樹下了，驚得魂不附體。

來見汪涵宇，涵宇道：「有事在官，只是懼罪自盡。不妨。」拿出五七兩銀子來，與寡婦買材。哄得出門，他自忙到婆子房內，把平日送她的席捲而去。

婆子回來尋汪涵宇時，已是去了。又看自己樓上箱籠又空，真是人財兩失，放聲大哭。鄰舍們見汪涵宇去得慌忙，婆子又哭，想是貴梅拶打壞，死了，那吳旺與李直悄地趕到水口，拿住汪涵宇。道：「蠻子，你因奸致死人命，待走到哪裏去！」江涵宇急了，買求，被二個身邊擠了一空。

婆子又喫地方飛申。虧毛通判迴護自己，竟着收葬。也費了幾兩銀子，房子也典與人。似此耽延，貴梅三日方殮。顏色如生，見者無不嘆息稱羨。

後來毛通判爲貪罷職。貴梅冤抑不伸，悽風淡月時節，常現形在古梅樹下。四川喻士積有詩吊之。楊升庵太史爲她作傳，末曰：

嗚呼！婦生不辰，遭此悍姑。生以梅爲名，死於梅之林。冰操霜清，梅乎何殊？既孝且烈，汗青宜書。有司失職，咄哉可籲！乃爲作傳，以附露筋碑之跗。

李卓吾曰：

「孝烈」二字，楊太史特筆也。夫貴梅之死，烈矣！於孝何與？蓋貴梅聽以寧死而不自白者，以姑之故也。不然，豈其不切齒痛恨於賄囑之商，而故忍死爲之諱哉？書日「孝烈」，婦當矣！死三日而屍猶懸，顏如生，衆人雖知而不敢舉。每日之暮，白月照梅，隱隱如見，猶冀有知之者乎？楊太史當代名流。有力者百計欲借一言以爲重而不得，今孝烈獨能得太史之傳，以自昭明於百世，孝烈可以死矣！設便當其時貴池有賢者，果能慨然白之於當道，亦不過賜額掛匾，了一故事耳矣，其誰知重之乎？自此傳出，而孝烈之形，吾知其不復重見於梅月之下也。

# 第七回 生報花萼恩 死謝徐海義

鹿臺黯黯煙初滅，又見驪山血。館娃歌舞更何如？唯有舊時明月滿平蕪。笑是金蓮消國步，玉樹迷煙霧。潼關烽火徹甘泉，由來傾國遺恨在嬋娟。

右《虞美人》

這詞單道女人遺禍。但有一班，是無意害人國家的，君王自惑她顏色，荒棄政事，致喪國家。如夏桀的妹喜，商紂的妲己，周幽王褒姒，齊東昏侯潘玉兒，陳後主張麗華，唐明皇楊玉環。有有意害人國家，似當日的西施。但昔賢又有詩道：

謀臣自古系安危，賤妾何能作禍基？

但願君臣誅宰嚭，不愁宮裏有西施。

卻終是怨君王不是。我試論之：古人又有詩道昭君。

漢恩自淺胡自深，人生樂在相知心。

當日西施遨遊、蹀廊閒步、採香幽徑、鬥雞山坡，清歌妙舞館娃宮中，醉月吟風姑蘇臺畔，不可說恩不深，不可說不知心。怎衽席吳宮，肝膽越國，復隨范蠡遨遊五湖？回首故園麋鹿，想念向日歡娛，能不愧心？世又說范蠡沉她在五湖。沉她極是，是爲越去這禍種，爲吳殺這薄情婦人，不是女中奇俠。 獨有我朝王翠翹，她便是個義俠女子。這翠翹是山東臨淄縣人，父親叫做王邦興，母親邢氏。她父親是個吏員。三考滿聽選，是雜職行頭，除授了個浙江寧波府象山縣廣積倉大使。此時叫名翹兒，已十五歲了。

眉欺新月鬢欺雲，一段嬌癡自軼羣，

柳絮填詞疑謝女，雲和斜抱壓湘君。

隨父到任不及一年，不料倉中失火，延燒了倉糧。上司坐倉官、吏員鬥級賠償。可憐王邦興盡任上所得，賠償不來。日久不完，上司批行監比(逼?)。此時身邊並無財物，夫妻兩個慌做一團。倒是翹兒道：「看這光景，監追不出，父親必竟死在獄中。父親死，必竟連累妻女。是死，則三個死。如今除告減之外，所少不及百擔，不若將奴賣與人家，一來得完錢糧，免父親監比；二來若有多餘，父親、母親還可將來盤纏回鄉，使女兒死在此處，也得瞑目。」老兩口也還不肯。

延挨幾日，果然縣中要將王邦興監比。再三哀求得放，便央一個慣做媒的徐媽媽來尋親。只見這媽媽道：「王老爹，不是我衝突你說，如今老爹要將小姐與人，但是近來人，用了三五十兩娶個妾，便思量賠嫁。如今賠是不望的，還怕老爹倉中首尾不清，日後貽累，哪個肯來？只除老爹肯與人做小，這便不消賠嫁，還可多得幾兩銀子。」

王邦興道：「我爲錢糧，將她丟在異鄉已是不忍的；若說作小，女人有幾人不妒忌的？若使拈酸喫醋，甚至爭鬧打罵，叫她四顧無親，這苦怎了？」不肯應聲。媒婆自去了。

那誆捱了兩限不完，縣中竟將王邦興監下。這番只得又尋這媒婆，道情願做小。那媽媽便爲他尋出一個人來。這人姓張名大德，號望橋。祖父原是個財主，在鄉村廣放私債。每年冬底春初將來借人，糙米一石，蠶罷還熟米一石。四月放蠶帳，熟米一石，冬天還銀一兩，還要五分錢起利。借銀九折五分錢，來借的寫他田地房產，到田地房產盤完了，又寫他本身。每年納幫銀，不還,便鎖在家中吊打。打死了，原爲本身只作義男，不償命。但雖是大戶，還怕徭役，生下張大德到十五六歲，便與納了個吏。在象山又謀管了庫。他爲人最嗇吝，假好風月，極是懼內。討下一個本縣舟山錢仰峯女兒，生得：

麪皮靛樣，抹上粉猶是烏青；嘴脣鐵般，塗盡脂還同深紫。稀稀疏疏，兩邊蟬翼鬢半黑半黃；歪歪踹踹，雙只牽蒲腳不男不女。圓睜星眼，掃帚星天半高懸；倒豎柳眉，水楊柳堤邊斜掛。更有一腔如斗膽，再饒一片破鑼聲。人人盡道『鳩盤茶』，個個皆稱『鬼子母』。

他在家裏，把這丈夫輕則抓、捋、嚷、罵，重便踢、打、拳槌；在房中服侍的，便醜是她十分，還說與丈夫偷情，防閒打鬧；在家裏走動，便大似她十歲，還說與丈夫勾搭，絮聒動喃。弄得個丈夫在家安身不得，只得借在縣服役，躲離了她。

有個不怕事庫書趙仰樓道：「張老官，似你這等青年，怎挨這寂寞？何不去小娘家一走？」

張望橋道：「小娘兒須比不得渾家，沒情。」

趙書手道：「似你這獨坐，沒人服事相陪，不若討了個兩頭大罷！」。張望橋只是搖頭。後邊想起渾家又醜又惡，難以近身，這邊娶妾，家中未便得知，就也起了一個娶小的心。

卻好湊着。起初只要十來兩省事些的；後來相見了王翹兒是個十分絕色，便肯多出些。又爲徐婆撮合，趙書手攛哄，道他不過要完倉糧，爲他出個浮收，再找幾兩銀子與他盤纏，極是相應。張望橋便也慨然。王邦興還有未完谷八十石，作財禮錢三十二兩，又將庫內銀挪出八兩找他，便擇日來娶。

翹兒臨別時，母子痛哭。翹兒囑咐叫她早早還鄉，不要流落別所，不要以她爲念。王邦興已自去了。

這邊翹兒過門，喜是做人溫順勤儉，與張望橋極其和睦，內外支持，無個不喜，故此家中人不時往來。一則怕大娘子生性憊懶，恐惹口面，不敢去；二則因她待人有恩，越發不肯說，且是安逸。

爭奈張望橋是個鄉下小官，不大曉世務，當日接管，被上首哄弄，把些借與人的作帳還有不足，衆人招起，要他出結。後邊縣官又有挪應，因壞官去，不曾抵還。其餘衙門工食，九當十預先支去，雖有領狀，縣官未曾剳放；鋪戶料價，八當十預先領去，也有領狀，沒有剳庫；還有兩廊吏書挪借，差人承追紙價未完，恐怕追比，倩出虛收。況且管庫時是個好缺，與人爭奪，官已貼肉揌，還要外邊討個分上，遮飾耳目，兼之兩邊傢伙。一旦接管官來，逐封兌過，缺了一千八百餘兩，說他監守自盜，將來打了三十板。再三訴出許多情由，那官道：「這也是作弊侵刻，我不管你。」將來監下。重複央分上，準他一月完贓，免申上司。

可憐張望橋不曾喫苦慣的，這一番監並，竟死在監內。又提妻子到縣。那錢氏是個潑婦，一到縣中，得知娶王翹兒一節，先來打鬧一場，將衣飾盡行搶去。到官，道：「原是丈夫將來娶妾並挪借與人，不關婦人事。」將些怕事來還銀的，卻抹下銀子鱉在腰邊，把些不肯還銀冷租帳、借欠開出。又開王翹兒身價一百兩。縣官憐她婦人，又要完局，爲他追比。王翹兒官賣，竟落了娼家。正是：

紅顏命薄如鵜翼，一任東風上下飄。

可憐翹兒一到門戶人家，就逼她見客。起初羞得不奈煩，漸漸也閃了臉，陪茶陪酒，終是初出行貨，不會）捉客，又有癖性。見些文人，她也還與他說些趣話，相得時，也做首詩兒。若是那些蠢東西，只會得酣酒行房，舍了這三、五錢銀子，喫酒時摟抱，要歌要唱，摸手摸腳，夜間顛倒騰挪，不得安息，不免撒些嬌癡，倚懶撒懶待他。那在行的不取厭，取厭的不在行，便使性，或出些言語，另到別家撒漫。那鴇兒見了，好不將她難爲，不時打罵。

似這樣年餘，恰一個姓華名萼，字棣卿，是象山一個財主，爲人仗義疏財，鄉里都推尊他，雖人在中年，卻也耽些風月。偶然來嫖她，說起，憐她是好人家兒女，便應承借她一百兩贖身。因鴇兒不肯，又爲他做了個百兩會，加了鴇兒八十兩才得放手。

爲她尋了一所僻靜房兒，置辦傢伙。這次翹兒方得自做主張，改號翠翹。除華棣卿是她恩人，其餘客商俗子盡皆謝絕。但只與些文墨之士聯詩社，彈棋鼓琴，放浪山水。或時與些風流子弟清歌短唱，吹簫拍板，嘲弄風月。積年餘，她雖不起錢，人自肯厚贈她，先賠還了人上會銀，次華棣卿銀。日用存留，見文人苦寒豪俊落魄的，就周給他。此時浙東地方哪一個不曉得王翠翹。

到了嘉靖三十三年，海賊作亂。王五峯這起寇掠寧紹地方：

樓舡十萬海西頭，劍戟橫空雪浪浮。

一夜烽生廬舍盡，幾番戰血士民愁。

橫戈浪奏平夷曲，借著誰舒滅敵籌。

滿眼悽其數行淚，一時寄向越江流。

一路來，官吏嬰城固守；百姓望風奔逃，拋家棄業，掣女抱兒。若一遇着男婦，老弱的都殺了；男子強壯的着他引路；女婦年少的將來奸宿，不從的，也便將來砍殺。也不知污了多少名門婦女，也不知害了多少貞節婦女。此時真是各不相顧之時。

翠翹想起：「我在此風塵實非了局，如今幸得無人拘管，身邊頗有資蓄，不若收拾走回山東，尋覓父母，就在那邊適一個人，也是結果。」便僱了一個人，備下行李，前往山東。

沿途聞得浙西南直都有倭寇。逡巡進發，離了省城，叫船。將到崇德，不期海賊陳東、徐海又率領倭子殺到嘉、湖地面，城中恐有奸細，不肯收留逃難百姓。北兵參將宗禮領兵殺賊，前三次俱大勝，後邊被他伏兵橋下突出，殺了。倭勢愈大。翠翹只得隨逃難百姓再走鄰縣。路上風聲鶴唳。纔到東，又道東邊倭子來了，急奔到西；方到西，又道倭子在這廂殺人，又奔到東，驚得走投沒路。行路強壯的凌虐老弱，男子欺弄婦人，恐嚇搶奪，無所不至。及到撞了倭子，一個個走動不得，要殺要縛，只得憑他。

翠翹已是失了挑行李的人，沒及奈何，且隨人奔到桐鄉。不期徐海正圍阮副使在桐鄉，一彪兵撞出，早已把王翠翹拿了。

夢中故國三千里，目下風波頃刻時。

一入雕籠難自脫，兩行情淚落如絲。

此時翠翹年方纔二十歲，雖是布服亂頭，卻也不減妖豔。解在徐海面前時，又夾着幾個村姑，越顯得她好了。這徐海號明山，綽號『徐和尚』。他在人叢中見了翠翹，道：「我營中也有十餘個子女，不似這女子標緻。」便留入營中。先前在身邊得寵的婦女，都叫來叩頭。問她，知她是王翠翹，吩咐都稱她做王夫人。

已將飄泊似虛舟，誰料相逢意氣投，

虎豹寨中鴛鳳侶，阿奴老亦解風流。

初時翠翹尚在疑懼之際，到後來見徐和尚輸情輸意，便也用心籠絡他。今日顯出一件手段來，明日顯出一件手段來，吹簫唱曲，吟詩鼓琴，把個徐和尚弄得又敬又愛，魂不着體。凡擄得珍奇服玩，俱揀上等的與王夫人；凡是王夫人開口，沒有不依的。不唯女侍們尊重了王夫人，連這幹頭目們，哪個不曉得王夫人！她又在軍中勸他少行殺戮，凡是被擄掠的，多得釋放。又日把歌酒歡樂他，使他把軍事懈怠。故此雖圍了阮副使，也不十分急攻。只是他與陳東兩相犄角，聲勢極大。總制胡梅林要發兵來救，此時王五峯又在海上，參將俞大猷等兵又不能輕移；若不救，恐失了桐鄉或壞了阮副使，朝廷罪責。只得差人招撫，緩他攻擊，便差下一個旗牌。這旗牌便是華萼。他因倭子到象山時，糾合鄉兵驅逐得去，縣間申他的功次，取在督府聽用，做了食糧旗牌。領了這差，甚是不喜，但總制軍令，只得帶了兩三個軍伴來見陳東、徐海。一路來，好淒涼光景也：

村村斷火，戶戶無人。頹垣敗壁，經幾多瓦礫之場；委骨橫屍，何處是桑麻之地？悽悽切切，時聽怪禽聲；寂寂寥寥，哪存雞犬影。

正打着馬兒慢慢走，忽然破屋中突出一隊倭兵，華旗牌忙叫：「我是總制爺差來見你大王的。」早已揪翻馬下。有一個道：「依也其奴瞎咀郎[華言：不要殺！]」各倭便將華旗牌與軍伴一齊捆了，解到中軍來。卻是徐明山部下巡哨倭兵。過了幾個營盤，是個大營。只見密密匝匝的排上數萬髡頭跣足倭兵，紛紛紜紜的列了許多器械。頭目先行稟報，道：「拿得一個南朝差官。」

此時徐明山正與王翠翹在帳中彈着琵琶喫酒，已自半酣了，瞪着眼道：「拿去砍了！」

翠翹道：「既是官，不可輕易壞他。」

明山道：「抓進來！」外邊應了一聲，卻有帶刀的倭奴約五七十個，押着華旗牌到帳前跪下。那旗牌偷眼一看。但見：

左首坐着個雄糾糾倭將，繡甲錦袍多猛勇；右首坐着個嬌倩美女，翠翹金鳳絕妖嬈。左首的怒生鐵面，一似虎豹離山；右首的酒映紅腮，一似芙蕖出水。左首的腰橫秋水，常懷一片殺人心；右首的斜擁銀箏，每帶幾分傾國態。蒹葭玉樹，穹廬中老上醉明妃；丹鳳烏鴉，錦帳內虞姬陪項羽。

那左首的雷也似問一聲道：「你什麼官，敢到俺軍前緝聽？」

華旗牌聽了，準準的掙了半日，出得一聲道：「旗牌是總制胡爺差來招大王的。」

那左首的笑了笑道：「我徐明山不屬大明，不屬日本，是個海外天子，生殺自由。我來就招，受你這幹鳥官氣麼？」

旗牌道：「胡爺鈞語，道：『兩邊兵爭，不免殺戮無辜。不若歸降，胡爺保奏，與大王一個大官。』」

左邊的又笑道：「我想那嚴嵩弄權，只論錢財，管什功罪！連你那胡總制還保不得自己，怎保得我？可叫他快快退去，讓我浙江。如若遲延，先打破桐鄉，殺了阮鶚，隨即踏平杭州，活拿胡宗憲。」

旗牌道：「啓大王，勝負難料，還是歸降。」

只見左邊的道：「唗！怎見勝負難料？先砍這廝！」衆倭兵忙將華旗牌簇下。

喜得右首坐的道：「且莫砍！」衆倭便停了手。他便對左首的道：「降不降自在你，何必殺他來使，以激惱他？」

左首的聽了道：「且饒這廝。」華旗牌得了命，就細看那救他的人，不惟聲音廝熟，卻也面貌甚善。

那右邊的又道：「與他酒飯壓驚。」華旗牌出得帳，便悄悄問饒他這人，通事道：「這是王夫人，是你那邊名妓。」

華旗牌才悟是王翠翹：「我當日贖她身子，她今日救我性命。」

這夜，王夫人乘徐明山酒醒，對他說：「我想你如今深入重地，後援已絕。若一蹉跌，便欲歸無路。自古沒有個做賊得了的。他來招你，也是一個機括。他款你，你也款他，使他不防備你，便可趁勢入海，得以自由。不然，桐鄉既攻打不下，各處兵馬又來，四面合圍，真是勝負難料。」

明山道：「夫人言之有理，但我殺戮官民，屠掠城池，罪惡深重。縱使投降中國，恐不容我，且再計議。」

次早，王夫人攛掇賞他二十兩銀子，還他鞍馬、軍伴，道：「拜上胡爺，這事情重大，待我與陳大王計議。」

華旗牌得了命，星夜來見胡總制，備說前事。胡總制因想：「徐海既聽王夫人言語，不殺華萼，是在軍中做得主的了。不若賄她做了內應，或者也得力。」

又差華旗牌齎了手書、禮物，又取絕大珍珠、赤金首飾、彩妝灑線衣服兼送王夫人。

此時徐明山因王夫人朝夕勸諭，已有歸降之意。這番得胡總制書，便與王翠翹開讀道：

君雄才偉略，當取侯封如寄。奈何擁衆異域，使人名之曰『賊』乎？良可痛也！倘能自拔來歸，必有重委。曒日在上，斷無負心，君其裁之！

兩人看罷，明山遂對王夫人道：「我日前資給全靠擄掠，如今一歸降，便不得如此，把什養活？又或者與我一官，把我調遠，離了曲部，就便爲他所制了！」

王夫人道：「這何難？我們問他討了舟山屯剳，部下已自不離；又要他開互市，將日本貨物與南人交易，也可獲利。況在海中，進退終自由我。」

明山道：「這等，夫人便作一書答他。」翠翹便援筆寫：

海以華人，乃爲倭用，屢遞顏行，死罪，死罪！倘恩臺曲賜湔除，許以洗滌，假以空銜，屯牧舟山，便當率其部伍，藩輔東海，永爲不侵不叛之臣，以伸銜環吐珠之報。

又細對華旗牌說了，叫他來回報，方纔投降。

這邊正如此往來，那邊陳東便也心疑，怕他與南人合圖謀害，也着人來請降。胡總制都應了。自輕騎到桐鄉受降，約定了日期。只見陳東過營來見徐明山計議道：「若進城投降，恐有不測。莫若在城下一見，且先期去，出他不意。」計議已定。

王翠翹對徐明山道：「督府方以誠相招，斷不殺害。況聞他又着人招撫王五峯，若殺了降人，是陰絕五峯來路了。正當輕裘緩帶，以示不疑。」

至日，陳東來約，同到桐鄉城，俱着介冑。明山也便依他。在於城下，報至城中。胡總制便與阮副使並一班文武坐在城樓上。徐海、陳東都在城下叩頭。

胡總制道：「既歸降，當貸汝死；還與汝一官，率部曲在海上爲國家戮力。勿有二心。」兩個又叩了頭，帶領部曲各歸寨中。

胡總制與各官道：「看這二酋桀驁，部下尚多，若不提備他，他或有異志，反爲腹心之患。若提備他，不惟兵力不足，反又起他叛端。棄小信成大功，勢須剪除方可。」回至公署，定下一策：詐做陳東一封降書，說：「前日不解甲、不入城、不從日期都是徐海主意。如今他雖降，猶懷反側。乞發兵攻之，我爲內應。」叫華旗牌拿這封書與明山看，道督府不肯信他讒言，只是各官動疑，可速辨明。且嚴爲防禦，恐他襲你。

明山見了大罵道：「這事都是你主張，緣何要賣我立功？」便要提兵與他廝殺。

王翠翹道：「且莫輕舉！俗言『先下手爲強』，如今可說胡爺有人在營，請他議事，因而拿下。不惟免禍，還是大功。」

明山聽了，便着人去請陳東。預先埋伏人等他。果是陳東不知就裏，帶了麻葉等一百多人來。進得營，明山一個暗號，盡皆拿下，解入城中。陳東部下比及得知來救，已不及了。

從此日來報仇廝殺，互有勝負。

王翠翹道：「君屠毒中國罪惡極多，但今日歸降，又爲國擒了陳東，功罪可以相準。不若再懇督府，離此去數十里有沈家莊，四圍俱是水港，可以自守，乞移兵此處。仍再與督府合兵，盡殺陳東餘黨。如此則功愈高，儘可自贖。然後並散部曲，與你爲臨淄一布衣。何苦擁兵日受驚恐？」

去求督府，慨然應允。移往沈家莊。又約日共擊陳東餘黨，也殺個幾盡。只是督府恐明山不死，禍終不息，先差人齎酒米犒賞他部下，內中暗置慢藥。又賞他許多布帛飲食，道陳東餘黨尚有，叫他用心防守。這邊暗傳令箭，乘他疏虞，竟差兵船放火攻殺。

這夜，明山正在熟寢，聽得四下炮響。火光燭天，只說陳東餘黨，便披了衣，攜了翠翹欲走南營。無奈四圍兵已殺至，左膊中了一槍。明山情急，便向河中一跳。

翠翹見了，也待同溺，只聽得道：「不許殺害王夫人！」又道：「收得王夫人有重賞！」早爲兵士扶住，不得跳水。

次日進見督府，叩頭請死。督府笑道：「亡吳伯越，皆卿之功。方將與卿爲五湖之遊以償子，幸勿怖也！」因索其衣裝還之，令華旗牌驛送武林。

王翠翹常怏怏，以不得同明山死爲恨。華旗牌請見，曰：「予向日蒙君惠，業有以報。今督府行且賞君功，亦惟妾故」拒不納。因常自曰：「予嘗勸明山降，且勸之執陳東，謂可免東南之兵禍。予與明山亦可藉手保全首領，悠遊太平。今至此，督府負予，予負明山哉！」盡棄弦管，不復爲豔妝。

不半月，胡總制到杭，大宴將士。差人召翠翹，翠翹辭病。再召纔到，憔悴之容可掬。這時三司官外，文人有徐文長、沈嘉則，武人彭宣慰、九宵。

總制看各官對翠翹道：「此則種蠡，卿真西施也！」坐畢，大張鼓樂。翠翹悒鬱不解。半酣，總制叫翠翹到面前道：「滿堂宴笑，卿何向隅？全兩浙生靈，卿功大矣！」因命文士作詩稱其功，徐文長即席賦詩曰：

仗鉞爲孫武，安攘役女戎。

管絃消介冑，杯酒殪嫋雄。

歌奏平夷凱，釵懸卻敵弓。

當今青史上，勇不數當熊。

沈嘉則詩：

灰飛煙滅冷荒灣，伯越平湖一笑間，

爲問和戎漢公主，阿誰生入玉門關？

胡梅林令翠翹誦之，曰：「卿素以文名，何不和之？」翠翹亦援筆曰：

數載飄搖瀚海萍，不堪回盼淚痕零。

舞沉玉鑑腰無力，笑倚銀燈酒半醒。

凱奏已看歡士庶，故巢何處問郊坰？

無心爲覓平吳賞，願洗塵情理貝經。

督府酣甚。因數令行酒，曰：「卿才如此，故宜明山醉心。然失一明山矣，老奴不堪贖乎？」因遽擁之坐，逼之歌三詩。三司起避，席上哄亂。

彭宣慰亦少年豪雋，矚目翠翹，魂不自禁，亦起進詩曰：

轉戰城陰滅狡梟，解鞍孤館氣猶驕。

功成何必銘鐘鼎，願向元戎借翠翹。

督府已酩酊，翠翹與諸官亦相繼謝出。次早，督府酒醒，殊悔昨之輕率。因閱彭宣慰詩，曰：「奴亦熱中乎？吾何惜一姬，不收其死力。」因九霄入謝酒，且辭歸。令取之。翠翹聞之不悅。

九霄則艤舟錢塘江岸，以輿來迎。翠翹曰：「姑少待。」因市酒餚，召徐文長、沈嘉則諸君。曰：「翠翹幸脫鯨鯢巨波，將作蠻夷之鬼，故與諸君子訣。」因相與轟飲，席半，自起行酒，曰：「此會不可復得矣，妾當歌以爲諸君侑觴。」自弄琵琶，亢聲歌曰：

妾本臨淄良家子，嬌癡少長深閨裏。

紅顏直將芙蕖嘆，的的星眸傲秋水。

十三短詠弄柔翰，珠璣落紙何珊珊。

洞簫夜響纖月冷，朱弦曉奏秋風寒。

自矜應貯黃金屋，不羨石家珠十斛。

命輕逐父宦江南，一身飄泊如轉舢。

倚門慚負妖冶姿，淚落青衫聲漱漱。

雕籠幸得逃鸚鵡，輕軻遠指青齊土。

干戈一夕滿江關，執縛竟自羈囚伍。

龍潭倏成鴛鴦巢，海濱寄跡同浮泡。

從胡蔡琰豈所樂，靡風且作孤生茅。

生靈塗炭良可惻，弢弓擬使烽煙熄。

封侯不比金日蟬，誅降竟折雙飛翼。

北望鄉關那得歸，征帆又向越江飛。

瘴雨蠻煙香骨碎，不堪愁絕減腰圍。

依依舊恨縈難掃，五湖羞逐鴟夷老。

他時相憶不相親，今日相逢且傾倒。

夜闌星影落清波，遊魂應繞蓬萊島。

歌竟欷歔，衆皆不懌，罷酒。翠翹起更麗服，登輿，呼一樽自隨，抵舟漏已下。

彭宣慰見其朱裳翠袖，珠絡金纓，修眉淡拂，江上遠山，鳳眼斜流，波心澄碧；玉顏與皎月相映，真天上人；神狂欲死，遽起迎之，欲進合巹之觴。

翠翹曰：「待我奠明山，次與君飲。」因取所隨酒灑於江，悲歌曰：

星隕前營折羽旄，歌些江山一投醪。

英魂豈逐狂瀾逝，應作長風萬里濤。

又：

紅樹蒼山江上秋，孤蓬片月不勝愁。

鎩翎未許同遐舉，且向長江此目遊。

歌竟。大呼曰：「明山，明山，我負爾！我負爾！失爾得此，何以生爲！」因奮身投於江。

紅顏冉冉信波流，義氣蓬然薄鬥牛。

清夜寒江湛明月，冰心一片恰相儔。

彭宣慰急呼撈救，人已不知流在何處，大爲驚悼，呈文督府，解維而去。正是：

孤蓬只有鴛鴦夢，短渚誰尋鸞鳳羣。

督府閱申文，不覺淚下。道：「吾殺之，吾殺之。」命中軍沿江打撈其屍。屍隨潮而上，得於曹娥渡，面色如生。申報督府。曰：「娥死孝，翹死義，氣固相應也。」命葬於曹娥祠右。爲文以祭之。曰：

嗟乎！翠翹，爾固天壤一奇女子也。冰玉爲姿，則奇於色；雲霞爲藻，則奇於文；而調絃弄管，則奇於技。雖然，猶未奇也，奇莫奇於柔豺虎於衽席。蘇東南半壁之生靈，豎九重安攘之大烈，息郡國之轉輸，免羽檄之徵擾。奇功未酬，竟逐逝波不返耶。以寸舌屈敵，不必如夷光之盅惑，以一死殉恩，不必如夷光之再逐鴟夷。爾更奇於忠，奇於義，爾之聲譽，即決海不能寫其芳也。顧予之功，維爾之功，爾之死，實予之死。予能無憮然歟？聊薦爾觴，以將予忱，爾其享之。

時徐文長有詩吊之曰：

彈鋏江皋一放歌，哭君清淚惹衣羅。

功成走狗自宜死，誼重攀髯定不磨。

香韻遠留江渚芷，冰心時映晚來波。

西風落日曹娥渡，應聽珊珊動玉珂。

沈嘉則有詩曰：

羞把明璫漢渚邀，卻隨片月落寒潮。

波沉紅袖翻祧浪，魂返蓬山泣柳腰。

馬鬣常新青草色，鳳台難覓舊丰標。

穹碑未許曹瞞識，聊把新詞續天招。

又過月餘，華旗牌以功升把總。渡曹娥江，夢中恍有召，疑爲督府，及至瓊樓玉宇，瑤階金殿，環以甲士。至門二黃衣立於外，更二女官導之。金鈿翠裳，容色絕世。引之登階，見一殿入雲，玳瑁作梁，珊瑚爲棟，八窗玲瓏，嵌以異寶，一簾半垂，綴雙明珠。外列女官，皆介冑、執戈戟，殿內列女史，皆袍帶，抱文牘。捲簾中坐一人，如妃主，側繞以霓裳羽衣女流數十人；或捧劍印，或執如意，或秉拂塵，皆豔絕，真牡丹傲然，名花四環，俱可傾國。

俄殿上傳旨，曰：「旗牌識予耶？予以不負明山，自湛羅剎巨濤，上帝憫予烈，且嘉予有生全兩浙功德，特授予忠烈仙媛，佐天妃主東海諸洋。胡公誅降，復致予死，上帝已奪其祿，命斃於獄，爾其識之。」語訖，命送回。

夢覺身在蓬窗，寒江正潮，纖月方墜，正夜漏五鼓。因憶所夢，蓋王翠翹僅以上帝封翠翹事泄於人。後胡卒以糜費軍資被劾下獄死，言卒驗雲。

# 第八回 義僕還自守 浪子寧不回

天生豪傑無分地，屠沽每見英雄起，馬前曾說衛車騎。難勝紀，淮南黔面開王邸。 偶然淪落君休鄙，滿腔義俠人相似，赤心力挽家聲墮。真堪數，個人絕勝童縫士。

《漁家傲》

如今人鄙薄人，便罵道：「奴才」，不知忘恩負義、貪利無恥，冠益中偏有人奴。抱赤披忱、傾心戮力，人奴中也多豪傑。人說他是奴，不過道他不知書不曉道理，那道理何嘗定在書上？信心而行，偏有利不移、害不奪的光景。

古來如英布、衛青，都是大豪雄，這當別論。

只就平常人家說，如漢時李善，家主已亡，只存得一個兒子，衆家奴要謀殺了分他家財，獨李善不肯，又恐[被]人暗害，反帶了這小主逃難遠方，直待撫養長大，方歸告理，把衆家奴問罪，家財復歸小主。

元時又有個劉信甫，家主順鳳曹家，也只存一孤，族叔來佔產，是他竭力出官告理清了。那族叔之子又把父親藥死誣他，那郡守聽了分上，要強把人命坐過來。信甫卻挺身把這人命認了，救了小主。又傾家把小主上京奏本，把這事辯明，用去萬金。家主要還他，他道：「我積下的，原是家主財物，怎麼要還？」這都是希有的義僕。

我如今再說一個，話說四川保寧府合溪縣有一個大財主，姓沈名閬，是個監生。他父也曾做個舉人同知，家裏積有錢財。因艱於得子，娶有三個妾，一個李氏，一個黎氏，一個楊氏。

後來黎氏生得一個兒子，此時沈閬已四十餘歲了，晚年得子，怎不稀奇?把來做一個珍寶一般，日日放在錦繡叢中，肥甘隊裏。

到六歲時，也取了個學名，叫做沈剛。請一個先生開蒙，只是日午，才方二個丫頭隨了出來。那先生便是個奶公，他肯讀，便教他讀幾句；若不肯，不敢去強他。肯寫，與他寫幾個；不肯，再不敢去教他。一日出來沒一個時辰，又要停幾刻與他喫果子，緣何曾讀得書。

到了十三歲，務起名來，請一個經學先生，又尋上兩個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伴讀，一個是先生兒子)花紋，一個是鄰家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子甘毳，有了一個老陪堂，又加上)兩個小幫閒，也不曉得什麼樣的是書，什麼樣的是經，什麼樣的是時文。輪着講書，這便是他打盹時候，酣酣的睡去了。輪着作文，這便是他嚼作時節，午後要什魚面、肉面，晚間要什金酒、荳酒。

夢也不肯拈起書，才拈起，花紋道：「哥!有了三百兩，怕不是個秀才？討這等苦!」

才捉着筆，月毳道：「哥!待學典吏麼?場中不看字的!」

這沈剛略也有些資質，都不叫他把在書上，倒教他下得好棋，鋪得好牌，擲得好色子。先時拋磚引玉，與他睹東道，先輸幾分與他，後邊漸漸教他睹起錢來。先時在館中兩個人把後邊拱他，到後漸漸引他去闖寡門，喫空茶。

那沈剛後生家，怎有個見佛不拜之理?這花紋、甘毳兩個本是窮鬼，卻偏會說大話，道：「錢財臭腐，怎麼戀着他做個守錢虜？」沒主意的小夥子，被這兩個人一扛，扛做輝金如土。先時娘身邊要，要得不如意，漸漸去偷。到後邊沒得偷，兩個叫去借，人不肯借，叫他把房屋作□(抵)，一時沒利還，都寫一本一利借票，「待父天年」後還足。

此時他家有個家人，叫做沈實，他是本縣宋江口人，父親沈儉也是沈家家人。他從小在沈閬書房中伏事。沈閬見他小心忠厚，卻又能幹，自己當家後，把一個當鋪前後房產，還有隔縣木山，俱着他掌管。只是這人心直口快，便沈閬有些不好，他也要說他兩句。沈閬曉得他一團好心，再不責備他，越好待他。

只是沈閬年紀有了，只在家中享福，哪知兒子所爲？到是沈實耳朵兜看，眼睛抹着，十分過意不去，常在沈閬面前，勸他教沈剛讀書。

沈閬道：「我獨養兒子，讀出病來怎處?好歹與他納個監罷!」

後邊又勸他擇個好先生，又道：「左右是讀書不成的，等他胡亂教教罷!」沈實見老家主這等將就，在外嫖賭事也不敢說了。

只是沈剛已是十七歲，在先一週時，也曾爲他用了三百兩，定下一個樊舉人女兒，平日嘗來借貸，會試一次，送一次禮，所費也不下數百兩了。這番去要做親，還不曾尋□□(得個)女兒到手，也不知故意掯勒，道：「有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幾個連襟都是在學，且進學作親。」再三)去說，只是不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肯，沈剛見未得作親，越去嫖，先生怕失了館，也)不來管他。這兩個伴讀的，只圖喫酒插趣，也不管他銀子怎麼來的。東道、歇錢之外，還又攛掇他打首飾，做衣服，借下債負豈止千金，只瞞得個沈閬。

似此半年，喜得學道按臨。去央樊舉人開公折，樊舉人道：「我有了親子，又是七、八個女婿，哪裏開得許多？只好託同袍轉封。」開端只出了三、四十金。沈閬怕這時不進，樊舉人還要作難，去尋分上，尋得一個，說是宗師母舅，三面議成，只等進見，應承了封物，按臨這日，親見他頭巾、圓領進去，便就信了。

不知他是混在舉人隊裏一見，宗師原不細查，正是一起脫空神棍。見了宗師出來，便說：「已應承了，先封起銀子，待考後我與送破題進去查取。」

沈閬聽了，一發歡喜得緊，連忙兌了三百兩足紋，又帶了些使費，到他下處城外化生寺去封，正兌時，不防備一班光棍趕進來一打，盡行搶去。沈閬喫打了一頓，只饒得不送官，氣得整整病了兩個月，出案也料得沒名了。

不期這宗師又發下五名不通及白卷童生，提父兄，恭喜卻在裏邊。流水央了個分上，免解，又罰了三十兩修學，沈閬這一氣竟不起了。

沈實每日也進來問病，沈閬道：「我當日只爲晚年得此一子，過於愛惜，不聽你勸，不行教訓，不擇先生，悔無及矣! 但他年幼，宗族無人，那樊舉人料只來剝削，不來照管。你可盡心幫扶，田產租息，當中利銀，止取足家中供給，不可多與浪費。」沈實哭泣受命，不知沈剛母子在側邊已是含恨了。

沈閬一歿，棺殮是沈實打點，極其豐厚。又恐沈剛有喪，後邊不便成親，着人到樊家說，那樊家趁勢也便送一個光身人過來。數日之間，婚喪之事都是沈實料理。

只是沈剛母子甚是不悅，道：「我是主母，怎麼用錢反與家奴作主!」又外邊向借債負，原約「待父天年」，如今來逼討，沈實俱不肯付。沈剛與母親，自將家中存下銀兩一一抵還。

只是父喪未舉未葬，正在那裏借名兒問沈實要銀子，卻又聽信花、甘兩個攛哄，道祖墳風水不好，另去尋墳。串了一個風水厲器，道：「尊府富而不貴，只爲祖墳官星不顯，祿陷馬空。雖然砂木環朝，但是砂抱而不貴，水朝而不秀，以此功名淹蹇，進取艱難。若欲富貴稱心，必須另尋吉地。」

沈剛聽了，也有幾分動心，又加上花甘兩個攛掇，便一意尋風水。丟了自家山偏不用，偏去尋別處山。尋了一塊荒山，說得龍真穴正，水抱山回，又道是：「亥龍落脈，真水到堂，定是狀元、宰相，朱紫滿門之地。」用價三百多兩，方纔買得。倒是他三個回手得了百兩，又叫他發石造墳，不下百金，兩個又加三扣頭除。及至臨下葬打[金]井時，風水叫工人把一個大龜預先埋在下邊，這日掘將起來，連衆人都道是個稀奇之地了，少不得又撮了他一塊禮。這時沈實雖知他被人哄騙，但殯葬大事，不好攔阻，也付之無可奈何。就是他母親黎氏，平日被沈閬制住，也有些不像意。如今要做個家主婆腔，卻不知傢伙艱難，亂使亂用，只顧將家裏積落下的銀子出來使，那沈實如何管得?

葬了沈閬，不上百日，因沈剛嫌樊氏沒賠嫁，夫妻不和。花、甘兩個，一發引他去嫖個暢快。見他身邊拿得出，又哄他放課錢，從來不曾有去嫖的放借，可得還麼?又勾引幾個破落戶財主，到小平康與他結十弟兄：一個好穿的，姓糜名麗；一個好喫的，姓田名伯盈；一個好闝的，姓曹名日移；一個好賭的，姓管名缺；一個好玩耍的，姓遊名逸；一個貪懶的，姓安名所好；一個好歌唱的，姓侯名亮；連沈剛、花、甘共十人。

飲酒賭錢，他這小官家，只曉得好闊快樂，自己摟了個妓女小銀兒，叫花紋去擲，花紋已是耍拆拽他的了；況且贏得時，這些妓者，妳來搶，我來討，何曾有一分到家? 這正是贏假輸真。

沈實得知，也忍耐不住，只得進見黎氏，道：「沒的相公，留這家當也非容易，如今終日浪費嫖賭，與光棍騙去，甚是可惜!」

黎氏道：「從來只有家主管義男，沒有個義男管家主。他爺掙下了，他便多費幾個錢，須不費你的，我管他不下，你去管他？」

沈實吃了這番搶白，待不言語，捨不得當日與家主做下鐵桶傢俬，等閒壞了。

一日，沈剛與花紋、甘毳在張巧兒家喫早飯回來，纔到得廳上，沈實迎着，廝叫一聲，就立在側邊。沈剛已是帶酒，道：「你有什說?」

沈實道：「小人原不敢說，聞得相公日日在妓女人家，老相公纔沒，怕人笑話。」

沈剛正待回答，花紋醉得眼都反了，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

沈剛道：「小价。」花紋道：「我只道足下令親，原來盛价倒會得訓誨家主!」

甘毳道：「老管家自要壓小家主。」

沈剛也就□□(變臉)道：「老奴才!怎就當人面前剝削我? 你想趲足了，要出去，這等作怪!」

沈實道：「我生死是沈家老奴，再沒此心，相公休要疑我。」連忙縮出去。

花紋與甘毳便撥嘴道：「這樣奴才是少見的!」便攛掇逐他。

此時沈剛身□(伴)兩個伏事書房小廝，一個阿虎，一個阿獐，花、甘兩個原與他苟且的。

一日叫他道：「我想你們兩個正是□(相)公從龍舊臣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怎麼還不與你管事? 你請我一個東道，我叫去了那沈實，用你。」

這阿虎、阿獐聽了，兩個果然請上酒店，吃了一個大東。花紋道：「然雖如此，也還要你們搬是鬥非，搠得沈實腳浮，我好去他薦你。」

兩個小廝，果然日日去黎氏與沈剛面前說他不是。

家中銀子漸漸用完，漸漸去催房租，又來當中支銀子。沈實道：「房租是要按季收的，當中銀子也沒個整百十支的理。」少少應付些住了。

爭奈那沈剛見糜麗穿了幾件齊整衣服，花紋一嘴鼓舞他去做，便也不顧價錢做來。□(聞)得田伯盈家裏整治得好飯食，花紋、□□(甘毳)極口稱讚，道這是人家安排不出的，沈剛便賭氣認貴，定要賣來廝賽。侯亮好唱，他自有一班串戲的朋友，花紋幫襯沈剛家裏做個[囊]家，這一干人，就都嚼着他；肉山酒海，哪裏管嚼倒大山。或是與遊逸等，輪流尋山問水，傍柳穿花，有時轎馬，有時船隻。那些妓者作嬌，這兩個幫閒吹木屑，轎馬、船隻，都出在沈剛身上。至於妓者生日，媽兒生日，都攛哄沈剛爲她置酒慶賀，衆人乘機白嚼。還要撥置他與曹日移兩個爭風，他五錢一夜，這邊便是八錢；他私贈一兩，這邊二兩；便是銀山也要用盡! 正是這些光棍呵：

舌尖似蜜骨如脂，滿腹戈矛人不知。

縱使鄧通錢百萬，也應星散只些時!

一日正在平康巷，把個吳嬌兒坐在膝上，叫他出籌馬，自己一手摟着，一手擲，與管缺相賭，花紋捉頭兒，且是風騷得緊：

懷有紅顏手有錢，呼盧得雉放如煙。

誰知當日成家者，拮据焦勞幾十年!

不期一輸輸了五十兩，翻籌又輸二十兩。來當中取，沈實如何肯發？

阿虎去回道：「沒有!」

吳嬌兒道：「沒有銀子成什當!」

甘毳道：「老家主不肯。」

花紋便把盆來收起，道：「沒錢扯什淡!」弄得沈剛滿面羞慚，竟趕到當中，適值沈實不在。花紋更聳一嘴，道：「趁他不在，盤了當，另換一個人罷!」

甘毳道：「阿虎盡伶俐、聽教訓，便用他管，更好!」沈剛便將銀櫃、當房鎖匙都交與阿虎。民管帳的與收管衣飾的，一一點查，並不曾有一毫差池。

沈實回來，得知在裏廂盤當，自恃無弊，索性進去，交典個切白。點了半日一夜，也都完了。那花紋暗地叫沈剛道：「一發問他討了房租帳簿，交與阿獐；封了他臥房，趕他出去，少也他房中有千百兩!」沈剛果然問他要了帳簿，趕到家中，把他老婆、兒女都攆出房去。看時，可憐房中並不曾有一毫梯己錢財、有一件當中首飾衣服。

沈剛看了也沒意思，道：「我雖浪費，銀子也是祖父的，怎麼要你留難？本待要送你到官，念你舊人，聞得雲臺、離堆兩山，我家有山千來畝，向來荒蕪，不曾砍伐，你去與我清理、召佃。房裏什物、衣服，我都不要，你帶了妻小快去，不要惱我!」

此時裏邊，黎氏怪他直嘴；李氏只是唸佛看經，不管閒事；楊氏擄了一手，看光景不好，便待嫁人，卻又沈剛母子平日不作她的。

沈實帶了老婆秦氏，兒子關保，在靈前叩了幾個頭，又辭別了三個主母，又別了小主母樊氏，自到山中去了。

不上三月，當中支得多，阿虎初管，也要用些，尋徹不來，便將當物轉戤大當酬應；又兩月，只取不當了。房租原是沈實管，一向相安的，換了阿獐，家家都要他酒喫，吃了軟口湯，也就討不起，沒得收來。

花紋道：「怕有銀子生不出利錢?」又要納糧當差，討不起[差]，攛掇他變賣、嫖、賭，交結朋友。自己明得中人錢，暗[地又]打偏手。樊氏聞這兩個光棍引誘嫖賭，心裏也怪他，常時勸沈剛不要親近這些人，只是說不入。

父親沒不三年，典當收拾，田產七八將完，只有平日寄在樊舉人戶下的，人不敢買，樊家卻也就認做自己的了。尚言道：「敗子三變。」—— 始出蛀蟲，壞衣飾；次之蝗蟲，喫產；後邊大蟲，喫人。他先時當人的，收人利錢，如今還債，拿衣飾向人家當，已做蛀蟲了。先時賤價買人產，如今還債，賤賣與人，就蝗蟲了。只是要做大蟲時，李氏也挈了囊橐，割宅後一個小花園，裏邊三間書[房]，在中出家了。楊氏嫁人去了，奴婢逃走去了，只得母親與老婆。母親也因少長沒短，憂愁病沒了。外邊酒食兄弟，漸也淪落；妓女也甚怠慢；便是花、甘二個，也漸蹤跡稀疏；只得家中悶坐。樊氏勸他務些生理，沈剛也有些回頭。把住房賣與周御史，得銀五百兩，還些債，剩得三百兩。先尋房子，只見花、甘這兩個又來弄他。

巧巧的花紋舅子有所冷落房屋，人移進去便見神見鬼，都道里邊有藏神。花紋道：「你這所房子沒人來買的了，好歹一百兩到你，餘外我們得。」他便與甘毳兩個，去見沈剛，領他去看。

不料花紋叫舅子先將好燒酒潑在廂房，待沈剛來看時，暗將火焠着，只見遍地陰陰火光。沈剛問道：「那地上是什麼？」

花紋與甘毳假做不看見，道：「有幾件破壇與缸，買了他便移出去。」沈剛心裏想：「地下火光，畢竟有藏，衆人不見，一定是我的財!」暗暗歡喜。成契定要二百五十兩，花、甘兩個打合，二百兩。沈剛心裏貪着屋中有物，也就不與較量。除中人酒水之外，着實修理，又用了五十餘兩，身邊剩銀百餘金。樊氏甚是怨悵，道他沒筭計。

沈剛道：「進門還你一個財主!」兩個擇日過屋，便把這節事告訴樊氏。

樊氏道：「若有這樣福，你也不到今日了。」捱得人散，約莫一更多天氣，夫妻兩個動手，先在廂房盡頭掘了一個深坑，不見一毫。又往左側掘了一個深坑，也不見動靜。一發鋤了兩個更次，掘了五、六處，都二、三尺深，並不見物。身體睏倦得緊，只得歇了。高臥到得天明，早見花紋與舅子趕來。

沈剛還是夢中驚醒，出來相見。花紋道：「五鼓我舅子敲門，說昨日得一夢，夢見他母親說，在廂房內曾埋有銀子二壇，昨夜被兄發掘。今日要我同來討，我道鬼神之事，不足深信，他定要我同來，這一定是沒有的事。」

那人一邊等他二人說話，一邊便潛到廂房裏一看，道：「姐夫，何如? 現現掘得七坑八坎在此!」

花紋也來一張，道：「舅子也說不得，寫契時原寫：『上除片瓦，下連基地，俱行賣出。』這也是他命。」

沈剛說：「實是沒有什物。」

花紋道：「沈兄也不消賴，賣與你今日是你的了，他怎麼要得。」

那人便變起臉來，道：「你捧粗腿，奉承財主麼？目下聖上爲大工差太監開採，我只出首追助大工，大家不得罷!」

沈剛驚得木呆，道：「恁憑你裏邊搜!」

那人道：「便萬數銀子山侖處藏，我怎麼來搜？只是出首罷!」

花紋道：「狗呆! 若送了官，不如送沈兄，平日還好應急。沈兄，你便好歹把他十之一罷!」

沈剛道：「我何曾得一釐？」

花紋道：「地下坑坎，便是證見。兄可處一處，到官就不好了。」

那人開口要三千，花紋打合，要五百，後來改做三百。沒奈何，還了他這所房子，又貼了他一百兩。

夫妻兩個無可棲身，樊氏道：「我且在花園中依着小婆婆，你到靈臺山去尋沈實，或者他還憐你有之。」

沈剛道：「我不聽他好話，趕他出去，將什臉嘴去見他? 還尋舊朋友去。」

及至去尋時，有見他才跨腳進門，就推不在的；又有明見他裏邊唱曲、喫酒，反道「拜客未回」的；花紋轎上故意打盹不見；甘毳尋着了，假做忙，一句話說不了就跑。走到家中，嘆氣如雷。

樊氏早已見了光景，道：「凡人富時來奉承你的，原只爲得富，窮時自不相顧。富時敢來說你的，這是真爲你，貧時斷肯周旋。如今我的親也沒幹，你的友也沒幹，沈實年年來看望，你是不採他，依我還是見他的是。

樊氏便去問李氏借了幾兩盤費與他，僱了個驢，向靈臺山來問沈實時，沒人曉得。問了半日，道：「此處只有個沈小山，他兒子做山場的，過了小橋，黃土牆裏便是。」

沈剛騎着驢過去，只見一個牆門，坐着許多客作在裏邊喫飯。沈剛不見沈實，進去只在那邊張望，卻見一個人出來，衆人都站起來。

這人道：「南邊山上木頭已砍完未？」

只見幾個人道：「完了。」

又問道：「西邊山上木頭曾發到水口麼？」

又有幾個答道：「還有百餘株未到。」

這人道：「你們不要耽擱纔是。」

沈剛一看，正是沈實，吩咐完了正待進去，沈剛急了，忙趕進去，把沈實一扯，道：「我在這裏!」

這人回頭道：「你是誰?」

一見，道：「呀，原來是小主人!」忙請到廳上，插燭似拜下去，沈剛連忙還禮。沈實就扯一張椅放在中央，叫老婆與媳婦來叩頭。沈剛看一看，上邊供養着沈閬一個牌位與他亡母牌位，就也曉得他不是負義人了。衆客作見了他舉家這等尊禮，都不解其意。

倒是沈剛，見人在面前，就叫沈實同坐，沈實抵死不肯，便問小主母與沈剛一向起居，沈剛羞慚滿面，道：「人雖無恙，只是不會經營，房產盡賣，如今衣食將絕。」

此時沈實更沒一句怨悵他的說話，道：「小主莫優，老奴在此兩年，已爲小主積下數百金在此，儘可供小主用費。」就將自己房移出，整備些齊整牀帳，自己夫妻與以下人都「相公」不離口。

沈剛想道：「這個光景，我是得所了，只我妻兒怎過?」

過了一晚，只見早早沈實進來見，道：「老奴自與相公照管這幾座山，先時都已蕪荒，卻喜得柴草充塞，老奴僱人樵砍，本年已得銀數十兩。就把這莊子興造；把各處近地耕種取息；遠山木植，兩年之間，先將樹木小的遮蓋在大樹之下不能長的，先行砍伐，運到水口發賣，兩年已積銀七百餘兩，老奴都一一封記。目下有商人來買樹木，每株三錢。老奴已將山中大木，盡行判與，計五千株，先收銀五百兩，尚欠千兩，待木到黃州抽分主□□□(事處，關)出腳價找還。已着關保隨去。筭記此山，自老奴經理，每年可出息三百餘兩，可以供給小主；現在除日用還可贖產，小主勿憂!」

就在裏邊取出兩個拜匣、一個小箱，點與沈剛，果是租錢、賣錢，一一封記。

沈剛道：「我要與娘子在此，是你住場，我來佔了，心上不安，要贖祖房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

沈實道：「我人是相公的人，房產是相公房產，這些銀兩，也是相公銀兩。如今便同相公去贖祖房，他一時尚未得出屋，主母也暫到這邊住下。餘銀先將好產贖回，待老奴爲相公經理。」

沈剛道：「正是! 我前日一時之誤，把當交與阿虎，他通同管當的人，把衣飾暗行抵換，反抵不得本錢來。阿獐管房產，只去騙些酒喫，分文不討。如今我把事都託你，一憑你說。」兩個帶了銀子去贖祖房，喜得周家不作住居，肯與回贖，只召了些中人酒水之費，管家、陪堂在裏邊攛掇的要錢，共去七百兩之數。只見花、甘兩個與這些十弟兄，聞他贖產，也便來探望，沈剛也極冷落待他。

因房子周家已租與人，一時未出，夫婦兩個仍到靈臺山下山莊居住。花、甘兩個，見了他先時弄得精光，如今有錢贖產，假借探望，來到山莊。沈剛故意闊他，領他看東竹林，西桑地，南魚池，北木山，果是好一派產。這兩個就似膠樣，越要沾[上]來，灑不脫了。沈剛在山莊時，見他夫、妻、媳婦自來服事，心也不安，他始終如一，全無懈怠之意。關保回，帶有銀千餘，沈實都將來交與沈剛。沈剛就與沈實用來仍贖典當衣物，置辦傢伙，仍舊還是一個財主。終是樊氏怕沈剛舊性復發，定要沈實一同在城居住。沈實只得把山莊交與關保，叫他用心管理，以後租息一應俱送進城，與主人用度。

一到城，出了屋，親眷也漸來了。十弟兄你一席，我一席，沈剛再三推辭不住，一連暖屋十來日。末後小銀兒、張巧、吳嬌也來暖屋置酒，就是這班十弟兄，直喫到夜半，花、甘兩個一齊又到書房內：「我們擲一回，耍一耍!」這也是沈剛向來落局常套，只是沈實不曾見。

這回沈實知道，想說前日主人被這幹哄誘，傢俬蕩盡，我道他已迴心，誰知卻又不改，這幾年租，彀他幾日用? 須得我撒一個酒瘋了! 就便拿了一把刀，一腳踢進書房。

此時衆人正擲得高興，花紋嚷道：「還我的順盆!」聽得門晌，急[回]頭看時一個人惡狠狠拿了刀站在面前，劈腦揪住花紋在地，一腳踏住，又把甘毳劈領結來撳住，把刀攔在脖項裏。這兩個已喫得酒多，動撣不得，只是叫：「饒命!」其餘十弟兄，見沈實行兇，急促要走時，門又[被]他把住了。

有的往桌下躲，有的拿把椅子遮，小銀兒便蹲在沈剛胯下，張巧閃在沈剛背後，把沈剛推[向]前。吳嬌先鑽在一張涼牀下，曹日移也鑽進去，頭從他的胯下拱。吳嬌道：「這時候還要取笑!」東躲西縮。只有田伯盈，坐在椅上動不得，只兩眼看。

那沈實大聲道：「你這幹狗男女!當先哄弄我官人破家蕩產也罷，如今我官人改悔，要復祖遺業，你們來暖屋，這也罷，怎做美人局，弄這些婆娘上門，又引他賭，這終不然是賭房? 我如今一個個殺了，除了害!」把刀「蕩」的一聲，先在田伯盈椅上一敲，先把個田伯盈翻筋頭跌下椅來。要殺甘毳，

沈剛道：「小山! 你爲我的意兒我已知道，只是殺了人我也走不開!」

沈實道：「這我自償命!」

甘毳急了，沸反叫：「饒命!」道：「以後我再不敢來了，若來跌折孤拐!」

花紋道：「再來爛出眼珠!」

沈剛也便跪下賭誓道：「我再與他們來往闝賭，不逢好死!」死命把刀來奪。

那沈實流淚道：「罷，罷! 我如今聽相公說，饒你這幹狗命，再來引誘，我把老性命結識你!」

一掀，甘毳直跌倒壁邊。花紋在地下爬起來，道：「酒都驚沒了!」田伯盈也有壁邊立起身來，道：「若沒有椅子遮身，了不得!」只見桌底下走出糜麗，牀底下鑽出曹日移、吳嬌，糜麗推開椅子，管缺擄得些籌馬，卻又沒用。沈實道：「快走!」只見這幾個，跌腳絆倒飛跑；那小銀兒，張巧、吳嬌，也拐也拐，妳牽我扯走出門：

劍挺青萍意氣豪，紛紛鬼膽落兒曹。

休將七尺昂藏骨，卻向狂夫換濁醪!

沈剛也不來送，只得個沈實在裏邊趕，丫頭、小廝們掩了嘴笑。樊氏見這幹人，領些妓者在家喫酒，也有些怪他，坐在裏邊，聽得說道，沈實在外邊要殺，也趕出來，看見人去，便進書房道：「原不是前番被這幹光棍哄個精光，後邊哪個理你? 如今方得他爲你贖產支持，怎又引惹這些人在家胡行?便遲窮些兒也好，怎麼要霎時富，霎時窮？」

沈剛道：「前日這些人來，我也不理；說暖屋，我也苦辭。今日來了，打發不像，我也並不曾與妓者取笑一句，骰子也不曾拈着。」

樊氏道：「只恐怕見人喫飯肚腸癢，也漸要來。」

沈剛道：「我已賭下誓了。」

正說，那沈實趕進，就沈剛身邊叩下四個頭，道：「老奴一點鯁直，驚觸相公。這不是老奴不存相公體面，恐怕這些人只圖騙人，不惜羞恥，日逐又來纏繞，一敗不堪再復。如今老奴已得罪相公，只憑相公[整]治。」

樊氏道：「相公平日只是女兒臉，踢不脫這幹人，至於如此，你這一趕，大是有功!」

沈剛道：「這些人我正難絕他，你這恐嚇，正合我意。我如今閒，只在房中看書，再不出去了。」果然沈剛自此把家事託與沈實，再不出外。這些人要尋，又不敢進來，竟斷絕了。

後來沈實又尋一個老學究，陪他在家講些道理，做些書柬，又爲他納了監，跟他上京，援例幹選了長沙府經歷，竟做了個成家之子。

沈實也活到八十二歲才死，身邊並無餘財；兒子也能似爺忠誠謹慎，沈剛末後也還了他文書，作兄弟般看待。若使當日沒有沈實在那廂經營，沈剛便一敗不振。後邊若非他杜絕匪人，安知不又敗？今人把奴僕輕賤，誰知奴僕正有好人。

# 第九回 淫婦情可誅 俠士心當宥

魚腸劍，搏風利，華陰土光芒起。匣中時吼蛟龍聲，要與世間除不義。雖彼薄情娘，不惜青瑣香。吠厖撼帨不知恥，恩情忍把結髮忘。不平暗觸雙眉豎，數點嬌紅落如雨。朱顏瞬息血模糊，斷頭聊雪胸中怒。無辜嘆息罹飛災，三木囊頭實可哀。殺人竟令人代死，天理於今安在哉？長跪訴衷曲，延頸俟誅戳。節俠終令聖主憐，聲名奕奕猶堪錄。

昔日沈亞之作《馮燕歌》。這馮燕是唐時漁陽人，他曾與一個漁陽牙將張嬰妻私通。一日，兩下正在那邊苟合，適值張嬰回家，馮燕慌忙走起，躲在牀後，不覺把頭上巾幘落在牀中。不知這張嬰是個酒徒，此時已喫得爛醉，扯着張椅兒，鼾鼾睡去，不曾看見。馮燕卻怕他醒時見了巾幘，有累婦人，不敢做聲，只把手去指，叫婦人取巾幘。不期婦人差會了意，把牀頭一把佩刀遞來。馮燕見了，怒從心起，道：「天下有這等惡婦！怎麼一個結髮夫婦，一毫情義也沒？倒要我殺他。我且先開除這淫婦。」手起刀落，把婦人砍死，只見鮮血迸流。張嬰尚自醉着，不知。馮燕自取了巾幘去了。

直到五鼓，張嬰醉醒討茶喫，再喚不應。到天明一看，一團血污，其妻已被人殺死。忙到街坊上叫道：「夜間不知誰人將我妻殺死！」

只見這鄰里道：「你家妻子你不知道，卻向誰叫？」

張嬰道：「我昨夜醉了一夜，哪裏知得？」

鄰里道：「這也是好笑！難道同在一房，人都殺死了，還不醒的？分明是你殺了，卻要賴人！」一齊將他縛了，解與范陽賈節度。

節度見是人命重情，況且兇犯模糊未的，轉發節度推官審勘。一夾一打，張嬰只得招了。

馮燕知道：「有這等糊塗官！怎我殺了人，卻叫張嬰償命？是那淫婦教我殺張嬰，我前日不殺得他，今日又把他償命，端然是我殺他了。」便自向賈節度處出首。

賈節度道：「好一個漢子，這等直氣！」一面放了張嬰，一面上一個本道：「馮燕奮義殺人，除無情之淫蠹；挺身認死，救不白之張嬰。乞聖恩赦宥」。果然唐主赦了。當時沈亞之作歌詠他奇俠。後人都道範陽燕地，人性悻直；唐時去古未遠，風俗樸厚，常有這等人。

不知在我朝也有。話說永樂時，有一人姓耿名埴，宛平縣人。年紀不多，二十餘歲。父母雙亡。生來性地聰明，意氣剛直，又且風流倜儻。他父親原充錦衣衛校尉，後邊父死了，他接了役緝事。心兒靈，眼兒快，慣會拿賊。

一日，在棋盤街見一個漢子打小廝，下老實打。那小廝把個山西客人靴子緊緊捧定，叫『救命』。這客人也苦苦去勸他，正勸得開。漢子先去，這小廝也待走，耿埴道：「小子且慢着！」一把扯住，叫：「客官，你靴桶裏沒什物麼？」客人去摸時，便喊道：「咱靴桶裏沒了二十兩銀子！」

耿埴道：「莫慌。只問這小廝要！」一搜，卻在小廝身邊搜出來。這是那漢子見這客人買貨時，把銀子放在靴內，故設此局，不料被他看破送官。

又一日，在玉河橋十王府前，見一夥人喊叫道：「搶去一□□(個貂)鼠胡帽！」在那兩頭張望。問他是什人，道：「不見有人」。

耿埴見遠遠一個人頂着一個大栲栳走，他便趕上去道：「你栲栳裏什物兒？」

那人道：「是米。」被耿埴奪下來，卻是個四五歲小廝坐在裏邊，胡帽藏在身下。

還有一個光棍，裝做書辦模樣，在順城門象房邊見一個花子，有五十多歲，且是喫得肥胖。那光棍見了，一把捧住哭道：「我的爺！我再尋你不着，怎在這裏？」

那花子不知何故，心裏道：「且將錯就錯，也喫些快活茶飯，省得終日去伸手。」隨到家裏，家裏都叫他是「老爺爺」，渾身都與換了衣服，好酒好食待他。

過了五六日，光棍道：「今日工部大堂叫咱買三五百兩尺頭，老爺爺便同去，一去晦氣！」

纔出得門，恰撞了耿埴。耿埴眼清，道：「這個老花子怎這樣打扮？畢竟有些怪。遠遠隨他，往前□□(門上)一個大緞鋪內走進去。耿埴也做去扯兩尺零□□(絹，說)這件不好，那件不好歪纏。

冷眼瞧那人一單開了二三百尺頭。兩個小廝，一個駝着掛箱，一個鉗了拜匣，先在拜匣裏拿出一封十兩雪白錠銀作樣，把店家帳略略更改了些，道：「銀子留在這邊，咱老爺爺瞧着。尺頭每樣拿幾件去瞧一瞧。中意了便好兌銀。」

兩個小廝便將拜匣、掛箱放在櫃上，各人捧了二三十匹尺頭待走，耿埴向前「咄！」的一聲道：「花子！你哪裏來錢？也與咱瞧一瞧。」一個小廝早捧了緞去了。這「書辦」也待要走時，那花子急了，道：「兒，這是工部大堂着買緞子的官銀，便與他瞧。」

那「書辦」道：「這直到工部大堂上纔開，誰人敢動一動兒？叫他有膽力拿去！」正爭時，這小廝臉都失色，急急也要跑。

耿埴道：「去不得！你待把花子作當，賺他緞子去麼？」

店主人聽了這話，也便瞧頭，留住不放。耿埴道：「有衆人在此，我便開看不妨。」打開匣子，裏邊二十封，封封都是石塊。

大家哄了一聲，道：「真神道！」那花子才知道認爺都是假的。倒被那光榻先拿去二十多匹尺頭，其餘都不曾賺得去。

人見他了得，起了他個綽號，都叫他做「三隻眼耿埴」。這都是耿埴伶俐處。不知伶俐人也便有伶俐事做出來。不題。

且說崇文門城牆下，玄寧觀前，有一個董禿子，叫名董文，是個戶部長班。他生得禿頸黃鬚，聲啞身小。做人極好，不詐人錢，只是好酒。每晚定要在外邊噇幾碗酒，歸家糊糊塗塗，一覺直睡到天亮。娶得一個妻子鄧氏，生得苗條身材，瓜子面龐，柳葉眉，櫻珠口，光溜溜一雙眼睛，直條條一個鼻子，手如玉筍乍茁新芽，腳是金蓮飛來窄瓣，說不得似飛燕輕盈、玉環豐膩，卻也有八九分人物。那董文待她極其奉承：日間遇着在家，搬湯送水、做茶煮飯；晚間便去鋪牀疊被、扇枕捶腰。若道一聲要什喫，便沒錢典當也要買與她喫；若道一聲哪廂去，便腳瘤死掙也要前去，只求她一個歡喜臉兒。只是年紀大了婦人十多歲，三十餘了，「酒」字緊了些，酒字下便懈了些。

常時鄧氏去撩撥他，他道：「罷，嫂子。今日我跟官辛苦哩！」

鄧氏道：「咱便不跟官。」

或是道：「明日要起早哩！怕失了曉。」

鄧氏道：「天光亮咱叫你。」沒奈何應卯的時節多，推辭躲閃也不少，鄧氏好不氣苦。

一日回家，姐妹們會着。鄧氏告訴，董文只噇酒，一覺只是睡到天亮。

大姐道：「這等苦了妹兒。豈不蹉跎了少年的快活？」

二姐道：「下死實捶他兩拳，怕他不醒？」

鄧氏道：「捶醒他，又撒懶溜癡不肯來。」

大姐道：「只要問他，討咱們做什來？咱們送他下鄉去罷。」

二姐道：「他捶不起，咱們捶得起來？要送老子下鄉，他也不肯去，條直招個幫的罷！」

鄧氏道：「他好不妝膀兒，要做漢子哩！怎麼肯做這事？」

大姐道：「他要做漢子，怎不夜間也做一做？他不肯明招，妳卻暗招罷了。」

鄧氏道：「怎麼招的來？姐，沒奈何，妳替妹妹招一個。」

二姐笑道：「姐招姐自要，有的讓妳？老實說，教與妳題目，妳自去做罷。」

鄧氏也便留心。只是鄰近不多幾家，有幾個後生都是擔蔥、賣菜不成人的；家裏一個挑水的老白，年紀有四十來歲，不堪作養。正在那廂尋人。

巧巧兒錦衣衛差耿埴去崇文稅課司討關，往城下過。因在城下女牆裏解手，正值鄧氏在門前閒看，忽見女牆上一影，卻是一個人跳過去。仔細一看，生得雪團白一個麪皮，眉清目朗，須影沒半根，又標緻，又青年，已是中意了。

不知京裏風俗，只愛新，不惜錢。比如冬天做就一身嶄新綢緞衣服，到夏天典了，又去做紗羅的。到冬不去取贖，又做新的。故此常是一身新。只見他掀起一領玄色絹道袍，裏面穿的是白綾襖、白綾褲，華華麗麗，又是可愛。及至蹲在地上時，又露出一件又長又大好本錢，婦人看了，不覺笑了一聲。將手上兩個戒指，把袖中紅綢汗巾裹了，向耿埴頭上「撲」地打去，把耿埴絨帽打了一個凹。

耿埴道：「瞎了眼！什黃黃打在人頭上？」抬起頭一看，卻是個標緻婦人，還掩着口在門邊笑。耿埴一見，氣都沒了。忙起身拴了褲帶，拾了汗巾，打開，卻是兩個戒指。

耿埴道：「噫！這婦人看上咱哩！」復看那婦人，還閃在那邊張耿埴。耿埴看看四下無人，就將袖裏一個銀挑牙，連着筒兒，把白綢汗巾包了，也打到婦人身邊。那婦人也笑吟吟收了。妳看我，我看你，看了一會兒。正如肚餓人看着別人喫酒飯，看得清，一時到不得口。

這邊耿埴官差不能久滯，只索身去心留。這邊鄧氏也便以目送之。把一個伶俐的耿埴，攝得他魂不附體。一路便去打聽，卻是個良家婦人，丈夫做長班的。

他道：「既是良家，不可造次進去。」因想了一夜，道：「我且明日做送戒指去，看她怎生。」

那邊鄧氏見他丟挑牙來，知是有意。但不知是哪裏人，姓什名誰。晚間只得心裏想着耿埴，身子摟着董文雲雨一場，略解渴想。早間送了董文出去，絕早梳頭，就倚着門前張望。

只見遠遠一個人來，好似昨日少年。正在那廂望他。只見人逕闖進來，鄧氏忙縮在布簾內道：「是誰？」簾子影出半個身子來，果是打扮得齊整：

眼溜半江秋水，眉舒一點巫峯。蟬鬟微露影濛濛，已覺香風飛送。簾映五枝寒玉，鞋呈一簇新紅。何須全體見芳容，早把人心牽動。

她輕開檀口道：「你老人家有什見教？」

耿埴便戲了臉捱近簾邊道：「昨日承奶奶賜咱表記，今日特來謝奶奶。」腳兒趄趄便往裏邊跨來。

鄧氏道：「哥不要羅唣！怕外廂有人瞧見。」這明遞「春」與耿埴道，內裏沒人。

耿埴道：「這等，咱替奶奶拴了門來。」

鄧氏道：「哥不要歪纏。」耿埴已爲她將門掩上，復近簾邊。鄧氏將身一閃，耿埴狠搶進來，一把抱住，親過嘴去。

鄧氏道：「定要咱叫喚起來？」口裏是這樣講，又早被耿埴把舌尖塞住嘴了。正伸手扯她小衣，忽聽得推門響，耿埴急尋後路。

鄧氏道：「哥莫慌，是老白挑水來。你且到房裏去。」便把耿埴領進房中。

卻也好個房！上邊頂格，側邊泥壁，都用綿紙糊得雪白的。內中一張涼牀，一張桌兒，擺列些茶壺、茶杯。送了他進房，卻去放老白。

老白道：「整整等了半日，壓得肩上生疼。」

鄧氏道：「起得早些，又睡一睡，便睡熟了。」又道：「老白，今日水夠了。你明日挑罷。」打發了，依舊拴了門進來。道：「哥恁點點膽兒要來偷婆娘？」

耿埴道：「怕一時間藏不去帶累奶奶。」便一把抱住，替她解衣服。

鄧氏任他解，口裏道：「咱那爛驢蹄早間去，直待晚纔回；親戚們咱也不大往來；便鄰舍們都隔遠，不管閒事。哥要來只管來。就是他來，這竈前有一個空米桶，房裏牀下盡寬。這酒糊塗料不疑心着我。」一邊說時，兩個都已寬衣解帶，雙雙到炕兒上恣意歡娛。但見：

一個仰觀天，一個俯地察；一個輕騫玉腿，一個款摟柳腰；一個笑孜孜，猛然獨進，恰似玉筍穿泥。一個戰抖抖，高舉雙鴛，好似金蓮泛水；一個憑着堅剛意氣，意待要直搗長驅。一個曠蕩情懷，那怕你翻江攪海。正是：

戰酣紅日隨戈轉，興盡輕雲帶雨來。

兩個你貪我愛，整整頑夠兩個時辰。鄧氏道：「哥，不知道你有這樣又長、又大、又硬的本錢，又有這等長久氣力，當日嫁得哥，也早有幾年快活。咱家忘八倒着力奉承咱，可有哥一毫光景麼？哥不嫌妹子醜，可常到這裏來。他是早去了，定到晚些來的。」兩個兒甚是眷眷不捨。耿埴也約她偷空必來。

以後耿埴事也懶去緝，日日到錦衣衛走了一次，便到董文家來。鄧氏終日問董文要錢買肉，買雞、果子、黃酒喫，卻是將來與耿埴同吃。

耿埴也時常做東道，常教他留些酒餚請董文，(她)道：「不要睬他！有的多，把與狗喫。」

一日晚了，正送耿埴出門，不曾開閂，只聽得董文怪唱來了。

耿埴道：「哪裏躲？」

鄧氏道：「莫忙，只站在門背後是哩！」說話不曾了，董文已是打門。

鄧氏道：「汗邪哩？這等怪叫喚！」開門，只見董文手裏拿着一盞兩個錢買的茹桔燈籠進來。鄧氏怕照見耿埴，接來往地下一丟，道：「日日夜晚纔來。破費兩個錢留在家買米不得？」又把董文往裏一推道：「拿燈來！照咱閂門。」推得董文這醉漢,東嗑了臉，西嗑了腳。叫喚進去，拿得燈來。耿埴已自出門去。鄧氏已把門閂了。

耿埴躲在檐下聽，她還忘八長忘八短：「以後隨你臥街倒巷，不許夜來驚動咱哩，要咱關門閉戶。」

董文道：「嫂子，可憐咱是個官身，脫得空一定早早回來。」千賠不是，萬賠不是，還罵個不了。

第二日，耿埴又去。鄧氏忙迎着道：「哥，不喫驚麼？咱的計策好麼？」

耿埴道：「嫂子，他是在官的人，也是沒奈何。將就些罷。」

鄧氏道：「他不伏侍老孃，倒要老孃伏侍他麼？吃了一包子酒，死人般睡在身邊，厭刺刺看他不上眼。好歹與哥計較，閃了他，與哥別處去過活罷。」

耿埴道：「罷，嫂子怎丟了窠坐兒別處去？他不來管咱們，便且胡亂着。」

鄧氏道：「管是料不敢管，咱只是懶待與他合夥。」從此，任董文千方百計奉承，只是不睬，還饒得些嚷罵。

一日，與耿埴喫酒，撒嬌撒癡的一把摟住道：「可意哥，咱委實喜歡你！真意兒要隨着你圖個長久快樂。只吃這攮刀的礙手礙腳。怎生設一計兒了了他，才得個乾淨。」

逼着耿埴定計，耿埴也便假裝癡道：「妳婦人家不曉事，一個人怎麼就害得他？」

這婦人便不慌不忙設出兩條計來，要耿埴去行，道：「哥，這有何難？或是買些毒藥，放在飲食裏面藥殺了他，他須沒個親人，料沒什大官司；再不或是哥拿着強盜，教人扳他，一下獄時，擺佈殺他，一發死得乾乾淨淨。要錢，咱還拿出錢來使。然後老孃才脫了個「董」字兒，與你做一個成雙捉對。哥，你道好麼？」

哪知這耿埴心裏拂然起來，想道：「怎奸了他妻子，又害他？」便有個不爽快之色，不大答應。

不期這日董文衙門裏沒事，只在外吃了個醉，早早回來。鄧氏道：「哥，今還不曾與哥哥耍，且桶裏躲着。」耿埴躲了。

只聽得董文醉得似殺不倒鵝一般，道：「嫂子，喫晚飯也未？」

鄧氏道：「天光亮亮的喫飯？」

董文道：「等待咱打酒請嫂子。」

鄧氏道：「不要喫！不要你扯寡淡！」

只見耿埴在桶悶得慌，輕輕把桶蓋頂一頂起，那董文雖是醉眼，早已看見，道：「活作怪，怎麼米桶的蓋會這等動起來？」便蹱蹱動要來掀看。耿埴聽了，驚個小死。

鄧氏也有些着忙,道：「花眼哩!是糴得米多，蛀蟲拱起來。噇醉了去挺屍罷！休在這裏怪驚怪喚的蒿惱老孃！」

董文也便不去掀桶看，道：「咱去，咱去，不敢拗嫂子。」躘躘蹱蹱自進房去。喜是一上牀便雷也似打鼾。

鄧氏忙把桶蓋來揭道：「哥悶壞了。」

耿埴道：「還幾乎嚇死。」

一跨出桶來便要去，鄧氏道：「哥，還未曾與哥耍哩，怎就去？」兩個就在凳兒上，做了個騎龍點穴勢。耍夠一個時辰。

鄧氏輕輕開門放了，道：「哥明日千定要來。」

只是耿埴心裏不然道：「董文歹不中也是結髮夫妻，又百依百隨，便喫兩盅酒也不礙，怎這等奚落他？明日咱去勸她，畢竟要她夫妻和睦纔是。」常時勸她，鄧氏道：「哥，他也原沒什不好，只是咱心裏不大喜他。」

一日，耿埴去，鄧氏歡天喜地道：「咱與你來往了幾時，從不曾痛快睡得一夜。今日攮刀的道，明日他的官轉了員外，五鼓去伏侍到任。我道夜間我懶得開門，你自別處去歇。攆了他去，咱兩個兒且快活一夜。」

兩個打了些酒兒，在房裏你一口、我一口喫個爽利。到得上燈，只聽得董文來叫門，兩個忙把酒餚收去。鄧氏去開門便嚷道：「你道不回了，咱閉好了門，正待睡個安耽覺兒，又來鳥叫喚！」

董文道：「咱怕妳獨自個宿寒冷，回來陪妳。」逕往裏邊來。耿埴聽了，記得前日桶裏悶得慌，逕往牀下一躲。

只見進得房來，鄧氏又嚷道：「叫你不要回，偏要回來！如今門是咱開了，誰爲你冷冰冰夜裏起來關門？」

董文道：「嫂子，咱記念妳家來是好事。夜間冷，咱自靠一靠門去罷，嫂子不要起。」

鄧氏道：「咱不起來！」還把一牀被自己滾在身道：「你自去睡，不要在咱被裏鑽進鑽出凍了咱。」董文只得在腳後和衣自睡，倒也睡得着。苦是一個鄧氏，有了漢子不得在身邊，翻來覆去不得成夢，只嘓嘓噥噥把丈夫出氣。更苦是一個耿埴，一個在牀上，一個在牀下，遠隔似天樣。下邊又冷颼颼起來，凍得要抖。卻又怕上邊知覺，動也不敢動，聲也不敢作。

捱到三更，鄧氏把董文踢兩腳道：「天亮了，快去！」

董文失驚裏跳起來，便去煤爐裏取了火，砂鍋裏燒了些臉水，煮了些飯，安排些菜蔬。自己梳洗了，吃了飯，道：「嫂子，咱去。妳喫的早飯咱已整治下了，沒事便晏起來些。」

鄧氏道：「去便去，只恁瑣碎，把人睡頭攪醒了。」董文便輕輕把房門拽上，一路把門靠了出去。

耿埴凍悶了半夜，才得爬出牀來。鄧氏又道：「哥凍壞了。快來趁咱熱被。」耿埴也便脫衣跳上牀來。

忽聽外邊推門響，耿埴道：「想忘了什物又來也。」仍舊鑽入牀下。

董文一路進門來，鄧氏道：「是誰？」

董文道：「是咱。適才忘替嫂子摁摁肩，蓋些衣服，放帳子，故此又來。」

鄧氏嚷道：「扯鳥淡！教咱只道是賊，嚇得一跳，□(這)攮刀子的！」董文聽了，不敢做聲，依舊靠門去了。可是：

意厚衾疑薄，情深語自重。

誰知不賢婦，心向別人濃。

這邊耿埴一時惱起，道：「有這等怪婦人！平日要擺佈殺丈夫，我屢屢勸阻不行，至今毫不知悔。再要何等一個恩愛丈夫？她竟只是嚷罵，這真是不義的淫婦了。要她何用！」當時見牀上掛着一把解手刀，便掣在手要殺鄧氏。鄧氏不知道，正揭起了被道：「哥快來，天冷凍壞了！」那耿埴並不聽她，把刀在她喉下一勒，只聽得跌上幾跌，鮮血迸流，可憐。

情衰結髮戀私夫，謬謂恩情永不殊，

誰料不平挑壯士，身餐一劍血模糊。

若論前船就是後船眼。他今日薄董文，就是後日薄耿埴的樣子。只是與她斷絕往來也夠了，但耿埴是個一勇之夫，只見目前的不義，便不顧平日的恩情，把一個惜玉憐香的情郎換做了殺人不眨眼的俠士。哪惜手刃一婦人以舒不平之氣。此時耿埴見婦人氣絕，也不驚忙，也不顧慮，將刀藏在牀邊門檻下，就一逕走了。出門來，人都不覺。

晦氣是這白老兒。挑了擔水，推門直走進裏邊，並不見人。他傾了水，道：「難道董大嫂還未起來？若是叫不應，停會不見什物事，只說咱老白不老實。叫應了去。」連叫幾聲，只是不應。還肩着這兩個桶在房門叫，又不見應，只得歇下了。

走進房中，看見血淋淋的婦人死在牀上，驚得魂不附體。急走出門叫道：「董家殺了人！」只見這些鄰舍一齊趕來道：「是什麼人殺的？」

老白道：「不知道。咱挑水來，叫不人應，看時已是殺死了。」

衆人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這一定是你殺的了。」

老白道：「我與她有什冤仇來？」衆人一邊把老白留住，一邊去叫董文。

董文道：「我五鼓出去，誰人來殺她？這便是你挑水進去，見她孤身，非奸即盜，故此將人殺了。」

一齊擁住老白道：「講得有理，有理。且到官再處。」一直到南城御史衙門來。

免不得投文唱名，跪在丹墀聽候審理。那御史道：「原告是董文，叫董文上來。你怎麼說？」

董文道：「小的戶部浙江司於爺長班。家裏只有夫妻兩口，並無別人。今早五鼓伏侍於爺上任，小的妻子鄧氏好好睡在牀裏。早飯時，忽然小的挑水的白大，挑水到家來，向四鄰叫喚道，小的妻子被殺。衆鄰人道，小的去後，並無人到家。只有白大。這明明是白大欺妻子孤身，輒起不良之心，不知怎麼殺了。只求青天老爺明察。」

這御史就叫緊鄰上來，問道：「董文做人可兇暴麼？他夫妻平日也和睦麼？」

衆人答應道：「董文極是本分的。夫妻極過得和睦。」

御史又道：「他妻子平日可與人有奸麼？他家還有什人時常來往麼？」

衆人道：「並沒有。」

御史道：「可有姿色麼？」

衆人道：「極標緻的。」

御史叫：「帶着，隨我相驗。」

果然打了轎，衆人跟隨，直到城下看時，果然這婦人生得標緻，赤着身體，還是被兒罩着的。揭開上半截，看項下果是刀傷。

御史便叫白大：「你水挑在哪邊？」

白大道：「挑在竈前。」御史便叫帶起回衙門審。

一到衙門，叫董文：「董文！你莫不是與鄧氏有什口舌，殺了她，反卸與人？」

董文道：「爺爺，小的妻子，平日罵也不敢罵她一聲，敢去殺她？實是小的出門時，好好睡在牀上。怎麼不多時就把她殺死了，爺爺可憐見。」

御史道：「你出去時節，還是你鎖的門；婦人閂的門？」

董文道：「是小的靠的門。推得進去的。」

御史便叫白大：「你挑水去時，開的門、關的門？」

白大道：「是掩上的。」

御史道：「你挑水到他竈前，緣何知她房裏殺了人？」

白大道：「小的連叫幾聲不應，待要走時，又恐不見了物件，疑是小的。到房門口尋個人閂門，只見人已殺死。小的怎麼敢去行兇。」

御史「咄！」的一聲道：「胡說！她家有人沒人，於你什事？要你去尋？這一定你平日貪她姿色，這日乘她未起，家中無人，希圖強姦，這婦人不從，以致殺害。還要將花言巧語來抵賴，夾起來！」

初時老白不招，一連兩夾棍，只得認了，道「圖奸不遂，以致殺死。」做一個「強姦殺死人命」參送刑部。發山西司成招，也只仍舊。追他兇器，道是本家廚刀所殺，取來封貯了。書一個審單道：

審得白大以賣水之傭作貪花之想，乘董文之他出，瞷(見?)鄧氏之未起，圖奸不遂，兇念頓生，遂使紅顏碎茲白刃。驚四鄰而祈嫁禍，其將能乎？以一死而謝貞姬，莫可逭也。強姦殺人，大辟何辭？監候。具題處決。

吳堂奏請。不一日，奉旨處決。免不得點了監斬官，寫了犯由牌，監裏取出老白花綁了，一簇押赴市曹。鬧動了三街六市，紛紛也有替鄧氏稱說貞節以致喪命的；也有道白大貪色自害的。那白大的妻子一路哭向白大道：「你在家也懶幹這營生，怎想這天鵝肉喫？害了這命！」那白大隻是流淚，也說不出一句話兒。

單是耿埴聽得這日殺老白，心上便忿激起來，想道：「今日法場上的白大，明明是老耿的替身。我們做好漢的，爲何自己殺人，要別人去償命？況且那日一時不平之氣，手刃婦人是我；今日殺這老白，又是替我。倒因我一個人殺了兩個人。今日陽間躲得過，陰間也饒不過。做漢子的人怎麼愛惜這顆頭顱，做這樣縮頭的事？」就趕到法場上來。

正值老白押到，兩個劊子手按住，只要等時辰到了。周圍也都是軍兵圍住。

耿埴就人背後平空一聲「屈」叫起來，監斬官叫拿了問時，他道：「小人耿埴，向與董文妻通姦。那日躲在他家，見董文極其恩愛，鄧氏恣情凌辱，小人忿她不義，將她殺死。刀現藏董文房中牀邊檻下。小人殺人，小人情願認罪典刑，小人自應抵命。求老爺釋放白大。」

監斬官道：「這定是真情了，也須候旨定奪。」將兩人一齊監候。本日撤了法場，備述口詞，具本申請。正是：

是是非非未易論，笑他廷尉號無冤。

飴甘一死償紅粉，肯令無辜泣九原。

此時永樂爺礪精求治，批本道：「白大既無殺人情蹤，準與釋放；耿埴殺一不義，生一不辜，亦饒死；原問官讞獄不詳，着革職。欽此。」

此時滿京城才知道白大是個老實人，遭了屈官司；鄧氏是個不長進淫婦，也該殺的；耿埴是個漢子。若不是他自首，一個白大，莫說人道他強姦殺人，連妻子也信不過；一個鄧氏，莫說丈夫道她貞節，連滿京人也信她貞節。

只是這耿埴，得蒙聖恩免死，自又未曾娶妻，他道：「只今日我與老白一件事，世上的是非無定，也不過如此了；人生的生死無常，也不過如此了。今日我活得一日，都是聖恩留我一日。爲何還向是非生死場中去混帳？」便削了發爲僧。把向來攢的傢俬約有百餘金，將一半贈與董文，助他娶親；一半贈與白大，謝他受累。就在西山出家，法名智果。

其時京城這些風太監，有送他衣服的，助道糧的，起造精舍的。他在西山住了三年，後來道近着京師，受人供養，不是個修行的，轉入五臺山。粗衣淡食，朝夕唸佛。人與他談些佛法，也能領悟。到八十二歲，忽然別了合寺僧行，趺坐禪牀，說偈道：

生平問我修持，一味直腸直肚。

養成無垢靈明，早證西方淨土。

言訖合掌而逝，蓋已成正果雲。

劍誅無義心何直，金贈恩人利自輕，

放下屠刀成正覺，何須唸佛想無生。

# 第十回 千秋盟友誼 雙璧返他鄉

屈指交情幾斷魂，波流雲影幻難論。

荒墳樹絕徐君劍，暮市蛛羅翟相門。

誰解綈袍憐範叔，空傳一飯贈王孫。

扶危自是英雄事，莫向庸流浪乞恩。

世態淡涼，俗語常道得好：「只有錦上添花，沒有雪中送炭。」即如一個富人，是極吝嗇，半個錢不捨的，卻道，我盡意奉承他，或者也憐我，得他資給；一個做官的，是極薄情，不認得人的，卻道，我盡心鑽拱他，或者也喜我，得他提攜，一介窮人，還要東補西折，把去送他。若是個處困時，把那小人圖報的心去度量他：年幼的，道這人小，沒長養；年老的，道人老，沒回殘；文士笑他窮酸；武夫笑他白木；謹慎的說道沒作爲；豪爽的道他忒放縱。高不是，低不是，只惹憎嫌，再沒憐惜。就是錢過北斗，任他堆積；米爛成倉，任他爛卻，怎肯扶危濟困？況這個人又不是我至親至友！不□(似)豪俠漢子，不以親疏起見，偏要在困窮中留意。

昔日王文成陽明先生，他徵江西桃源賊，問賊道：「如何聚得人攏？」

他道：「平生見好漢不肯放過。有急周急，有危解危，故此人人知感。」

陽明先生對各官道：「盜亦有道。若是如今人，見危而坐視，是強盜不如了。」

國初曾有一個杜環，原籍江西廬陵。後來因父親一元遊宦江南，就居金陵。他父親在日，曾與一個兵部主事常允恭交好。不期允恭客死九江府，單單剩得一個六十歲母親張氏。要回家回不得，日夕在九江城下哭。

有人指引她道：「安慶知府譚教先是妳嘉興人。怎不去見他？」

張氏想起，也是兒子同筆硯朋友。常日過安慶時，他曾送下程、請酒，稱她做伯母，畢竟有情。誰料官情紙薄。去見時，門上見她衣衫藍褸、侍從無人，不與報見。及至千難萬難得一見，卻又不理。只得到金陵來。

其時一元已歿。這張氏問到杜家，說起情事，杜環就留她在家。其妻馬氏，就將自己衣服與她，將她通身藍褸的盡皆換去。住了一日，張氏心不死，又尋別家。走了幾家，並沒人理，只得又轉杜家。

他夫婦□□(如同)待父母般，絕無一毫怠慢。那張氏習久了，卻忘記自己流寓人家，還放出舊日太奶奶躁急求全生性來。他夫妻全不介意。

屢寫書叫他次子伯章，決不肯來。似此十年，杜環做了奉祀，差祭南鎮，與伯章相遇，道他母親記念。伯章全不在心，歇了三年方來。

又值杜環生辰，母子抱頭而哭，一家驚駭，他恬然不動。

不數月，伯章哄母親道：「去去來接母親。」誰知一去竟不復來。那杜環整整供她二十年。死了，又爲殯殮。夫以愛子尚不能養母，而友人之子反能周給，豈不是節義漢子！

不知還有一個：這人姓王名冕，字孟端，浙江紹興府諸暨人。他生在元末，也就不肯出來做官。夫耕婦織，度這歲月。卻讀得一肚皮好書，便韜略星卜，無所不曉；做得一手好文字，至詩歌柬札，無所不工。

有一個吉進，他見他有才學，道：「王兄，我看你肚裏來得，怎守着這把鋤頭柄？做不官來，便做個吏。你看如今來了這此韃官，一些民情不知，好似山牛，憑他牽鼻。告狀叫準便準，叫不準便不準；問事說充軍就充軍，說徒罪就徒罪。都是這開門按鈔、大秤分金。你怎麼守死善道？」

王孟端仰天哈哈大笑道：「你看，如今做官的什樣人，我去與他作吏？你說吏好，不知他講公事談天說地；論比較縮腦低頭，得幾貫枉法錢，常拼得徒流絞斬；略惹着風流罪，也不免夾打敲捶。挨挨擠擠，每與這些門子書手成羣；擺擺搖搖，也同那起皁隸甲首爲伍。日日捧了案卷，似草木般立在丹墀。何如我或笑、或歌、或行、或住，都得自快，這便是燕雀不知鴻鵠志了。」

後邊喪了妻，也不復娶。把田產託了家奴管理，自客遊錢塘。與一個錢塘盧太，字大來交好，一似兄弟一般。又連着個詩酒朋友：青田劉伯溫。他常與伯溫、大來，每遇時和景明，便縱酒西湖六橋之上，或時周遊兩峯、二竺，登高陟險，步履如飛。大來嬌怯不能從，孟端笑他道：「只好做個文弱書生。」

一日，席地醉飲湖堤，見西北異雲起。衆人道是景雲。正分了個『夏雲多奇峯』韻，要做詩。伯溫道：「什麼景雲！這是王者氣，在金陵。數年後吾當輔之。」驚得坐客面如土色，都走了去。連盧大來也道：「兄何狂□(易)如此？」也□□□(嚇走了)。只有王孟端陪着他，捏住酒盅不放。伯溫跳起身歌道：

雲堆五彩起龍紋，下有真人自軼羣，

願借長風一相傍，定教麟閣勒奇勳。

王孟端也跳起來歌道：

胸濯清江現[木蒥]紋，壯心寧肯狎鷗羣，

茫茫四字誰堪與？且讓兒曹浪策勳。

兩個大醉而散。

閒中兩人勸他出仕,道：「兄，你看如今在這邊做官的：不曉政事，一味要錢的，這是貪官；不惟要錢，又大殺戮，這是酷官；還又嫉賢妒能，妄作妄爲，這是蠢官。你道得是行我的志麼？丈夫遇合有時，不可躁進。」

更數年，盧大來因人薦入京，做了灤州學正。劉伯溫也做了行省都事。只是伯溫又爲與行省丞相議論台州反賊方國珍事，丞相要招，伯溫主剿。丞相得了錢，怪伯溫阻撓他，劾道：「擅作威福。」囚禁，要殺他。王孟端便着家人不時過江看視。自己便往京師爲他申理。

此時脫脫丞相當國。他間關到京，投書丞相道：

法戒無將，罪莫加於已著；惡深省事，威□□□□(豈貸於倒)謀？枕戈橫槊，宜伸忠義之心；臥鼓弢弓，適長□□(奸頑)之志。海賊方國珍，蜂蝨餘蠕，瘡痏微毒。揭竿□□(斥清)，疑如蟻鬥牀頭；弄楫波濤，恰似漚漂海內。固宜減茲朝食，何意愎彼老謀？假以職銜，是叛亂作縉紳階級，列之仕路，衣冠竟盜賊品流。欲彌亂而亂彌增，欲除賊而賊更起。況復誤入敵彀，堅拒良圖。都事劉基，白羽揮奇，欲盡舟中之敵；赤忱報國，巧借幾前之籌。只慷慨而佐末談，豈守閫而妄誅戮。坐以擅作威福，幹法不倫；竟爾橫付羈囚，有冤誰雪？楚棄范增，孤心膂將無似之；宋殺岳飛，快仇讎諒不異也！伏願相公，秤心評事，握髮下賢。謂叛賊猶賜之生全，寧幕僚混加之戮辱？不能責之剿捕，試一割於鉛刀。請得放之田裏，使洗愆於守劍。敢敷塵議，乞賜海涵。

書上。脫脫丞相看畢，即行文江浙丞相，釋放劉伯溫。又薦他做翰林承旨。王孟端道：「此處。不久，將生荊棘，□(走)狐兔，排賢嫉正，連脫公還恐不免，我緣何在此？」且往灤州探望盧大來。

只見盧大來兩邊相見。盧大來訴說：「此處都是一班韃子。不省得我漢人言語，又不認得漢人文字，哪個曉尊師、重傅？況且南人不服水土，一妻已是病亡，剩下兩個小女，無人撫養。我也不久圖南迴，所苦又是盤費俱無。方悔仕路之難。」

王孟端道：「你今日才得知麼？比如你是個窮教職，人雖不忌你的才，卻輕你甘清受淡，把一個豪傑肝腸，英雄的胸次都磨壞了。你還有志氣，熬不過來，求歸。有那些熬不過，便去幹求這些門生，或是需索這些門生。勒拜見、要節禮，瑣瑣碎碎，成何光景？又如劉伯溫，有志得展，人又忌他的才。本是爲國家陳大計，反說他多事，反說他貪功，這個髒骯之身，可堪得麼？我如今去便遨遊五嶽、三山，做個放人。歸只飲酒做詩，做了廢士什要緊？五斗折腰，把這笑與陶淵明笑。兄且寧耐□□□(安目下呵)遍走齊魯諸山，再還錢塘，探望伯溫。」就別了盧大來。大來不勝悽愴。

他走登州，看海市；登泰山，□(登)南天門，過東、西二天門，摩秦無字碑；踞日觀，觀日出，□□(倚秦)觀望陝西；越觀望會稽；上丈人、蓮花諸峯，□□□□(石經、桃花)諸峪；過黃□(峴)、雁飛衆嶺；入白雲、水廉、黃花、□□□□(各洞，盥漱)、玉女、王母、白龍各池，又憩五大夫松下，□□□(聽風聲)。然後走闕里，拜孔廟，遨遊廣陵、金陵、姑蘇，半載方到家。

劉伯溫已得他力，放歸青田隱居。不期盧大來在灤州因喪偶，悲思成了病，不數月，懨懨不起。想起有兩個女兒，一個馨蘭，一個傲菊，無所依託，只得寫書寄與王孟端道：

弟際蹇運，遠官幽燕。復遘危疾，行將就木，計不得復奉色笑矣。弱女馨蘭、傲菊，倘因友誼，曲賜周旋，使縉紳之弱女，不落腥羶，則予目且瞑。唯君圖之。

孟端回杭不過數日，正要往看伯溫，忽接這書，大驚道：「這事我須爲了之！」便將所有田產，除可以資給老僕，餘盡折價與人，得銀五十餘兩，盡帶了，往灤州進發。

行至高郵，適值丞相脫脫率大兵往討張士誠，爲□(邏)兵所捉，捉見贊畫龔伯璲。

孟端道：「我諸暨王冕也。豈肯從賊作奸細乎？」

伯璲忙下階相迎道：「某久從丞相，知先生大名。今丞相統大兵至此，正缺參謀，幸天賜先生助我丞相。願屈先生共事，同滅巨賊。」

王孟端道：「先生，焉有權臣在內，大將能立功於外？今日功成，則有震主之威；不成，適起讒譖之口，方爲脫公進退無據。雖是這般說，小生辱脫公有一日之知，當爲效力。但是我友人歿在灤州，遺有二女，託我攜歸杭。脫公此處尚有公等，二女灤州之託更無依倚。去心甚急，不可頃刻淹滯。」

龔伯璲道：「這等，公急友誼，小生也不能淹留。」就在巡哨士卒裏邊，追出王孟端原挈行李，又贈銀三十兩。

王孟端不肯收，龔伯璲道：「公此去灤州，也是客邊。恐資用不足，不妨收過。」還贈他鞍馬、上都公幹火牌一張，道：「得此可一路無阻。」又差兵護送一程。

果然，王孟端得鞍馬、火牌，一路直抵灤州。到州學探訪時，只見道：「盧爺已歿，如今新學正孛羅忽木已到任了。」

問他家眷時，道：「他有兩個小姐，一個小廝。一個大小姐，十三歲，因盧爺歿了，沒有棺木，州里各位老爺，一位是蒙古人，一位色目人、一位西域人都與盧爺沒往來，停了兩日，沒有棺木，大小姐沒極奈何，只得賣身在本州萬戶忽雷博家。得他棺木一口、銀一兩、米一石，看殯殮盧爺去了。還有一個小廝、一位十歲小姐守着棺木。新爺到任，只得移在城外，搭一個草舍安身。說道近日也沒得喫用，那小廝出來求乞，不知真不真。」

王孟端便出城外尋問。問到一個所在，但見：

茹茹梗編連作壁，盡未搪泥；蘆葦片搭蓋成篷，權時作瓦。繩樞欲斷，當不得刮地狂風。柴戶偏疏，更逢着透空密雪。內停一口柳木材，香菸久冷；更安着一個破沙罐，粒米全無。草衣木食，哪裏似昔日嬌娥；鵠面鳩形，恰見個今日小廝。可是：

逢人便落他鄉淚，若個曾推故舊心？

王孟端一問，正是盧大來棺木、家眷，便撫棺大哭道：「仕兄，可惜你南方豪士，倒做了北士遊魂！」那小姐與小廝也趕來嚶嚶的哭了一場。終是舊家規模，過來拜謝了。王孟端見她垢面篷頭、有衫無褲，甚是傷感。問她姐姐消息，道：「姐姐爲沒有棺木，自賣在忽雷萬戶家。前日小廝乞食到他家，只見姐姐在那廂把了他兩碗小米飯，說府中道她拿得多了，要打，不知怎麼？」王孟端便就近尋了一所房兒住下。自到忽雷府中來。

這忽雷是個蒙古人。祖蔭金牌萬戶，鎮守灤州。他是個勝老虎的將軍，家中還有個賽獅子的奶奶。大凡北方人生得身體長大，女人才到十三歲便可破身。當日大小姐自家在街上號泣賣身，忽雷博見她好個身分兒，又憐她是個孝女，討了她。不曾請教得奶奶。付銀殯葬後，領去參見奶奶，只得叩了個頭。問她哪裏人，小姐道：「錢塘人。」她也不懂。倒是側邊丫鬟道：「是南方人。」問道：「幾歲了？」答應十三歲。只見那奶奶顏色一變，只爲她雖然哭泣得憔悴了些，本來原是修眉媚臉標緻的，又道是在時年紀，怎不妒忌？

巧巧兒忽雷博回家來，問奶奶道：「新討的丫鬟來了麼？她也是個仕宦之女。」

奶奶道：「可是門當戶對的哩！」

忽雷道：「咱沒什狗意，只憐她是個孝心女兒。」

奶奶道：「咱正怪妳憐她哩！」吩咐新娶丫鬟叫做「定奴」，只教她竈前使用。

苦的是南邊一個媚柔小姐，卻做了北虜粗使丫鬟。南邊燒的是柴，北邊燒的是煤，先是去弄不着；南邊食物精緻，北邊食物粗糲，整治又不對綹。要去求這些丫鬟教道，這邊說：「去那邊，不曉！」那邊說：「來這邊，不明！」整治的再不得中意。南邊妝扮是二柳梳頭，那奶奶道：「咱見不得這怪樣！」定要把來分做十來路，打細細辮兒披在頭上。韃扮都是赤腳，見了她一雙小小金蓮，她把自己腳伸出來，對小姐道：「咱這裏都這般走得路，妳那纏得尖尖的什麼樣？快解去了！」小姐只得披了頭、赤了腳，在廚下做些粗用。晚間着兩個丫頭伴着她宿，行坐處有兩個奶奶心腹丫頭貴哥、福兒跟定，又常常時搬嘴弄舌，去得半年，不知打過了幾次。若是忽略雷遇着，來討了個饒，更不好了，越要脫剝了衣裳打個半死。虧得一個老丫頭都盧凡事遮蓋她。也只是遮蓋的人少，搠舌頭的多。幾番要尋自盡，常常有伴着，又沒個空隙，只是自怨罷了。

一日，在竈前聽得外面一個小花子叫喚聲音廝熟，便開後門一看，卻是小廝琴兒。看了，兩淚交流，正是：

相見無言慘且傷，青衣作使淚成行。

誰知更有堪憐者，灑泣長街懷故鄉。

忙把自己不曾喫的兩碗小米飯與他。湊巧福兒見了，道：「怪小浪淫婦，是妳孤老來？怎大碗飯與他？」

小姐道：「是我不喫的。」

福兒道：「妳不喫，家裏人喫不得？」

又虧得都盧道：「罷，姐姐。她把與人須餓了她，不餓我。與她遮蓋些。」那琴兒見了光景，便飛跑，也不曾說得什的，小姐也不曾問得。常想道：「我父親臨歿曾有話道：『我將你二人託王孟端來搬取回杭，定不流落。』不知王伯伯果肯來麼？就來，還恐路上兵戈阻隔，只恐回南的話也是空。但是妹兒在外，畢竟也求乞，這事如何結果？」

不料王孟端一到，第二日便拿一個名貼來拜忽雷萬戶。相見，孟端道：「學生有一甥女，是學正盧大來女。聞得她賣身在府中，學生特備原價取贖，望乞將軍慨從。這便生死感激的事。」

忽雷道：「待問房下。」就留王孟端在書房喫茶。着人問奶奶，只見貴哥道：「怕是爺使的見識，見奶奶難爲了她，待贖了出去，外邊快活。」

奶奶道：「怕不敢麼？」

福兒道：「爺料沒這膽氣。奶奶既不喜她，不若等她贖去，也省得咱們照管。只是多要她些罷了。」奶奶聽了，道：「要八兩原價，八兩飯錢，許她贖去。」

忽雷笑道：「哪要得許多？」

王孟端道：「不難。」先在袖中取出銀子八兩交與忽雷，道：「停會學生再送四兩，取人便了。」

隨即去時，那奶奶不容忽雷相見，着這兩個丫鬟傳話，直勒到十六兩，才發人出來。王孟端叫乘轎子，抬了到城下。小姐向材前大哭，又姊妹兩個哭了一場，然後拜謝王孟端道：「若非恩伯，姊妹二人都向他鄉流落。」

王孟端道：「這是朋友當爲之事，何必致謝。」就爲她姊妹、小廝做些孝服，僱了人夫車輛。車至張家灣，僱船由通惠河回。

此時脫脫丞相被讒譖謫死，贊畫龔伯璲棄職舊隱。前山東、江淮一帶賊盜仍舊蜂起，山東是田豐，高郵張士誠，共餘草竊，往往而是。也不知擔了多少干係，吃了多少驚恐，用了多少銀兩，得到杭州，把他材送到南高峯祖墳安葬了。先時，盧大來長女已許把一個許彩帛子，後邊聞他死在灤州，女兒料不得回來，正要改娶人家，得王孟端帶他二女來，也復尋初約。次女，孟端也爲她擇一士人。自己就在杭州，替盧大來照管二女。

不覺五年，二女俱已出嫁。金華、嚴州俱已歸我太祖。江南參加政事胡大海，訪有劉伯溫、宋景濂、章溢，差人資送至建康。伯溫□(曾)對大海道：「吾友王孟端，年雖老，王佐才也，不在吾下。公可闢置帳下。」留書一封。胡參政悄悄着人來杭州請他。

這日，王孟端自湖上醉歸，恰遇一人送書，拆開看時，乃是劉伯溫書，道：

弟以急於吐奇，誤投盲者，微見幾不脫虎口。雖然躁進招尤，懷寶亦罪。以兄王佐之才，與草木同腐，豈所樂歟？幕府好賢下士，倘能出其底蘊，以佐蕩平，管樂之勳，當再見今日。時不可失，唯知者亟乘之耳！

王孟端得書，道：「我當日與劉伯溫痛飲西湖，見西北天子氣，已知金陵有王者興。今金陵兵馬所向成功，伯溫居內，我當居外，共興王業。」就棄家來到蘭溪。聞得金華府中變，苗將蔣英、劉震作亂，刺死胡參政，他便創議守城，自又到嚴州李文忠左丞處借兵報仇，直抵城下。蔣英、劉震連夜奔降張士誠。

李左丞便辟他在幕下。凡一應軍機進止都與商議。此時張士誠聞得金、處兩府都殺了鎮守，大亂。他急差大將呂珍領兵十萬攻打諸、全。孟端與李左丞計議：先大張榜文、虛張聲勢，驚恐他軍心；又差人進城關合守將謝再興，內外夾攻，殺得呂珍大敗而走。

次年四月，諸、全守將謝再興，把城子叛降張士誠，攻打東陽。他又與李左丞來救東陽。創議要在五指巖立新城，可與謝再興相拒。李左丞就着他管理。他數日之間早已築成二城深池，是一個雄鎮。張士誠差李伯升領兵攻城，那邊百計攻打，他多方備禦。李左丞親來救應。李伯升又是大敗。

後來李左丞奉命取杭州，張士誠□□□□□□(平章潘原明，遣)人乞降，孟端勸左丞推心納之，因與左丞輕騎入城受降，左丞就着孟端，協同原明鎮守杭州，時已六十餘。未幾，以勞卒於杭州。盧氏爲持三年喪，如父喪一般。識者猶以孟端有才未盡用，不得如劉伯溫共成大業，是所深恨。然於朋友分誼，則已無少遺恨，豈不是今人之所當觀法。

# 第十一回 捐金非有意 得地豈無心

幹濟吾儒事，何愁篋底空？

脫驂非市俠，贈麥豈貪功。

飯起王孫色，金憐管叔窮。

不教徐市媼，千載獨稱雄。

天下事物盡有可以無心得，不可有心求。自錢財至女色、房屋、官祿，無件不然。還有爲父母思量，利及一身，爲一身思量，利及後嗣，這是風水一說。聽信了這些堪輿，道：此處來龍好、沙水好；前有案山，後有靠；合什格局，出什官吏，揖金謀求。被堪輿背地打偏手，或是堪輿結連富戶，做造風水、囤地騙人。甚至兩邊俱系富家，不肯歸併一家；或是兩人都謀此地，至於爭訟。後來富貴未見，目前先見不安。還有這些風水(先生)，見他喜好風水，都來騙他：先一個爲他造墳，已是說得極好，教他賞盡錢財；後邊一個又來破發，道是不好，應行遷改，把個父母搬來搬去，骨殖也不得安閒。不知這風水卻有自然而來的。

如我朝太祖葬父，升至獨龍岡，風雨大至。只聞空中道：「誰人奪我地？」下邊應道：「朱某！」太祖因雨暫回。明日已自成墳。這是帝王之地，所不必言。

就如我杭一大家，延堪輿看風水。只待點穴。忽兩堪輿自有在那廂商議道：「穴在某處。他明日禮厚點與他；不厚，與他右手那塊地。」不期爲一個陪堂聽了。

次日，見堪輿所點卻是右手的，他就用心。後來道：「如今生時與你朝夕，不知死後得與你一塊麼？」因問他求了這塊地，如今簪纓不絕。

一家亦因堪輿商議，爲女兒聽了，道在□□□(楊梅樹)下，後來也用計討了，如今代代顯宦。這都有鬼使神差般。

但有一人，卻又憑小小一件陰騭，卻得了一塊地，後來也至發身。

話說福建三山有一個秀才，姓林名茂，字森甫。他世代習儒，弱冠進了一個學。只是破屋數椽，瘠田數畝，僅可支持，不能充給。娶了一個妻黃氏，做人極□□□□(其溫柔，見)道理，甘淡泊。常道這些□□□(秀才一)入了學，便去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說公話事，得了人些錢財，不管事之曲直，去貼官府)的臉皮，稱的是老父師、太宗師，認的是舍親敝友。不□(知)若說爲人伸冤，也多了這些俠氣。若是黨邪排正，□□(也損)陰騭，鎮日府、縣前奴顏婢膝，也不惜羽翎。若爲□(窮)所使，便處一小館。一來可以藉他些束脩脩，資家中薪水；二來可以益加進修。蓋人做了一個先生，每日畢竟要講書。也須先理會一番，然後可講與學生。就是學生庸下，他來問也須忖量與他開發。至於作文，也須意見、格局、詞華勝似學生，方無愧於心，故此也是一件好事。只是處館也難。豪宦人家，他先主一個□(定)，要尋好先生，定要平日考得起的。這些秀才見他□(豪)宦可擾，也人上央人去謀。或是親家，或是好友，甚是出薦館錢與他陪堂，要他幫襯，如何輪得到平常人？況且一捱進身，雖作些名士模樣，卻也謙卑巽順，籠絡了主翁；貓鼠同眠，收羅了小廝。又這等和光同塵，親厚了學生，道人都是好奉承的，講書有句象，便道：「特解」；作文有一句是，便與密圈。在人前與他父母前稱揚，學生怎不喜他？這便是待向上學生了。還有學生好懶惰的，便任他早眠晏起，讀書也得，不讀書也得；作文也可，不作文也可。就是家中有嚴父，反爲他修飾，自做些文字與他應名。若父親面試，畢竟串他小廝，與他傳遞。臨考畢竟掇哄主人，爲央份上，引領學生爲尋代考。甚至不肖的。或嫖或賭，還與幫閒。只要固目下館，哪顧學生後來不通，後來不成器？故此闊館也輪不着林森甫。僅在一個顏家,處一個半斤小館。是兩個小鬼頭兒：一個聰明些，卻耍頑；一個本份些，卻又讀不出書。喜得一個森甫有坐性，又肯講貫，把一個頑的拘束到不敢頑，那鈍的也不甚鈍。學生雖是暫時苦惱，主翁甚是歡喜。

捱到年，先生喜得脫離苦根，又得束脩到手，辭了東家起身。東翁整了一桌相待。臨行送了脩儀，着個小廝挑了行李相送回家。

一窗燈影映青氈，書債今宵暫息肩。

不作鳳凰將九子，且親鴛鴦學雙騫。

牀頭聲斷歌魚鋏，囊底欣餘潤筆錢。

莫笑書生鎮孤另，情緣久別意偏堅。

不說森甫在路。

且說麻葉渡口有個農民，姓支名佩德，年紀已近三十歲。父母早亡，遺得幾畝荒山、兩畝田地耕種過活。只是沒了妻室，每日出入定要鎖門，三餐定要自家炊煮；年年春夏衣服定要央人，出些縫補錢、漿粉錢，甚是沒手沒腳。到夜來，雖是辛苦的人一覺睡到天亮，但遇了冬天長夜，也便醒一兩個更次，竟翻覆不寧。腳底下一冷，直冷到腿上；腳尖一縮，直縮到嘴邊，甚是難過。

一日回來喫飯，同伴有人鋤地，他就把鋤頭留在地上。回了去時，卻被人藏過。問人，彼此推調。他叫道：「是哪個兒子藏過我的？」

一尖嘴的道：「你兒子還沒有娘哩！」衆人一齊笑將起來。他就認真，說人笑他沒有老婆，他一發動情起來。

回去坐在門前納悶。一個鄰舍老人家巫婆,見了他道：「支大官，一發回來得早！你爲煮粥煮飯，一日生活只有半日做。況又沒個洗衣補裳的，甚不便當。何不尋個門當戶對的？也完終身一件事。」

支佩德道：「正要在這裏尋親，沒好人家。」

巫婆道：「你真要尋親，我倒有個好頭代。是北鄉鄭三山的女兒，十八歲。且是生得好，煮茶做飯、織布績麻件件會得。匡得一個銀子，她自有私房，倒有兩個銀子賠嫁。極好，極相應！」

支佩德道：「她肯把我這窮光棍?」

巫婆道：「單頭獨頸，有什不好？」

支佩德道：「還沒有這許多銀子。」

巫婆道：「有底樁的，便借兩兩何妨？」支佩德聽了，心花也開。

第二天，安排個東道，請她起媒。巫婆道：「這虧你自安排！若一討進門，你就安閒了。」吃了個媽媽風回去。

擇日去到那邊說，鄭家道他窮。巫婆道：「他自己有房子住，有田有地。走去就做家主婆，絕好人家！他並不要你賠嫁。你自打意不過，與他些，他料不爭你。」鄭三山聽得不要賠嫁，也便應承。

他來回報，支佩德也樂然。問她財禮，巫婆道：「多也依不得，少也拿不出，好歹一斤銀子罷。」

支佩德搖頭道：「來不得。我積攢幾年共得九兩，如今哪裏又得這幾兩銀子？」巫婆道:「有他作主，便借些上，一個二婚頭也得八九兩。她須是黃花閨女，少也得十二兩。還有謝親、轉送、催妝、導白，也要三四兩。」支佩德自度不能。

巫婆道：「天下沒有孃兒兩個嫁爺兒兩個事！你且思量，若要借，與你借。除這家，再沒相應親事了。」

支佩德思量了一夜，道：「不做得親，怕散了這宗銀子，又被人笑沒家婆。說有賠嫁，不若借來使了，後來典當還他。」

算計定了，來見巫婆道：「承婆婆好意，只是哪家肯借？」

巫婆道：「若要借，我房主鄒副使家廣放私債。那大管家常催租到我這裏，我替你說。」果然一說就肯。九折五分錢借了六兩，約就還。巫婆來與他作主，先是十兩，後來加雜項二兩，共十二兩。多餘二三兩拿來安排酒席。做了親。

廿七八光棍遇了十八九嬌娘，妳精我壯，且是過得好。

但只是鄭家也只是個窮人家，將餅卷肉也不曾陪得。拿來時，兩隻黑漆箱、馬桶、腳桶、梳桌、兀凳。那邊件件都算錢，這邊件件都做不得正經。又經支佩德先時只顧得自己一張嘴，如今兩張嘴，還添妻家人情面份，只可度日，不能積落還人。

鄒衙逼討，起初指望賠嫁，後來見光景也只平常，也不好說要他的典當。及至逼得緊，去開口，女人也欣然，卻不成錢，當不得三、五兩，只得挪些利錢與他。管家來，請他喫些酒做花椒錢。

拖了三年，除還債，到本利八兩。那時年久要清。情願將自己地一塊寫與，不要。又將山賣與人，都不捉手。也曾要與顏家，顏家道逼年無銀。先時管家日日來□(討)，裏邊有個管家看他女人生得甚好，欺心佔他的，串了巫婆嚇要送官，巫婆打合女人準與他。正在家逼寫婚書。那女人急了，道：「我是好人家兒女，怎與人做奴才？我拼一個死，叫鄒家也喫場官司。」

外邊爭執，不知裏邊事，她竟開了後門，趕到渡頭，哭了一場，正待投水。這原是娶妻的事：先時要娶妻，臨渴掘井；後來女家需索，捶雪填井；臨完債逼，少不得投河奔井。

不期遇了救星。林森甫看見婦人向水悲哭，也便疑心，就連忙趕上。見她跳時，一把扯住，道：「不要短見！」女人只得住了。問她原故，她將前後細訴：

羞向豪門曳綺羅，一番愁絕蹙雙蛾。

恨隨流水流難盡，拼把朱顏逐綠波。

森甫道：「娘子，妳所見差了。妳今日不死，豪家有妳作抵，還不難爲妳丈夫。如妳死，那債仍在妳丈夫身上還，畢竟受累了。妳道妳死，妳丈夫與母家可以告他威逼。不知如今鄉宦家逼死一個人，哪個官肯難爲他？也是枉然！喜得我囊中有銀八兩。如今贈妳，妳可抵還還人。不可作此短見。」便篋中去檢此銀。

只見主家僕拿住道：「林相公，你辛苦一年才得這幾兩銀子。怎聽她花言，空手回去？未免不是做局哄你的，不可與她。」

森甫道：「我已許她。你道她是假？幸遇我來，若不遇我，她已投河了，還哄得誰？」竟取出來雙手遞與。這娘子千恩萬謝接了。

又問：「相公高姓？後日若有一日，可以圖報。」森甫笑而不對。倒是僕人道：「這是三山林森甫相公。若日後有得報他，今日也不消尋死了。」兩邊各自分手。

森甫分了手，回到家中。卻去問妻子覓得幾分生活錢，犒勞僕人。僕人再三推了不要，自回家去。到晚，森甫對其妻趑趄的道：「適才路上遇着一個婦人，只爲丈夫欠了宦家銀八兩無還，(要)將她准折，婦人不欲，竟至要投水。甚是可憐。」

那黃氏見他回時不拿銀子用，反向黃氏取還，道：「或是成錠的，不捨得用。」

及半晌不見拿出來，也待問他。聽得此語，已心會了，道：「何不把束脩濟她，免她一死。」

森甫道：「卑人業已贈之，也曉得娘子有同志。只是年事已逼，恐用度不敷。」

黃氏道：「官人既慨然救人，何故又作此想？田中所入，足備朝夕薪水之費；我女工所得，足以當之。□(望)勿介意。」森甫聽了，也覺欣然。

捱到除夜，一物不買。親族一個林深送酒一壺與他。他夫妻收了他的，衝上些水，又把與小廝不收的銀子買了半斤蝦，把糟汁煮了，兩個分歲。森甫口占兩句道：

江蝦糟汁煮，清酒水來□淘。

兩個大笑了一場，且窮快活。外邊這些鄰人親族見他一件不買，道：「好兩個苦作人家的！忙了一年，魚肉不捨得買。」

後邊有傳他濟人這節事，有的道：「虧他這等慷慨！還虧他妻子倒也不絮聒他！」

有的道：「沒有計窮儒！八兩銀子坐放一年，也得兩數利錢。怎輕易與人？可不一年白弄卯。便分些兒與他也罷，竟把一主銀子與人。這婦人倒不落水，他銀子倒落水了。」他也任人議論，毫無追悔。

除夜睡時，卻夢到一個所在，但見：

宇開白玉，屋鑄黃金。琉璃瓦沉沉耀碧，翡翠舒翎，玳瑁樓的的飛光，虯龍脫海。碧欄杆外，列的是幾多瑤草琪花；白石街中，種的是幾樹怪松古柏。觸目是朱門瑤戶，入耳總仙樂奇音。卻如八翼扣□(天)門，好似一靈來海藏。

信步行去，只見柱上有聯，鐫着金字道：

門關金鎖鎖，簾卷玉鉤鉤。

須臾，過了黃金階，漸上白玉臺。只見廊下轉出一個道者，金冠翠裳，貝帶朱履，道：「林生何以至此？」森甫就躬身作禮。那道者將出袖中一紙，乃詩二句。道：

鷓鴣之地不堪求，麋鹿眠處是真穴。

道：「足下識之。」言訖，相揖而別。醒來，正是三更。

森甫道:「這夢畢竟有些奇怪。」

次日，即把「門關」二句寫了□□(個對)聯，粘在柱上。只見來的親友見了，都笑：「有這等□□(文理)不通秀才，與你家有什相干？寫在這邊。」又有一個輕薄的道：「待我與他換兩句。是：

蓬戶遮蘆蓆，葦簾掛竹鉤。

有這樣狂人！」那森甫自信是奇兆。到了正月盡，主家來請。他自收拾書籍前往。

當日主人重他真誠，後來小廝回去，說他舍錢救人，就也敬他個尚義。着實禮待他。

一日，東翁因人道他祖墳風水庸常，不能發□(秀)去尋一個楊堪輿來。他自稱「楊救貧」之後，他的派頭與人不同。他知道，人說風水先生常態是父做子受，又道攛哄人買大地、打偏手。他便改了這腔，看見主家雖富，卻是臭吝不肯舍錢，風水將就去得。他便着實讚揚道：「不消遷改。」見有撒漫，方纔叫他買地造墳。卻又叫他兩邊自行交易，自不沾手。不知那賣主怕他打退船鼓，也聽他。又見窮秀才闊宦，便也與他白出力一番，使他揚名。故此人人都道他好。

顏家□□□(便用着)他，他初見賣弄道：「某老先生是我與他定穴，如今乃郎又發；某老先生無子，是我爲他修改，如今連生二子；某宅是我與他遷葬，如今家事大發；某宅是我定向，如今乃郎進學。如今顏老先生見愛，須爲覓一大地，可以發財、發福的。」說得顏老好生歡喜，就留在書房中歇宿。

森甫也因他是個方外，也禮貌他。□(逐)日間與顏老各處看地，晚間來宿歇。顏老與楊堪輿、林森甫三個兒一桌兒喫飯，顏老談起森甫至誠有餘，又慈祥慷慨：「舊歲在舍下解館回去，遇見一婦人將赴水。問她，是爲債逼，丈夫要賣她，故此自盡。森甫就把束脩盡行助她，這是極難得事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那婦人可曾相識麼？」

森甫道：「至今尚不知她是何等人家，住何處，叫什名字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若不曾深知，怕是設局。」

森甫道：「吾盡吾心，也不道她詐。」

堪輿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如此立心，必發無疑。但科第雖憑陰騭，也靠陰宅。佳城何處？可容一觀麼？」

森甫不覺顏色慘然道：「學生家徒四壁，亡親尚未得歸淺土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何不覓吉地葬之？學生當爲效勞。包你尋一催官地，一葬就發。」

森甫道：「只恐家貧不能得大地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這不在大錢纔有，人用了大錢，買了大片山地，卻不成穴。就理看來，左右前後，環拱關鎖盡好，穴不在這裏。人偶用一二兩，得一塊地，卻可發人富貴，這隻在有造化的遇着。」

顏老道：「先生若果尋得，有價錢相應的，學生便買了送先生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這也不可急遽，待我留心尋訪便了。」

那楊堪輿爲顏家尋了地，爲他定向、點穴，事已將完，因閒暇在山中閒步，見一塊地，大有光景。歸來道：「今日看見一地，可以腰金，但未知是何人地，明早同往一看，與主家計議。」

次日，森甫與楊堪輿與去，將到地上，忽見一個鹿劈頭跳來，兩人吃了一驚。到地上看時，草都壓倒，是鹿眠在此，見人驚去。

楊堪輿道：「這是金鎖玉鉤形，那鹿眠處正是穴。若得來爲先生一做，包你不三年發高魁，官至金紫。得半畝之地也便夠了，但不知是誰家山地。」

林森甫心中暗想：「地形與夢中詩暗合，穴又與道者所贈詩相券。」便也歡喜。

佳氣鬱菁蔥，山回亥向龍，

牛眠開勝域，折臂有三公。

正在那邊徘徊觀看，欲待問，只見這隔數畝之遠，有個人在那邊鋤地，因家中送飯來，便坐地上喫飯。森甫便往問他，將次走到面前，那婦似有些認得，便道：「相公不是三山林相公麼？」

堪輿道：「怎這婦人認得？」婦人便向男子前說了幾句，那男子正是支佩德，丟了碗，與婦人向森甫倒身下拜，道：「舊年歲底，因欠宦債，要賣妻抵償，她不願，赴水，得恩人與銀八兩，不致身死。今日山妻得生，小人還得山妻在這廂送飯，都是相公恩德。」

森甫扶起道：「小事何足掛齒。」因問：「相公因何事到此？」

森甫道：「因尋墳地到此。」

佩德道：「已有了麼？」

堪輿道：「看中此處一地，但不知是誰家的？」

支佩德道：「此山數畝皆我產業，若還可用，即當奉送。」

堪輿便領着他，指着：「適才鹿眠處是這塊地略可。」

支佩德道：「自此起，正我的地。」便着妻先歸，烹了家中一隻雞，遂苦苦邀了森甫與楊堪輿到家，買了兩壇水酒。道：「聊爲恩人點飢。」

喫完，即當面紙一張，寫了山的四至都圖，道出買與林處，楊堪輿作中，送與森甫，森甫決不肯收。楊堪輿把森甫捏一把，道：「這地是難得的，且將機就機。」

森甫再三堅持道：「當日債逼，使你無妻，今日白花你產，使你必致失所，這斷不可。」

支佩德道：「這邊山地極賤，都與相公不過值得七八兩，怎還要價？」

森甫道：「我當日與你，原無心求償，你肯賣與我，必須奉價收契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林先生不必過執。」森甫不肯。

次日，支佩德自將契送到顏家。恰遇顏老。問：「兩個有些面善。」

道：「我是有些認得你，哪裏會來？」

支佩德道：「是舊年少了鄒副使債，他來追逼，曾央間壁鐘達泉來，要賣產與老爹，連見二次，老爹回覆。後來年底催逼得緊，房下要投河，得這邊林相公救了，贈銀八兩。昨日林相公同一位楊先生看地，正是小人的，特寫契送來的。」

顏老道：「舊歲林相公贈銀的，正是你令正？」又嘆息道：「我遍處尋地，舊年送地來不要，他無心求地，卻送將來。可見凡事有數，不可強求。」領進來見了森甫。

顏老道：「即是他願將與先生，先生不妨受他的。況前已贈他銀子，不爲白要他產。」森甫只是不肯，兩邊推了半日。

顏老道：「老夫原言助價。」到裏邊拿出銀三兩付他，遂收了契，楊堪輿便與定向點穴。

支佩德卻又一力來管造。

擇了日，森甫去把兩口棺木移來，掘下去果然熱氣如蒸，人人都道是好墳，楊堪輿有眼力。不知若沒有森甫贈銀一節，要圖他地也煩難哩。

森甫此時學力已達，本年取了科舉，次年弘治戊午，中了福建榜經魁。已未連捷，自知縣升主事，轉員外。又遷郎中，直至湖廣按察司副使。歷任都存寬厚仁慈，腰了金。這雖是森甫學問足以取科第，又命中帶得來。也因積這陰功，就獲這陰地，可爲好施之勸。

# 第十二回 坐懷能不亂 秉正自無偏

《易》著如蘭，《詩》詠鳥鳴。滌瑕成徵媺，厥唯友生。貧賤相恤，富貴勿失。勢移心貞，跡遐情密。淡疑水而固疑潦，斯不愧五倫之一。

《朋友箴》

當初劉孝標曾做《廣絕交論》，着實說友道的薄：財盡交疏，勢移交斷；見利相爭，見危相棄；忽然相與，可聽刎頸，一到要緊處，便只顧了自己。就如我朝閹宦李廣得寵，交結的便傳奉與官。有兩個好朋友，平日以道學自勵的。談及李廣得寵之事，一個道：「豈有向閹奴屈膝之理？」到次日，這個朋友背了他去見時，不料已先在那裏多時了，此是趨利。就是上年逆黨用事時，攻擊楊、左的，內中偏有楊、左知交；彈射崔、魏的，內中偏有崔、魏知已。此豈故意要害人？不過要避一時之害。不知這些人原也不堪爲友的。友他的也就是沒眼珠，不識人的人。若是我，要友他，畢竟要信得他過。似古時範張，千里不忘雞黍之約；似今時王鳳洲與楊焦山，不避利害，託妻寄子。我一爲人友，也要似古時龐德公與司馬徽，彼此通家，不知誰客誰主；似今時馬士權待徐有貞，受刑瀕死，不肯妄招。到後來徐有貞在獄時，許他結親，出獄悔了，他全不介意。這纔不愧朋友。若說一個因友及友，不肯負託，彼此相報，這也是不多見的人。

如今卻說一個人，我朝監生，姓秦名翥，字鳳儀，湖廣嘉魚人氏。早年喪母，隨父在京做個上林苑監副，便做京官子弟納了監在北京。後邊丁憂回家，定了個梅氏，尚未做親。及至服滿，又值鄉試，他道待鄉試回來畢姻。帶了一個家人，叫做秦淮，一個小廝叫做秦京，收拾了行李，討了一隻船，自長江而下。只見：

水連天去白，山夾岸來青，

葦浦喧風葉，漁舲聚晚星。

一路來，不一日，已到揚州。秦鳳儀想起有一個朋友，姓石，名可礪，字不磷，便要去訪他。不知這石不磷也是嘉魚人，做人高華倜儻，有膽氣，多至誠，與人然諾不侵。少年也弄八股頭做文字，累舉不第，道：「大丈夫怎麼隨這幾個銅臭小兒，今日拜門生，明日討薦書，博這虛名。」就撇了書，做些古文詩歌，彈琴、擊劍，寫字、繪畫。卻不肯學這些假山人、假墨客，一味奴顏婢膝的捧粗腿，呵大卵胞；求薦書，東走西奔；鑽管家，如兄若弟。只因他有了才，又有俠氣，縉紳都與他相交，常往來兩京。此時僑寓在揚州城磚街上。

秦鳳儀到鈔關邊停了船。叫秦淮看船，帶了秦京，拿了些湖廣土儀：細篦、蓮肉、湘簟、鱘鰉魚鮓之類，一路來訪石不磷。

卻也有人曉得他，偶然得個人，說了住處。尋來，湊巧石不磷在家。

數間廳事，幾株花木，雖無車馬盈門，卻也有求詩的、乞畫的、拜訪的高朋滿座。一見鳳儀，兩個是至交，好生歡喜。忙送了這些人，延入書齋留飯。問些故鄉風景，平日知交，並鳳儀向來起居。隨即置了酒，攜妓同遊梅花嶺。

盤桓半晌。秦鳳儀別了要下船。石不磷道：「故人難得相遇，便在此頑耍數日何妨？」

秦鳳儀道：「怕舟子不能擔待。」

只見石不磷停了一會，便想些什麼道：「這等，明日兄且爲我暫住半晌，小弟還有事相托。」

鳳儀道：「拱候。」

次日，船家催開船，鳳儀道：「有事，且慢。」

將次早飯時，石不磷卻自坐了一乘轎，又隨着一乘轎，家人挑了些箱籠行李之類，來到船邊。恰是石不磷和一個二八女子。這女子生得：

花疑嬌豔柳疑柔，一段輕盈壓莫愁。

斜倚蓬窗漫流盼，卻如范蠡五湖遊。

下了船，叫女子見了秦鳳儀，就在側邊坐了。石不磷道：「這女子不是別人，就是敝友竇主事所娶之妾。揚州地方人家都養『瘦馬』。不論大家小戶，都養幾個女子，教她吹彈歌舞，索人高價。故此娶妾的都在這裏討人。尋個媒媽子，帶了五、七百開元錢，封做茶錢，各家女子出來相見，已自見了她舉動、身材、眉眼，都是一目可了的。那媒媽子又掀她脣，等人看她牙齒；卷她袖，等人看她手指；挈起裙子，看了腳；臨了又問她年紀，女子答應一聲，聽她聲音。費了五七十個錢渾身相到。客冬在北京，過臨清，有個在京相與的內鄉竇主事，他管臨清鈔關，託我此處娶妾。小弟爲他娶了此女，但無人帶去，擔延許久，只道小弟負託。如今賢弟去，正從臨清過，可爲小弟帶一帶去。」

秦鳳儀聽了，半日做不得聲。心裏想道：「她是寡女，我是孤男，點點船中，怎麼容得？況此去路程二千里，日月頗久，恐生嫌疑？」正在應不得、推不得時節，只見石不磷變色道：「此女就是賢弟用了，不過百金，怎麼遲疑？」取出一封與竇主事書，放在桌上，他自登岸去了。

一葉新紅託便航，雨雲爲寄楚襄王，

知君固是柳下惠，白璧應完入趙邦。

這時秦鳳儀要推不能，卻把一個溼布衫穿在身上，好生難過。就在中艙另鋪下一個鋪與她歇宿，自己也就在那邊一張桌兒上焚香讀書。那女子始初來也嬌羞不安，在船兩日，一隙之地，日夕在面前，也怕不得許多羞，倒也來傳茶送水，服侍秦鳳儀。鳳儀好生不過意。

行不過一二日，早是高郵湖。這地方有俗語道：「高郵湖，蚊子大如鵝。」湖岸上有一座露筋廟。這廟中神道是一個女子，生前姑、嫂同行避難，借宿商人船中。夜間蚊子多，其嫂就宿在商人帳中，其姑不肯。不期蚊子來得多，自晚打撲到五鼓。身子弱，弄得筋骨都露，死在舟中。後人憐她節義，爲她立廟，就名「露筋娘娘」。

秦鳳儀到這地方，正值七月天氣。一晚，船外蚊子飛得如霧，響得似雷，船裏邊磕頭撞腦都是。秦鳳儀有一頂紗帳，趕了數次，也不能盡絕。那女子來船慌促，石不磷不曾爲她做得帳子，如何睡得？鳳儀睡了，聽她打撲再不停手，因想起露筋娘娘之事。恐怕難爲了她，叫她牀中來宿。女子初時也作腔，後邊只得和衣來睡在腳後。那家僮聽得，道：「我家主今日也有些熬不過了。這女兒子落了靛缸，也脫不得白了。」倒在那裏替主人快活，替女子擔憂。

似此同眠宿起，到長淮，入清河，過呂梁洪，向閘河，已去了許多日子。

來到臨清，只見秦鳳儀寫了個名帖，叫小廝拿了石不磷這封書，來見竇主事。小廝把書捏捏道：「只怕不是原封了。」

到了衙門，伺候了半晌，請相見。見了，送上石不磷這封書，留茶，問下處，說在船中。

竇主事就來回拜。看見是隻小舟，道：「先生寶眷也在舟中麼？」

秦鳳儀道：「學生只一主一僕，沒有家眷。」只見那主事臉色一變，吃了一盅茶就回。

坐在川堂，好生不快，心裏想道：「這石不磷好沒來由！這等一個標緻後生，又沒家眷，又千餘里路，月餘日子，你保得他兩個沒事麼？」也不送下程請酒，只是悶坐，到晚想起：「石不磷既爲我娶來，沒個不收的理。」吩咐取一乘轎到水次抬這女子。這女子別時甚不勝情，把秦鳳儀謝了上轎。

到衙，那主事一看，果然是個絕色。又看她舉止都帶女子之態，冷笑道：「我不信。」便收拾臥房安下，這夜就宿在女子房中。

夜間一試，只見輕風乍觸，落紅亂飛，春意方酣，嬌鶯哀囀。那竇主事好不快活！

又想道：「天下有這樣人？似我老竇見了這女子，也就不能禁持。他卻月餘竟不動念，真是聖人了。」不曾起牀，便吩咐，叫：「秦相公處送雙下程一副，下請書：午間衙中一敘。」

這邊家人見竇主事怠慢，道：「我說想有些老成，竇爺怪了。」天明，秦鳳儀也催開船。

家人又道：「再消停，竇爺不喜歡，或者小奶奶還記念相公。」

正開船不上一里，只見後邊一隻小船飛趕來，道：「竇爺請秦相公！」趕上送了下程。

秦鳳儀不肯轉去，差人死不肯放，只得轉去。

相見時，竇主事好生感謝，道：「學生有眼不識先生，今之柳下惠了。學生即寫書謝石不磷，備道足下不辜所託。就是足下此行，必定連捷。學生曾記敝鄉有一節事：一個秀才探親，泊船渭河。夜間岸上火起，一女子赤身奔來，這秀才便把被與她擁了。過了一夜回去。後來在場中，有一個同號秀才做成文字，突然病發，道：『可惜了這幾篇中得的文字，用不着。』竟與了這秀才。揭曉時，這秀才竟高中了。那做文字的秀才來拜，道：『生平在文字上極忌刻，便一個字不肯與人看。那日竟欣然與了足下。雖是足下該中，或者還有陰德。』再三問他，那舉人道：『曾記前歲泊船渭河，有一女因失火，赤身奔我，我不敢有一毫輕薄，護至曉送還，或者是此事。』那秀才便走下來，作上兩個揖道：『足下該中，該中！便學生效勞也是應該的。前日女子，正是房下。當日房下道及，學生不信天下有這好人，今日卻得相報。』自學生想起來，先生與小妾同舟月餘，纖毫不染，絕勝那孝廉。但學生不知何以爲報耳！」隨着妾出來拜謝，送兩名水手作贐禮。鳳儀堅辭。

竇主事道：「聊備京邸薪水，不必固辭。」又秦相公管家，也賞銀二兩。自寫書謝不磷去了。正是：

臨岐一諾重千金，肯眷紅顏負寸心。

笑殺豫章殷傲士，尺書猶自付浮沉。

秦鳳儀到京，恰值司成考試，取了前列。在西山習靜了幾時，一體入場。他是監生，這「皿字號」中，除向已撥歷掛選，這是隻望小就，無意中式的。又有民間俊秀，裝體面應名，雖然進場，寫來不成文字的。還有怕遞白卷被貼出，買了管貢院人，整整在土地廟裏坐一日一夜的。實落可中的也不多，秦鳳儀便中了個經魁。順天府中吃了鹿鳴宴。離家遠，也不回去了，仍舊在西山裏習靜。

恰好竇主事回京轉了員外，不時送薪米。到得春試時，又中了進士。竇主事授他祕訣道：「卷子有差失，不便御覽。可帶海螵蛸骨進去，遇差錯可以擦去。又『皇帝陛下』四字，畢竟要在幅中，可以合式。」秦鳳儀用這法，果然得了二甲賜進士出身。

未及選官，因與同鄉李天祥進士、同年鄰智吉士交往，彼此□(都)上疏論時政，道：「進君子，退小人，清政本，開言路」，觸忤了內閣。票本道：「秦鳳儀與李天祥俱授繁劇衙門縣丞，使老成歷練。」吏部承旨。天祥授陝西咸寧縣縣丞，鳳儀授廣西融縣縣丞。鳳儀也便辭了朝，別了竇員外。

竇員外着實安慰一番道：「煙瘴之地，好自保重。暫時外遷，畢竟升轉。年少仕路正長，不可介意。」又爲他討了一張勘合，送了些禮。

一路出來，路經揚州，秦鳳儀又去見了石不磷。石不磷道：「賢弟好操守！不惟於賢弟行撿無玷，抑且於小弟體面有光。當賢弟沉吟時，已料賢弟必能終託。」因問他左遷之故，鳳儀備道其事。

石不磷道：「賢弟，官不論大小，好歹，總之要爲國家幹一番事。如今二衙不過是水利、清軍、管糧三事。若是水利，每年在農工歇時，督率流通堤防，使旱時有得車來，水時有得泄去，使不至饑荒，是爲民，也是爲國。清軍，爲國家足軍伍，也不要擾害無辜。管糧，不要縱歇家包納，科斂小民，不要縱鬥斛、踢斛、淋尖，魚肉納戶；及時起解，爲國也要爲民。如今謫官還要做前任模樣，倨傲的討差回家，或是輕侮同列；懶惰的尋山問水，不理政事；不肖的謀差謀印，恣意擾民。這須不是索位而行的事。賢弟莫作腐話看。」因送他在金、焦兩山登眺了兩日。

不磷見柳州在蠻煙瘴雨中，怕他不堪，路上還恐有險阻，要同他到任。秦鳳儀道：「小弟浮名所使，兄何苦受此奔涉？」不磷不聽，陪他到家，做了親。相幫他僱了一隻大船赴任。

行了幾日，正過洞庭，兩個坐在船上，縱酒狂歌。只見上流飛也似一隻船來，水手一齊失色道：「不好了，賊船來了！」石不磷便擎刀在手。那船已是傍將過來，一撓鉤早搭在船上，一個人便跳過船來。那石不磷手快，一刀砍斷撓鉤。這邊順風，那邊順水，已離了半里多路。這強盜已是慌張了，石不磷卻又一刀剁去。此人一閃，不覺跌入艙中。石不磷舉刀便劈，秦鳳儀說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這些人盡有迫於飢寒，不得已爲盜的，況且他也不曾劫我，何必殺他。」

石不磷道：「只恐我們到他手裏，他不肯留我。」便扶他起來，只見這人呵：

闊額突然如豹，疏眸炯炯如星。

鬍鬚一部似鋼針，啓口聲同雷震。

並無一毫懼怯。秦鳳儀道：「好一個好漢！快取酒與他壓驚。」

秦淮道：「這是謝大王不殺恩了。」喫酒時，只見他狼吞虎嚼，也沒有一毫羞恥。

秦鳳儀道：「我看兄儀度應非常人。但思兄在此胡行，不知殺了多少人，使人妻號子哭。若使方纔兄一失手，恐兄妻子亦復如此，兄何不改之。」

那人道：「我廣西熟苗。每年夏秋之交，畢竟出來劫掠。今承吩咐，便當改行。」

正飲酒時，船上人又喊道：「賊又來了！」卻是賊船道賊首被殺，齊來報仇。四櫓八槳，飛似趕來。

將近船，那人道：「不得無禮！」這幹人只把船傍攏來，都不動手。這人便揮手向秦鳳儀、石不磷謝了，一躍而過，其船依舊箭般去了。

石不磷道：「饒人不是癡。若方纔砍了他，如今一船也畢竟遭害，還是鳳儀遠見。」

鳳儀道：「偶然一哀憐他，也不曾慮到此事。」

行了許久，到了湘潭。那邊也打發幾個人、一隻船來迎接。石不磷便要辭回，秦鳳儀定要他到任上。不一日，到了任，只見景色甚是蕭條。去謁上司，有的重他一個新進士；有的道他才得進步就上本，是個狂生，不理他；還有的道他觸忤內閣，遠選來的，要得奉承內閣，還凌轢他。

一個衙宇一發齊整，但見：

爛柱巧鑲墨板，頹椽強飾紅檐。破地平東缺西宇，舊軟門前拼後補。穿堂巴斗大，紙糊窗每扇剩格子三條；私室廟堂般，朽竹笆每行擱瓦兒幾片。古桌半存漆，舊牀無復紅。壁欹難礙月，門缺不關風。

還有一班衙役更好氣象：

門子須如戟，皁隸背似弓。管門的向斜陽捉蝨，買辦的沿路尋蔥。衣穿帽破步龍鍾，一似卑田院中都統。

每日也甚興頭：

立堂的，一庭青草；吆喝的，兩部鳴蛙。告狀，有幾個噪空庭烏雀嘴喳喳；跪拜，有一隻騎出入搖鈴餓馬。

秦鳳儀看了這光景，與石不磷倒也好笑，做下一首詩，送石不磷看，道：

青青草色映簾浮，宦舍無人也自幽。

應笑儒生有寒相，一庭光景冷於秋。

石不磷也作一首：

堪笑浮生似寄郵，漫將淒冷惱心頭，

相攜且看愚溪水，傲殺當年柳柳州。

不數日，石不磷是個豪爽的人，看這衙齋冷落，又且拘局得緊，不能歌笑，竟辭秦鳳儀去了。鳳儀已自不堪，更撞柳州府缺堂官。一個署印二府，是個舉人，是內閣同鄉。他看報曉得鳳儀是觸突時相選來的，意思要借他獻個勤勞兒，苦死去騰倒他。委他去採辦大木，到象山、烏蠻山各處。

這山俱是人跡罕到處所，裏邊蚺蛇大有數圍，長有數十丈，虎、豹、猿、猱，無件不有。被秦鳳儀一火燒得飛走，也只數月，了了這差。他又還憎嫌他糜費，在家住得不上五七日，又道各峒熟苗累年拖欠糧未完，着他到峒徵收。這些苗子有兩種：一種生苗，一種熟苗。生苗是不納糧當差的。熟苗是納糧當差的，只是貪財好殺，卻是一般。

衙門裏人接着這差委的牌，各人都喫一驚道：「這所在沒錢賺，還要賠性命，這所在哪個去？」你告假，我託病，都躲了。只有幾個喫點定了，推不去的，共四個皁隸，一個馬伕，一個傘夫，一個書手，一個門子。

出得城，一個書手不見了。將次到山邊，一個傘夫把傘「撲」地甩在地下，裝肚疼再不起來，只得由門子打傘。□□□□（那開路的）皁隸又躲了。沒奈何□□□□□□（自帶了繮，叫）馬伕喝道。□□□□。(那門子道)：「老虎來了！」喊了一聲，□□□□□(兩個又躲了)魆靜。秦鳳儀□□(看了)又好惱，又好笑，落落脫脫正信着馬走去。那山且是險峻：

谷暗不容日，山高常接雲。

石橫紆馬足，流瀑溼人巾。

秦鳳儀正沒擺撥時，只聽得竹篠裏簌簌響，鑽出兩個人來。秦鳳儀道：「你是靈巖峒熟苗麼？我是你父母官。你快來與我控馬，引我峒裏去。」這苗子看了不動。

秦鳳儀道：「我是催你糧的，你快同我走。」只見這苗子便也爲他帶了馬進去。過了幾個山頭，漸有人家。竹籬茅舍，也成村景。走出些人來，言語侏[亻離]，身上穿件雜色彩衣，腰緊一方布，後邊垂一條，似狗尾一般。女人叫夫娘，穿紅着綠，耳帶金環，也有顏色。

見這兩個人爲他牽馬，道：「是你爺孃來？」

這兩個回道：「道是咱們父母官。」

一路引去，聽得人紛紛道：「頭目來了！」卻是一個苗頭走來。

看了秦鳳儀便拜道：「恩人怎到這個所在來？」鳳儀一看，正是船上不殺他的強盜。

秦鳳儀跳下馬道：「我在此做了個融縣縣丞。府官委我來催糧。」

這苗目道：「催糧再沒一個進我峒來的。如今有我在,不妨且到我家坐地，我催與父母。」

到他家裏，呼奴使婢，不下一個仕宦之家。擺列熊掌、鹿脯、山雞、野味與村酒。秦鳳儀叫那人同坐，那人道：「同坐，父母體便不尊了。」便去敲起銅鼓，駝槍弄棒，趕上許多人來。

他與他不知講些什麼，又着人去各峒說了。不三日之間，銀子的、布的、米穀的都拿來。那人道：「都要送出峒去。」自己與秦鳳儀控馬，引了這些人相隨送到山口，灑淚而別。

秦鳳儀自起地方夫，搬送到府，積年糧米都消。二府又道他得峒苗的贓，百般難爲。

恰喜得一個新太府來，這太府正是竇員外。臨出京時，去見內閣。內閣相見道：「這地方是個煙瘴地方，當日曾有一個狂生妄言時政，選在那邊融縣做個縣丞。這個人不知還在否？但是這個不好地方，怎把先生選去？且暫去年餘，學生做主，畢竟要優擢足下。」

竇知府唯唯連聲而退。心下便想道：「怎老畜生你妨賢病國，阻塞言路，把一個言官弄到那廂，還放他不過？」想起，正是秦鳳儀。

又怕他有小人承內閣之意，或者害他，即起身上任。只見不曾出城，有一個科道送書道：「秦生狂躁，唯足下料理之。」竇知府看了大惱。

路經揚州，聞石不磷不在，也不尋訪。未到任，長差來迎，便問：「融縣秦縣丞好麼？」衆人都道他好。

到了任，同知交盤庫藏文卷，內有「各官賢否」。只見中間秦鳳儀的考語道：

恃才傲物，黷貨病民。

竇知府看了一笑，道：「老先生，秦生得罪當路，與我、你何干？我們當爲國惜才，賢曰『賢』，否曰『否』，豈得爲人作鷹犬。」弄得一個二府羞漸滿面，倒成了一個仇隙。

數月後，秦鳳儀因差到府，與竇知府相見，竟留入私衙。秦鳳儀再三不肯，道是轄下，竇知府道：「我與足下舊日相知，豈以官職爲嫌？」秦鳳儀只得進去，把科道所託的書與秦鳳儀看了，又把同知的考語與看。

秦鳳儀道：「縣丞在此，也知得罪時相，恐人□□(再加)陷害，極其謹飭。年餘奔走□□□(不能親)民事，何嘗擾民？反說通賄？」

竇知府道：「奸人橫□(口)誣人，豈必人之實有？便有不□□(實，於)足下何患？考語我這邊已改了道：

一勤蒞事，四知盟心。

秦鳳儀道：「這是臺臺培植，窮途德意，但恐爲累。」

竇知府笑道：「爲朋友的死生以之。他嗔我，不過一削奪而已，何足介懷？足下道這一個知府足增重我麼？就今日也爲國家惜人材，增直氣，原非有私於足下。」因留秦鳳儀飲：

作客共天涯，相逢醉小齋。

趨炎圖所醜，盛德良所懷。

兩個飲酒時，又道：「前娶小妾，已是得子。去歲喪偶，全得小妾主持中饋。」定要接出來相見。

自此，各官見府尊與他相知，也沒人敢輕薄他。只是這二府與竇知府合氣，要出血在秦鳳儀身上。

巡按按臨時，一個揭貼，單揭他「採木冒破，受賄緩糧」。過堂時，按院便將揭帖內事情，扳駁得緊。

竇府尊力爭道：「採木不能取木，虛費工食，是冒破，他不半年採了許多木頭。徵糧不能完糧，是得錢緩，他深入苗峒，盡完積欠。還有甚通賄？害人、媚人難爲公道？」這會巡按也有個難爲秦鳳儀光景，因「害人、媚人」一句簽了他心，倒避嫌不難爲他。

停了半年，秦鳳儀得升同州州同。竇知府反因此與同知交訐，告了致仕，同秦鳳儀一路北迴。秦鳳儀道：「因我反至相累。」

竇知府道：「賢弟，官職、人都要的。若爲我要高官，把人排陷，便一身暫榮，子孫不得昌盛。我有田可耕，有子可教，罷了！這不公道時世，還做什官？」

後來秦鳳儀考滿，再轉彰德通判，做了竇知府公祖，着實兩邊交好。給由升南工部主事，轉北兵部員外，升郎中，升揚州知府。恰好竇知府又薦地方人材，補鳳翔知府，升淮揚兵道。

此時石不磷方在廣陵，都會在一處。兩個厚贈石不磷，成一個鉅富人。嗚呼！一言相托，不以女色更心，正是：

賢賢易色，一日定交。不以權勢易念，真乃貧賤見交情。

若石不磷非知人之傑，亦何以聯兩人之交。三人豈不足爲世間反面寡情的對證！

# 第十三回 匿頭計佔紅顏 發棺立蘇呆婿

金魚紫綬拜君恩，須念窮檐急撫存。

麗日中天清積晦，陽春遍地滿荒村。

四郊盜寢同安盂，一境冤空少覆盆。

勤勉絃歌歌化日，循良應不愧乘軒。

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未做官時須辦有匡濟之心，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。做官時更當盡展經綸之手。即如管撫字，須要興利除害，爲百姓圖生計，不要尸位素餐；管錢穀，須要搜奸剔弊，爲國家足帑藏，不要侵官剝衆；管刑罰，須要洗冤雪枉，爲百姓求生路，不要依樣葫蘆。這方不負讀書，不負爲官。若是戴了一頂紗帽，或是作下司憑吏書，作上司憑府縣，一味準詞狀，追紙贖，收禮物，豈不負了幼學壯行的心。但是做官多有不全美的：或有吏才未必有操守，極廉潔不免太威嚴，也是美中不美。

我朝名卿甚多，如明斷的有幾個：當時有個黃紱，四川參政。忽一日，一陣旋風在馬足邊颳起，忽喇喇只望前吹去。他便疑心，着人隨風去，直至崇慶州西邊寺，吹入一個池塘裏才住。黃參政竟往寺裏，這些和尚出來迎接。他見兩個形容兇惡，他便將醋來洗他額角，只見洗出網巾痕來。一打一招，是他每日出去打劫，將屍首沉在塘中。塘中打撈，果有屍首。

又有一位魯穆。出巡見一小蛇隨他轎子，後邊也走入池塘。魯公便幹了池，見一死屍縋一磨盤在水底。他把磨盤向附近村中去合，得了這謀死的人。

還有一位郭子章。他做推官，有猴攀他轎槓，他把猴藏在衙中。假說衙人有椅，能言人禍福，哄人來看。駝猴出來，扯住一人，正是謀死弄猢猻花子的人。這幾位都能爲死者伸冤，不知更有個爲死者伸冤，又爲生者脫罪的。

我朝正統中，有一位官，姓石名璞，仕至司馬，討貴州苗子有功。他做佈政時，同僚夫人會酒，他夫人只荊釵布裙前去。只見這各位夫人，穿了錦繡，帶了金銀，大不快意。回來，石佈政道：「適才會酒，妳坐第幾位？」

道：「第一位。」

石佈政道：「只爲(我)不貪贓，所以到得這地位；若使要錢，怕第一位也沒妳坐份。」正是一個清廉的人，誰曉他卻又明決。

話說江西臨江府峽江縣有一個人家，姓柏名茂，號叫做清江，是個本縣書手。做人極是本分，不會得舞文弄法，瞞官作弊，只是賺些本份錢兒度日。抄狀要他抄狀錢，出牌要他出牌錢，好的，便是喫三盅也罷。衆人講公事，他只酣酒，也不知多少堂衆，也不知哪個打後手。就在家中，飯可少得，酒脫不得。吃了一醉，便在家中胡歌亂唱，大呼小叫。白了眼是處便撞；垂着頭隨處便倒，也不管桌，也不管凳，也不管地下。到了年紀四十多歲，一發好酒。便是見官，也要吃了盅去，道是壯膽。人請他喫酒，也要潤潤喉嚨去，道打腳地。十次喫酒，九次扶回，還要吐他一身作謝。多也醉，少也醉；不醉要喫，醉了也要喫。人人都道他是酒鬼。娶得一個老婆藍氏，雖然不喫酒，倒也有些相稱：不到日午不梳頭，有時也便待明日總梳；不到日高不起牀，有時也到日中爬起；鞋子常是倒跟，布衫都是油膩；一兩麻績有二十日，一匹布織一月餘；喜得兩不憎嫌。單生一女，叫名愛姐，極是出奇，她卻極有顏色，又肯修飾：

眉蹙湘山雨後，身輕垂柳風來，

雪裏梅英作額，露中桃萼成腮。

人也是數一數二的。只是爹孃連累，人都道她是酒鬼的女兒，不來說親。蹉跎日久，不覺早已十八歲了。愁香怨粉，泣月悲花，也是時常所有的。

一日，有個表兄，姓徐叫徐銘，是個暴發兒財主。年紀約莫二十六七，人物兒也齊整。極是好色，家中義兒媳婦、丫頭不擇好醜，沒一個肯放過。自小見表妹時已有心了。

正是這日,因告兩個租戶，要柏清江出一出牌。

走進門來，道：「母舅在家麼？」此時柏清江已到衙門前，藍氏還未起。

愛姐走到中門邊，回道：「不在。」

那藍氏在樓上聽見是徐銘，平是極奉承他的，道：「愛姐，留裏邊坐，我來了！」愛姐就留來裏邊坐下，去煮茶。

藍氏先起來，牀上纏了半日腳，穿好衣服，又去對鏡子掠頭，這邊愛姐早已拿茶出來了。徐銘把茶放在桌上，兩手按膝上，低了頭，癡癡看了道：「愛姑，我記得妳今年十八歲了。」

愛姐道：「是。」

徐銘道：「說還不曾喫茶哩！想妳嫂嫂十八歲已養兒子了。」

愛姐道：「哥哥是兩個兒子麼？」

徐銘道：「還有一個懷抱兒，僱奶子奶的，是三個。」

愛姐道：「嫂子好麼？」

徐銘故意差接頭道：「醜，趕不上妳個腳指頭！明日還要娶兩個妾。」

正說時，藍氏下樓，問：「是爲官司來麼？」吃了茶，便要別去。

藍氏道：「明日我叫母舅來見你。」

徐銘道：「不消，我自來。」

次日，果然來，竟進裏邊。見愛姐獨坐，像個思量什麼的。他輕輕把她肩上一搭道：「母舅在麼？」

愛姐一驚，立起來道：「又出去了。昨日與他說，叫他等你，想是醉後忘了。」

徐銘道：「舅母還未起來？」

愛姐道：「未起。我去叫來。」

徐銘道：「不要驚醒她。」就一把扯愛姐同坐。

愛姐道：「這什麼光景？」

徐銘道：「我姊妹們何妨？」又扯她手道：「怎這一雙筍尖樣的手不帶一雙金鐲子與金戒指？」

愛姐道：「窮，哪得來？」

徐銘道：「我替妹妹好歹做一頭媒，叫妳穿金戴銀不了。只是妳怎麼謝媒？」靦靦腆腆的纏了一會，把她身上一個香囊扯了，道：「把這謝我罷！」隨即起身道：「我明日再來。」去了。

此時愛姐被他纏擾，已動心了。又是柏清江每日要在衙門前尋酒喫，藍氏不肯早起，這徐銘便把官事做了媒頭，日日早來，如入無人之境。

忽一日，拿了支金簪、兩個金戒子走來道：「賢妹，這回妳昨日香囊。」

愛姐道：「什麼物事？要哥哥回答。」看了，甚是可愛，就收了。

徐銘道：「妹妹，我有一句話，不好對妳說，舅舅酒糊塗，不把妳親事在心，把妳青年誤了。妳嫂嫂妳見的，又醜又多病，我家裏少妳這樣一個能幹人。我與妳是姊妹，料不把來做小待。」

愛姐道：「這要憑爹孃。」

徐銘道：「只要妳肯，怕他們不肯？」就把愛姐捧在膝上，把臉貼去，道：「妹妹，似我人材、性格、家事，也對得妳過。若憑舅老這酒糟頭，尋不出好人。」

愛姐道：「兄妹沒個做親的。」

徐銘道：「盡多，盡多。明做親多，暗做親的也不少。」

愛姐笑道：「不要胡說。」一推立了起身。只聽得藍氏睡醒討臉湯。徐銘去了。

自此來來往往，眉留目戀，兩邊都弄得火滾。

一日，徐銘見無人，把愛姐一把抱定道：「我等不得了。」

愛姐道：「這使不得！若有苟且，我明日怎麼嫁人？」

徐銘道：「原說嫁我。」

愛姐道：「不曾議定。」

徐銘道：「我們議定是了。」愛姐只是不肯。

徐銘雙膝跪下道：「妹子，我自小兒看上妳到如今，可憐可憐！」

愛姐道：「哥哥不要歪纏，母親聽得不好。」

徐銘道：「正要她聽得。聽得，強如央人說媒了。事已成，怕她不肯？」愛姐狠推，當不得他懇懇哀求，略一假撇呆，已被徐銘按住，撳在凳上。愛姐怕母親得知，只把手推鬼廝鬧，道：「罷，哥哥饒我罷！等做小時，憑你。」

徐銘道：「先後一般，便早上手些兒更妙。」

愛姐只說一句「羞答答，成什模樣？」，也便俯從。

早一點着，愛姐失驚要走起來。苦是怕人知，不敢高聲。徐銘道：「因妳不肯，我急了些。如今好好兒的，不疼了。」愛姐只得聽他再試。柳腰輕擺，修眉半蹙，嚶嚶甚不勝情。徐銘也只要略做一做破，也不要定在今日盡興。愛姐已覺煩苦極了，鮮紅溢於衣上。

嬌鶯佔高枝，搖盪飛紅萼，

可惜三春花，竟在一時落。

凡人只在一時錯，一時堅執不定。貞女淫婦，只在這一念關頭。若一失手，後邊越要挽回越差，必至有事。自此一次生，兩次熟，兩個漸入佳境。興豪時，也便不覺丟出一二笑聲，也便有些動盪聲息。藍氏有些疑心。

一日，聽得內坐起邊竹椅「咯咯」有聲，忙輕輕蹙到樓門邊一張：卻是愛姐坐在椅上，徐銘站着，把愛姐兩腿架在臂上，愛姐兩支手摟住徐銘脖子，下面動盪，上面親嘴不了。

藍氏見了，流水跑下樓來。兩個聽得響，丟手時，藍氏已到面前，要去打愛姐時，徐銘道：「舅母不要聲張，聲張起來，妳也不像(附註：沒臉皮)。我們兩個已說定，我娶她做小，只不好對舅母說。如今見了，要舅母做主調停了。十八九歲還把她留在家裏，原也不是。」

愛姐獨養女兒，藍氏原不捨難爲的，平日又極趨炎這徐銘，不覺把這氣丟在東洋大海，只說得幾聲：「你們不該做這事，叫我怎好？酒糊塗得知怎了？」只是嘆氣連聲。

徐銘低聲道：「這全要舅母遮蓋調停。」這日也弄得一個愛姐躲來躲去，不敢見母親的面。

第二日，徐銘帶了一二十兩首飾來送藍氏，要她遮蓋。藍氏不收。徐銘再三求告，收了，道：「這酒糊塗沒酒時，他做人執泥，說話未必聽；有了酒，他使酒性，一發難說話。他也只爲千擇萬選，把女兒留到老大。若說做你的小，怕人笑他，定是不肯。只是你兩個做到其間，讓你暗來往吧。」三個打了和局，只遮柏清江眼。甥舅們自小往來的，也沒人疑心。任他兩個倒在樓上行事，藍氏在下觀風。

日往月來，半年有餘。藍氏自知女兒已破身，怕與了人家有口舌，凡是媒婆，都借名推卻。那柏清江不知頭，道：「男大須婚，女長須嫁，怎只管留她在家，替妳做用？」

藍氏乘機道：「徐家外甥說要她。」

那柏清江帶了分酒，把桌來一掀，道：「我女兒怎與人做小？姑舅姊妹嫡嫡親，律上成親也要離異的。」藍氏與愛姐暗暗叫苦。

又值一個，也是本縣書手簡勝，他新喪妻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兒女，家事也過得。因尋柏清江，見了他女兒，央人來說。柏清江道他單頭獨頸，人也本分，要與他。孃兒兩個執拗不定，行了禮，擇三月初五娶親。徐名知道也沒奈何。

一日走來望愛姐，愛姐便扯到後邊一個小園裏，胡牀上，把個頭眠緊在他懷裏，道：「你害我，你負心！當時我不肯，你再三央及，許娶我回去，怎竟不說起？如今叫我破罐子怎到人家去？」

徐銘道：「這是妳爹不肯。就是如今妳嫁的是簡小官，他在我後門邊住，做人極貧極狠，把一個花枝般妻子，叫她熬清守淡。又無日不打鬧，將來送了性命。如今把妳湊第二個。」

愛姐道：「爹說他家事好。」

徐銘道：「你家也做書手，只聽得妳爹打板子，不聽得妳爹賺銀子。」

愛姐聽了，好生不樂道：「適才你說在你後門頭，不如我做親後，竟走到你家來。」

徐銘道：「他家沒了人，怕要問妳爹討人，累妳爹孃。」

愛姐道：「若是我在他家裏，說是破罐子，做出來到官，我畢竟說你強姦。」

徐銘道：「強姦可是整半年奸去的？妳莫慌，我畢竟尋個兩全之策纔好。」

楊花漂泊滯人衣，怪殺春風驚欲飛。

何得押衙輕借力，頓教紅粉出重圍。

愛姐道：「你作速計議。若我有事，你也不得乾淨！」

徐銘一頭說，一頭還要來頑耍，被愛姐一推，道：「還有什心想纏帳？我嫁期只隔得五日，你須在明後日定下計策復我。」

徐銘果然回去，粥飯沒心喫，在自己後園一個小書房裏，行來坐去，要想個計策。只見一個奶孃王靚娘抱了他一個小兒子進園來耍，就接他喫飯。這奶孃臉兒雖醜，身體苗條，與愛姐不甚相遠，也掙得一雙好小腳。徐銘見了道：「這妮子我平日尋尋她，做殺張致。我與家人媳婦、丫頭有些帳目，她又來緝訪我，又到我老婆身邊挑撥，做她不着罷。」籌畫定了，來回復愛姐。愛姐歡喜，兩個又溫一溫舊，回來。

做親這日，自去送她上轎。那個小官因是填房，也不甚請親眷。到晚，兩個論起都是輕車熟路，只是那愛姐卻怕做出來，故意的做腔做勢。見他立攏來，臉就通紅，略來看一看，不把頭低，便將臉側了，坐了燈前，再也不肯睡。簡小官催了幾次，道：「妳先睡」，她卻：

錦抹牢拴故殢郎，燈前羞自脫明璫.

香消金鴨難成寐，寸斷蘇州刺史腸。

漏下二鼓，那簡小官在牀上摸擬半日，伸頭起來張一張，不見動靜.停一會又張，只見她雖是卸了妝，裏衣不脫，靠在桌上,小簡道：「愛姑，夜深了，妳睏倦了，睡了罷。」她還不肯。小簡便一抱抱到牀裏，道：「不妨得，別個不知痛癢，我老經紀，服侍個過的。難道不曉得路數？」要替她解衣。

扭扭捏捏又可一個更次，倒在腰帶子與小衣帶子都打了七八個結，定不肯解。急得小簡情急，連把帶子扯斷。

她道行經，小簡道：「這等早不說！叫我喫這許多力。」只得摟在身邊，幹調了一會睡了。

三朝，女婿到丈人家去拜見。家中一個小廝，叫做發財。

愛姐道：「你今做新郎，須帶了他去，還像模樣。」

小簡道：「家中須沒人做茶飯與妳。」

愛姐道：「不妨，單夫獨妻，少不得我今日也就要做用起。」小簡聽了好不歡喜。

出門半晌，只見一個家人挑了兩個盒子，隨了一個婦人進門。愛姐也不認得。見了，道是徐家着人來望，送禮。愛姐便歡天喜地，忙將家中酒餚待她。那奶子道：「親孃，我近在這裏，常要來的，不要這等費心。」愛姐便扯來同坐，自斟酒與她。外邊家人正是徐豹，是個蠻牛，愛姐也與他酒喫。吃了一會，奶孃原去得此貨，又經愛姐狠勸，喫個開懷，醉得動不得了。外邊徐豹忙趕來，道：「待我來服侍她。」將她衣服脫下，叫愛姐將身上的衣服脫了與她；內外新衣與她穿扎停當。這奶子醉得哼哼的，憑他兩個摶弄。徐豹叫愛姐快把桌上酒餚收拾，送來禮並奶子舊衣都收拾盒內。怕存形跡被人識破。他早將奶子頭切下，放入盒裏。愛姐扮做奶子，連忙出門。

紛紛雨血灑西風，一葉新紅別院中。

紀信(附註：楚漢相爭時劉邦部將，曾假扮劉邦以誑楚，爲項羽所殺。)計成能誑楚，是非應自混重瞳。

徐銘已開後門接出來，挽着愛姐道：「沒人見麼？」

愛姐道：「沒人。」

又道：「不喫驚麼？」

愛姐道：「幾乎驚死，如今走還是抖的。」進了後園，重賞了徐豹。又徐銘便一面叫人買材，將奶子頭盛了，僱仵作擡出去。

只因奶子日日在街上走東家、跑西家的，怕人不見動疑。

況且她丈夫來時也好領他看材，他便心死。一面自叫了一乘轎，竟趕到柏家。小簡也待起身。徐銘道：「簡妹丈當日近鄰，如今新親，怎不等我陪一盅？」扯住又灌了半日，道：「罷，罷！晚間有事，做十分醉了，不惟妹丈怪我，連舍妹也怪我。」大家一笑送別了。

只見小簡帶了小廝到家。一路道：「落得醉，左右今日還是行經。」

踉踉蹌蹌走回，道：「愛姑，我回來了。妳娘上覆妳，叫妳不要記掛。」正走進門，忽見一個屍首，又沒了頭，喫上一驚，道：「是、是、是哪個的？」叫愛姑時，並不見應，尋時並不見人。仔細看時，穿的正是愛姐衣服。他做親得兩三日，也認不真，便放聲哭起「我的人」來，道：「什狠心賊！把我一個標標致致的真黃花老婆殺死了！」哭得振天響。

鄰舍問時，發財道：「是不知什人，把我們新娘殺死。」

衆人便跟進來，見小簡看着個沒頭屍首哭。衆人道：「是你妻子麼？」

小簡道：「怎不是？穿的衣服都是，只不見頭。」衆人都道奇怪。幫他去尋，並不見頭。

衆人道：「這等該着人到她家裏報。」小簡便着發財去報。柏清江喫得個沉醉，藍氏也睡了。聽得敲門，藍氏問時，是發財。得了這報，放聲大哭，把一個柏清江驚醒，道：「女大須嫁，這時她好不快活在那裏，要妳哭？」

藍氏道：「活酒鬼，女兒都死了！」

柏江青道：「怎就弄得死？我不信。」

藍氏道：「現有人報。」

柏清江這番也流水趕起來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去，去，去！」也不戴巾帽，扯了藍氏，反鎖了門，一徑趕到簡家。也只認衣衫，哭兒哭肉，問小簡要頭。

小簡道：「我纔在你家來，我並不得知。」

柏清江道：「你家難道沒人？」

小簡道：「實是沒人。」

藍氏道：「我好端端一個人嫁你，你好端要還我個人，我只問你要！斧打鑿，鑿入木。」

小簡對這些鄰舍道：「今日曾有人來麼？」道：「我們都出外生理，並不看見。」再沒一個人捉得頭路着。

大家道：「只除非是賊，他又不要這頭？又不曾拿家裏什東西，真是奇怪！」胡猜鬼混，過了一夜。

天明，一齊去告，告在本縣鈕知縣手裏。知縣問兩家口詞：一邊是嫁來的，須不關事；一邊又在丈人家纔回，賊又不拿東西，奸又沒個蹤影。忙去請一個蒙四衙計議。四衙道：「待晚生去相驗便知。」知縣便委了他。他就打轎去看了，先把一個總甲道：「是地方殺死人命大事，不到我衙裏報，打下十板發威。」

後邊道：「這人命奇得緊！都是償得命，都是走不開的。若依我問，平白一個人家，誰人敢來？一定新娘子做腔不從，撞了這簡勝酒頭上，殺死有之；或者柏茂夫妻縱女通姦，如今姦夫喫醋，殺死有之；只是豈有個地方不知？這是鄰里見他做親甚齊備，朋謀殺人劫財，也是有的。如今並里長一齊帶到我衙中，且發監，明日具個由兩請。」果然把這些人監下。

柏茂與簡勝央兩廊人去講。典史道：「論起都是重犯，既來見教，柏茂夫妻略輕些，且與計保。」這些鄰舍是日趁日喫窮民，沒奈何，怕作人命干連，五斗一石，加上些船兒錢，管家包兒、小包兒、直衙管門包兒，都去求放，抹下名字。他得了，只把兩個緊鄰解堂。里長，他道不行救護，該十四石，直詐到三兩才歇。

次日解堂，堂尊道：「我要勞長官問一個明白，怎端然這等葫蘆提？我想這人，柏茂嫁與簡勝，不幹柏茂事了。若說兩鄰，他家死人，怎害別人？只在簡勝身上罷。」把個簡勝雙夾棍。

簡勝是個小官兒，當不過，只得招「酒狂一時殺人」。

問他頭，他道「撇在水中，不知去向」。知縣將來打了二十監下。審單道：

簡勝娶妻方三日耳，何仇何恨？竟以酒狂手刃，委棄其頭，慘亦甚矣。律以無故殺妻之條，一抵不枉。裏鄰邴魁、榮顯坐視不救，亦宜杖懲。

多問幾個罪，奉承上司，原是下司法兒。做了招，將一干人申解按察司，正是石廉使。他審了一審，也不難爲，駁道：「簡勝三日之婚，愛固不深，仇亦甚淺。招曰『酒狂』，何狂之至是也？首既不獲，證亦無人，難擬以闢。仰本府刑廳確審解報。」

這刑廳姓扶，他道：「這廉憲好多事，他已招了水[氵呑]頭去，自然沒處尋；他家裏殺，自然沒人見。」取來一問。也只原招。道：

手刃出自簡勝口供，無人往來，則吐之邴魁、榮顯者，正自殺之證也。雖委頭於水，茫然無跡，豈得爲轉脫之地乎？

解去，石廉使又不釋然，道：「捶楚之下，要使沒有含冤的纔好。若使枉問，生者抱屈，那死的也仇不曾雪，終是生死皆恨了。這事我親審，且暫寄監。」

他親自沐浴焚香，到城隍廟去燒香，又投一疏，道：「璞以上命，秉憲一省；神以聖恩，血食一方。理冤雪屈，途有隔於幽明，心無分於顯晦。倘使柏氏負冤，簡勝抱枉，因璞之罪，亦神之羞。唯示響邇，以昭誣枉。」石廉使燒了投詞。

晚間坐在公堂，夢見一個「麥」字。醒來道：「字有兩個『人』字，想是兩個人殺的。」反覆解不出，心生一計，調審這起事。

人說石廉使親提這起，都來看。不知他一捱直到二鼓才坐，等不得的人都散了。石廉使又逐個個問。簡勝道：「是冤枉，實是在丈人家喫酒，並不曾殺妻。」

又叫發財，恐嚇他，都一樣話。只見石廉使叫兩個皁隸上前，祕密吩咐道：「看外邊有什人來。」

皁隸趕出去見一個小廝，一把捉了。便去帶進，石廉使問他：「你什事？在此窺伺。」小廝驚得半日做不得聲。

停一會，道：「徐家。」

石廉使問道：「家主叫什？」

小廝道：「徐銘。」

石廉使把筆在紙上寫。是「雙立人」，一個「夕」字。有些疑心，道：「你家主與哪一個是親友？」

小廝道：「是柏老爹外甥。」

石廉使想道：「莫非原與柏茂女有奸，怪他嫁殺的？」

叫放去這起犯人，另日審。外邊都鬨然笑道：「好個石老爺，也不曾斷得什事。」

過了一日，又叫兩個皁隸：「你密訪徐銘的緊鄰，與我悄地拿來。」兩個果然做打聽親事的，到徐家門前去。

問他左鄰賣鞋的謝東山，折巾的一個高東坡，又哄他出門道：「石老爺請你。」兩個死掙，皁隸如何肯放？

到司，石廉使悄悄叫謝東山道：「徐銘三月十一的事，你知道麼？」

謝東山道：「小的不知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他那日曾做什事？」

道：「沒什事。」

石廉道：「想來！」

想了一會，道：「三月他家曾死了一個奶子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誰人殯殮，扛抬？」

道：「仵作盧麟。」石廉使即吩咐登時叫仵作盧麟，即刻赴司，候檢柏氏身屍。差人飛去叫來。

石廉使叫盧麟；「你與徐銘家抬奶子身屍在何處？」

道：「在那城外義冢地上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是你入的殮麼？」

道：「不是小人，小人只扛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有些古怪麼？」

盧麟道：「輕些。」石廉使就打轎。帶了仵作到義冢地上，叫仵作尋認。尋認了一會，認出來。

石廉使道：「仍舊輕的麼？」

忤作道：「是輕的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且掀開來。」只見裏邊骨碌碌滾着一個人頭。

石廉使便叫人速將徐銘拿來。一面叫柏茂認領屍棺。柏茂夫妻望着棺材哭，簡勝也來哭。誰知天理昭昭，奶子陰靈不散，便這頭端然如故。柏茂夫妻兩個哭了半日，揩着眼看時，道：「這不是我女兒頭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這又奇怪了，莫不差開了棺？」

叫仵作，仵作道：「小人認得極清的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只待徐銘到便知道了。」

兩個差人去時，他正把愛姐藏在書房裏，笑那簡勝無辜受苦：「連妳爹還在哭……」

聽得小廝道「石爺來拿」，他道一定爲小廝去看的緣故，說：「我打點也無實跡。」

愛姐道：「莫不有些腳蹋？」

徐銘笑道：「我這機謀，鬼神莫測。從哪邊想得來？」就挺身去見。

不期這兩個差人不帶到按察司，竟帶到義冢地。柏茂、簡勝一齊都在，一口材掀開。見了，喫上一驚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帶到，石廉使道：「你這奴才！你好好將這兩條人命一一招來。」

徐銘道：「小的家裏三月間原死一個奶子，是時病死的。完完全全一個人，怎只得頭？這是別人家的。」

盧麟道：「這是你家抬來的三[扌甹]松板材。我那日叫你記認，見你說『不消』，我怕他家有親人來不便，我在材上寫個『王靚娘』。風吹雨打，字跡還在。」石廉使叫帶回衙門。

一到，叫把徐銘夾起來。夾了半個時辰，只得招是」因奸不從，含怒殺死「。石廉使道：「她身子在哪裏？」

徐銘道：「原叫家人徐豹埋藏。徐豹因常見王靚娘在眼前，驚悸成病身死，不知所在。」

石廉使道：「好胡說！若埋都埋了，怎分作兩邊？這簡勝家身子定是了。再夾起來！要招出柏氏在哪裏，不然兩個人命都在你身上。」

夾得暈去，只得把前情招出，道：「原與柏氏通姦，要娶爲妾。因柏茂不肯，許嫁簡勝，怕露出姦情，乘她嫁時，假稱探望，着奶子王靚娘前往，隨令已故義男徐豹，將靚娘殺死，把柏氏衣衫着上，竟領柏氏回家。因恐面龐不對，故將頭帶回。又恐王氏家中人來探望，將頭殮葬，以圖遮飾。柏氏現在後園書房內。」

石廉使一發叫人拘了來。問時，供出與徐銘話無異。石廉使便捉筆判：

徐銘奸神鬼蜮，慘毒虺蛇。鏡臺未下，遽登柏氏之牀；借箸偏奇，巧作不韋之計。紀信誑楚，而無罪見殺；馮亭嫁禍，而無辜受冤。律雖以僱工從寬，法當以故殺從重。仍於名下追銀四十兩，給還簡勝財禮。柏茂怠於防禦，藍氏敢於賣姦，均宜擬杖。柏氏雖非預謀殺人，而背夫在逃，罪宜罰贖官賣。徐豹據稱已死，姑不深求，餘發放寧家。

判畢，將徐銘重責四十板。道：「柏氏，當日人在妳家殺，妳不行阻滯，本該問妳從謀纔是。但妳是女流，不知法度，罪都坐在徐銘身上。但未嫁與人通姦，既嫁背夫逃走，其情可惡！」打了廿五。「柏茂！本該打你主家不正，還可原你個不知情，已問罪，姑免打。」藍氏縱女與徐銘通姦，釀成禍端，打了十五。徐豹取兩鄰結狀：「委於五月十九身死。」姑不究。盧麟扛屍原不知情，鄰里邴魁等該問他一個「不行覺察，不行救護」，但拖累日久，也不深罪。還恐內中有未盡隱情，批臨江府詳察，卻已是石廉使問得明白了。知府只就石廉使審單敷演成招，自送文書極讚道：「大人神明，幽隱盡燭。知府不能。」贊一辭，稱頌一番罷了。

後來徐銘解司、解院，都道他罪不至死，其情可惡，都重責。解幾處，死了。江西一省都仰石廉使如神明，稱他做「斷鬼石」。若他當日也只憑着下司，因人成事，不爲他用心研求，王靚孃的死冤不得雪，簡勝活活爲人償命，生冤不得雪。

# 第十四回 郎材莫與匹 女識更無雙

怪是裙釵見小，幾令豪傑腸柔。夢雨酣雲消壯氣，滯人一段嬌羞。樂處冶容銷骨，貧來絮語添愁。 誰似王娘見遠，肯耽衾枕風流，漫解金釵供菽水，助郎好覓封侯。鵬翮勁摶萬里，鴻聲永著千秋。

右調《菩薩蠻》

世上無非富貴、貧賤兩路。富貴的人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意氣易驕，便把一個人放縱壞了；貧賤的人，衣食經心，親朋反面，意氣易灰，便把一個人折挫壞了。這其中須得一提醒，一激發。至於久居驕貴，一旦寒落，最是難堪；久在困苦，一旦安樂，最是易滿，最不可少這提醒、激礪一着。如蘇秦，他因妻嫂輕賤，激成遊說之術，取六國相印。後就把這激法激張儀，也爲秦相。這都是激的效驗。但朋友中好的，過失相規，患難相恤；其餘平交，不過杯酒往還，談笑度日，哪個肯要成他後日功名，反惹目前疏遠？至到父兄之間，不免傷了天性。獨有夫妻，是最可提醒、激發的。但這些婦人遇着一個富貴良人，穿好喫好，朝夕只是撒些嬌癡，或是承奉丈夫，誰曉得說他道他？若是貧的，或是粗衣淡飯，用度不克，生男育女，管顧不到，又見親戚鄰里富厚的來相形容，或相諷笑，本分的還只是怨命，陪他哭泣怨嘆，丈夫知得，已自不堪；更有那強梁的，便來吵鬧，絮聒柴米，打罵兒女，尋死覓活，不恤體面，叫那丈夫如何堪得？怕不頹了志氣？是這些沒見識女子內，不知斷送了多少人。故此，人得賢妻都喜得內助，正喜有提醒、激發處，能令丈夫的不爲安逸、困苦中喪了氣局，不得做功名中人。像戰國時樂羊子妻，因其夫遊學未成回來，他將自家織的布割斷，道：「爲學不成，如機之斷，不得成布。」樂羊子因這一點醒，就努力爲學，成了名儒。又唐時有個杜羔妻劉樂，他因夫累舉不第，知他將回，寫一首詩寄去道：

郎君的的有奇才，何事年季被放回。

如今妾面羞君面，郎若回時近夜來。

杜羔得詩大慚大憤，竟不歸家，力學舉了進士。這皆賢哲婦人，能成夫的。

到我朝，也有好女子，落在江西南昌府豐城縣中。這豐城有一個讀書的，姓李名實甫。他父親姓李號瑩齋，曾中進士，初選四川內江知縣，那時實甫只七、八歲。其時父親回家祭祖，打點上任，凡是略沾些親的，哪一個不牽羊擔酒來賀？今日接風，明日送行，哪一日不笙歌聒耳，賀客盈門？正是：

堂前癡客方沾寵，階下高朋盡附炎。

好笑一個李實甫，哪一個豪門宦族，除沒女兒的罷了，有女兒的，便差上兩三歲，也都道「好個公子」，要與他結親。李知縣道兒子小，都停着，待後日。自擇吉赴任去了。

一到，參謁上司，理論民詞，真個是纖毫不染，視民如傷(附註：視民如有疾患而不加驚擾，深加體恤)。徵收錢糧，只取勾轉解上司，並不加耗；給發錢糧，實平實兌，並不扣除；準理詞訟，除上司的定罪，其餘自準的，願和便與和，並不罰谷要紙；情輕的，竟自趕散；勢豪強梗的，雖有分上，必不肯聽，必竟拘提，定要正法。堂上狀好準好結，弄得這二、三、四衙生意一毫也沒。不是他不肯批去，事大，衙頭掯勒他呈堂，這人犯都情願呈堂，或是重問他罪，重罰他谷，到堂上又都免了，把甚麼頭由詐人？至於六房(附註：指縣衙裏禮、戶、吏、兵刑、工六科)，他在文書牌票上極其詳細，一毫朦朧不得。皁甲不差，俱用原告。衙門裏都一清如水，百姓們莫不道好。

誰料好官不住世，在任不上兩年，焦勞過度，一病身故。臨終，對夫人道：「我在任雖無所得，家中薄田還有數畝，可以耕種自喫。實甫年小，喜得聰明，可叫他讀書，接我書香一脈。我在此原不妄要人一毫，除上司助喪水手，有例的可收他；其餘鄉紳、裏遞、衙役祭奠，俱不可收，玷我清名。」說罷氣絕。正是：

謾有口碑傳德政，誰將大藥駐循良。

魂歸故國國偏遠，淚落長江江共長。

此時衙內哭做一團。二衙便爲他申文上司，爲他經理喪事。可憐庫中既無紙贖，又無兌頭，只得些俸糧柴薪、馬丁銀兩未支，不過百兩，將來備辦棺木、衣衾併合衙孝衣。此時本縣糧裏憐他清廉，都來助喪。夫人傳遺命，一概不收。只是撫院、司道府間有些助喪水手銀兩，卻也輾轉申請批給，反耽延了許久，只夠得在本縣守候日用、路上盤纏。

母子二人扶柩下船，本縣衙官免意思來一祭，倒是百姓哭送了二十餘里。一路回來，最沒威勢的是故官家小船，雖有勘合，驛遞裏也懈懈的來支應，水手們也撒懶不肯趕路。母子悽悽守着這靈柩：

亭亭孤月照行舟，人自傷心水自流。

豔骨已成蘭麝土，雲山漫漫使人愁。

迤邐來到家中。親鄰內有的道是可惜，是個好官，天沒眼！有的道：「做什清官！看他妻子怎生樣過活？」他母子經營殯葬。葬時，只不過幾個鄉紳公祭。有幾個至交來送，也只是來應故事，哪得似上任時鬧烘，送上船或送一兩程才散光景？逡巡年餘，鄉紳中份子初時還來搭他，到後來李夫人漸漸支應不來，不能去便去。公子小，不入達，沒人來理他，他率性竟不去了。家中有幾個能幹家人，原是要依勢擢些錢來靠的，見公子小，門房冷落，都各生心。

大管家李榮，他積攢些私房，央人贖身去了。

還有個李貴，識得字，在書房中服事的，他投靠了張御史，竟自出去。一個小廝來福，他與李夫人房中的丫鬟秋香勾搭，掏摸一手逃去，告官追尋，也沒蹤跡。

只有個老蒼頭李勤，只會噇飯，不會支持。遺下田有百餘畝，每畝也起租一石。租戶欺他孤寡，拖欠不完，老蒼頭去催討，喫他兩瓶酒，倒爲他說窮說苦。每年反要納糧當差，不免典衣戤飾，日漸支撐不來。故此公子先時還請先生，後來供膳不起，也便在外附讀。

且喜他聰明出人，過目成誦，把父親留下子史詩賦，下到歌曲，無不涉獵。守得孝滿，年紀十五六歲。夫人也爲他尋親，但只是低三下四人家。公子又道自家宦門舊族不屑要他。至鄉宦富家，又嫌李公子窮，不肯。起初也有幾個媒媽子走來走去，落後酒沒得噇，飯沒得喫，便也不肯上門。逢着考試，公子雖是聰明，學力未到，未必能取。要年家們開填，撇不面情過的，將來後邊搭一名。府間價重，就便推託，尚未得進。公子見功名未成，姻親未就，家事又寥落，大是不快。只是豪氣未除，凡是文會酒席上遇着這幹公子、富家郎，他恃着才勝他，不把他在意。見這些人去趨承，他偏要去掃他，或是把他文字不通處着實塗抹，或是故意在人前聯詩作耍難他。所以這幹人都道他輕薄，並不肯着他。他也便自放，常做些詩歌詞曲，有時在館中高歌，有時在路上高唱，甚而市井小人也與他喫酒歌唱，道：「我目中無非這一流。還是這一起率真，不裝腔。」滿城中不曉得他是發泄一種牢騷不平之氣，盡傳他是狂蕩之士。以耳爲目的鄉紳原沒有軫恤故舊的肚腸，聽得人謗他，都借來推道是不肖子，不堪培植。那李公子終不望他們提攜。

似此又年餘。忽一日，一個王翊庵太守，也是豐城人，與他父親同舉進士，同在都察院觀政。他父親做知縣病故；王太守初任工部主事，轉抽分員外，升河道郎中，又升知府。因在任直諒，忤了上司，申文乞休，回到家中。在鄉紳面前問起：「李年兄去後家事何如？後人何如？」這些鄉紳都道他家事凌替，其子狎近市井遊棍，飲酒串戲，大壞家聲。王太守聽了，卻也爲他嘆息。

次日就去拜李夫人。公子不在，請年嫂相見。王太守問了些家事，又問公子，夫人道：「苦志攻書，但未遇時」。王太守也道他是護短的言語，也不相信。送了些禮，又許後邊賙濟，自去了。

李公子回，夫人叫他答拜。李公子次早也便具帖來王太守宅中。不料王公不在，門上見他面生，是不大往來的了，又是步行，一個跟隨的老蒼頭，又龍鍾襤褸，接帖時甚是怠慢。公子不快，只投一帖，不候見就回。彼此不題。

偶然一晚，王太守在一鄉紳家喫酒回家，其時大月，只聽遠遠一個人在月下高唱，其聲清雅。王太守坐轎內細聽，卻是一個《桂枝香》：

雲流如解，月華舒彩，吐清輝半面窺人，似笑我書生無賴。笑婆娑影單，婆裟影單，愁如天大。悶盈懷，何日獨把蟾宮桂，和根折得來。 學深湖海，氣凌恆岱，傲殺他繡虎雕龍，寫向旁人怎解，笑侏儒與羣，侏儒與羣，還他窮債。且開懷，富貴非吾素，機緣聽天付來。

王太守聽了，道：「這一定是個才人，落魄不遇的。」着人去看來，那小廝便趕上前，把那人一瞧，那人見了，道：「誰不認得李相公，你瞧什麼？」

那小廝轉身便跑，回王太守道：「那人道是什李相公。細看來，似前日老爺不在家，來拜老爺的李公子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一定是李家年侄了。快請來相見。」家人忙去相請。王太守便也下轎步來，抬頭一看，卻也好個儀表：

昂藏骨格，瀟灑丰神。目搖巖下電，灼爍射人；臉映暮天霞，光輝奪目。亂頭粗服，不掩那年少風流，不履不衫，越顯出英雄本色。正是：

美如冠玉輕陳孺(附註：春秋時，陳武子)，貌若荷花似六郎(附註：唐武則天之寵臣張昌宗，以貌美名)。

王太守與那人相揖了，便道：「足下莫非李瑩齋公子麼？」

那人便道：「卑末正是。不敢動問老先生是何人？」

王太守道：「老夫便是王翊庵。」那人便道：「這等是王年伯了。小侄一時失於迴避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老夫與令先尊同第時，足下尚是垂髫，故老夫尚未識荊。可喜賢侄如許豪爽，應能步武前人。」

李公子道：「慚愧，功名未成，箕裘未紹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前見年嫂，道賢侄力學攻文，不勝欣快。更日還要屈過與小兒、小婿會文。」

李公子道：「當得趨赴。」說畢，兩下分手。

李公子笑道：「可笑這王年伯那兒子、女婿，只好囊酒袋飯，做得什文字！卻要我去同作文，到作文時，可不羞死了他。」仍舊高歌步月而回。

次日，王太守因前日曾應承賙濟，着人送白銀五兩，白米五石，就請公子明日赴會。李公子至日便欣然前去。

一到，王太守便出相見。公子致謝。

王太守道：「些須不足佐菽水(豆和水，指粗茶淡飯，表示微薄之意)，何煩致謝！」

吃了茶，延進花園裏面。卻是三間敞廳，朱欞綠檻，粉壁紗窗。廳外列幾行朱朱粉粉的妖花，廳內擺幾件斑斑駁駁的古董。

只見裏邊早有先生，姓周號公溥，是南昌府學一個有名廩生，引着兩王太守公子，長字任卿，次字[梄下加灬]之，兩個王太守女婿：一個劉給事公字，字君[yu-辶矞]；一個曹副使公子，字俊甫，一齊都相見了。家僮早已列下幾個坐兒，鋪下筆硯。王太守便請周先生出題。周先生再三謙讓，出了兩個題目。王太守還要出，周先生道：「只兩個藝罷。」那王任卿把一本《四書》翻了又翻；王[梄下加灬]之便想得面無人色，坐在椅上動也不動；劉君[辶矞]在敞廳外走來走去，再不停足;那曹俊甫似個做得出的模樣，在那廂寫了幾行，扯去了又寫，寫了又扯，也不曾成篇;只有李公子點了幾點頭，伸開紙來，一筆掃去，午飯後篇已完了。正是：

入甕攢眉笑苦吟，花磚日影又移陰。

八叉(附註：唐溫庭筠才思敏捷，其作詩賦叉手構思，八叉則成八韻，人稱溫八叉。)誰似溫郎捷，擲地還成金石音。

王太守遜周先生看，周先生不肯，推了半日，周先生看了，道：「才氣橫溢，詞調新雅，這是必售之技。」

王太守也接過去看了一看，道：「果然筆鋒犀利，英英可愛。」收在一邊。那四個也有有了些草(稿)的，也有一字未成的。

王太守恐妨衆人文思，邀李公子到水閣上去。問道：「一向失問，賢侄令岳何人？」

李公子道：「小侄尚未有親。」太守又沉吟了一會。

將晚，裏面已備下酒餚。先生忙幫襯道：「列位相公有未完的，喫酒後請罷。」衆公子都坐了。

席上，那李公子應對如流，弄得四位公子好似泥塑木雕一般。酒罷，李公子自去了。

王太守回來討文字看，一個篇半，是來得去不得的文字；兩個一篇，都也是庸說；一個半篇，煞是欠通。王太守見了也沒什言語，倒叫先生有些不安。

王太守進內見了夫人道：「今日邀李家年侄與公子女婿作文，可笑我兩兒、女婿，枉帶這頂頭巾，文理俱不甚通，倒是李郎，雖未進學，大有才氣。看來不只一青衿(定)終身。」

夫人道：「你兒子、女婿都靠父親騙的這頂頭巾，原不曾會做文字。既你看得他好，可扶持他進學，也不枉年家份誼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正是。適才問他，尚未有親。我兩個女婿，都是膏樑子弟，愚蠢之人。我待將小女兒與他，得一個好女婿，後邊再看顧他。夫人意下何如？」

夫人道：「李郎原是宦家，骨氣不薄；你又看得他好，畢竟不辱門楣。但二女俱配豪華，小女獨歸貧家，彼此相形，恐有不悅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我那小小姐識見不凡，應不似尋常女流，不妨。」

次日，竟到書房對周先生道：「昨見李生文字，學力尚未充，才華盡好。」

周先生道：「是進得的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豈只進而已！竟待招他作婿，敢煩先生爲我執柯(附註：作媒人)。」

先生道：「曾與夫人相商麼？後邊恐厭他清貧，反咎學生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學生主意已定，決不相咎。」

去後，只見劉君[辶矞]道：「我丈人老腐，不知哪裏抄得這幾句時文，認他不出，便說他好，輕易把個女兒與他。」

曹俊甫道：「若是果然成親，我輩中着這個窮酸，也覺辱沒我輩。」

王[梄下加灬]之道：「不妨，我只見母親，說他又窮又好喫酒、串戲，自然不成。」

先生道：「令尊要我去說，怎生是好？」

王任卿道：「先生自去，料他不敢仰攀。」

先生去見了李公子，又請見李夫人，說及親事，公子推卻。夫人道：「既承王大人厚意，只是家貧，不能成禮。」

先生去回覆，王太守道：「聘禮我並不計。」這邊李夫人見他意思好，便收拾些禮物，擇日納采。

那王任卿兄弟狠狠的在母親前破發。

母親道：「你父親主意定了，說他不轉。」兩兄弟見母親不聽，卻去妹子前怨傷父母道：「沒來由害妳！家又貧寒，人又輕狂；若成親，這苦怎了？」王小姐只不言語。

後邊兩個嫂嫂與兩個姐姐又假做憐惜，來挑撥她，道：「人又尚未進，不知讀得書成麼？又家中使喚無人，難道嬌滴滴一個人，去自做用麼？小姐可自對爹爹一說。」

小姐聽得不奈煩，道：「這事我怎好開口？想爹爹必有主見。」兩嫂嫂與姐姐見她不聽，便翻轉臉來，當面嘲笑，背地指搠她。小姐略不介意。

過了數月，李家擇日畢姻。王太守與夫人加意贈他，越惹得哥嫂不喜歡。所喜小姐過門，極其承順孀姑，敬重夫婿。見婆婆衣粗食淡，便也不着華麗衣服。家裏帶兩房人來，她道她在宦家過，不甘淡薄，都發回了，只留一個小廝，一個丫鬟。家中用度不給，都不待丈夫言語，將來支給，並沒一些嬌癡驕貴光景。

只是李公子，他見兩個舅子與連襟，都做張致，裝出宦家態度，與他不合，他也便傲然，把他爲不足相交。倒是舊時歌朋酒友，先日有豪氣無豪資，如今得了妝奩，手頭寬裕，常與他往還。

起初王小姐恐拂他意，也任他。後來見這幹人也只無益有損，微微規諷他，李公子也不在心上。

一日，王太守壽日，王小姐備了禮先往，到得家中，父母歡悅如故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哥嫂與姐姐，不覺情意冷落。及至)貴客來，報劉相公、曹相公來，兩個哥便起身奉迎報。

李公子來，道：「什貴人麼，要人迎接。」直至面前，才起身相揖。

這李公子偏古怪，小姐來時，也留下什(闊)服、綾襪朱履與他打扮，他道：「我偏不要這樣外邊華美。」只是尋常衣服，落落穆穆走來，相揖時，也只冷冷不少屈。但是小姐見(了)已大不然，又見哥哥與劉、曹兩姐夫，說笑俱有，立做一團；就是親友與僮僕都向他兩人虛撮腳；到李公子，任他來去，略不加禮。及至坐席，四人自坐一處，不與同席。

李公子想也有不堪，兩眼只去看戲，不去理他。看到得意之處，偶然把箸子爲它按拍。只見他四人一齊鬨笑起來。

裏面大姨道：「想心只在團戲上，故此爲它按拍。」

二位嫂嫂道：「做一出與丈人慶壽也可。」小姐當此，好生不快，不待席終，託言有疾，打轎便行。

母親苦死留她，不肯。此時李公子聞得小姐有疾，也便起身，兩個舅子也不強留。行到芒湖渡口，只見小姐轎已歇下。叫接相公一見，便作色道：「丈夫處世，不妨傲世，卻不可爲世傲。你今日爲人奚落，可爲至矣！怎全不激發，奮志功名？」因除頭上簪珥，可值數十金，道：「以此爲君資斧，可勉力攻書，爲我生色。且老母高年，河清難待。今我爲君奉養，菽水我自任之，不縈君懷，如不成名，誓不相見。」遂乘轎而去。

李公子收了這些簪珥，道：「正是，炎涼世態，不足動我；但她以宦室女隨我，甘這淡薄，又叫她受人輕笑，亦是可憐。我可覓一霞帔報母親，答她的貧守。」

因就湖旁永復庵賃一小房讀書。王小姐已自着人將鋪陳柴米送來了。此後果然謝絕賓朋，一意書史，吟哦翻閱，午夜不休。每至朔望歸家定省，王小姐相見，猶如賓客一般，只問：「近日曾作什功課麼？」如此年餘，恰值科考。王太守知他力學，也暗中爲他請託。縣中取了十名，府中也取在前列，道中取在八名，進學。入學之日，王太守親自來賀，其餘親戚也漸有攏來的了。正是：

螢光生腐草，蟻輩聚新漕。

不隔數日，王小姐對公子道：「你力學年餘，諒不止博一青衿便了。今正科舉已過，將考遺才，何不前往，功名正未可知？」

公子道：「得隴足矣！怎又望蜀？」小姐不聽，苦苦相促，只得起身。

府間得王太守力取了，宗師考試，卻是遺才數少。宗師要收名望府縣前列，撫按觀風批首緊要分上；又因時日急迫，取官看卷，又在裏邊尋自己私人，緣何輪得他着？只得空辛苦一場。回時，天色尚未暮，忽然大雨驟至，頃刻水深尺許，遙見一所古廟，恰是：

古木蕭森覆短垣，野苔遮徑綠無痕。

山深日暮行人絕，唯有蛙聲草際喧。

到得廟中，衣衫盡溼，看看昏黑，解衣獨坐，不能成寐。

將次三更。只聽得廟外喧呼，公子恐是強人，甚是驚恐。卻是幾盞紗燈，擁一貴人。光景將及到門，聽得外邊似有人道：「李天官在內，暫且迴避。」又聽吩咐道：「可移紗燈二盞送回。」忽然而散。

公子聽了，卻也心快。只是單身廟中，淒冷坐立不住。又失意而回，怕人看見。且值雨止，竟跣足而回。

到家，老僕與小廝在莊上耘田不回，只得一個從嫁來粗婢，又熟睡，再也不醒。王小姐只得自來開門。見了道：「是什人拿燈送你？」

公子道：「停會對妳說。」進了門，就把廟中見聞一一說知。

小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沒有個自來的天官，還須努力去候大收。」

幽谷從來亦有春，螢窗休自惜艱辛。

青燈須與神燈映，暫屈還同蠖屈伸。

極熱天氣，小姐自篝燈續麻，伴他讀書。將次到七月(盡)，逼他起身。

公子道：「罷了，前日人少，尚不見收，如今千中選一，一似海底撈針，徒費盤纏，無益。」

小姐道：「世上有不去考的秀才麼？」到晚間還逼他讀書，叫他看後場。

公子笑道：「哪裏便用得它着？」逼不過，取後場來看，是篇《蛟龍得雲雨論》，將來讀熟了。

次早起身，跟的小廝挑了行李，趕不得路，一路行來，天色已晚。捱城門進得，各飯店都已關了，無處棲止，公子叫小廝暫在人家檐下看着行李，自到按院前打聽。清晨尋歇家，在院前行來行去，身子睏倦，便在西廊下打盹。

不期在巡夢中夢見一條大黑龍，蟠在西廊下，驚醒道：「必有奇人。」

夜暗傳出道：「凡有黑夜在院前潛行打聽的，着巡捕官羈留，明日解進。」此時深夜，緣何有人？四下看，只得一個秀才，就便在睡中拿住。李公子若待要脫身時，又無錢買脫，只得隨他。

明晨解進，只見御史在堂上大聲道：「你是什人？敢黑夜在我衙前檢點！」

公子對道：「生員是豐城新進生。聞得太宗師大收遺才，急於趨赴，過早在院前打盹，別無他情。」

御史見是個秀才，已道他是夢中龍了。問了名字，吩咐一體考試。

及至考時，因夢中夢龍，便出《蛟龍得雲雨論》題。李公子便將記的略加點竄，趕先面繳。其餘這些人，有完得早的，只用錢買得，收在卷箱內好了；還有捱不上，不得收的。他卻得御史先看，認得他，竟批取了。後邊取官來，看見是代巡所取，也便不敢遺落，出案有名。

王太守便着人送卷子錢、送人蔘，邀去與兩個公子同寓。頭場遇得幾個做過題目，他便一掃出來。二、三場，兩個王公子道他不諳，畢竟貼出，不期他天分高，略剽竊些兒，裏邊卻也寫得充滿，俱得終場，人都爲他喫驚。

歸家，親友們就有來探望送禮的了。到揭曉之夜，李公子未敢信道決中，便高臥起。只見五更之時，門外鼎沸，來報「中了三十一名」。王衙是他丈人，也有人去報。裏邊忙問：「是大相公？是二相公？」道是李相公。王家兄弟正走出來時，吃了一個掃興。王太守倒喜自家有眼力，認得人。

此時李衙裏早是府縣送捷報旗竿，先時冷落親戚都來慶賀。李夫人不甚禮貌，王小姐道：「世情自是冷暖，何必責備他？但使常如此，等他趨承便好。」

還有贖身去李榮，依舊回家，李夫人不許，又是王小姐說：「他服事先邊老爺過，知事便留他罷。」

內外一應支費，王小姐都將自己妝奩支持，全不叫李夫人與丈夫費心。

旗匾迎回，李公子拜畢，母親深謝岳丈提攜，小姐激勸，此後鬧哄哄喫賽鹿鳴，祭祖。人都羨李知縣陰德，產這等好子孫。有道：「李夫人忍苦教子成名。」有道：「王太守有識見，知人得婿。」誰得知王小姐這等激發勸勉。既中后王氏兄弟與劉曹兩連襟，不免變轉臉來親熱，鬥份資賀他，與他送行。

李公子也不免因他向來輕玩，微有鄙薄之意，又是王小姐道：「當日你在貧窮，人來輕你，不可自摧意氣，今日你得進身，人來厚你，也不可少帶驕矜，舉人、進士也是人做來的。」又爲他打點盤纏，齎發上京。

凡人志氣一頹，便多扼塞；志氣一鼓，便易發揚。進會場便中了進士，殿試殿了二甲十一名。觀政了告假省親，回來揖資修戢了向日避雨神祠。

初選工部主事，更改禮部，又轉吏部，直至文選郎中。掌選完，遷轉京堂，直至吏部尚書，再加宮保，中間多得夫人內助。夫妻偕老至八十餘歲，生二子，一承恩蔭，一個發了高魁。不惟成夫，又且成子。至今江右都傳做美談。

# 第十五回 劫庫機雖巧 擒兇智倍神

蜂蠆起須臾，最刺庸愚手。惟是號英雄，肯落他人囿？笑談險局，瞬息除強寇，共羨運奇謀，豈必皆天佑。

右調《生查子》

從古最不好的人，莫如強盜竊賊，人人都是切齒的。不知原非父母生出來就是賊盜，只是飢寒難免，或是祖業原無飴留，自己不會迎運，時年荒歉，生計蕭條；在家有不賢妻子瑣聒，在外有不肖朋友牽引，也便做出事來。小則爲賊，大則爲盜，甚而劫牢劫庫，都是有的。但是爲官，在平時要禁遊惰行鄉，約拘他身心，遇凶年也須急蠲juān免時，賑濟救他身家。人自學好的多，畢竟盜息民安。若是平常日子不能鋤強抑暴，緩徵薄斂，使民不安其生，是驅民爲盜。不能防微杜漸，令行禁止，使民敢於作奸，是養民爲盜。及至盜起，把朝廷倉庫、自己身命一齊送他，豈不可笑？

以我論之，若臨民之上，只處平靜無事時節，以爲循良也夠了；若當時機倉猝，成敗治亂只在轉眼之間，畢竟要個見機明慧，纔是做官的手段。即如先年諸理齋先生名燮，他被謫通判，在廣西。其年適當朝覲，縣爲正官，上司便委他去一個屬縣掌印。

這日恰值首道臨府，只得離縣往府迎接。路上遇風吹折了引導藍旗，他便急回府中，且不去接官，忙進牢點押。不期牢中有幾個海賊，與外邊的相應，被他進去一搜，搜出器械，他就拿來勘問。正勘問時，他又行牌屬縣，叫衙官整肅人役，把守獄庫。也不待問完，交與本府一個孫推官研究，他自帶了民壯，復趕到縣。恰值強盜劫庫，在縣與人役拒敵，恰得他帶人到縣趕散。各官都稱頌他神明，他道：「強盜越獄，未有外無應而能成事者。料他必□□□(然率衆)去接上司而劫獄，此計不遂，故此乘□□□□□□□(他審案未到縣又)來劫庫，理之顯然，沒有神術。」只是因個還在事尚未成，我可預防的。據我聞見還有個事起卒，終能除盜保身，這也是極能的能吏。

我朝嘉靖間有一位官人，姓張，名佳胤，號蠗崍，曾在兩浙做巡撫。此時浙江因倭子作亂，設有十營兵士，每月人與糧銀一兩。後來事平要散他，只是人多，一時難散，只把兵糧減做一半銀，一半錢給他。但當時錢不通行，他糧不夠喫，自然散去。

不料這些兵中間有個馬文英、楊廷用，作起耗來，擁到巡撫衙門，鼓譟進去講。這巡撫沒擔當，見人來一跑，反被他拿去，把他丟在草褥上，還把他要上稱竿，逼得司道應許，復他糧，又與他二千兩犒賞才罷。

奏上，朝廷旨下九卿會議，便會推了張佳胤督撫浙江軍門。他聞報便單騎上道，未及擇日到任。先是杭州遭兵變，之後盜賊蜂起，有幾個好事鄉官，因盜賊攪擾，條陳每巷口要添造更樓，居民輪流巡邏。只是鄉宦大戶，生員官吏，俱已有例優免，只是這些小戶人家輪守；可憐這些小戶，辛苦一日，晚間又要管巡更。立法一新，官府正在緊頭裏，畢竟日夜出來查點，不造的要問罪，不巡邏的要打、要申，又做了巡捕官的一個詐局。

小民便不快道：「我們穿在身上，喫在肚裏，有什偷去，如今忙了一日，夜間又與鄉官大戶管賊，小民該喫苦的？」便有一個餘姚老學究丁仕卿，來條陳，官府不理，又閃出幾個來，擁了多人去告，又不理。大家便學兵樣，作起怪來，放火燒了首事鄉宦住屋，盡拆毀了更樓，洶洶爲變。張副都聞了這消息，兼程到省，出示禁約。這些無賴，扯毀告示。反又劫掠人財物，搶奪人酒食，這邊放火，那邊劫財。張副都知道大惱，暗暗請遊擊徐景星，商議已定。

此時(扌羅)木營兵十營，八營出海守訊，只有兩營守省。張副都吩咐遊擊徐景星，率領把總哨官，至轅門聽令，便與總哨隊什道：「往日激變兵心，固失於調停，不盡是爾等之罪，今日民亂，爾等若能爲我討捕，便以功贖罪，只是不許恣行殺戮。」又叫楊文營、馬廷用二人，吩咐道：「有功不唯贖罪，還有重賞。」楊、馬兩個隨了徐遊擊出來，亂民聽得發兵，那乖滑的，得一手躲了，還有這些不識俏的，還這等趕陣兒，一撞兵來束手就縛，中間也有無辜的，捆到轅門。先把拒敵官兵，與身邊搜有金銀的砍了五十多人，其餘也打死百餘，省城大定。張副都犒賞了這兩營，馬文英、楊廷用都與冠帶，安了他心。

汛畢八營都回，暗着徐遊擊訪了那八營助亂的，與馬、楊共九個，先日計議定了，擇日委兵巡顧副使下操，十營齊赴教場。這廂徐遊擊暗暗差人將這九人擒下，解入軍門，歷數他倡亂凌辱大臣罪狀，綁出梟首，就將首級傳到教場，顧副使正操，只見外邊傳這血淋淋九個頭進來。衆軍正在驚愣，顧副使與徐遊擊便傳令道：「你們都得命了，快些向北謝恩。」衆人沒了主意，都面北叩頭。

顧副使又吩咐：「當日作亂，你等都該處死，如今聖上天恩，都爺題請，只壞了爲首九人，你們都免死以後要盡心報國，不可爲非。」循例頒了些賞，十營寂然。你看他何等手段？何等方略？不知他平日已預有這手段。

當時，初中進士，他選了一個大名府滑縣知縣。這滑縣一邊是白馬山，一邊滑河，還有黎陽津、靈昌津，是古來戰爭之地。還附近高雞泊，是唐竇建德爲盜人處。人性慓悍，盜賊不時出沒。他一到任，立意在息盜安民，訓練民壯，就裏選出十六個好漢，輪番統領緝捕，巡警，城裏四周，城外四鄉。這十六個人叫做：

　　 元善　　卜兆　　平四夷　　和顏　　禹鼎　　狄順　　貝通　　明鑑　　伏戎　　成治　　紀績　　席寵　　麻直　　柯執之　　 昝盛　　經綸

　　都是膂力精強，武藝純熟，又伶俐機巧。每輪八個管巡，八個衙前聽差。且喜賊盜不生，人民樂業。不知人不激不發，這些無賴光棍，平日慣做歹事，如今弄得雞犬也沒處掏一個，自然窮極計生。

本縣有個慣做剪綹頭兒，坐地分贓的，叫做吉利。他不管你用銅皮，用銅錢，剪得來，要孝順他；若不來，他會叫緝捕拿着你。

又有一個應捕頭兒，慣養賊的，叫做荀奇。由你挖壁扒牆，撬門掇窗，他都知道是哪個手跡，一時孝順不到，他去抓來送官。

一個做響馬的，叫做支廣。嘗時抓得些兒，到一個姓桑，綽號「喪門神」家賭博。這喪門神家裏，是個慣開賭場，招引無賴，慣撮些頭兒，收管放籌買尊買酒過日子的。這吉利、荀奇、支廣一班兒座落在他家耍子。

忽一日賭興正高，卻是你又缺管，我又無銀，賭來都不暢意。支廣道：「兄弟，我連日生意少，怎你們也像沒生意？」

吉利道：「可恨張知縣，他一來叫這些民壯在這鬧市巡綽，這些剪綹的，靠是人叢中生意，便做不來，連我們也幹擱。」

荀奇道：「正是，我也喫他的虧，冷了他們的生意，便絕了我衣食飯碗。」

喪門神道：「生意各別，養家一般，只許他罰谷罰紙開門打劫，不許我們做些勾當。」

支廣道：「如今我們選動手他起來，勾合一班，打入私衙；或是劫了他庫，大家快活受用一受用，便死也甘心。」

吉利道：「我們這幾個人做得什來，還須再勾幾個可做。」

荀奇道：「我那些部下，可也有四五十個，叫他齊來。」

支廣道：「那些鼠竊狗偷的當得什事，須我那幾個哥哥來纔好。」

喪門神道：「尋來時須帶挈我，不要撇了我。」

支廣道：「自然。」

便一個頭口，趕到高雞泊前，尋着一個好朋友，叫做張志，綽號張生鐵，也是常出遞枝箭兒，討碗飯喫的。兩個相見道：「哥一向哩。」

支廣道：「哥生意好麼？」

張志道：「我只如常，這些客如今等了天大明才，也畢竟二三十個結隊，咱一兩個人了他不來，已尋了幾個兄弟，哥可來麼？」

支廣道：「兄弟也要做一兒，也只爲人少，故來尋哥。」

張志道：「賢弟挈帶

一挈帶，是什麼客人？」

支廣道：「不是。」

悄悄附耳道：「滑縣縣庫。」

張志道：「這事甚大又險。」

支廣道：「我們哪一注銀子不從險來，客人的貨有限，庫中是豆麥熟時徵夠，有六七千銀子，這纔夠咱們用。」

張志道：「然雖如此，你我合來，不過百餘個人，怕不濟事。我這裏還有一個任金剛，任敬。他開着個店，外邊賣酒，裏邊下客，做些自來買賣，極有志氣，也須合着他纔好，咱與你去尋他來。」

兩個便到任敬店中來，任敬正立在櫃裏，見了張志，便走出來，邀進裏面，一座小小三間廳上坐下，任敬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

張志道：「咱朋友，姓支，名廣，特來拜大哥的。」

任敬道：「是有何見教？」

張志蹴去他耳邊輕輕的道：「他有一主大財，特來照顧哥哥。」

任敬道：「是什麼財？」

張志又近前道：「是滑縣庫裏。」

任敬道：「這財在縣裏，有人，不容易要它的，哥過得罷了，走這險做什麼？」

張志道：「哥，你過得些，咱過不得哩，銀子可有多的麼？哥不去，咱自去。」

任敬道：「冒失鬼，且住着，待咱想，怎輕易把性命去搏錢。」坐了一會，吃了杯茶，只見任敬走了進去。

須臾戴了一頂紗帽，繫了一條帶，走將出來。張志便趕將過去，磕一個頭道：「爺，小人磕頭。」

任敬道：「起來。」大家笑了一笑。

張志道：「哥，這裏來這副行頭？」

任敬道：「二月間，是一個滿任的官，咱計較了他，留下的。兄弟，咱戴了像個官麼？」

張志道：「像，只是帶些武氣。」

任敬道：「正要它帶武哩。」連忙進去脫了冠帶，來附耳與張志說了幾句。

張志拍手道：「妙，妙！我道是畢竟哥有計較。」

任敬道：「論起這事，只咱兩做得來。」

張志道：「是。咱前年在白馬山，遇着個現世報。他道：『拿寶來！』咱道：『哥遞一枝箭兒來。』那廝不曉得遞什箭。我笑道：『哥性命，恁不值錢，撞着一個了得的，乾乾被他送了。』那廝老實，道：『咱不曉得這道兒，嫂子嫌咱整日在家坐，教咱出來的，不利市，咱家去吧。』咱道：『哥也是恁造化，停會有一起客人，十來人，你照樣問他。他不肯下馬，你道且着一個上來，咱便跑來，包你利市。』那廝道：『他來找怎生？』我道：『現世報。適才獨自不怕，有幫手倒怕，照這樣做去，客人不下馬，喫咱上去一連三枝箭，客人只求饒命。』咱去拿了兩個掛箱，一個皮匾，賞一個掛箱與他，教他以後再不可白來，這便是隻兩個做了營生。」

任敬道：「怎還叫過不得？」

張志道：「自古空裏來，巧裏去，不半年了在巢穴兒，並在賭場上了。」

任敬道：「但這劫庫，也不是小事，這也要應手，我又還尋兩個人去，支兄不消得說，就是支兄所約的，也畢竟借重，沒有個獨喫自的理。」

支廣道：「多謝哥帶挈。」

須臾，只見又到了三個虎體彪形的大漢，相見了，大家一齊在酒店中坐下。任敬指着對張志與支廣道：「這三個都是咱兄弟，一個步大，他家有兩個騾子，他自己趕腳，捉空也要佈擺兩個人。這闕老三，他雖是個車伕，頗有本事。這個桓福，是雲昌津渡子，也是個河上私商。」說了姓名，就對這三個道：「後日早晨，咱有用着你處。」

三人道：「哥有用咱處，湯火不辭。」

任敬道：「明日闕老三與步老大，與咱僱一輛大車，後日早在南門伺候，只見咱與張大哥抓一個人出來，都來接應。支大哥與你約的朋友也都在南門車邊取齊。一輛車坐了十多人，也動疑。桓大哥可帶小船一隻，與咱家丁二人應咱，以便分路，是必不可誤事。」正是：

　　 閒雲傍日浮，蕭瑟野風秋。

　　 淺酌荒村酒，深籌劫庫謀。

六個人喫得一個你醉我飽，分手，都各幹自己的事。

支廣、步大一起自在門外，桓福自在津口，不題。

只見這日張知縣正坐堂，忽有門上報道：「外邊有錦衣衛差官見爺。」張知縣心下也便狐疑，且叫請，便迎下卷篷來，卻是一個官，一個校尉。隨着行了禮。

那官道：「借步到後堂有話。」張知縣只得請進後堂留茶。又道：「請避閒人。」

張知縣一努嘴，這些門子吏書都躲了。也不曾坐下，那官一把扯住張知縣道：「張爺，不要喫驚，咱不是差官，咱是問爺借幾千銀子用的。」那校尉早已靴內嗖地一聲，掣出一把刀來。

張知縣見了道：「不必如此，學生斷不把銀子換性命，只下官初到，錢糧尚未追徵，庫中甚虛，怎麼好？」

那官道：「爺不必賴，咱已查將來了。」拿出一個手摺來，某限收銀若干，某限收銀若干，庫中也不下一萬。

張知縣見了，侵着底子，也不敢辨，道：「是也差不遠，只是壯士不過得錢，原與學生無仇，不要壞學生官。若一時拿去這些銀子，近了京師，急卒不能解，名聲播揚，豈不我要削職，況且庫中銀子，壯士拿去也不便用，不若我問本縣大戶借銀五千，送與二位，不曾動着庫中，下官還可保全草芥前程，二位亦可免累日發露。」

那官道：「五千也中夠咱用，你不要耽延弄咱。」

張知縣道：「五千不夠使，便加二千，若說弄二位，學生性命在二位手裏，這斷不敢。」

那校尉道：「便庫中銀胡亂拿些去吧，誰有工夫等？」

張知縣道：「這不但爲學生，也爲二位。」

那官道：「只要找截些。」張知縣便叫聽事吏。此時衙門人已見了光景，不肯過去，叫不過。

一個兵房吏喻土奎過去，也是有算計的人。張知縣道：「我得朝廷奉旨拿問，如今二位請他裏面有親認，可以爲我挽回，急要銀七千兩，你如今可爲我一借。」

喻外郎道：「在哪廂借？」

張知縣道：「拿紙筆來我寫與你。」拿過紙筆便寫道：

　　 丁二衙、朱三衙、劉四衙共借銀一千兩，吏平四夷等共借銀六百兩；書手元善等共借銀四百兩；當鋪卜兆四鋪各借銀四百兩；富戶狄順八戶，各借銀三百兩；里長柯執之八名，各借銀一百兩。

又對這吏道：「這銀子我就在今年兌頭、火耗、柴薪、馬丁內扣還，決不差池，銀子不妨零碎，只要足紋。」打發了吏去。

張知縣就與那官同坐在側邊一間書房內。那校尉看一看，是斗室，沒有去路。他便拿把刀只站在門口。

張知縣道：「下官早間出來，尚未喫午膳，二位也來久了，喫些酒飯何如？」

那官道：「使得。」

張知縣便叫個飯，只見外邊拿上兩桌飯與酒進來遞那官，那官不喫。道：「你先用。」

張知縣：「你怕咱用藥來，多慮。」便放開肚皮，每樣喫上許多，一連斟上十來大杯酒。笑道：「何如？」

這兩個見了，酒雖不敢多喫，卻喫一個飽，只是喻外郎見了三個衙頭，合了這一起民壯，道：「老爺叫借銀，卻寫出你們□□(三個)人明白，借銀子是假，要在我們身上計議救他了，如今怎麼處？」

明鑑道：「如今這賊手拿着刀子，緊隨着老爺，動不動要先砍老爺，畢竟要先騙除得這賊纔好。」

衆人道：「這賊急切，怎肯離身？」

伏戎道：「罷。做咱們不着。喻提控，這要你先借二三百兩銀子做樣，與他看。衆兄弟料絞的、哨馬的、順袋的，都裝了石塊，等咱拿着個掛箱，先是喻提控交銀子，哄他來時，咱捉空兒照腦袋打上他一掛箱。若打交昏暈好了，或者打得他這把刀落，喻提控趁勢把老爺搶進後堂，咱們這裏短刀石塊一齊上，怕不拿倒他，只是列位兄弟都要放乖覺些。」

經綸道：「這計甚好。」

三個衙頭道：「果好，果好。」

喻外郎便去庫上挪出二三百兩銀子，平四夷與元善裝了書吏，準備搶張知縣；其餘都帶了石塊，身邊也有短棍、鐵尺、短刀，一齊到縣。

喻士奎到書房門口稟道：「蒙老爺吩咐借銀，各處已借夠了六千兩，還欠一千沒處設處。」張知縣道：「這一個大縣挪不出這些些銀子來，叫他們胡亂再湊些，十分不夠，便把庫裏零星銀子找上吧。如今這幹人在哪邊？」

道：「都在堂上。」張知縣便一把扯了那官道：「我們堂上去收去。」那官也等了一會，巴不得到手，就隨出去。只見三個衙頭都過來揖，卷篷下站上一二十個人，都拿着拜匣、皮箱、哨馬、料絞，累累塊塊，都是有物的。

那官道：「張爺可點八個精壯漢子，與咱拿着，張爺自送咱到城門外。」張知縣道：「這不難，只是這借來銀子，下官也倒過一過眼，怕裏邊夾些鉛錫，或是缺上許多兌頭，哄了二位去，我倒還他實銀實秤，也要取幾封兌，取幾封瞧。」那兩個見已是到手銀子，便憑他兌。張知縣叫取天秤過來。那喻士奎便將一張長桌，橫在當中，請那官兒看兌，早把假官與張知縣隔做兩下，只有校尉還拿着刀，緊緊隨着。這邊喻外郎早把銀子擺上一桌，拆一封，果然好，雪白粉邊細絲。哪裏得知：

　　 漫道錢歸篋，誰知鳥入樊。

　　伏戎也就手捧一個順袋，是要先兌模樣，擠近校尉身邊，兌一封，倒也不差。張知縣對着校尉道：「你點一點收去。」校尉正去點時，那伏戎看得清，把順袋提起撲直一下子，照頭往那校尉打下，一驚一閃，早打了肩上。喻士奎與平四夷一捉，早把張知縣捉入川堂，把川堂門緊緊拄好。那官兒見了慌張，拔出小刀趕來，門早已閉上。一腳踢去。只落得一塊板，門不能開。校尉流水似把刀來砍伏戎，伏戎已是走到堂下。三個衙頭，四衙已護張知縣進後堂了。三衙走得，躲在典史廳，二衙是個歲貢，老了走得慢，

又慌，跌了一跤，虧手下扶在吏房躲避。堂下石塊如雨似打來，假官便往公座後躲，校尉把張椅子遮，這邊早已都有器械，竟把儀門拴上。裏邊傳道：「不要走了兩個賊人，生擒重賞。」這兩個聽了好不焦躁，瞧着石塊將完，那官兒雷也似大吼一聲，一手持刀，一手持桌腳，趕將出來，道：「避我者生，擋我者死。」那校尉也挺着刀，夾幫着。這些民壯原也是不怕事好漢，又得了張知縣吩咐，如何肯放他，一齊攢將攏來。好場廝殺：

　　 劍舞雙龍，槍攢衆蟒。紗帽斜按，怒鬧鬼鍾馗；戈戟重圍，惡狠狠投唐敬德。一邊的勢孤援絕，持着必死之心；一邊的戮力顯功，也有無生之氣。怒吼屋瓦震，戰酣神鬼驚。縱饒探囊取物似英雄，只怕插翅也難逃網罟。

　　始初堂上下來還兩持廝殺，只爲要奔出門，趕下丹墀，被這些民壯一裹，卻圍在中央，四面受敵，刀短槍長，那官兒料不能脫，大叫一聲，道：「罷。咱中了他緩兵之計，怎受他凌辱。」就把刀來向項下一刎，山裂似一聲響，倒在階下。

　　 未見黃金歸橐，卻教白刃隕身。

假校尉見了慌張，也待自刎。只見伏戎道一聲：「着。」早把他腿上一槍，也倒在地，衆人正待砍時。

元善道：「老爺吩咐要活的。」只見一齊按住，捆翻。假校尉只叫罷了。衆人扯向川堂，稟：「假官自刎，假校尉已拿了，請爺升堂。」

張知縣便出來坐了堂上，丹墀裏邊排了這些民壯，都執着刀槍，卷篷下立了這幹皁隸，都擺了刑具，排了衙。先是二三衙來作揖問安，後邊典史參見，處郎庭參書手、門子、皁隸、甲首、民壯，依次叩了頭。張知縣吩咐各役不許傳出去。掩了縣門，叫帶過那強盜來。

張知縣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好大膽，朝廷庫怎麼你來思量它；據你要銀七千，這也不是兩個人拿得，畢竟有外應，餘黨作速招來。」

那假校尉道：「做事不成，要殺便殺，做我一個不着罷。攀什人。」

張知縣道：「夾起來。」他只是不做聲。張知縣一面分撥人到城外，市鎮、渡口，凡系面生可疑之人，暗暗巡緝；一面吩咐將假校尉敲夾。

那校尉支撐不過，只得招承，假官叫做任敬，自己叫做張志；又要他招餘黨，只得又招原是任敬張主，要劫了庫，還要張知縣同人役送出城外，打發銀子上車先行，還要張知縣獨自送幾里才放回，僱車輛在城外接應的有支廣、步大、闕三、吉利、荀奇、喪門神六人，車去在昌靈、津水口接應的是桓福，與任敬家裏兩個火家絞不停、像意喫三人。張知縣即刻僉牌，兩處捉拿。

一路趕到城外集兒上，先是卜兆在那邊，看一輛大車，幾個騾子在那裏喫米，有幾個人睡在車裏，有幾個人坐在人家門首，似在那邊等人的。卜兆已去踹他，不知正是步大一起，步大與闕三叫車子五鼓前來，這廂支廣已邀了荀奇、吉利、喪門神，說道：「只要他來收銀子，哪個不到？」只是支廣一起，是本地人，怕有人認得，便睡在車中。步大、闕三兩個坐在人家等待。初時已牌模樣，漸漸日午，還不見影，欲待進城打聽，又怕差了路，便趕不着隊，分不着銀子，故此死定在那廂等。

不期差人來拿，四衙隨着，內中一個做公的，怕一捉時，走了人不好回話，先趕出城。見了車子道：「是什的車？本縣四爺要解冊籍到府，叫他來服侍。」

步大聽了便趕來：「我們李御史家裏車，叫定的，你自另僱。」那公人道：「胡說，本縣四爺叫不你車動。」揪住步大便打。

這些人欺着公人單身，便來發作，卜兆與衆人便來團，把這幾個幫打的都認定了。典史到叫拿，衆人已把這來爭鬧的共八個，兩個車伕，背剪綁起來，起解進城。

一路又來拿桓福，到河邊道：「哪裏是攪載船？」各船都撐攏，問是要那去。大的嫌大，小的嫌小。有一支不來攪，偏去叫他。掀開篷，只見三個雕青大漢，坐在船中，要叫他，他不肯，衆人曉得是桓福了。道：「任敬攀了你，你快走。」只見這三個人臉都失色，桓福便往水中一跳，早被一撓鉤搭住，船裏一行五個都拿進城來。

一到，張知縣叫他先供名字，一個個供來。張知縣把張志供的名字一對，只有四個。韓阿狗、施黑子、華阿缺、戚七、張老二、任禿子、桓小九都是供狀上沒名的。張知縣將這幾個細審。兩個是車伕，兩個是船戶。這三個，張老二是張志哥子，任禿子任兄弟，桓小九桓福兒子。

張知縣道：「韓阿狗、施黑子是車伕，華阿缺，戚七船戶，他不過受僱隨來，原非知情。張老二、任禿子、桓小九這是任敬等家丁，雖供狀無名，也是知情的了。」

將張志與支廣等各打四十，張老二、任禿子、桓小九各打二十，韓阿狗四個免打，下了輕罪監，其餘下大監。吩咐刑房取刑，把任敬、張志比照造謀劫庫，持刀劫刺上官律，爲首。

　　 支廣、荀奇、吉利、喪門神、步大、闕三、桓福，比例劫庫已行而未得財者律，爲從；從重律。

絞不停、像意喫、張老二、任禿子、桓小九比劫庫已行而未得財者，爲從；從輕律。韓阿狗、施黑子、華阿缺、戚七，原系車伕、船戶，受僱而來，並不與謀，供明釋放。

連夜成招，申解大名府，轉解守巡道。巡撫、巡按具題參他這幹：

處畿省之地，恣鬼域之謀，持刃凌官，擁衆劫庫，事雖未竟，爲惡極深，宜照響馬例，梟示。

聖旨依擬，着巡按監決，將張志梟首，支廣等斬首，絞不停等充軍。

張知縣、巡撫、巡按都道他賢能，交薦，後來升到部屬，轉鎮江知府，再轉兩司，升撫臺。若使當日是個萎靡的，貪了性命，把庫藏與了賊人，失庫畢竟失官；若是個剛狠的，顧了庫藏，把一身憑他殺害，喪身畢竟喪庫；何如談笑間，把二賊愚弄，緩則計生，卒至身全、庫亦保守，這都是他膽機智，大出人頭地，故能倉猝不驚。他後來累當變故，能鎮定不動，也都是這廂打的根腳。

似支廣一干，平日不務生理，妄欲劫掠至富，任敬家即可以自活，卻思履險得財，甚至挈弟陷了兄弟，攜了害了兒子，這也可爲圖不義之財的龜鑑。

# 第十六回 見白鏹失義 因雀引鳴冤

交情浪欲盟生死，一旦臨財輕似紙。何盟誓，真蛇豕，猶然嫁禍思逃死！ 天理昭昭似，業鏡高懸如水。阿堵難留身棄市，笑冷旁人齒!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《應天長》

　　如今人最易動心的無如財，只因人有了兩分村錢，便可高堂大廈，美食鮮衣，使婢呼奴，輕車駿馬。有官的與世家不必言了，在那一介小人，也妝起憨來，又有這些趨附小人，見他有錢，希圖叨貼，都憑他指使，說來的沒有個不是的，真是個錢神！但當日有錢還只成個富翁，如今開了個工例。讀書的螢窗雪案，朝吟暮呻，巴得縣取，又怕府間數窄分上多，府間取了，又怕道間遺棄。巴得一進學，僥悻考了前列，得幫補，又兢兢持持守了二、三十年，沒些停降，然後保全出學門，還只選教職、縣佐貳。希有遇恩遴選，得選知縣、通判。一個秀才與貢生，何等煩難！

不料銀子作禍，一竅不通，才丟去鋤頭、扁挑，有了一百三十兩，便衣巾拜客，就是生員。身子還在那廂經商，有了六百，門前便高釘「貢元」匾額，扯上兩面大旗，偏做的又是運副、遠判、通判，州同，三司首領，銀帶繡補，就夾在多紳中出分子請官，豈不可羨？豈不要銀子？雖是這樣說，畢竟得來要有道理。若是貪了錢財，不顧理義，只圖自己富貴，不顧他人性命，謀財害命，事無不露。究竟破家亡身，一分不得。

話說南直隸有個靖江縣，縣中有個朱正，家事頗頗過得，生一子叫名朱愷，午紀不上二十歲，自小生來聰慧，識得，寫得，打得一手好算盤。做人極是風流倜儻，原是獨養兒子，父母甚是愛惜。終日在外邊閒遊，結客相處，一班都是少年浪子，一個叫做周至，一個叫做宗旺，一個叫做姚明，每日在外邊閉行野走，喫酒、彈棋，吹簫、唱曲。因家中未曾娶妻，這班人便駕着他尋花問柳。

一日，三、四個正捱着肩同走，恰好遇一個小官兒，但見：

　　　　額覆青絲短，衫籠玉筍長。色疑嬌女媚，容奪美人芳。

　　　　小扇藏羞面，輕衫曳暗香。從教魂欲斷，無復□(憶)龍陽。

那朱愷把他看了又看，道：「什人家生這小哥？好女子不過如此！」

那宗旺道：「這是文德坊裘小一裘龍的好朋友，叫陳有容，是他緊挽的。」

朱愷道：「怎他這等相好得着？」

姚明道：「這有什難？你若肯撒漫，就是你的緊挽了。待我替你籌畫。」

姚明打聽，他是個寡婦之子，極在行的。

次日絕早，姚明與朱愷兩個，同到他家，敲一敲門，道：「陳一兄在家麼？」

只見陳有容應道：「是誰？」出來初見了，問了姓名，因問道：「二位下顧，不知什見教？」

姚明道：「朱兄有事奉凟，乞借一步說話。」

三個同出了門，到一大酒店，要邀他進去，陳有容再三推辭，道：「素未相知，斷不敢相擾。」

姚明便一把扯了，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！」陳兄殊不脫灑！」

陳有容道：「有話但說，學生實不在此。」

朱愷道：「學生盡了一個意思方敢說。」

陳有容道：「不說明，不敢領。」

姚明道：「是朱敝友要向盛友裘兄求戤幾兩銀子，故央及足下。足下是個小朋友，若在此扯扯拽拽，反不雅了！」

三個便就店中坐下，朱愷□□(只顧)叫：「有好下飯拿上來！」擺了滿桌。

陳有容□□□□□(只是作腔，不)喫，姚明便放開箸子來，喫一個飽。

吃了一會，那陳有容看朱愷穿得齊整，不似個借銀的，故意道：「□□□(二位有)約在這邊麼？」

姚明道：「尚未曾寫，還要另日奉□(勞)。」□(那)朱愷迷迷吐吐，好不奉承。

臨起身，又捏手捏腳，灌上幾鍾，送他下樓故意包中打開，現出三五兩銀子，丟一塊與店家，道：「你收了，多的明日再來喫。」別了。

次日□(清)早，朱愷丟了姚明自去，叫得一聲，陳有容連忙出來，道：「日昨多擾！」

朱愷道：「小事！前日蘇州朋友，送得小弟一柄麁扇在此，轉送足下。」袖中取來，卻是唐伯虎畫，祝枝山寫，一柄金面棕竹扇，又是一條白湖綢汗巾兒。

陳有容是小官生性，見了甚覺可愛，故意推辭道：「怎無功受祿？」

朱愷道：「朋友相處，怎這樣銖兩！」

推了再四，朱愷起身往他袖中一塞，陳有容也便笑納，問道：「兄果是要問老裘借多少銀子？此人口雖說闊，身邊也拿不出什銀子，且性極吝嗇，不似兄慷慨。」

朱愷便走過身邊，附耳道：「小弟不才，家中頗自過得，哪裏要借銀子？實是慕兄高雅，藉此進身。倘蒙不棄，便備禮來見足下，與兄結爲弟兄。」

此時陳有容，見朱愷人也撒漫，且首語溫雅，便也有心，道：「不敢仰攀！」

朱愷道：「說什話來，小弟擇日便過來拜乾孃！」朱愷自去了。

不多時裘龍走來，見了陳有容拿着這柄扇子，道：「好柄扇子！」先看了畫，這面字，讀也讀不來，也看了半日。道：「哪裏來的？」

有容道：「是個表兄送的。」

裘龍道：「你不要做他不着，是哪個？」

道：「是朱誠夫；南街朱正的兒子。」

裘龍道：「那朱愷是一個浪子，專一結交這些無賴，在外邊飲酒，闝妓、賭錢，這人不該與他走。況且向來不曾聽得說是你們親。」

有容道：「是我母親兩姨外甥。」

裘龍聽了道：「這是新相與了。」也甚不快。從此腳步越來得緊，錢卻越不肯用。這陳有容也覺有些相厭。

不過兩日，朱愷備了好些禮，來拜乾孃。他母親原待要靠陳有容生髮的，假喫跌收了他禮物，與他往來。朱愷常借孝順乾孃名色，買些時新物件來，他母親就安排留他，穿房入戶，做了入幕之賓。又假眼瞎，任他做不明不白的勾當。

朱愷又因母親溺愛，常與他錢財，故此手中撒漫，常爲有容做些衣服。兩個恰似線結雞雙出雙入，的是割得頭落。那裘龍來時，母親先回報不在，無極奈何，候得他與朱愷吃了酒回來，此時回報不及，只得與他坐下。那裘龍還要收羅他，與他散言碎語，說當日爲他用錢，與他恩愛。那陳有容又紅了臉反與他頂皮。勉強扯去店中，與他作東賠禮，他又做盡態不喫，千求萬告，要他復舊時，也不知做了多少情，仍時時要丟。到後來朱愷蹤跡漸密，他情誼越疏，索性不見，及至路上相遇，把扇一遮過了。裘龍偏要趕上前叫住他，朱愷卻又站在前面等。陳有容就有時勉強回他幾句話，一逕去了。裘龍見了，怎生過得？罵道：「好個沒廉恥的！年事有了，再作腔得幾時？就是朱愷，他家事也有數，料也把他當不得老婆，我且看你下場！」回想道：「我當日也爲他用幾分銀子，怎就這般待我？便朱愷怕沒人相與，偏來搶陳有容！」不覺氣上心頭。

一日朱愷帶着陳有容、姚明一干弟兄在酒樓上唱曲喫酒，巧巧的裘龍也與兩個人走來。陳有容一見便起身。只見裘龍道：「我這邊也坐一坐，怎就走了？」一把扯住。

陳有容道：「我家中有事，去去便來。」裘龍那裏肯放。

朱愷道：「實是他家有事，故此我們不留他。」

裘龍道：「你不留，我偏要留！」一把竟抱來放在膝上。

那陳有容便紅了臉，道：「成什麼模樣！」

裘龍道：「更有甚於此者！」

朱愷道：「人面前也要存些體面！」

裘龍便把陳有容推開，一起身道：「關你什事，你與他出色？」那陳有容得空，一溜風走了。

朱愷道：「好扯淡！青天白日，酒又不曾照臉，把人摟抱也不像，卻怪人說！」

裘龍道：「沒廉恥小畜生，當日原替我似這樣慣的，如今你爲他，怕也不放你在心坎上！」

又是一個人道：「罷！不要喫這樣寡醋。」

姚明道：「什寡醋？他是乾弟兄，旁觀不忿，也要說一聲！」

裘龍道：「我知道還是入娘賊！」

朱愷道：「這廝無狀！你傷我兩個罷，怎又傷他母親？」便待起身打去。

那裘龍早已跳出身，一把扭住，道：「什麼無狀？」衆人見了，連忙來拆，道：「沒要緊，爲什麼事來傷情破面！」

兩個各出了幾句言語，姚明裹了朱愷下樓，裘龍道：「我叫你不要慌，叫你兩個死在我手裏罷了！」兩下散了火。

朱愷仍舊自與陳有容往來，又爲姚明哄誘，漸漸去賭，又帶了陳有容在身邊，沒個心想，因爲盆中不熟，自己丟出錢，卻叫姚明擲色，贏來三七分錢：朱愷發本，得七分，姚明出手，得三分。不期姚明，反與那些積賭合了條兒，暗地瀉出，不該出注，偏出大注；不該接盆，翻去搶。輸出去倒四六分分，姚明得四股，卻是姚明輸贏都有。朱愷只是贏少輸多，常時回家索錢。

他母親對朱正道：「愷兒日日回家要錢，只見拿出去，不見拿進來，日逐花鬨，怕蕩壞身子，你也查考他一查考。」果然朱正查訪，見他同走有幾個積賭，便計議去撞破他。不料他耳目多，趕得到賭場上，他已走了，回來不過說他幾聲「習成不改」，甚是不快。

只是他母親道：「愷兒自小不拘束他，任他與這些遊手光棍蕩慣了，以後只有事生出來，除非離卻這些人才好。我有個表兄盛誠吾，見在蘇州開段子店，不若與他十來個銀子興販，等他日逐在路途上，可以絕他這些黨羽。」朱正點頭稱是。

次日，朱正便對朱愷道：「我想你日逐在家閒蕩，也不是了期，如今趁我兩老口在，做些生意，你是個唓嗻的人，明日與你十來個銀子，到蘇州盛家母舅處，攛販些尺頭來，也可得些利息。」

朱愷道：「怕不在行。」

朱正道：「『上馬見路。』況有人在彼，你可放心去。」說做生意，朱愷也是懶得，但聞得蘇州有虎丘各處可以頑耍，也便不辭。

朱正怕他與這幹朋友計議變卦，道：「如今你去，不消置貨，只是帶些銀子去。今日買些送盛舅爺禮，過了明後日，二十日起身罷！」

朱愷便討了幾錢銀子，出去買禮，撞見姚明，道：「大哥哪裏去？」

朱愷道：「要買些物件，到蘇州去。」

姚明道：「是哪個去？」

朱愷道：「是我去。」

姚明道：「去做什麼？」

朱愷道：「去買些尺頭，來本地賣。」

姚明道：「幾時起身？」

朱愷道：「後日早。」

姚明道：「這等，我明日與大哥發路！」

朱愷道：「不消，明日是我做東作別。」姚明就陪他買了些禮物，各自回家。

次日果然尋了陳有容，與姚明、周至、宗旺一齊到酒樓坐下。

宗旺道：「不見大哥置貨，怎就起身？」

朱愷道：「帶銀子去那邊買。」

陳有容道：「多少？」

朱愷道：「百數而已。」

周至道：「兄回時，羊脂玉簪，紗襪，天池茶，茉莉花，一定是要尋來送陳大兄的了。」

姚明道：「只不要張公街、新馬頭頑得高興，忘了舊人！」

朱愷道：「須喫裘龍笑了，斷不！斷不！」

到會鈔時，朱愷拿出銀子，道：「這番作我別敬，回時擾列兄罷！」衆人也就縮手謝了。

分手，宗旺道：「明日陳兄一定送到船邊。」

朱愷道：「明日去早，不消。」

姚明道：「『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』也便省了罷。」朱愷自回。

只有姚明，因沒了賭中酒(附註：賭中酒，指可以在賭博中受其哄弄的人，。下文之「今日趙家來了個酒」、「怕再沒這樣一個酒了」等句之「酒」，意皆與此同)，心裏不快，正走時，只見背後一個人，叫道：「姚二哥！哪裏去？」

正是賭行中朋友錢十三，道：「今日趙家來了個酒，你可去與他來一來。」

姚明道：「不帶得管。」

錢十三道：「你常時大主出，怕沒管？」

姚明暗道：「苦！我是慷他人之慨，何嘗有什銀子？」利動人心，也便走去。

無奈朱愷不在，稍管短，也就沒膽，落場擲着是跌八，尖五，身邊幾錢碎銀輸了，強要去復，連衣帽也除光，只得回家。

一到家中，迎着家婆開門，見他這光景，道：「什模樣！前日家中沒米，情願餓了一頓，不曾教你把衣帽來當，怎今日出去，弄得赤條條的？要賭，像朱家有爺（外門內爭）在前邊，身邊落落動，拿得出來；去賭，你有什家計，也要學樣？我看你平日只是叨貼仙些，明日去了，將什麼去贖這衣帽！」

姚明道：「沒了朱愷，難道不喫飯？」

家婆道：「怕再沒這樣一個酒了！」絮絮聒聒，再不住聲。

弄得姚明，翻翻覆復，整醒到天明，想出一條計策。

忙走起來，尋了一頂上截黑、下截白的舊絨帽；又尋了一領又藍、又青、一塊新、一塊舊的海青，抖去些黰氣，穿上了；又拿了一件東西，悄悄的開了門，到朱愷家相近。此時朱愷已自打點了個被囊，一個掛箱，雨傘、竹籠等類，燒了吉利紙出門。

那父親與母親送在門首，道：「一路上小心，早去早回！」朱愷就肩了這些行李走路。

才轉得個灣，只見姚明道：「朱大哥！小弟正來送兄，兄已起身了，此去趁上一千兩！」

朱愷道：「多謝金口！」

姚明道：「兄挑不慣，小弟效勞何如？」

朱愷道：「豈有此禮？」兩個便一頭說，一頭走，走到靖江縣學前，此時天色黎明，地方僻靜，沒個人往來。

朱愷是個嬌養的，肩了這些，便覺辛苦，就廟門檻上少息。姚明也來坐了。朱愷見他穿戴了這一套，道：「姚二哥，怎這樣打扮？」

姚明道：「因一時要送兄，起早了，房下不種得火，急率尋不見衣帽，就亂尋着穿戴來了。」

隨即嘆息道：「小弟前日多虧兄維持，如今兄去，小弟實難存活！」

朱愷道：「待小弟回時，與兄商量。」

姚明道：「一日也難過，如何待得回來？兄若見憐，借小弟一、二十兩在此處生息，回時還兄，只當兄做生理一般。」

朱愷道：「說遲了，如今我已起行，教我何處那趲？」

姚明道：「物在兄身邊，何必那趲？」

朱愷道：「奈是今日做好日出去，怎可借兄？」提了掛箱，便待起身。

姚明把眼一望，兩頭無人，便劈手把掛箱搶下，道：「借是一定要借的！」往文廟中逕走。

朱愷道：「姚兄休得取笑！」便趕進去。

姚明道：「朱兄，好借二十兩罷！」

朱愷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人要個利市！」忙來奪時，扯着掛箱皮條，被姚明力大，只一拽，此時九月，霜濃草滑，一閃，早把朱愷跌在草裏。姚明便把來按住，扯出帶來物件，卻尺把長一把解手刀。

朱愷見了，便叫：「姚明殺人！」

姚明道：「我原無意殺你，如今事到其間，住不得手了！」便把來朱愷喉下一勒，可憐：

　　　　夙昔盟言誓漆膠，誰知冤血濺蓬蒿。

　　　　堪防見利多忘義，一旦真成生死交。

姚明坐在身上，看他血湧如泉，咽喉已斷，知他不得活了，便將行囊背了，袖中搜有些碎銀、鎖匙，拿來放在自己袖裏，急急出門。看見道袍上濺有血漬，便脫將來，把刀裹了，放在肋下。

跨出學宮，便是得命一般，□(只)見天已亮了，道：「我又不出外去，如今背了行囊，倘撞着相識，畢竟動疑，如何是好？姊姊在此相近，便將行囊背到她家。」

正值開門，姚明直走進去，見了姊姊，道：「前日一個朋友，夾我去近村幫行差使，今日五鼓回來，走得倦了，行囊暫寄妳處，我另日來取。」

姊姊道：「你身子懶得，何不叫外甥駝去？」

姚明道：「不消得，左右沒什物在裏邊，我自來取。」就把原搜鎖匙，開了掛箱，取了四封銀子，藏在袖內。還有血衣與刀，他暗道：「姊夫是個鹽捕，不是好人，怕他識出，仍舊帶了回去。」

將次走到家中，卻見一個鄰人陳碧，問道：「姚輝宇哪裏回，這樣早？」

姚明失了一驚，道：「適才……纔去洗澡回來！」急急到家，忙把刀與衣服塞在牀下，把銀子收入箱中。

家婆還未起牀，喫些飯，就拿一封銀子，去贖了衣帽回來。

家婆道：「□□(怎得)贖這衣帽轉來？」

姚朋道：「『小錢不去，大不來。』一遭輸了一遭翻。今日被我翻了轉來，還贏他許多銀子。」就拿銀子與婦人看，道：「你說朱愷去了不得過，這銀子終不然也是朱愷家的？」

婦人家小意，□(見)到有□□(幾兩)銀子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也便快活,不查他來歷)了。

話說靖江縣有一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個新知縣，姓殷，名雲霄，)是隆慶辛未年進士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來做這縣知縣，未及一年，正萬曆)元□(年)，他持身清潔，撫民慈祥，□□□□□□(斷事極其明決，)人都叫他做「殷青天」。

一日睡去，正是三更，卻見兩個豬，跪伏在他面前，呶呶的有告訴光景，醒來卻是一夢：

　　　　霜冷空階叫夜蟲，紗窗花影月朦朧。

　　　　怪來頭白遼東豕，也作飛熊入夢中。

那殷知縣道：「這夢來得甚奇！」正在牀中思想，只見十條只烏鴉，咿咿啞啞，只相向着他叫。這些丫環、小廝，你也趕，我也趕，它哪裏肯走？須臾出堂，這些烏鴉仍舊來叫，也有在柏樹上叫的，也有在屋檐邊叫的，還有側着頭，看着下邊叫的。殷知縣叫趕，越趕越來。

殷知縣叫門子道：「你下去吩咐，道有什冤枉，你去，我着人來相視！」

門子掩着嘴笑，往堂下來吩咐。

這堂上下人，也都附耳說：「好搗鬼！」不期這一吩咐，那鴉「哄」一聲，都飛在半天。

殷知縣忙叫皁隸：「快隨去！」皁隸聽了亂跑，一齊趕出縣門。

人不知什麼緣故，問時，道：「拿烏鴉！拿烏鴉！」東張西望，見一陣都落在一個高閣上，人道是學中尊經閣，又趕來，都沸反的在着廊下叫。

衆人便跑到廊下，只見一個先跑的，一絆一交，直跌到廊下，後邊的道：「是……原來一個死屍！」一個死屍，看時，項下勒着一刀，死在地下，已是死兩日的了。

忙到縣報時，這廂朱正早起開門，見門上貼一張紙，道：「是什人把招帖粘我門上？」

去揭時，那帖粘不大牢，隨手落下，卻待丟去，間壁一個鄰人接去，道：「怎寫着你家事？」

朱正忙來看時，上寫：「朱愷前往蘇州，行到學宮，仇人裘龍劫去！」

朱正便失驚道：「這話蹺蹊！若劫去便該回來了。近日他有一班賭友，莫不是朱愷將銀賭去，難於見我，故寫此字逃去？卻又不是他的筆，且開了店，再去打聽。」又爲生意纏住。

忽聽街坊上傳道：「文廟中殺死一個人了！」

朱正聽了，與帖上相合，也不叫人看店，不顧生意，跳出櫃便走。走到學，只見一叢人圍住，他努力分開人，進去看了，不覺放聲大哭。

這時知縣正差人尋屍親，見他痛哭，便扯住問，他道：「這是我兒子朱愷！」

衆人便道：「是什人殺的？」

朱正道：「已知道此人了！」便同差人，到店中取了粘帖。他母親得知，「兒天」，「兒地」，哭個不了。

朱正一到縣中，便大哭道：「小的兒子朱愷，二十日帶銀五十兩，前往蘇州，不料遭仇人裘龍殺死在學宮，劫去財物。」

殷縣尊道：「誰是證見？」

朱正便摸出帖子呈上縣尊，道：「這便是證見。」

殷縣尊道：「是何人寫的？何處得來？」

朱正道：「是早間開門，粘在門上的。」

殷知縣笑道：「癡老子！若道你兒子寫的，兒子死了；若道裘龍，裘龍怎肯自寫出供狀？若是旁觀的，既見，他怎不救應？這是不足信的！」

朱正道：「老爺！裘龍原與小人兒子爭風有仇，實是他殺死的！他曾在市北酒店裏，說要殺小人兒子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誰聽見？」

朱正道：「同吃酒姚明、陳有容、宗旺、周至，都是證見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明日並裘龍拘來再審。」

次日，那裘龍要逃，怕事，越敲實了。見官又怕夾、打，只得設處銀子。來了班上，道打得一下，一錢，要打個出頭。夾棍長些，不要收完索子。

臨審一一唱名，那殷知縣偏不叫裘龍，看見陳有容小些，便叫他，道：「裘龍怎麼殺朱愷？」

有容道：「小的不知，是月初與小的在酒店中相爭，後來並不知道。」

縣尊道：「叫下去人犯，都在二門俟候，待我逐名叫審！」

又叫周至，道：「裘龍殺朱愷事有的麼？」

周至道：「小的不知，只在酒店相爭是有的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可取筆硯與他，叫自錄了口詞。」

周至只得寫道：「裘龍原於本月初三，與朱愷爭豐相鬥，其殺死事情，並不得知。」

又叫宗旺，也似這等寫了。臨後到姚明，殷知縣看他有些兇相，便問他：「你多少年紀了？」

道：「廿八歲，屬豬的。」

殷知縣又想：「與夢中相合！」也叫他寫，姚明寫道：「本月初三日，裘龍與朱愷爭這陳有容相鬥，口稱要殺他二人，至於殺時，並不曾見。」殷知縣將三張口詞，仔細看了又看，已知殺人的了。

道：「且帶起寄鋪！」即刻差一皁隸，臂上硃標：「仰拘姚明兩鄰赴審。」皁隸趕去，忙忙的拿了兩個。

殷知縣道：「姚明殺死朱愷，劫他財物，你可知情？」

兩個道：「小人不知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他二十日五鼓出去殺人，天明拿他衣囊、掛箱回家，怎麼有個不見？」一個還推，只是陳碧道：「二十天明，小人曾撞着，他說『洗澡回來』，身邊帶有衣服，沒有被囊等物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他自學宮到家，路上有什親眷？」

陳碧道：「有個姊姊，離學宮半里。」殷知縣又批臂着人到他姊家，上寫道：「仰役即拘姚氏，並起姚明贓物，追究，毋違！」那差人火人火馬，趕到她家，值他姊夫不在，把他姊姊一把摳住，道：「奉大爺明文：起姚明盜贓！」

姊姊道：「他何曾爲盜，有什贓物在我家？」

差人道：「二十日拿來的，他已扳妳是窩家，還要賴？」

他外甥道：「二十日早晨，他自出去回來，駝不動，把一個掛箱、被囊放在我家，並沒什贓。」

差人道：「你且拿出來，同你縣裏去辦。」即拿了兩件東西，押了姚氏到縣。叫朱正認時，果是朱愷行李。打開看時，只有銀二十兩在內。

殷知縣便叫姚氏：「他贓是有了，他還有行兇刀杖，藏在哪邊？」

姚氏道：「婦人不知道。他說出外回來，駝不動，只寄這兩件與婦人，還有一件衣服，裹着些什麼，他自拿去。」

再叫陳碧，道：「你果看見他拿什衣服到家麼？」

陳碧道：「小人見來。」

殷知縣道：「這一定刀在裏邊！」即差人與陳碧到姚明家取刀並這二十兩銀子。

到他家，他妻子說道：「沒有。」

差人道：「大爺明文，搜便是了！」各處搜轉，就是竈下，凡黑暗處，松的地，也去掘一掘，並不見有。叫他開箱籠，只得兩隻破箱，開到第二隻，看見兩封銀子，一封整的，一封動的。

差人道：「你小人家，怎有這兩封銀子？這便是贓了！」

婦人聽了，面色都青，道：「這是賭場上贏來。」逼她刀杖，這婦人也不知。

差人道：「這賴不過的，賴一賴，先拿去一拶手，再押來追！」

婦人道：「我實不□□(知道)，只記得二十日早回，我未起，聽得他把什物丟在牀下，要還在牀下看。」差人去看時，只見果有一團青衣，打開，都是血污，中間卷着解手刀一把，還有血痕。

衆人道：「好神明老爺！」帶了他妻並兇器、贓銀回話。

殷知縣見了，便叫帶過姚明一起來，那殷知縣便拍案大怒道：「有你這奸奴！你道是他好友，你殺了他，劫了他，又做這匿名，把事都卸與別人！如今有什說？」口詞與匿名帖遞下去，道：「可是你一筆的麼？」衆人才知，寫口詞時，殷知縣已有心了。姚明一看，妻子、姊姊、贓仗都在面前，曉得殷知縣已拘來問定了，無言可對。不消夾得，縣尊竟丟下八枝籤，打了四十，便援筆寫審單道：

　　　　審得：姚明與朱愷，(金)石交也。財利薰心，遽御之學宮，劫其行李，乃更欲嫁禍裘龍，不慘而狡乎！劫贓已獲，血刃具在，梟斬不枉矣！姚氏寄贓，原屬無心，裘龍波連，實非共罪；各與寧家。朱愷屍棺，着朱正收葬。

寫畢，申解了上司。那姚明劫來銀子不曾用得，也受了好些苦。

裘龍也懊悔道：「不老成！爲一小官，爭鬧出□，輕易若不是殷青天，這夾、打不免，性命也逃不出！」在家中供了一個「殷爺」牌位，日逐叩拜。

只有朱正，銀子雖然得來，兒子卻沒了，也自怨自己溺愛，縱他在外交遊這些無賴，故有此禍。後來姚明準「強盜得財殺人」律，轉達部，部復取旨處決了。可是:

謾言管鮑共交情，一到臨財便起爭。

　　 到底錢亡身亦殞，何如守分過平生？

# 第十七回 八兩殺二命 一雷誅七兇

　　　　天意豈渺茫，人心胡不臧？

　　　　陰謀深鬼蜮，奇穽險桁楊。

　　　　鑑朗奸難匿，威神惡必亡。

　　　　須嚴衾影懼，遮莫速天殃！

　　暗室每知懼，雷霆恆不驚，人心中抱愧的，未有不聞雷自失。只因官法雖嚴，有錢可以錢買免，有勢可以勢請求，獨這個雷，哪裏管你富戶，哪裏管你勢家？故我所聞，有一個牛，爲雷打死，上有硃字，道他是唐朝李林甫，三世爲娼、七世牛，這是誅奸之雷。延平有雷擊三個忤逆惡婦；一個化牛，一個化豬，一個化犬，這是剿逆之雷。一蜈蚣被打，背有：「秦白起」三字，他曾坑趙卒二十萬，是剪暴之雷。一人侵寡嫂之地，忽震雷〔殛〕其人於地上，屋移原界，是懲貪之雷。一婦因娶媳無力，自傭工他人處，得銀完姻。其媳婦來，不見其姑，問夫得知緣故，當衣

飾贖姑，遭鄰人盜去，其媳憤激自縊。忽雷打死鄰人，銀還在他手裏，縊死婦人反因雷聲而活，這是殆賊之雷。不可說天不近。《輟耕錄》又載，一人慾謀孤侄，着婢買矚奶孃，在乳中投毒，正要放他口中，忽然雷震，婢與奶孃俱死，小兒不驚。若遲一刻，小兒必死，道是性急之雷，已是奇了。還有一雷之下，殺七個謀財害命兇徒，救全兩個無辜之人，更事之出奇了！

　　話說蘇州府嘉定縣，有一嵺城鄉，有一個鄉民，姓阮名勝，行一，人取他個號，叫敬坡。母親溫氏，年已六十多歲。一妻勞氏，年才二十多歲，也有幾分顏色。至親三口，家裏有間小小住屋，有五、七畝田，又租人幾畝田，自己勤謹，早耕晚耘，不辭辛苦。那婦人又好得緊，紡得一手好紗，績得一手好麻，織得一手賽過絹的好布。每日光梳頭，淨洗臉，炊煮三餐之外，並不肯偷一刻的閒。能得六，七家鄰舍，也住得散，她也並不肯走開去閒話。家中整治些菜蔬，畢竟好的與婆婆，次些的與丈夫，然後自喫，並不貪嘴。就是家事日漸零落，丈夫掙不來，也沒個怨悵

的意思，瑣碎話頭。莫說夫妻相安，婆婆歡喜，連鄉里間也都傳她一個名，道阮大遇得個好家婆，又勤謹，又賢惠！但是婦人能幹，能不出外邊去，這全靠男子，無奈阮大一條忠厚怕事的肚腸，一副女兒臉，一張不會說的嘴。蘇淞稅糧極重，糧裏又似老虎一般嚼民，銀子作準，扣到加二、三；糧米做準，扣到加四、五；又亂派出雜泛差役，乾折他銀子；巧立出加貼幫助，科斂他銅錢；不說他本分、憐他，越要擠他。還租時，做租戶的裝窮說苦，先少了幾鬥，待他逼添，這等求爺告娘，一升升拿出來，到底也要少他兩升；他又不會裝，不會說。還有些狡猾租戶，將米夾着水，或是灑鹽滷、串闈谷，或是熬一鍋粥湯，和上些糠，拌入米里，叫「糠拌粥」；他又怕人識出，不敢。輪到收租時節，或是送到鄉宦人家，或是大戶自來收取，因他本分，都把他做榜樣，先是他起；不惟喫虧，還惹得衆人抱怨，道他做得例不好，連累衆人多還，還要打他，罵他，要燒他屋子，只得又去求告。似此幾年，自己這兩畝田戤與人賠光，□□(只是)是租人的種，出息越少，越越支撐不來。一個老人又老了，喫得做不得，還虧家中勞氏能幹，只是紡紗，地裏出的花有限，畢竟要買，阮大沒用，去買時只是多出錢，少買貨。紡了紗，織了布，畢竟也阮大去賣，他又畢竟少賣分把回來。日往月來，窮苦過日子，只是不彀。

做田莊人，畢竟要喫飯，勞氏每日只煮粥，先潷幾碗飯與阮大喫，好等他田裏做生活；次後把幹粥與婆婆喫，道她年老，餓不得；剩下自己喫，也不過兩碗湯，幾粒米罷了。穿的衣服，左右是夏天，女人一件千補百衲的苧布衫，一腰苧布裙，苧布褲；男人一件長到腰、袖子遮着肘褂子，一條掩膝短裩，或是一□(條)單稍；莫說不做工的時節如此，便是鄰家聚會喫□(酒)，也只得這般打扮。正是他農家衣食甚是艱難得□(緊)：

　　　　催耕未已復促織，天道循環無停刻。

　　　　農家夫婦何曾閒，捻月鋤星豈知息。

　　　　夜耨水沒踝，朝耕日相逼。

　　　　嗟情苦雨愁滿懷，真是勞心復勞力。

　　　　□□□□□(布爲他人衣)，榖爲他人殖。

　　　　□□□□(才復償官)租，私貸又孔亟。

　　　　□□(大兒)百結悲懸鶉，小兒羹藜多菜色。

　　　　嗟彼老夫婦，身首頗黎黑。

　　　　朝暮經營徒爾爲，窮年常困缺衣食。

　　　　誰進祁寒暑雨箴，剜血補瘡訴宸極。

　　　　遍選循良布八方，擊壤重見雍熙域！

　　他兩個人雖苦，倒也相安。只是鄰舍中有這兩個光棍：一個是村裏虎鮑雷，是個裏書，喫酒撒潑，欺善怕惡，凡事出尖，自道能的人；一個是村中俏花芳，年紀也到二十，只是掙得一頭日曬不黃的頭髮，一副風吹不黑的好臉皮，妝妖做勢，自道好的人，與鮑雷是緊挽好朋友。這花芳見阮大窮，勞氏在家，有一餐，沒一餐；披一爿，掛一片；況且阮大憂愁得緊，有個未老先老光景；他道這婦人畢竟沒老公的心，畢竟甘清淡不過，思量這野食，自己也是個一表人材，要思量勾搭她。二十歲不冠巾的老扒頭，他自己還道小，時常假着借鋤頭、借鐵扒名色，或是假獻勤替

她帶飯到田頭去，把個身子戤了她門拮，道：「一嫂！虧妳得勢，我們一日也不曾做得多呵！又要煮飯，又要紡紗、織布，這人家全是妳做的！」

勞氏道：「不做哪得喫！」

花芳道：「一嫂，那不做的，倒越有得喫哩！」常這等獎她，要她喜歡。又時道：「一嫂！一哥靠得個鋤頭柄，一嫂靠得這雙手，哪做得人家起？只好巴巴結結過得日子，只是捱得熟年，怕過不得荒年，也不是常筭！」把這等替她計較的話兒，要把她打動。還有絮絮的話：「我看一哥一會子老將下來，真是可惜，後生時不曾快樂得，把這光陰蹉過了。就是一嫂，也覺得蒼老些。也還是一嫂會打扮，像前村周親孃，年紀比一嫂大五、七年，每日蓬子頭，赤子腳，一發醜殺子人，且是會養兒女，替個裏皮三哥一發過得好。那周紹江自家窮，沒得養請她，竟放她這條路！」把這榜樣撩撥她。

爭奈這勞氏是懶言語的，要什物事，遞與了他，便到機上織布，車邊紡紗，任他戲着臉，只當不見；說着話，一隻耳朵進，一隻耳朵出，只當不聽得一般，真是沒處入鑿□□(她沒)處(思量)。

一日不知哪裏去打了一隻銀簪，兩個戒指，帶來拿與她看，道：「這是皮三官央我打與周親孃的，加一工價，不喫虧麼？這皮三官，爲周親孃破費得好錢！周親孃舍這身子不着，倒也換得他多哩！首飾，衣裳，又每日大魚大肉喫！」把這私通有利益哄她。她又只是不理，掃興得緊。那癡心人偏會癡想，道：「臉兒闆闆，一問就肯。她不做聲，也只是不好開口。」

他便大了個膽，借替她帶飯，把她手掌捏上一把。只見勞氏，便豎起眉、瞪着眼道：「臭小烏龜！哪介輕薄！」

花芳連道：「失錯！失錯！」低了頭飛跑。

勞氏也只惱在心裏，怕動丈夫的氣，不□(說)。只是花芳低了頭跑時，也不顧人亂艟，劈頭撞了一個人，飯籃兒幾乎撞翻，恰是鮑雷。鮑雷一把抱住道：「小冤家！哪介慌？」

花芳道：「是怕飯遲了。」

鮑雷道：「賊精！遲了飯關你事？一定有什，要對我說！」花芳被他抱住不放，只得把捏勞氏被罵說了。

鮑雷道：「這婦人阮大料也留不牢，好歹討了她的罷了，偷的長要喫驚。」

花芳道：「她這樣個勤謹家婆，又好個兒，他肯放她？」

鮑雷道：「消停包你教她嫁你便了！」

　　可可天啓七年，這一□□□(年初夏)，百忙裏阮大母親溫氏病了個老熟，勞氏□□(日逐)去伏侍，紡績工夫，沒了一半。這牽常的病，已費□□(調理)，不期阮勝，因母親病，心焦了，又在田中辛苦，感冒了風寒，又病將起來，—病病了十四日，這人便瘦得骷髏一般。此時勞氏，調理病人尚沒錢，哪有錢僱人下田？這田弄得一片生，也不知個苗，分個草，眼見秋成沒望了。沒將息，還又困了半月，阮勝勉強掙來，坐在門前：

　　　　骨瘦崚如削，黃(肌)一似塗。

　　　　臨風難自立，時倚杖來扶。

勞氏正叫道：「門前有風，便裏面坐罷！」不期一個鄰舍尤紹樓、史繼江，肩着鋤頭，—路說來，見了，尤紹樓道：「恭喜，阮敬老好了！我們三分一個與他起病。」

史繼江道：「也是死裏逃生，只是田荒了怎處？」

正說，鮑雷插將來道：「阿呀！阮敬老好了，恭喜！恭喜！」

阮勝道：「荒田沒得喫，左右是死數！」

鮑雷道：「除了死法有活法，只捱得今年過，明年春天就有荳，可度活了！」

阮勝道：「田荒了，家中什物，換米喫，當柴燒了，寡寡剩得三個人，怎麼捱？」

鮑雷道：「有了人，就好設處了。譬如死了，哪個還屬你？」

尤紹樓道：「他靠的是大嫂，怎說這話！」

鮑雷道：「你不看《祝髮記》：『有米三口生，無米三口死。』夫人奶奶也換米！」大家散了。

過了兩日，實是支持不來，阮勝倒也想鮑雷說話有理，對着勞氏道：「我孃兒兩個，虧妳拾得這性命，但病死與餓殺，總只一般。不若妳另嫁一個，一來妳得喫碗飽飯，我母子僅可支持半年，這也是不願見的事，也是無極奈何！」

勞氏道：「寧可我做生活供養你們，要死三個死，嫁是不嫁的！」

　　過了兩日，實沒來路，兩日不上喫得兩頓。只見溫氏道：「媳婦！我想我們病人，再飢了兩日畢竟死了，不若妳依了丈夫，救全我們兩個罷！」勞氏聽了，含淚不語。阮勝也就着媒婆尋人家。

花芳聽了，去見鮑雷道：「阮勝老婆嫁是實了，怎得嫁我？」

鮑雷道：「不難，打點四兩銀子，包你打她個爛泥樁！」

花芳道：「只不要說我。前日調了她，怕他怪。」

鮑雷道：「正該說！你曉得你是個風月人兒，這一村也標緻你不過。」

鮑雷自倚着他強中硬保慣了，又忒要爲花芳，道是二兩銀子，二兩票子陸續還。

阮勝道：「待我與房下計議。」

勞氏道：「有心我出身，也要彀得養你母子半年，二兩銀子，當得些什事？」

溫氏道：「這人四兩銀子拿不出，必是窮人。你苦了她幾年，怎又把個窮鬼？且另尋。」

阮勝便回報：「阿媽不肯。」

鮑雷冷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且停一日，我教他湊足四兩罷！」

花芳來見，道：「哥有心周旋，便是四兩現物，只早做兩日親，也便好了！」

鮑雷道：「不要急，要討的畢竟要打聽我們兩鄰。我只說有夫婦人，後邊有禍的，哪個敢來討？穩穩歸你！且擱她兩日。」

　　鮑雷正計議擱她，不料前村一個庾盈，家事也有兩分，春間斷了弦，要討親。聽得勞氏肯嫁，他已聞得她是個極勤謹婦人，竟也不打聽，着個媒人來送財禮八兩，又自家說要成個體面，送了一雙鵝，□□

(一肘)肉，兩隻雞，兩尾魚，要次日做親。

勞氏見了，不覺兩淚交流，兩個夜間說不盡幾年綢繆艱苦，一個教她善事新人，一個教他保養身體。一個說，也是不得已，是怨我薄倖，一個說，知是沒奈何，但願你平安，可□□(也不)得閤眼。

到天明，婆媳兩個又在那邊哭□□□□□(了說,說了哭，)粥飯不喫，哪個去打點什酒餚？到晚□□□□□□(媒婆走來,三口)見了，只得哭了相送出門：

　　　　白首信難偕，傷心淚滿懷。

　　　　柴門□(一)相送，咫尺即天涯！

　　這些鄰舍，鮑雷因不替花芳成得事，與花芳都不來；其餘尤紹樓，史繼江，還有個範小云，郎念海，邵承坡，都高高興興走來相送。她這邊哭得忙，竟也不曾招接，撲個空，散了。

次早，花芳故意去掃鮑雷，道：「我來謝你這撮合山！你估計包得定，怎走了帕子外去？」

鮑雷道：「不消說，我替你出這口氣，叫那討老婆的也受享不成！」知得衆人噇不酒着，偏去景他，道：「昨日有事失陪，她打點幾桌奉請？」

史繼江道：「昨日走去，留也不留，我自回家，打得壇白酒，倒也吃了快活。」

尤紹樓道：「不曉事體的！嫁了一個人，得了十來兩銀子，不來送，也須請我們一請。」

範小云道：「昨日沒心想，或者在今日？」

邵承坡道：「不像！蔥也不見他買一個錢，是獨喫自屙了！」

郎念海道：「怕沒個不請之理。」

鮑雷道：「列位，喫定喫他的不着了，晚間到是小弟作一東罷！」

果然鮑雷抬上兩壇酒，安排兩桌，去請這五個。邵承坡怕回席不肯來，被他一把扯住，也拖將來。猜拳行令，喫個八六開，大家都酒照臉了。

鮑雷道：「可恨阮大這廝欺人，我們花官且是好，我去說親，他竟不應承；列位去送，也不請喫這一盅；如今只要列位相幫，我拆拽他一番，有不依的，我先結識他！」

衆人見他平日是個兇人，也不敢逆他，道：「使得，使得，只不知出什題目？」

鮑雷見衆人依了，便又取酒來，叫道：「壯一壯膽，吃了起身！」又道：「大家隨我來，銀子都歸你們，我只出這口氣！」乘着淡月蒼茫，趕到阮大後門邊來。

　　可憐這阮大娘兒兩個，有了這八兩銀子，算計長，算計短，可也不睡，藏起牀頭。聽得鮑雷抉笆籬，就走起來，摸出門邊，只見鮑雷正在那廂掇門。

忙叫：「有賊！」鮑雷早飛起一腳，踢在半邊，花芳趕上，照太陽兩下，久病的人，叫得一聲，便嗚呼了！

尤紹樓見了，道：「鮑震宇，怎麼處？」

鮑雷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一發停當了婆子，拿銀子與你們！」

郎念海道：「我們只依着大王就是了！」那黑影子裏，溫氏又撞將起來，大家一齊上，又結果了。鮑雷去尋時，一雙舊竹籠，裏邊是牀被綿，有兩件綿胎。又去尋，尋到牀頭阮大枕下，草荐上一塊破布，千結萬結的包着。

鮑雷拿了銀子，大家同到家中，一人一兩三錢，六個均分。這五個人窮不得，這主銀子也都收了，道：「你怎麼一釐不要？」

鮑雷道：「原說不要」不知他阮勝戶絕，這間屋子只當是他們的了。

其時花芳道：「大哥，他這兩個屍首怎處？」

鮑雷道：「包你有人償命。若不償命，還是我們一主大財！」便指天劃地，說出這計策來。

衆人聽了，齊聲道：「好，這脫卻乾淨！凡是見的，就要通知，不可等他走了！」一行計議了，自行安息。

　　卻說勞氏，雖然嫁了，心裏不忘阮大母子兩個，道：「原約道，三日婆婆拿兩個盒兒來望我，怎不見來？」要自去望看。

庾盈道：「妳是他家人，來的兩日又去，須與人笑話，我替妳去看個消息。」戴了一頂瓦楞帽，穿了一領蔥色綿綢道袍，着雙宕口鞋，一路走將過來。

花芳迎着道：「庾大哥！來回郎麼？」

庾盈笑道：「房下記念他母子，叫我來望一望。」

花芳道：「好不忘舊！」便去尋鮑雷去了。

庾盈自向阮家來，見門關得緊緊的，心裏道：「這時候還睡着，想只爲沒了這婦人，兩個又病，便沒人開門閉戶。」要回去，不得個實信，便敲門，哪裏得應？轉到後門邊，只見這笆籬門半開，便趁步走進去。才把門推，是帶攏的，一推豁達洞開。看時，只見門邊死着阮大，裏邊些死着溫氏，驚得魂不附體，轉身便走。

將出柴門，聽一聲道：「庾大郎！望連聯麼？好個枝花娘子，沒福受用，送與你！」就一把扯着手，道：「前日送來的雞，鵝還在，可以作東，怎就走去？待小弟陪你也吹個木屑！」扯了要同進去。

庾盈道：「來望他孃兒兩個，不知怎麼死了！」

鮑雷笑道：「昨日好端端的，怎今日死得快？」不信，扯了去看，只見兩個屍首挺地。

鮑雷道：「這什緣故？」

庾盈道：「我並不知道！」

鮑雷道：「你自他家出來，你不知道，哪個知道？兄來得去不得了！」便叫：「尤紹樓在麼？」一叫，卻走過兩三個來，鮑雷道：「昨日阮家孃兒兩個好端端的，今日只有庾盈走出來，他家孃兒兩個已死了。列公，這事奇麼？」

尤紹樓道：「這事奇怪！庾仰怎麼說？」

庾盈道：「我房下教我來望，前門叫不開，我轉進後門去，只見兩個死人在地下，我並不曉得什緣故，並不關我事。」

史繼江道：「只是怎麼死了人恰好你來見？也有些說不明！」

範小云道：「如今敝庾仰不着，等他收拾了這兩個罷！」

花芳道：「還要做個大東道請我們！」

鮑雷道：「這小官家不曉事，這須是兩條人命，我們得他多少錢，替他掩？做出來，我們也說不開個同謀！」

邵承坡道：「庾仰仔麼？」

庾盈道：「叫我怎麼！這天理人心，虛的實不得。我多大人家，做得一個親，還替人家斷送得兩個人？」

鮑雷道：「只要你斷送倒便宜了！」

花芳道：「兄也是你晦氣！若我討了他的老婆，我也推不脫，庾仰處好。」

庾盈道：「我處？，終不然我打殺的？」

鮑雷道：「終不然我打殺的？」鮑雷見庾盈口牙不來，中間沒個敢大的，料散不來，兜胸—把，結了道：「我們到縣裏去！」這些人聽他指揮的，便把一個庾盈，一齊扛到縣裏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高張雉網待冥鴻，豈料翩翩入彀中。

　　　　任使蘇、張搖片舌，也應難出是非叢！

此時勞氏聽得，要尋人來救應，也沒個救應，早被這些人扯了，送到縣中。

　　縣官是寧波謝縣尊，極有聲望，且是廉明。鮑雷上去稟道：「小的們是嵺城鄉住民，前日有鄰人阮勝，因窮將妻子嫁這庾盈，昨夜阮勝母子俱是好的，今日小的們去看時，只見庾盈在他家走來，說道：『阮勝母子都死了！』小的們招集相鄰去看時，果然兩個都死在地下。小的們因事關人命，只得拿了庾盈，具呈在臺前。」

縣尊道：「你叫什名字？」

道：「小人鮑雷。」

縣尊道：「那兩個是他緊鄰？」

尤紹樓道：「小的尤賢與那史應元，是他相近，委是他家死兩個人，庾盈說與鮑雷、小的們知道的。」

縣尊道：「怎麼一個近鄰不知些聲息？」

尤賢道：「小的與他隔兩畝綿花地。」

史應元道：「小的與他隔—塊打稻場，實不聽得一毫動靜。」

叫庾盈道：「你怎麼說？」

庾盈道：「小人前日用銀八兩，要阮勝妻爲妻。今日小人妻子，教小人去望，小人見前門不開，去到後門邊推進去，只見他母子已死。」

縣尊道：「你進去有人見麼？」

道：「沒人見。」

縣尊便委三衙去相屍，回覆道：「阮勝陰囊踢腫，太陽有拳傷，死在後門內；溫氏前後心俱有拳傷，死在中門邊；俱系毆死。已着地方收屍。」

縣尊見了回覆手本，道：「我道沒個—齊暴亡之理。我想，這一定是八兩銀子爲害了！那夜莫不有什賊盜麼？」

尤賢道：「並不聽見有。」

縣尊道：「這還是你兩個緊鄰見財起意，謀財害命！」

尤賢與史應元道：「老爺！小的與他老鄰舍極過得好的，怎爲這八兩銀子，害他兩條性命？這明是庾盈先奸後娶了勞氏，如今雖討了有夫婦人，怕有後患，故此來謀害他，要移禍把小的們鄰里。老爺，不是光棍敢討有夫婦人？老爺只問他來做什麼，怎麼前門不走走後門？這是天網恢恢，撞了鮑雷。不然他打殺人，小的們替他打沒頭官司！」一片話卻也有理。

縣尊便道：「庾盈，我想婦人既嫁，尚且與他義絕，你怎麼倒與他有情？」

庾盈道：「實是小的妻子記念，着小的去望。」

縣尊道：「就望，怎不由他前門，卻由後門？這都可疑。這一定假探望之名，去盜他這幾兩銀子，因他知覺，索性將他謀害，這情是實了！」

庾盈道：「爺爺，冤枉！實是去時已死在地下了。」

鮑雷道：「看見他死，也該叫我們地方，爲何把他門層層帶上竟走？不是我撞見問起，直到如今我們也不得知。殺人償命，理之當然，不要害人！」

庾盈道：「其實冤屈！這還是你們謀財害他的。」

鮑雷道：「我還得知你來推與你？從直認了，省這夾、打！」

謝知縣叫把庾盈夾起來，夾了，把來丟在丹墀下；半日，叫敲，敲上五、六十，庾盈暈了去，只得招：「是打殺的！」教放了夾棍，又叫：「爺爺！實是無辜，被這一干傾陷的！寧可打死不招。」

謝知縣疑心，教將庾盈收監，尤賢等討的當保再審。這些人雖是還懷鬼胎，見光景道也不妨，卻稱讚尤紹樓會話，鮑雷幫襯得好，一齊回到家中。苦只是苦了個庾盈，無辜受害。那勞氏只在家拜天求報應。

　　這日還是皎日當天，晴空雲淨，只見：

　　　　燦爍爍火飛紫焰，光耀耀電閃金蛇。盤蛇委轉繞村飛， 紫焰騰騰連地亦。似塌下半邊天角，疑崩下一片山頭。怒禱百丈泛江流，長風弄深林虎吼！

一會子天崩地裂，一方兒霧起天昏，卻是一個霹靂過處，只見有死在田中的，有死在路上的；跪的，伏的，有的焦頭黑臉，有的遍體烏黑。哄上一鄉村人，踏壞了田，擠滿了路。哭兒的，哭人的，哭爺的，各各來認：一個是鮑雷，一個是花芳，一個是尤紹樓，一個史繼江，一個範小云，一個邵承坡，一個郎念海，卻是一總兒七個：

　　　　襯人乃襯己，欺人難欺天！

　　　　報應若多爽，舉世皆邪奸。

裏遞做一樁寄事呈報。勞氏也去替庾盈出訴狀，道：「遭鮑雷等七人陷害，今七人俱被天譴，乞行審豁。」縣尊見了，事果奇特，即拘七人家屬。

只見尤賢的兒子，正拿了這分的一兩三錢銀子去買材，被差人拿住，一齊到官。縣尊一嚇，將鮑雷主謀，花芳助力，衆人分贓，一一供出。縣尊因各犯都死，也不深究，只將銀子追出，將庾盈放了。

房屋給與勞氏，着她埋葬溫氏。庾盈雖是一時受誣，不數日便已得白。笑是鮑雷這七兇，他道暗室造謀，神奇鬼祕，又七個證一個，不怕庾盈不償命。誰知天理昭昭，不可欺昧。

故人道是問官的眼也可瞞，國家的法也可骫，不知天的眼極明、威極嚴，竟不可躲。若使當日庾盈已成獄也不奇，七人剩一個也不奇，誰知昭昭不漏如此乎？可以三省！

# 第十八回 奇顛清俗累 仙術動朝廷

有腹皤然，有髮捲然。須蕭蕭而如戟，口瀝瀝而流涎。下溷犬豕，上友聖賢。心炯炯兮常靈，是欺顛也而猶仙。

右《周仙贊》

天地以正氣生聖賢豪傑，餘氣生仙釋之流。釋不在唸佛看經；仙豈在燒丹弄火？但釋家慈悲度人，要以身入世。仙家清淨自守，要以身出世：先把一個身子如癡如狂，斷絕妻子、利名之想，然後把個身子處清，高臥山林也使得；把個身子處濁，棲遲玩世也使得；把個身子在市井，友豬侶犬，人也不能糜我以衣食；把個身子在朝廷，依光近日，人也不能豢我以富貴，卻又本性常存，色身難朽。常識帝王在將達未達之間，又超然遠舉，不受世染，這便是真仙。若那些煉丹養氣，也只旁門；斬妖縛邪，還是術士。在宋，識宋太祖在塵埃之中，許他是做紫微帝星，聞他陳橋兵變，即位稱帝，撫掌歡慶道：「天下自此定矣。」因而墮驢。後來三聘五召，不肯就官；賜他宮女，潔然不近，這是陳搏。

我朝異人類聚：一個冷謙，憐友人之貧，畫一門，一鶴守着，令他進去取錢。後來內庫失錢，卻見他友人遺下一張路引，便來拿友人。友人急了，供出他來，他現做協律郎。聖旨拘拿，到路上，他要水喫，吃了，一腳插入水瓶中，後邊和身隱在瓶裏。拿的人只得拿這瓶去見聖上。問時，他在瓶裏應，只不肯出來。聖上大怒，擊碎此瓶。問時片片應，究竟尋不出。一個金箔張，在聖上前能使火炙金瓶，瓶內發出蓮花。又剪紙作採蓮舟，在金水橋河下，許多嬌女唱歌，他也躍身在舟。須臾風起，船並金箔張俱不見。這也是漢左慈一流。若能識太祖在天下未定時，有個鐵冠道人，有個張三丰，至能識天子，又能救天子在疾病之中，終飄然高逝，天子尊禮之，不肯官爵，這個是周顛仙。

顛仙家住江西南昌縣。江西山有匡廬，水有鄱陽，昔許旌陽仙長嘗在此飛昇，是個仙人之藪。他少年生得骨格崚嶒，氣宇蕭爽，也極清雅。六、七歲在街上頑耍，曾有一頭陀見了，一看，道：「好具仙骨！莫教蹉壞了。」及到了十四歲，家裏正要與他聘親，忽然患起顛病來。

眼開清白復歪斜，口角涎流一似蝸。

曉乞街坊驚吠犬，晚眠泥滓伴鳴蛙。

千絲縷結衣衫損，兩鬢蓬鬆鬒髮髿。

潦倒世間人不識，且將鸞鳳混烏鴉。

瘋狂得緊，出言誑誕。家中初時也與他藥喫，爲他鍼灸，後來見他不好，也不睬他，任他顛進顛出。他漸漸在南昌市上乞起食來，也不歸家。人與他好飲食，喫；便與他穢污的，也喫。與他好說，笑；打罵他，也是笑。在街上見狗也去弄他，晚來又捧着他睡。常時在人家豬圈羊棚中，鼾打得雷一般，人還道他是賊。後邊人都認得他是周顛，也不驚異。

此時，我太祖起兵滁和，開府金陵了。他不拘與人說話、乞食，先說了「告太平」，庸人哪解其意？

一日，忽然在街上叫道：「滿城血，滿城血！」好事的道他胡說，要打他。他不顧而去，一路乞食到南京。不多時，降將祝宗復反，殺個滿城流血。

游到金陵，適值太祖建都在那廂，他披着件千拼百湊、有襟沒裏的件道袍，赤了腳，蓬了頭，直撞到馬前，一個大躬道：「告太平！」

太祖吃了一驚。問人，是顛的，也不計較他。他便日日來馬首纏，道：「告太平！」手下扯不開，趕不退。

太祖道：「這顛人，打也不知痛，拿燒酒來與他喫。」他卻：

一杯復一杯，兩碗又兩碗。哪管甕頭幹，不怕盅中滿。何須餚和饌，哪問冷和暖。放開大肚喫，開着大口咽。篩的不停篩，灌的不停灌。麪皮不見紅，身子不見軟。人道：「七石缸！」我道：「漏竹管。」人道：「醉酩酊」，他道：「才一半！」李白讓他海量，劉伶輸他沉緬。他定要吸乾浣海濤千尺，方得山人一醉眠。

他斜着眼，歪着個頭，口裏老鼠窟般，只顧喫。看那斟酒的倒也斟不過了，他道：「也罷！難爲你了，把那壺賞與你喫。」

那人正待拿去，他跳起奪住，道：「只道我量不濟，要你替。還是我喫！「一個長流水，又完了。跳起身道：「不得醉，不得醉！」

把張嘴向太祖臉上一呵道：「一些酒氣也沒，哪一個再舍些？」

太祖道：「再喫便燒死。」

道：「燒不死，燒不死！內燒燒不死，你便外燒。」

太祖道：「怎麼外燒？」

道：「把缸合着燒。」

太祖道：「不難。」叫取兩隻缸，取柴炭來。他便欣然坐在缸中。兵士將缸來蓋上，攢了好些炭，架上許多柴，一時燒將起來。只聽「烘烘」般的柴聲，「逼剝」是炭聲，可也煉了一夜，便是銅鐵可烊，石也做粉。

這些管添炭的道：「停會要見，是個田雞幹了。」

又個道：「還是灰。」比及太祖升帳，只聽得缸一聲響，爆做兩開，把炭火打得滿地是，缸裏端然個周顛。他舒一舒手，叩一叩齒，擦一擦眼，道：「一覺好睡，天早亮了。」

這些兵士看了倒好笑，道：「莫說他皮膚不焦，連衣襟兒也不曾燙壞一些，真是神仙！」先時，太祖還疑他有幻術，這時也信他是個真仙。也優待他。

帳下這些將士都來拜師，問他趨避，周顛道：「你的問趨避，活也是功臣，死也是個忠臣。」

平章邵榮來見，周顛道：「莫黑心，黑心天不容！」邵榮不聽，謀反被誅。

其時，太祖怕他在軍中煽惑了軍心，把他寄在蔣山寺，叫寺僧好待他。住持是吳印。後來，太祖曾與他做山東佈政，因太祖吩咐每日齊整齋供他，他偏不去喫，偏在遍寺、遍山跳轉。走到後山樹林裏，看見微微煙起，他便闖去。見是一罈狗肉，四圍蘆柴、草鞋片熩着，道：「我前熩不熟，你今日卻被這禿熩熟了。」雙手拿了，竟趕到講堂，「撲」地一甩，衆僧見了掩口。

周顛道：「背後喫他，當面怕他。」幾個哈哈走了。衆僧自在那廂收拾。到了夜，衆僧在堂上做個晚功課，摟了個沙彌去房中睡。他到中夜，把他門鼓一般擂道：「你兩個幹得好事，還不走下來！」去撩他，攪他。見僧人看經，就便要他講，講不出，大個栗暴打去。說是入定，他偏趕去道：「你悟得什麼？悟得婆娘哪個標緻！銀子怎麼賺！」說止靜，他偏去把那雲板敲。今日串這和尚的房，明日串那和尚的房，藏得些私房酒兒，都拿將出來，一氣飲幹無滴。佛殿日屙屎，方丈屢溺尿。沒個飢沒個飽，拿着就喫。偏要自上竈，趕將去，把他鍋裏飯喫上半鍋。火工道人來說，他便拿着火叉打去。

其時還是元末，各寺院還照着元時風俗，婦人都來受戒，他便拍手道：「一陣和尚婆。」扯住那些男子道：「不識羞，領妻子來當和尚。」婦人們到僧房去受戒，他也捱將去。一寺哪一個不厭他？卻沒擺佈他(處)。

一日，走到竈前，見正煮着一鍋飯，熬上大鍋豆腐，竈上竈下忙不及。只見他兩手拿了兩件道：「我來與你下些椒料。」只見兩隻手一頓捻，捻在這兩個鍋裏，卻是兩撅幹狗屎。這些和尚、道人見了，你也唾唾，我也掩嘴，一陣去了。他一跳坐在竈欄上，拿一個木杓兜起來，只顧喫。衆和尚見他吃了一半，狗屎末都喫完了，大家都拿了淘籮、瓦鉢一齊趕來。他道：「你這些禿驢，藏着妝佛錢、貼金錢、買燭錢、燒香錢、還有襯錢、開經錢、發符錢，不拿出來買喫，來搶飯。」坐得高，先「霹慄撲碌」把手一掠，打得這些僧帽滿地滾。後邊隨便兩隻手如雨般，把僧頭上栗暴亂鑿，卻也喫這些僧人搶了一光。還有兩碗米飯，一個小沙彌半日夾不上，這番撲起竈上來盛。被他扯住耳朵，一連幾個栗暴，打得沙彌大哭道：「這瘋子，你要喫，我要喫，怎蠻打我？」這些和尚也一齊上，道：「真呆子，這是十方錢糧，須不是你的，怎這等佔着不容人？」

餐松茹木神仙事，豈樂蠅營戀俗芳。

卻笑庸僧耽腐鼠，橫爭蟻穴故紛雲。

周顛笑道：「你多我喫飯，我便不喫你的。」此後莫說粥飯不來喫，連水也不來喫。衆僧怕太祖見怪，只得拿去與他喫。他只是不喫。廚頭道：「好漢餓不得三日，莫睬他，他自來。」故意拿些飲食在他面前喫，他似不見般，似此半月，主僧只得來奏與太祖。

太祖知他異人，吩咐再餓他。這些和尚怪他得緊，得了這句，把他鎖在一間空房裏，粥飯湯水纖毫不與。他並不來要，日夜憨憨的睡。太祖常着人來問，寺僧回稟道：「如今餓已將一月，神色如故。」太祖特一日自到寺中。

舉寺迎接。只見他伏在馬前，把手在地上畫一個圈兒，道：「你打破一桶，再做一桶！」這明明教道：陳友諒、張士誠這兩個大寇，使他連兵合力，與我相殺，我力不支；若分兵攻戰，也不免首尾不應；只該先攻破了一個，再攻一個。

正是劉軍師道：「陳友諒志大而驕，當先取之；張士誠是自守虜，當後邊圖他。」也是此意。太祖到寺中，見他顏色紅潤，肌膚悅澤，聲音洪亮，絕不是一個受餓的。叫撤御饌與他喫。隨行將士帶有飲食，與他的，可也數十人吃不了。他也不管饅頭□(餿)蒸，乾糧煤炒，收來喫個罄盡。這般僧人道：「怪道餓得！他一頓也吃了半個月食了，只當餓得半月。」又一個道：「只是這肚皮忒寬急了些。」太祖依然帶他在軍中。他對這些和尚道：「造化了你們！如今拐徒弟也得個安穩覺兒，喫酒喫狗肉也不管了。」

其時，陳友諒改元稱帝，率兵圍住南昌。太祖在廬州領兵來救，叫他來問道：「陳友諒領兵圍住南昌，我如今發兵去救可好麼？」

他把頭顛幾顛道：「好！好！」

太祖道：「他如今已稱帝，況且他勢強，我勢弱，恐怕對他不過。」

那周顛伸起頭看一看天，搖手道：「上面有你的，沒他的。不過兩個月狂活，休要怕他！」太祖一笑，擇日興師時，只見他拿了根柺杖，高高的舞着，往前跳去，做一個必勝模樣。

太祖整兵十萬，下了船，沿江向南昌進發。只一路都是逆水，水勢滔滔汨汨滾下來，沿江都是蘆葦，沒處扯牽，一日不過行得幾里。

太祖心急，着人來問周顛道：「此行幾時得遇順風？」

周顛道：「有！有！有！就來了。只是有膽行去，便有風助你；沒膽不去，便沒風。」差人回覆。太祖催督各軍船隻前進。行不上二三里，只見：

天角亂移雲影，船頭急濺浪花。虛飄飄倒卷旗幡，聲晰晰響傳蘆葉。前驅的一似弩乍離弦，布帆斜掛；後進的一似泉初脫峽，蓬扇高懸。山回水轉，入眼舟移。浪激波分，迎耳水瀉。正是：

雀舫急如梭，衝風破白波。

片時千里渡，真不愧飛舸！

初時微微吹動，倏然風勢大作。各只兵船呼風發哨，都放了撓楫，帶着蓬腳索，隨他前進，飄飄一似泛葉浮槎。一會才發皖城，早已來至小孤山了。風湧浪起，江中癩頭黿，隨水洋洋漾將來。那江豬水牛般大，把張蓮蓬嘴「鋪鋪」的吹着浪，一個翻身，拱起身子來；一個翻身，漾起頭來，在江心作怪。

這時周顛正坐在兵船上，看見了道：「這水怪出現，前頭畢竟要損多人。」

不期太祖不時差人來聽他說話的，聽了這句，大惱，道他煽惑軍心。吩吩把這顛子撇在江裏，祭這些水怪。帳下一個親軍都指揮韓成便領了鈞旨。也不由分說趕將來，夾領子一把，扯住道：「先生，不關我事，都是你饒舌惹的禍。你道損人多，如今把你做個應夢大吉吧！」

周顛道：「你這替死鬼要淹死我麼！你淹！你淹！只怕我倒淹不死，你不耐淹……」早被他「撲洞」一聲甩下水去。衆人道：「這兩個翻身，不知哪裏去了？」

卻又作怪，上流頭早漾下一個人來，似灼龜人家畫的畫兒，人坐在大龜背上模樣，正是周顛。坐在一個大白蓋癩頭黿身上來了。

衆人都拍手笑道：「奇！」韓成吩咐叫推，軍士一齊把篙子去推。果然，兩個水窩兒，又下去了。衆人道：「這番要沉到底了。」

正看時，卻又是騎牛的牧童跨在一個江豬身上，又到船邊，衣服也不曾沾溼。衆人道：「他是道家，學的水火煉。前日火煉不死，今日水煉一定也不死。」

一個好事的水手道：「三遭爲定，這遭不死，再不死了？」劈頭一篙打去，那周顛又側了下水。

衆人道：「這番一定不活。」

哪知他又似達摩祖師般，輕輕立在一枝蘆上，道：「列位，承費心了。」

衆人道：「真神仙！」

韓成道：「周先生，我如今與你見殿下。若肯饒便饒了你，不要在這邊弄障眼法兒哄人。」

周顛道：「去，去，去！」那蘆柴早已浮到船邊，周顛舉身躍上船來。

韓成與他同見太祖。太祖道：「怎麼同他來？」

韓成道：「推下水三次，三次淹不死。」

只見周顛伸了個頭向太祖道：「淹不死，你殺死了罷！」

太祖笑道：「且不殺你。」適值船中進膳，太祖就留他在身邊，與他同吃。他也不辭。

第二日，他駝了柺杖，着了草鞋，似要遠去的模樣，向着太祖道：「你殺了麼？」

太祖道：「我不殺你，饒你去。」

周顛看一看，見劉伯溫站在側邊，道：「我去，我去。你身邊有人，不消得我。此後二十五年，當差人望你。還有兩句話對你說。」道：

臨危不是危，叫換切要換。

他別了，便飄然遠去，行步如飛。

這廂太祖與陳友諒相持，舟湊了淺，一時行不得，被漢兵圍住。正危急之時，得韓成道：「願爲紀信誑楚。」就穿了太祖衣服，自投水中。漢兵就不來着意。又得俞通源等幾隻船來，水湧舟活，脫了這危難。這是「臨危不是危」；韓成的替死，又已定了，「叫換切要換」。

這也在鄱陽湖中。正兩邊相殺，忽然周顛□(站)在太祖椅背後，連把手揮道：「難星過度，難星過度，快換船！」太祖便依了，正過船時，一個炮來，原坐船打得粉碎。他又見在劉伯溫先了。

此後，他蹤跡祕密，並不來乞食入城。但認得的常見他在匡廬諸山往來。

本年太祖破陳友諒，定江湖；又平張士誠，取蘇杭；分兵取元都；執陳友定，有福建；降何真，有兩廣；滅明玉珍，取四川；滅元梁王，取雲貴，天下大定。從此盡去胡元的腥羶，舉世的叛亂，才見太平。他逢人「告太平」的，正是先見。

到二十五年，太祖忽患熱症。太醫院一院醫官都束手，滿朝驚惶。忽然一個和尚：

面目黑如漆染，鬚髮一似螺卷。

一雙鐵臂捧金函，赤腳直趨玉殿。

赤着一雙腳，穿件破偏衫，竟要進東長安門來。門上擋住，拿見閣門使劉伯溫之子劉璟。道：「小僧奉周顛吩咐，道聖上疾病，非凡藥之所能治，特差小僧進藥二品。他說曾與令尊有交，自馬當分手，直至今日。」

劉閣門道：「聖上一身，社稷所繫。諸醫尚且束手，不敢下藥，你藥不知何如，怎生輕易引奏？」

赤腳僧道：「君父臨危，臣子豈有不下藥之理？況顛仙不遠千里，差小僧送藥，若閣門阻抑不奏，脫有不諱，豈無後悔？」劉閣門爲他轉奏。

舉朝道：「周顛在匡廬，怎麼知道聖上疾病？這莫非僧人謊言？」只是太祖信得真，取出一看，內封道：

溫涼石一片 （其石紅潤，入手涼沁心骨）

溫涼藥一丸 （圓如龍眼，亦淡紅色，其香撲鼻）

道：「用水磨服」。又寫方道：「用金盞注石，磨藥注之沉香盞服。」聖上展玩，已知奇藥，即叫磨服。醫官如法整治，只見其藥香若菖蒲，盞底凝朱，紅彩迥異。

聖上未刻進藥，到酉末遍體抽掣，先覺心膈清涼，煩燥盡去。至夜遍體邪熱皆除，霍然病起，精神還比未病時更好些。道：「朕與周顛別二十五年，不意周顛念朕如此。」

次日設朝，廷見文武臣僚。召赤腳僧見，問他：「周顛近在何處？幾時着你來？」

那僧道：「臣天眼尊者侍者，半年前周顛仙與臣師天眼尊者同在廣西竹林寺，道紫微大帝有難，出此一函，着臣賚捧到京投獻。臣一路託鉢而來，至此恰值聖上龍體不安，臣即恭進。」

聖上道：「如今還在竹林寺麼？」

僧人道：「他神遊五嶽三山，蹤跡無定，這未可知。期臣進藥後，還於竹林寺相見。」

聖旨着禮部官陪宴。着翰林院撰御書道：「皇帝恭問周神仙。」差一個官與赤腳僧同至竹林寺，禮請周神仙詣闕。

差官與赤腳僧一路夫馬應付，風餐水宿，來至竹林寺。寺僧出來迎接了。問周顛仙在麼？」

□□□(寺僧道)：「□□□□□□□(在竹林裏與天眼)尊者談玄。」那差官齎了御（原缺二百二十九字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書，同赤腳僧前去，但見)：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滿前蒼翠，一片笙竽，清影離離，綠鳳乘風)搖尾；翠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稍歷歷，青鸞向日梳翎。蒼的)蒼，紫的□□□(紫，海底)琅玕；□□□□□(低的低，昂的)昂，澄□□(湖翻)浪。梢含□□□□□(剩粉，青女理)妝，筍□□□□(茁新苞，佳)人□□(露指)，因煙成媚色，逐風斗奇□(聲)。迎日□□□□(弄金暉，麗)月發奇影。鬱郁清涼界，□□(冷冷)仙佛□(林)。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只見左首石凳上坐)着□(一)位：

□□□□□(捲髮半垂膝)，雙□□□(眸撇墜)星。金環常掛耳，玉麈每□□(隨身)。□□□□(蠶眉獅鼻)稀奇相，十八阿羅□□□(第一尊)。

□□□□□□(右首坐着一個)：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長髯飄五柳，短髻聳雙)峯。坦腹□□□(蟠如鬥)，洪聲出□□(似鍾)。□□(色身)每自溷泥沙，心境蓮花渾不染。

□□□(赤腳僧)先過來問訊了。次後差官過來，呈上御書。□□□(周顛取)來置在石几上，恭誦了。

差官道：「上意說□□□□(日前幸得)先生妙藥，沉痾頓起。還乞先生面詣闕庭。」

(周顛)道：「山人糜鹿之性，頗厭拘束，向假佯狂玩世，今□□(已把)臂入林，若使當日肯戮力豎奇，豈不能與劉伯溫並驅中原？今日伯溫死而山人生，真喜出世之早，□(寧)復延頸以入樊籠哉？就是日前託赤腳侍者致藥，也只不忘金陵共事之情，原非有意出世，妄希恩澤。□(希)使者幸爲山人善辭。」

差官道：「聖上差下官敦請，若先生不往，下官何以覆命？下官吩咐驛遞，明日備齊夫馬，乞先生束裝同行。」

周顛道：「山人一杖一履，無裝可束。亦斷不僕僕道途，以煩郵傳，往是斷不往的了。」

次日，差官整備夫馬復往。只見竹林如故，石几依然，三人都不見影。只在石几上有一書，是答聖□□(上的)。

□□（忙叫）寺僧問時，道：「三人居無牀褥，行無瓢笠，去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來無常，蹤跡莫測，昨夜也不知幾時去的)，也不知去□(向)？」

雲想飄然雀想蹤，杯堪涉水杖爲龍。

笑人空作鴻冥慕，知在蓬萊第幾峯？

差官只得齎書覆命道：「已見顛仙，他不肯赴闕，遺書一封，飄然遠去。」聖上知他原是不可招致的，也不罪差官。

後來又差官訪張三丰，兼訪顛仙。名山洞府，無不歷遍，竟不可得。

至三十一年，赤腳僧又齎書到闕下，也不知道些什麼，書在宮禁不傳，聖上念他當日金陵夾輔之功，又念他近日治疾之事，親灑翰墨，爲他立傳，道《周顛仙傳》，與御製諸書並傳不刊。

# 第十九回 血指害無辜 金冠雪枉法

天理昭昭未許蒙，誰雲屈抑不終通。

不疑豈肯攘同舍，第五何嘗撻婦翁。

東海三年悉赤地，燕臺六月睹霜空。

由來人事久遠定，且自虛心聽至公。

忠見疑，信見謗，古來常有。單隻有個是非終定，歷久自明。故古人有道：

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。

假若一朝身便死，後來真假有誰知？

不知天偏教周公不死，使居東三年之後，曉得流謗說他謀害成王的，是他兄管叔，弟蔡叔。成王不能洗雪他，天又大雷電疾風，驚動成王，這是無屈不伸。就如目下魏忠賢，把一個「三案」一網打盡賢良，還怕不夠，又添出封疆行賄一節，把正直的扭作奸邪，清廉的扭做貪穢，防微的扭做生事，削的削，死的死，戍的戍，追贓的追贓。還有一干巧爲點綴、工爲捃摭、一心附勢、隻手遮天，要使這起忠良決不能暴白。不期聖主當陽，覆盆盡燭，忠肝義膽終久昭然天下。這是大事，還有小事，或在問官之糊塗，或事蹟之巧湊，也沒有個一時雖晦，後來不明之理。

話說我朝處州府有一個吏，姓杜，他原是本府龍泉縣人，納銀充參在本府刑房。家裏有三、五十畝田，家事儘可過得。妻王氏生有一個兒子，因少乳，僱一個奶孃金氏。還有小廝阿財，恰倒是個守本分的。住在府二門裏。西邊公廨。

有一馮外郎，是在兵房的，也有傢俬。母邵氏，妻江氏出入金冠金髻。常請人，專用些銀盃之類。兩家相近，杜外郎後門正對着馮外郎前門，兩家常杯酒往來。內裏也都相見，是極相好的。故此杜家這奶孃每常抱了這娃子闖到她家。各家公廨都也不甚大，房中竟是奶子常走的。

一日，只見馮外郎有個親眷生日，要閤家去拜賀。這奶子便去幫她戴冠兒、插花兒，攛掇出門。馮外郎倚着在府裏，因不留人照看，鎖了門，竟自去了。

不期撞出他一個本房書手張三來。這人年紀不多，好的是花鬨嫖賭。爭奈家中便只本等，娶得一個妻小，稍稍頗有些兒陪嫁，哪裏夠他東挪西掩？就是公事，本房也少。講時節又有積年老先生做主打後手，他不過得個「堂衆包兒」，講了一、二兩，到他不過一、二錢，不夠他一擲，家裏妻子時常抱怨他。他不在心上，今日出幾錢分子在某處串戲，明日請某人遊山，在某處小娘家嫖，也是小事。只壞事是個賭，他卻念念只是在這邊。只是這賭場上最是難賭出的，初去倒贏一二錢銀子，與你個甜頭。後來便要做弄了，如鉗紅、捉綠，數籌馬時添水，還有用藥骰子，都是四、五、六的。昔日有一個人善賭，(善用藥骰子，一個公子與他賭，將他身邊搜遍，只見賭)到半闌時，他小廝拿一盤紅柿賣尊，他就把一個撮在口裏，出皮與核時，已將骰子出在手中，連擲幾擲，已贏了許多。他復身又裹在柿皮裏撇在地下，哪個知得？所以都出不得積賭手。

他自道聰明，也在賭行中走得的，鑽身入去。不期今日輸去鬃帽，明日當下海青，輸了當去翻。先是偷老婆衣飾，及到後頭沒了，連家中銅杓、鏇子、錫壺、燈臺一概偷去。管頭少，不夠賭，必至縮手縮腳。沒膽，自然越輸。這日輸得急了，意思要來衙門裏摸幾分翻籌。

走到門上，見一老一少女人走出來上轎，後邊隨着一個戴騣方巾、大袖藍紗海青的，是他本房馮外郎，後面小廝琴童挑着兩個扁挑盒兒。

張三道：「這狗蠻倒闊，不知哪裏去？」走進房裏，只見一人也沒。

坐了一會，想道：「老馮這蠻子向來請我們，他賣弄兩件銀器。今日全家去喫酒，料必到晚纔回。我只做尋他，沒人時，做他一檔，決然夠兩日耍！公事這兩分騷銅，哪當得什事！」從來人急計生；又道「近賭近賊」。

走到他門前，見是鐵將軍把門，對門沒個人影，他便將鎖扭。着力一扭，拳頭扭斷，劃了指頭，鮮血淋漓。心裏想道：「出軍不利！」又道是「血財」，一定有物。反拴了門，直走進去。指上血流不止，拾得一條布兒將來纏了。徑入房中，撬開箱子，裏邊還剩得一頂金冠、兩對銀盃、一雙金釵、幾枝俏花。他直翻到底，有一封整銀，又幾兩碎銀，都放在身邊。心忙手亂，早把(指上)布條落在箱中，他也不知。走出來，竟往外邊一溜。

素有狗偷伎倆，喜得錢財入掌，

只顧一時不知，恐怕終成磨障。

又想：「我向來人知我是個骳鬼，哪得這許多物件？況六月單衣、單裳，叫人看見不雅。」轉入房中，趁沒人，將金冠、釵、花、銀盃放入一個多年不開的文卷箱內，直藏在底裏，上面蓋了文卷。只將銀子腰在身邊，各處去快活。

只是馮外郎在那廂喫酒看戲，因家中無人，着琴童先回來看家。琴童貪看兩折戲不走，直至半本，回家，看見門上鎖已沒。一路進去，重重門都開，直到裏邊，房門也開的，箱子也開的。急忙跑出門來，報知家主公。

偶然杜家奶子開出後門，見他慌慌的，問道：「琴童！什麼忙？」

回道：「着了賊！着了賊！」

一徑走到酒席上，對馮外郎道：「爺！家下着賊了，着賊了！」

馮外郎道：「不沒什麼？」

琴童道：「箱子都開了。」馮外郎丟了酒盅便走，兩個內眷隨即回來。外面銅杓、火鍁都不失。走到房中，只見打開兩隻箱子，裏邊衣服都翻亂，到底不見了金冠、釵花、酒杯、銀兩。這兩個內眷又將衣服逐件提出來查，卻見這布條兒圓圓筒着，上邊有些血痕。

兩個道：「衣裳查得不缺，這物是哪裏來的？」

馮外郎道：「這一定是賊手上的，且留着。」隨即去叫應捕來看。

應捕道：「扭鎖進去，不消得說。像不似個透手兒。只青天白日府裏失盜，外賊從何得來？這還在左右前後踹。」

馮外郎就在本府經歷司遞了張失單。杜外郎也來探望，亦勸慰他。但是失物怨來人，馮家沒了物事，自然要胡猜亂猜，又是應捕說了句府中人，因此只在鄰近疑猜。

晚間三個兒喫酒，忽然馮外郎妻江氏道：「這事我有些疑心，對門杜家與我們緊對門，莫不是他奶子平日在我家穿進穿出，路徑都熟，昨日又來這邊攛掇我們穿戴，曉得我們沒人，做這手腳，路近搬去？所以無一人看見。」

琴童立在那邊篩酒，聽得這話便道：「正是。我昨日出門來說的時節，那奶子還站在後門邊看。說道箱子裏尋出什縛手布條兒，我記得前日她在井上破魚，傷了指頭，也包着手，想真是她。」

邵氏道：「這些奶子，鄉下才來的還好，若是走過幾家的「過圈豬」，哪裏肯靠這三四兩身錢？或是勾搭男人，偷寒送暖；或是奉承主母，搬是挑非；還又賊手賊腳，偷東摸西，十個中間沒一兩個好。故此我說這些人不要把她穿房入戶。那小廝阿財鷹頭鶻腦，一發是個賊相。一個偷，一個遞，神出鬼沒，自然不知不覺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這事不是作耍的，說不着，冤屈平人，反輸一帖。況且老杜做人極忠厚，料不做這事。」

邵氏道：「老杜忠厚，奶子及阿財須不忠厚。應捕也說是腳跟頭人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且慢慢着應捕踹他。」又道琴童不早回看家，要打他。

次早，琴童帶了氣，認了真，即便對着杜家後門罵道：「沒廉恥的！銀子這等好用？帶累我要打。若要銀子，怎不養些漢？妳平日看熟路，正好掏，掏去的，只怕不得受享！」走出走進，只在那廂罵。

後門正是杜家廚房，這奶子平日手腳絕好，只是好是與人對嘴兒。聽了道：「這小廝一發無禮！怎對着我家罵？」

王氏道：「他家裏不見物事，家主要打他。也要罵，不要睬他。」捱到晚，奶子開門出去潑水，恰好迎着這小廝，在那裏神跳鬼跳，越發罵得兇。道：「沒廉恥養漢精，妳只偷□□□□□□(漢罷了，怎又來)偷我家物事？金冠兒好戴，怕沒福；銀子好用，怕用不消！」奶子不好應他。

不合罵了，來把奶子手一扯道：「奶阿姆，我記得妳前日手上破魚傷了縛條白布條，我家箱裏也有這樣一條白布條。」奶子聽他罵了半日，聲聲都攔絆着她，心中正惱。

聽了這一句，不覺臉兒通紅，一掌打去，道：「你這小賊種，在此罵來罵去，與我無干，我並不理你，怎說到我身上來？終不然我走熟路徑，掏你家的？」

琴童捏住手道：「真贓實物現在，難道我家裏做個箍兒冤妳？」奶子動氣，兩個打做一團。

兩家主人與鄰舍都出來看。一個道「冤人做賊」；一個道：「妳手上現現是個證見，再折不開。」

杜外郎道：「我這阿姆，她手腳極好。在我家一年，並不曾有一毫腳塌手歪。莫錯冤了人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事值湊巧，怪不得我小廝疑心。」兩下各自扯開自己的人。只是兩邊內裏都破了臉。

杜家道：「他自在衙門，不曉法度？賊怎好冤人！這官司怕喫不起。」

馮家道：「沒廉恥，縱人做賊，還要假強。」兩邊罵個不歇。杜家阿財也惱了，就趕出來相罵，漸漸成場。

衆人都暗道馮家有理。連這兩個男人，一個要捉賊，一個要洗清，起初還好，後來被這些婦人一說，都翻轉面來。馮外郎告訴兩□(廊)，卻道再沒這湊巧的。張三也每日進衙門看些動靜，看看卷箱，夾在人夥裏道：「這指頭便是『此處無銀』。」

兩個外郎一齊擁到經歷司，經歷出來，兩個各執一說，你又「老公祖」，我又「老公祖」。這經歷官小，壓不伏，對了馮外郎道：「這原有些形跡。」

對杜外郎道：「賊原是冤不得的。」分理不開，道：「這事大，我只呈堂罷了。」不敢傷及哪邊。只將馮外郎原遞失單並兩家口詞錄呈。

早間知府升堂時，兩邊具狀來告。一個告是窩盜；一個告是誣陷。知府先問馮外郎，道：「小的本府吏，前日舉家去拜壽，有賊抉入公廨，盜去金冠、銀兩等物。箱內遺有帶血布一條。小廝琴童見杜外郎家奶子常在小的家出入，她指上帶有傷痕。去問她，兩邊爭鬧，激惱老爺。」

又問杜外郎，道：「小的也是本府吏，家裏有奶子金氏，平日極守分，前日實在家中，並不曾到馮外郎家。遭他誣陷，不甘具告。」

知府道：「我這府裏常告失盜，我想門上把守甚嚴，內外一清如水，誰敢進來作□(賊)？一定是我衙門人役。」

叫拿那布條來看，原是□□□(白布條)上，□□□□(帶有血跡)的。知府看了，叫皁隸看奶子□□□□(手上可有)傷麼？」

皁隸看了道：「有傷，似劃開的，將好了。」叫拿了布條與她套。，皁隸走去扯過指頭，只一撳，果然撳上，道：「套得上的。」

知府笑了一笑，道：「這明是平日往來，輕車熟路，前日乘他無人，盜他財物，慌忙把這物落在箱中，再不消講得。不然，天下有這等湊巧的事？拶起來！」

一拶拶得殺豬般叫道：「實是不曾。」

知府道；「她一個女人也沒膽，他家還有人麼？」

馮外郎道：「他家還有個阿財。」叫拿來。捉到，要他招同盜。

阿財道：「前日金氏在家，並不曾出門。說她偷，真是冤枉！怎干連得小人？」

知府道：「你說得她乾淨，說你也乾淨，正是同謀。」一夾棍不招，再一夾棍，夾的阿財暈去，腳都夾折。那邊奶子一夾棍當不得，早已招成盜了。問是與阿財同盜？他又招了。只有贓，指東話西，推阿財；阿財推奶孃，都得糊塗。知府問他兩人家住哪裏？一個是龍泉，一個是□(宣)平，都是外縣。

知府道：「這不消說，贓還在杜外郎家。再夾起來。」

杜外郎道：「他兩個胡打亂招，贓實是沒有。」

知府道：「他兩個沒你做窩主，怎敢在我府中爲盜？□□(決要)在你身上追贓，□□□(給王氏)擱上夾棍。」

一個杜外郎嘆口氣道：「這真是冤屈無伸，枉受刑罰。」只得認個賠贓。知府已將來打了二十，擬做「窩盜」，免剌發徒，前程不消說了。阿財竊盜，剌徒；金氏贖徒。把阿財監了，杜外郎、金氏召保。

一府書吏都道這事是真，杜外郎不該來爭，惹火燒身。有怪他的道：「府裏常常着賊，杜外郎坐地分贓，應該吐些出來。」又有憐他的道：「人是老實人，或者是這兩個做賊，贓必是他兩個人寄回家去，沒奈何，只得認賠。」那刻毒的又道：「有在一家不知的？拿贓出來實搭搭是賊，賠贓還好解說，這是後來辦復前程巧法。」

可憐一個杜外郎！本是清白的人，遭這冤枉，在府中出入，皁甲們都指搠道：「是個賊頭。」

候缺典吏道他緣事，要奪他缺；各公廨道他窩家，要他移出府去。

(他)氣不憤，寫一張投詞，開出金氏生年、月、日，在本府土谷並青面使者祠前表白心事。又有那惡薄的在投詞後標一筆道：「窩賊爲盜，本府太爺審確，無冤可伸，不必多說。」

事成弓影只生疑，衆口尋聲真是迷。

獨恃寸心原不枉，冥冥好與老天知。

又粘幾張招貼，寫道：「馮家失物，有人獲着，情願謝銀十兩。」人都道胡說。還惹得一個奶孃在家枉耽了賊名，只要尋死覓活。虧得王氏道：「妳看我家無辜，擔了一個窩家臭名，還在這裏要賠贓。妳如今死了，有事在官，料詐他不得，人還說妳懼罪尋死。這都是天命，莫把性命錯斷送。天理昭彰，日久事明。」時刻只在家求神拜佛，要辨明冤枉。洗雪她一身行止。

審單已出，取供房一面做稿，申解守巡。只便宜了張三！今日這坊裏賭，明日那家裏嫖，每日只進來看一看卷箱。他自心照去了，哪裏顧杜外郎爲他負屈含冤，爲他幹受罪？只是沒本心的銀子偏不夠用，隨手來，隨手去，不多幾日弄得精完。如今要來思量金冠之類，只是幾次進來時，或是撞着有人在那裏書寫，不好去翻動；自己不動筆，癡呆般在那裏坐又不像，只得回去。

這日等得人散，連忙揭開卷箱，取出金冠，放在袖中。正要尋紙包，恰值本房一個週一官失落一把扇子，走來東張西望。扇在桌下，低頭拾時，卻見張三袖中突然(臌?)。

兩個取笑慣的，便道：「張三老，你今日得彩，要做個東道請我。」伸手去捏他的。張三忙把袖子灑了開去，道：「捏不得的！」

週一道：「什麼，紙糊的？」

道：「不是，是個親眷要主銀子用，把一頂金冠央我去兌換。若換得有茶錢，我請你。」

週一道：「我姑娘目下嫁女兒，他說要結金髻，供給費事，不如換了現成的省事。你多少重？要幾換？我看一看，若用得着，等我拿去換了。」扯住定要看。

張三道：「是舊貨，恐不中意，不要看它。」

週一道：「我姑娘原也不接財禮，聊且將就賠嫁。你但拿我一看。難道便搶了去？」只得把與週一看了。

道：「這個倒是土貨，不是行貨。怎口都撳扁了，樑上捏了兩個凹，又破了一眼？」

張三道：「少不得要結鬏髻的盔洗，不妨得。」

週一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又看了看，裏邊有個花押，是馮外郎的一般。因對張三道：「料你不肯相托，我問姑娘拿銀子來，只是要讓她些。」

張三道：「自然。」流水裏去了。

週一是一個伶俐人，想道：「張三這賭賊，抓得上手就要賭。便是老婆的，也不肯把他，怎有這瞎眼親眷拿與他？左右是送了。」

後邊又想道：「既是央他換，怎的分量曉不得？只都弄扁了，其中必有蹺蹊。」

正沉吟時，卻見馮外郎帶了個甲首來，道：「早間簽下一張撥馬的牌，你尋一尋與他。」尋與了甲首。

那週一忽然觸起，道：「馮老官你前被盜去金冠，是五梁兒，半新，當面又破着一眼的麼？」

馮外郎道：「破一眼我原不知，只是五梁暗雲，在家裏結的，不上戴得三四年。」

問；「裏邊有什花字麼？」

馮外郎道：「是舊年我因爭缺要用，將來當在府前當裏，誠恐調換，曾打一花押在圈邊，就與平日一樣的。」

週一道：「我只爲花押有些疑心，這人要換，不若你有銀子拿十兩來，我替你押來細看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是哪個？」

週一道：「若是說出這個人，不是，道我冤他。那人知道怪我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你莫哄我。」

週一道：「我你一房人，胳膊離不得腿，難道哄你這幾兩銀子？只是尋着自己原物，須大大請我一個東道。」果然馮外郎去拿了一封四錠衝頭，付與週一。

週一便來尋張三。不料張三又等不得，在大街上當鋪內已是當了五兩銀子，趕去一個時辰都送了。週一到張三家，他妻子道：「早間府裏去，未回。」週一只得走轉。

不上走了十間門面，張三悶悶的恰好撞來。週一道：「方纔已對姑娘說，拿十兩銀子押去一看。中意，公估兌換。」

張三道：「遲了些，他因會錢要緊，當了五兩，票子在我身邊。」

週一道：「既是當了，我替你同到當中抵去兌換。也免得後日出利錢。」

張三想道：「換得，又多五兩，可以翻籌。」就同他去。

走到當裏，道：「這冠不止十兩。」

週一道：「你只要估值五兩當頭。」當中只得注了票了，將金冠付與週一。

週一道：「這事只在明日定奪，你明日在家等我。」兩個別了。

週一竟到府前來尋馮外郎。馮外郎正在家裏等回報，見了週一，道：「物來了麼？」

週一道：「八分是你的，腳跡像。還是一張寫壞的牌花包着。」遞與馮外郎。

馮外郎看冠兒倒不大的確，見了花字，連聲道：「是」。

週一道：「這不可造次，你且拿進裏邊一看。」進去，只見江氏認得的真，道：「正是我家的。面前是小女兒不曉得，把簪腳搠破一眼。」

馮外郎見了真贓，便留住週一喫酒，問：「是哪個？莫不是老杜？」

週一道：「不是。是本房賭賊張三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一定是老杜出不得手，央他兌換的了。」

週一道：「老杜與張三不熟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莫管他，明日捉了張三，便知分曉。」週一自去了。

金歸篋底何從識，恕切論肌孰與伸？

誰料旁觀饒冷眼，不教抱璞泣荊人。

此時杜外郎招成，只待起解。因要人贓起解，沒有原贓，只得賣田得銀八十兩，急於脫手，折了一個「加三」。在家裏嘆息道；「有這樣命運，人只破財不傷身罷了，如今打了又賠錢，還擔了一個賊名，沒了一個前程。後日解道，少則十五板，還添班裏、門上杖錢，要今日設處。」

好生怨恨道：「有這樣歪官！」

只見這廂馮外郎早堂竟稟府尊道：「前日盜贓，已蒙老爺判價八十兩，批着杜外郎賠償，見在候解。昨日適有吏員本房書手張三，拿金冠一頂，央同房書手週一兌換。吏員看見正是吏員的。伏乞老爺並究。」

知府道：「這就是杜外郎一夥了。叫張三！」房裏回覆不在。知府就差人去拿。

到他家裏時，他正等老周，聽得叫一聲，便道：「週一哥麼？」

走出來，卻是一個皁隸，道：「老爺叫你。」

張三道：「沒什事(麼)？」便吩咐老婆道：「週一老來，叫他在這裏等我。」

皁隸道：「□□□□(他在府前)等你哩！」

張三便往府前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(知府還未退堂。皁隸道)：「張三□□(帶到)。」

知府道：「你是我這邊書手麼？□□□(你這金)冠是哪裏來的？」

張三道：「是小的親眷央小的換的。」

知府道：「是哪一家的？」張三答應不來。

知府道：「是杜外郎央你換的麼？」

張三便含糊道：「是。」只見杜外郎，正在家設處解道班裏錢，聽得說馮外郎家金冠是他本房張書手偷，便趕出來看。

(又)聽得張三含糊應是他央換，便跪下去道：「張三，天理人心！你做賊，害得我奶子被夾；小廝腿都夾折；我壞了前程，喫打賠贓，如今天近，做出來，你還□(要)害人？是我哪隻手，哪邊與你的？沒的有不得。」

張三要執，執不住，只是磕頭。

知府叫夾起來。一上夾棍，張三隻得招承：「原在府門首，見他夫婦出外，乘他無人，前往竊取。扭門進去，開他箱子，盜有金冠一頂、金釵一雙、珠花六支、銀盃四隻、銀十六兩。俱自盜，並不與奶孃、阿財相干。」

問他贓物，道：「銀子已經與週一嫖賭花費；金冠抵付週一；銀盃、釵花藏在本房卷箱內。」即時起出，馮外郎都認了。

知府問那箱中血染布條，道：「因扭鎖傷指裹上，隨即脫落箱中。」

知府點頭道：「事有偶然如此！若非今日張三事露，豈不枉了奶子與小廝？杜外郎枉賠了許多錢鈔，壞了一個前程。」叫着實打。打了廿五，畫招，擬他一個「竊盜」。

便叫杜外郎道：「是我一時錯認，枉了你了。幸得尚未解道，出缺文書還未到布政司，你依舊着役。」把馮外郎小廝琴童打了十五板，自己給二兩銀子與阿財，還着馮外郎出銀將養，即時釋放。

又叫六房典吏道：「他兩個典吏原無仇隙，只因一邊失盜急於尋贓，卻有這湊巧事，便至成訟，中間實是難爲了杜典吏。我如今一一爲他洗雪，還要另眼看他。馮典吏也須賠他一個禮。這在你們同袍，也該與他處一處。」

又對馮外郎道：「我當日只拿你告詞勘問，若到上司，你該坐誣，你不可不知□(機)。」

馮典吏連叩頭道：「只憑老爺吩咐。」

暫爾浮雲蔽太陽，覆盆冤陷痛桁楊，

中天喜見來明鑑，理直須知久自彰。

那週一雖是無心爲杜外郎，卻像使他洗雪。只是張三恨他，扯做賭友，道他贏去銀五兩，費了好些脣舌。

這番闔衙門才方信天下有這樣冤枉事。奶子原是□□□(個好人)，連阿□□□□□(財是個無辜)，杜外郎乃老實人，賠□□(贓是)冤枉，他家(裏)拜佛求神，果然報應。

事一明白，奶子要趕到馮外郎家，與他女人白嘴，道冤她做賊，害她出醜受刑。阿財也癱去，要馮外郎賠這雙腳。奶子老公與阿財父母先前怕連累，不敢出頭；如今一齊趕來替老婆、兒子出色，登門嚷罵。喜得一個馮外郎躲了，不敢出頭，央人求釋。

那杜外郎量大，道：「論起他這等不認得人，誣人做賊，夾拶壞了我的家人，加我一個賊名，一個前程幾乎壞了，還破費我幾兩銀子，該上司去告他，坐他一個誣陷，才雪我的氣。但只是怕傷了本府太爺體面，況且是我年命。只要列位曉得我不是個窩盜養賊，前日投詞上都是真情罷了。」

衆人道：「當日我們都說你原是個正直的人，倒是太爺當了真，救解不來。如今日久見人心了。馮老官原是你相好的，便將就些罷。」

馮外郎即便自己登門謝罪，安排戲酒，央兩廊朋友賠老杜的話。

馮外郎道：「小弟當時誤聽小价、老母與房下，道奶孃頻來，事有可疑，得罪了老丈。」

杜外郎道：「老丈，小弟如今說過也罷了。只是才方說誤聽阿價與內人，差了。我們全憑着這雙眼睛識人；全憑着肚裏量人，怎麼認不出老□□□□(杜不是窩)盜的？量不出老杜不肯縱人爲非的？卻憑着下人女子之見，婦人女子能有幾個識事體的？凡人多有做差的事，大丈夫不妨直認，何必推人？」

馮外郎連聲道「是」。衆人都道說得有理，大家歡飲而散。又將息阿財，求釋奶子，結了個局。

後來張三解道，解院，發配蓬萊驛擺站。杜外郎，太尊因他正直受誣，着實看取，諸事都託他，倒起了家。只是這事杜外郎受枉，天終爲他表白；奶子慣闖人家，至有取疑之理。但天下事向所不有？馮外郎□□□(執定一)個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偶湊之事，幾至破人家，殺)人身，若一翻局，自己也不好，做官要明要恕，一念見得是，便把刑威上前，試問：

已死的可以復生，已斷的可以復續麼？

故清吏多不顯，明吏子孫不昌，也脫不得一個「嚴」字。故事雖十分信，還三帶分疑；官到十分明，要帶一分恕，這便是已事之鑑。

# 第二十回 良緣狐作合 伉儷草能偕

破壁搖孤影，殘燈落紅燼。旅邸蕭條誰與伴？衾兒冷，更那堪風送，幾陣砧聲緊。打門剝啄，隱隱驚人聽。猛然相接也，多嬌靚。喜蕭齋裏，應不恨更兒永。又誰知錯認，險落妖狐阱，爲殷勤寄語少年，須自省。

右調《陽關引》

劉晨、阮肇天台得遇仙女，向來傳做美談。獨有我朝程燉篁學士道：「妖狐拜斗成美女，當日奇逢得無是。」他道深山曠野之中，多有妖物，或者妖物幻化有之，正如海中，蜃噓氣化作樓閣，飛鳥飛去歇宿，便爲吸去。人亦有迷而不悟，反爲物害者。如古來所載，孫恪秀才遇袁氏，與生二子，後遊山寺，見數彌猴。吟詩道：「不如逐伴歸山去。」因化猿去，是獸妖；王榭入烏衣國，是禽妖；一士人爲長鬚國婿，謝康樂遇雙女，曰：「我是潭中鯽。」是水族之妖；武三思路得美人，後令見狄梁公，不從，迫之，入壁中，自雲花月之妖；李僧湛如遇一女子，每日晚至曉去，此僧日病，衆究問其故，令簪花在他頭上，去時擊門爲號，衆僧宣咒，隨逐之，乃是一柄敝帚，是器用之妖。物久爲酉，即能作怪，無論有情無情。或有遇之而死，或有遇之而生；或有垂死悟而得生；其事不一。也都可做個客坐新譚，動世人三省。

話說湖廣有個人，姓蔣，名德林，字日休，家住武昌。父親蔣譽，號龍泉，母親柳氏，只生他一人。向來隨父親做些糴、糶生理。後來父親年老，他已將近二十歲，蔣譽見他已歷練老成，要叫他出去，到漢陽販米。

柳氏道：「他年紀小小兒的，沒個管束他，怕或者被人哄誘去花酒，不惟折了本錢，還恐壞了他身子。不若且爲他尋親事，等他有個羈絆。」

蔣譽道：「妳不得知，小官家一做親，便做準戀住。那時若叫他出去，畢竟想家，沒心想在生意上。還只叫他做兩年生意做親。」

柳氏道：「這等二三百兩銀子也是干係。我兄弟柳長茂向來也做糴糶，不若與他合了夥計同做，也有個人鉗束他。」

蔣譽連聲道：「有理！」便請柳長茂過來，兩邊計議，寫了合同，叫蔣日休隨柳長茂往漢陽糴米。只看行情，或是團風鎮，或是南京攛糶。漢陽原有蔣譽舊相與主人熊漢江，寫書一封，叫他清目。甥舅兩個便渡江來。

到漢陽，尋着熊漢江寓下。這熊漢江住在大別山前，專與客人收米，與蔣譽極其相好。便是蔣日休，也自小兒在他家裏歇落，裏面都走慣的。他無子，只有一個女兒，叫做文姬，年紀已十七歲。且是生得標緻：

一段盈盈，妖紅膩白多嬌麗。晚山煙起，兩點眉痕細。斜軃烏雲，映得龐兒媚。聲兒美，低低悄悄，鶯囀花陰裏。

右調《秋波媚》

生得工容雙絕。客店人家，少不得要幫母親做用。蔣日休也是見的。只是隔了兩年，兩下都已長成，豈但容貌覺異，抑且知識漸開。蔣日休見了，有心於她，趕上前一個肥喏，文姬也回個萬福。四目交盼，覺都有情。只是文姬雖是客店人家，卻甚端重，蔣日休嘗是借些事兒，便鑽進去。她是不解一般，每見蔣日休辭色有些近狎，便走了開去。蔣日休雖然訝她相待冷落，卻也重她端莊。

一日，乘着兩杯酒照了臉，道：「孃舅，我有一事求着你，不知你肯爲我張主麼？」

柳長茂道：「甥舅之間，有什事不爲你張主？」蔣日休趑趄了半日，說一句出來道：「孃舅，我如今二十歲了，還未有親。我想親事揀得人家好，未必有好；若是人好，未必家事好。我看熊漢江這個女兒標緻穩重，我要孃舅做主，在這裏替我向熊漢江做媒。家中還要你一力攛掇，我日後孝順孃舅。」

只見這柳長茂想了一想道：「外甥，這事做不來！你是獨養兒子，她是獨養女兒，你爹要靠你，決不肯放你入贅；她爹要靠她，如何肯遠嫁外甥？這事且丟下罷。」蔣日休聽了，也只唯唯，甚是有些不快活。

在漢陽不上半個月，柳長茂道：「外甥，目下米已收完一半，若要等齊，須誤了生意。不若我先去，你催完家來。只你客邊，放正經些，主人家女兒，切不可去打牙撩嘴，惹出口面須不像樣。我回家中，教你爹孃尋一頭絕好親事與你罷。」蔣日休相幫孃舅發貨上船，自家回在店中。

「情人眼裏出西施，他自暗暗裏想□(着)這文姬：生相怎麼好，身材怎麼好，性格怎麼好。又模擬道：「我前遇着她，這眼睛一睃，也是眼角留情；昨日討茶，與我一盅噴香的茶，也是暗中留意。」行裏的沉吟，坐着的想像，睡時的揣摸，也沒一刻不在文姬身上。欲待瞞着孃舅，央鄰房相好客人季東池、韋梅軒去說親，又怕事不肯成，他父母反防閒他，也不敢說。幾遭要老臉與文姬纏一番，終久臉嫩膽小，只是這等鎮日呆想不了。

自古人心一邪，邪物乘機而入。不期來了一個妖物。這妖物是大別山中紫霞洞裏一個老狸。天下獸中，猩猩、猿猴之外，狐狸在走獸中能學人行，其靈性與人近。內中有通天狐，能識天文地理，其餘狐狸，年久俱能變化，□□(它半)夜走入人家，知見蔣日癡想文姬，它就在中□□□(山拾了)一個骷髏頂在頭上，向北鬥拜了幾拜，宛然成一個女子，生得大有顏色：

朱顏綠鬢色偏嬌，就□(之)能令骨髓消。

莫笑狐妖有媚態，須知人類更多妖!

明眸皓齒，蓮臉柳腰，與文姬無二。又聚了些木葉在地，她在上面一個觔斗，早已翠襦紅裙，穿上一身衣服，儼似文姬平日穿的，準擬來媚蔣日休。

只見日休這日坐在房中，寂寞得緊，拿了一本吳歌兒，在那邊輕輕的嘲道：

風冷颼颼十月天，被兒裏冰出哪介眠？姐呀！妳也孤單我也獨，不如滾個一團團。相思兩好介便容易成，那介郎有心來姐沒心。姐呀！貓兒狗兒也有個思春意，哪爲鐵打心腸獨拄門？

正在那廂把頭顛，手敲着桌，謾謾的謳，只聽得房門上有人彈上幾彈：

月弄一窗虛白，燈搖四壁孤青。

何處數聲剝啄？驚人殘醉初醒。

側耳聽時，又似彈的聲，他把門輕輕撥開，只見外面立着一個女子：

□□□□(輕風拂拂)羅衫動，發鬆斜溜金釵鳳。

□□□□(嬌姿神女)不□(爭)多，□□□(恍疑身)作襄王夢。

把一個蔣日休驚得神魂都失，喜得心花都開。

悄語□(低)聲道：「請裏面坐。」那女子便輕移蓮步，走進房來。

蔣日休便把門關上，女子搖手道：「且慢，妾就要去。」兩個立向燈前，日休仔細一看，卻是文姬。

日休見了，便一把抱住，放在膝上，道：「姐姐，什風吹得妳來？我這幾日爲妳飲食無心，睡臥不寧，幾次要與妳說幾句知心話，怕觸妳惱。要進妳房裏來，又怕人知覺。不料今日姐姐憐念，這恩沒世不忘。」便要替她解衣同睡。

文姬道：「郎君且莫造次。我只爲數年前相見，便已留心；如今相逢，越發留念。意思要與你成其夫婦，又不好對父母說，恐怕不從。你怎生計議，我與你得偕伉儷。」

日休道：「天日在上，我也原要娶姐姐。與我母舅計議，他道妳爹孃斷斷不肯。後來欲央他人，又恐事不成，反多一番不快，添妳爹孃一番疑忌，故此遲疑。喜得今日姐姐光降，一訴心事。」

文姬道：「這等我且回。」

日休道：「今日奇遇，怎可空回？」定要留住合歡。

那文姬嘆息道：「我今日之來，原非私奔，要與你議終身之計。今事尚未定，豈可失身？使他人笑我是不廉之婦。且俟六禮行後，與君合巹。」

蔣日休急忙跪下發誓道：「我若負姐姐，身死盜手，屍骨不得還鄉！」

文姬道：「我也度量你不是薄倖的，只恐你我都有父母，若一邊不從，這事就不諧。那時欲從君不能，欲嫁人，其身已失，如何是好？」

日休道：「我有誓在先，畢竟要與姐姐成其夫婦，姐姐莫要掯我。」

文姬道：「還怕後日說我就你。」日休千說誓，萬罰咒，文姬就假脫手，側了臉，任他解衣。將到裏衣，她揮手相拒。蔣日休曉得燈前怕露身體，忙把燈吹了，竟抱她上牀，自己也脫衣就寢。一隻手把文姬摟了，又爲她解裏衣。

文姬道：「我一念不堅，此身失於郎手了。只是念我是個處子，莫要輕狂。」

日休道：「我自深加愛惜，姐姐不要驚怕。」

此時淡月入幃，輕茫可辨，只見他兩個呵：

粉臉相偎，香肌相壓，交摟玉臂，聯璧爭輝。緩接朱脣，清香暗度。喜孜孜輕投玉杵，羞答答關蹙翠眉。羞的側着臉兒承，風緊柳枝不勝擺；喜得曲着身而進。春深錦籜不停抽。低低微笑，新紅片片已掉漁舟；宛宛嬌啼，柔綠陰陰未經急雨。偎避處金釵斜溜，倉卒處香汗頻流。正是：

乍入巫山夢，雲情正自稠。

直教飛峽雨，意興始方休。

兩個頑勾多時，一個用盡款款輕輕的手段，一個做盡嬌嬌怯怯的態度。

文姬低低對日休道：「今日妾成人之始，正歡好之始，願得常同此好。」

日休道：「旅館淒涼，得姐姐暫解幽寂，正要姐姐夜夜賜顧。」

文姬道：「這或不能。但幸不與爹孃同房，從今以後，倘可脫身，斷不會令你獨處。只是我你從今以後倒要避些嫌疑，相見時切不可戲謔。若爲人看出，反成間阻。待從容與你商量諧老之計。」未天明，悄悄送出房門。日休叮囑她晚間早來，文姬點頭去了。

日休回到房中，只見新紅猶在，好不自喜得計。自此因文姬吩咐，也不甚進裏邊去。遇着文姬時，倒反避了，也不與她接談。晚間或是預先日裏悄悄藏下一壺酒，或是果菜之類，專待她來。把房門也只輕掩，將房內收拾得潔潔淨淨，牀被都燻得噴香。傍晚先睡一睡，息些精神，將起更，聽得各客房安息，就在門邊蹴來蹴去等候。才彈得一聲門，他早已開了。

文姬笑道：「有這樣老實人，明日來遲些，叫你等哩！」日休一把摟住道：「冤家！我一喫早飯就巴不得晚。等到如今，妳還要耍我。」就將出酒來，臉兒貼了臉兒，你一口，我一口，喫得甚是綢繆。那文姬作嬌作癡，把手搭着他肩，並坐說些閒話。

到酒興濃時，兩個就說去睡，你替我脫衣服，我替你脫衣服，熟客熟主，也沒那些懼怯的光景。蔣日休因見她慣，也便恣意快活。真也是魚得水，火得柴，再沒一個脫空之夜。有時文姬也拿些酒餚來，兩個對飲。

說起，文姬道：「我與你情投意合，斷斷要隨你了。如今也不必對我爹孃說，只待你貨完，我是帶了些衣飾，隨你逃去便是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這使不得！倘你爹孃疑心是我，趕來，我米船須行得遲，定然趕着。那時妳脫不得個淫奔，我脫不得個拐帶，如何是了？且再待半月，我舅子來，畢竟要他說親，我情願贅在妳家便了。」

文姬道：「正是，爹或不從，我誓死不嫁他人，也畢竟勉強依我。」

蔣日休是個小官兒，被她這等牢寵，怎不死心塌地。只是如此二十餘日，沒有個夤夜來就，使她空回之理，男歇女不歇，把一個精明強壯後生弄得精神恍惚，語言無緒，面色漸漸痿黃。

嫋嫋是宮腰，婷婷無限嬌。

誰知有膏火，肌骨暗中消。

這個鄰房季東池與韋梅軒都是老成客人。季東池有些耳聾，他見蔣日休這個光景，道：「蔣日休，我看你也是個少年老成，慣走江湖的，料也不是想家。怎這幾日這等沒留沒亂，臉色都消瘦了？欲待同你到妓館裏去走走，只說我老成人哄你去嫖。你自病還須自醫，客邊在這裏，要自捉摸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我沒什病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是快活出來的！我老成人，不管閒事，你每日房裏唧噥些什麼？」

蔣日休紅了臉道：「我自言自語，想着家裏。」

季東池側耳來聽，道：「是什麼？」

韋梅軒大聲道：「說是想家！」

季東池道：「又不曾做親，想什的？」

韋梅軒又道：「日休，這是拆骨頭生意，你不要着魔，事須瞞我不過。」

午後，韋梅軒走到他房中來，蔣日休正癡睡。韋梅軒見他被上有許多毛，他動疑道：「日休，性命不是當耍的，我夜間聽你房中有些響動，你被上又有許多毛，莫不着了什怪？」

日休道：「實沒什事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不要瞞我，趁早計較。」日休還是沉吟不說。

韋梅軒也是有心的。到次早鐘響後，假說肚疼解手，悄悄出房，躲在黑影子裏。見日休門開，閃出一個女子來。他隨趁腳進去，日休正在牀中。韋梅軒道：「日休，適才去的什麼人？」

日休失驚，悄悄附韋梅軒耳道：「是店主人之女，切不可露風，我自做東道請你。」

梅軒搖頭道：「東道小事，你只想這房裏到裏邊，也隔幾重門戶，怎輕易進出？怎你只一二十日，弄到這嘴臉？一定着鬼了。仔細，仔細！」日休小夥子，沒什見識，便驚慌，要他解救。

韋梅軒道：「莫忙，你是常進去的，你只想你與店主人女兒怎麼勾搭起的？」

日休道：「並不曾勾搭。她半月前自來就我。」

梅軒道：「這一發可疑。你近來日間在裏邊遇她，與你有情麼？」

日休道：「她叫日間各避嫌疑。」

梅軒道：「這越發蹊蹺。你且去試一試，若她有情，或者是真；沒情，這一定是鬼。」

果然日休依他，徑闖進去。文姬是見慣的，也不躲他。他便戲了臉，叫道：「文姬！」

文姬就作色道：「文姬不是你叫的！」

日休道：「昨夜間辛苦，好茶與一碗。」

文姬惱惱的道：「幹我什事！要茶臺子上有。」便閃了進去。

日休見了光景，來回復梅軒。

梅軒道：「你且未可造次。你今晚將稀布袋盛一升芝麻送她，不拘是人是鬼，明日隨芝麻去，可以尋着。」日休依了。

晚間戰戰兢兢，不敢與她纏。那文姬捱着要頑，日休只得依她。臨去，與她這布袋作贈，道：「我已是病了，以此相贈。待我病好再會。」文姬含淚而去。

天明，日休忙起來看時，沿路果有芝麻。卻出門往屋後，竟在山路上，一路灑去。一路或多或少，或斷或連，走有數里，卻是徑道，崎嶇險峋，林木幽密。轉過山岩，到一洞口，卻見一物睡在那裏：

一身瑩似雪，四爪利如錐。

曾在山林裏，公然假虎威。

是一個狐狸，頂着一個骷髏鼾然而睡，芝麻布袋還在它身邊。蔣日休見了便喊道：「我幾乎被妳迷殺了！」

只見那狐驚醒了，便作人言道：「蔣日休，你曾發誓不負我。你如今不要害我，我還有事報你，你在此等着。」

它走入紫霞洞中，銜出三束草來，道：「你病不在膏肓，卻也非庸醫治得。你只將此一束草煎湯飲，可以脫然病癒。」又銜第二束道：「你將此束暗地丟在店家屋上。不出三日，店主女子便得奇病，流膿作臭，人不可近。她家厭惡，思要棄她。你可說醫得，只要她與你作妻子。若依你時，你將此第三束煎湯與她洗，包你如故。這便是我報你。只是我也與你相與二十日，不爲無情，莫對新人，忘卻昔日。」不覺淚下。日休也不覺流涕。

將行，那狐狸又銜住衣道：「這事你要與我隱瞞，恐他人知得害我。」日休便帶了這三束草下山，又將剩下芝麻亂撒，以亂其跡。

回時，暗對梅軒道：「虧你！絕了這鬼。」

梅軒道：「曾去尋麼？」

道：「尋去，是在山上。想芝麻少，半路就完了，尋不去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只要你識得破，不着它道兒罷了，定要尋它出來做什？」

當晚，日休又做東道請韋梅軒，道：「不虧你，幾乎斷送性命，又且把一個主人女子名來污衊。還只求你替我隱瞞，莫使主人知道，說我輕薄。」

到次日，依了狐狸。將一束草來剉碎，煎湯服了。不三日，精神強壯，意氣清明，臉上黃氣也脫去了。

意氣□(昂)軒色相妍，少年風度又嫣然。

一朝遂得沉痾脫，奇遇□□□□□(山中雲雨仙)。

季東池道：「我說自病自醫，你看我說過，想□□□□(你會排遣)，一、兩日便好了。」

此時收米將完，正待起身，值□□□□(舅子來)道：「下邊米得價，帶去盡行賣完。如今目下收完的，我先帶去。身邊還有銀百餘兩，你再收趕來。」也是姻緣，竟把他又留在漢陽。

日休見第一束草有效，便暗暗將第二束草撇在店家屋上試她。

果是有些古怪，到得三日，那文姬覺得遍身作癢，不住的把手去搔，越搔越癢，身上皮肉都抓傷。次日，忽然搔處都變成瘡。初時累累然是些紅瘰兒，到後都起了膿頭兒。家中先時說是疥瘡，後來道是膿窠瘡，都不在意。不期那膿頭一破，遍身沒一點兒不流膿淌血，況且腥穢難聞。一牀蓆上都是膿血的痕，一牀被上都是膿血的跡。這番熊漢江夫妻着急，蔣日休卻暗暗稱奇。

先尋一個草頭郎中，道：「這不過流膿瘡，我這裏有絕妙沁藥，沁上去，一個個膿幹血止，三日就褪下瘡魘，依然如故。」與了他幾分銀子去。不驗，又換一個，道：「這血風瘡，該用敷藥去敷。」遍身都是敷藥，並無一些見效。這番又尋一個郎中，他道是大方家，道：「凡瘡毒皆因血脈不和。先裏邊活了血，外面自然好。若只攻外，而反把毒氣逼入裏邊，雖一時好得，還要後發。還該裏外夾攻，一邊喫官料藥和血養血，一邊用草藥洗，洗後去敷，這才得好。」卻又無干。一連換了幾個郎中，用了許多錢鈔，哪裏得好？一個花枝女子，頭面何等標緻，身體何等香軟，如今卻是個沒皮果子，宛轉在膿血之中。莫說到她身邊，只到她房門口，這陣穢污之氣已當不得了。

熊漢江生意也沒心做，只是嘆氣。她的母親也只說她前生不知造什業，今在這裏受罪。

文姬也懨懨一息的道：「母親，這原是我前生冤業，料也不得好了。但只是早死一日，也使我少受苦一日。如今妳看我身上，一件衣服都是膿血漿的一般，觸着便疼，好不痛楚。母親可對爹爹說，不如把我丟入江水中，倒也乾淨，也只得一時苦。」

母親道：「妳且捱去，我們怎下得這手？」

那蔣日休道：「這兩束草直憑靈驗。如今想該用第三束草了。」

來問熊漢江道：「令愛貴恙好了麼？」

熊漢江道：「正是不死不活，在這裏淘氣，醫□□(生也)沒個醫得，只自聽天罷了。」

蔣日休想道：「他也厭煩，要他的(女兒)做老婆，料必肯了。」

此時季東池、韋梅軒將行，日休來見他道：「我一向在江湖上走，學得兩個海上仙方，專治世間奇難疾病。如今熊漢江令愛的病我醫得，只是醫好了要與我作妻室。」

季東池道：「這一定肯。若活得，原也是個拾得的一般。只是他不信你會醫。你曉得她是什麼瘡？什麼病？」

蔣日休道：「藥不執方，病無定症。我只要包醫一個光光鮮鮮女子還他便了。」

東池道：「難說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或者有之。他前日會得醫自，必然如今醫得她。我們且替你說說看。」

兩個便向店主道：「熊漢江，適才蔣日休說他醫得令愛，只是醫好了就要與他作阿正，這使得麼？」

熊漢江道：「有什麼使不得？只怕也是枉然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他說包醫。」

熊漢江道：「這等我就將小女交與他，好時再賠嫁送便是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待我們與他計議。」

那蔣日休正在那裏等好消息，只見他兩個笑來，對着蔣日休道：「恭喜！一口應承，就送來。好了再贈妝奩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這等待我租間房，着人抬去。我自日逐醫她罷了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日休，這要三思！他今日『死馬做活馬醫』，醫不好，料不要你償命。但是不好，不過賠他一口材，倒也作事爽快。若是一個死不就死，活不就活，半年三個月耽延起來，那時丟了去不是；不丟她不得，怎麼處？終不然我你做客的，撇了生意，倒在這裏服侍病人。日休，老婆不曾得，惹得個白蝨子頭上撓？故此我們見他說送與你包醫，便說再計較，都是開的後門。你要自做主意，不要後邊懊悔。」

日休見前邊靈驗，竟待著膽道：「不妨，我這是經驗良方，只須三日，可以脫體。只怕二位行期速，喫不我喜酒着。」

季東池道：「只怕我再來時，足下還在我裏做郎中不了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我就去尋房子移她出去，好歹三日見功。」兩個冷笑，復了熊漢江。

可可裏對門一間小房子出招了，他去租下。先去鋪了牀帳，放下行李，來對熊漢江道：「我一面叫轎來請令愛過去。」

熊漢江道：「苦我小女，若走得動，坐得轎。可也還有人醫。蔣客人，且到我樓上看一看。」兩個走到樓上，熊漢江夫婦先掩了個鼻子。蔣日休抬頭一看，也吃了一驚：

滿房穢氣，遍地痰涎。黃點點四體流膿；赤瀝瀝，一身血跡。柔肌何處是？滿布了蟻壘、蜂窠；肢體是癡□(般)，□□(盡成)了左癱、右瘓。卻也垂頭落頸，勢懨懨，怕扁鵲蒼公難措手。

蔣日休心裏想道：「我倒不知已這光景了，怎麼是好？叫聲一個醫不得，卻應了他們言語。」

文姬母親道：「蔣客人，扶是扶不起，不若連着席兒扛去罷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罷！借一牀被，待我裹了駝去便是。」店主婆果然把一牀布被與他，他將來裹了，背在肩上。下邊東池與梅軒也立在那廂，看他做作。只見揹着一個人下樓，燻得這些人掩鼻的，唾唾的，都走開去。他只憑着這束草，徑背了這人去。熊漢江夫妻似送喪般，哭送到門前。

病入膏肓未易攻，阿誰妙藥起疲癃？

笑看紅粉歸吾手，泣送明珠離掌中。

蔣日休駝了文姬過來。只見季東池也與韋梅軒過來。東池道：「蔣日休，賠材是實了。」

韋梅軒道：「日休，只是應得你兩日急買材，譬如出嫖錢，如今乾折。」

蔣日休道：「且醫起來看。」送了兩個去。

他把第三束草煎起湯來，把絹帕兒揩上她身上去。洗了一回，又洗一遍，這女子沉沉的憑他洗滌。卻可煞作怪！這一洗，早已膿血都不出了。

紅顏無死法，寸草著奇功。

蔣日休喜得不要，道：「有此效驗！」他父母來望，見膿血少了，倒暗暗稱奇。

到第二日，略可聲音，可以着得手。他又煎些湯，輕輕的扶她在浴盆裏，先把湯淋了一會，然後與她細洗。只見原先因膿血完，瘡靨乾燥，這番得湯一潤，都趫起靨來。蔣日休又與她拭淨了，換了潔淨被褥，等她歇宿。一夜，瘡靨落上一牀似雪般。果然身體瑩然，似脫換一個，仍舊是一花枝樣女子：

雲開疑月朗，雨過覺花新。

試向昭陽問，應稱第一人。

真是隻得三日，表病都去。只是身體因瘡累，覺神氣不足。她父母見了，都道蔣日休是個神仙。因日休不便伏侍，要接女子回去。

女子卻有氣沒力的說道：「這番接我出來，爹孃也無惡念。只怎生病時在他家，一□□□□□(好就去？且已)許爲夫婦。我當在此，以報他恩。」

倒是蔣日休道：「既是姐姐不背前言，不妨暫回。待我回家與父說知行聘，然後與姐姐畢姻。」文姬因他說，回到家中。

這漢陽縣人聽得蔣日休醫好了熊漢江女兒，都來問他乞方、求藥，每日盈門。有什與他？只得推原得奇藥，今已用盡。那不信的還纏個不了。

他自別了熊漢江，發米起身。一路到家。拜見父母，就說起親事。

蔣譽夫婦嫌遠，蔣日休道：「是奇緣，決要娶她。」

這邊熊漢江因無子，不肯將女遠嫁，文姬道：「我當日雖未曾與他同宿，但我既爲他背，又爲他撫摸、洗濯，豈有更辱身他人之理？況且背約不信，不肯適人。」

恰好蔣日休已央舅子柳長茂來爲媒行聘，季韋兩人復來，道盟不可背。

熊漢江依言允諾，文姬竟歸了蔣日休。

自此日休後來武昌、漢陽間，成一富戶。文姬亦與偕老，生二子，俱入國學。

人都稱他奇偶，虧大別狐之聯合。我又道：「若非早覺，未免不死狐手，猶是好色之戒。」

# 第二十一回 夫妻還假合 朋友卻真緣

舉世趨柔媚，憑誰問丈夫？

狐顏同妾婦，蝟骨似侏儒。

巾幗滿縫掖，簪笄盈道塗。

莫嗟人異化，宇內盡模糊！

我常道，人若能持正性，冠笄中有丈夫；人若還無貞志，衣冠中多女子。故如今世上有一種孌童，修眉曼臉，媚骨柔腸，與女爭寵，這便是少年中女子；有一種佞人，和言婉氣，順旨承歡，渾身雌骨，這便是男子中婦人；又有一種蹐躬踽步，趨羶附炎，滿腔媚想，這便是衿紳中妾媵。何消得裂去衣冠，換作簪襖！何消得脫卻鬚眉，塗上脂粉！世上半已是陰類，但舉世習爲妖婬，天必定爲他一個端兆。

嘗記宋時宣和間，奸相蔡京、王黼、童貫、高俅等專權竊勢，人爭趨承。所以當時上天示象：汴京一個女子，年紀四十多歲，忽然兩頤癢，一撓，撓出一部須來。數日之間，長有數寸。奏聞，聖旨着爲女道士，女質襲着男形的徵驗。又有一個賣青果男子，忽然肚大似懷孕般，後邊就坐蓐，生一小兒，此乃是男人做了女事的先兆。我朝自這幹閹奴王振、汪直、劉謹與馮保，不雄不雌的在那邊亂政。因有這小人磕頭掇腳，搽脂畫粉，去奉承着他。古人道的：

舉朝皆妾婦也，上天以災異示人：

此隆慶年間，有李良雨一事。這李良雨，是個陝西西安府鎮安縣樂善村住民。自己二十二歲，有個同胞兄弟李良雲，年二十歲。兩個早喪了父母。良雲生得身材魁偉，志氣軒昂；良雨生得媚臉明眸，性格和雅，娶一本村韓威的女兒小大姐爲妻。兩個夫婦呵：

男子風流女少年，姻緣天付共嫣然，

連枝菡萏雙雙麗，交頸鴛鴦兩兩妍。

這小大姐是個風華女子，李良雨也是個俊逸郎君，且是和睦。做親一年，生下一個女兒，叫名喜姑，□□(才得)五個月，出了一身的疹子，沒了。他兄弟兩個原靠田莊爲活。

忽一日，李良雨對弟道：「我想我與你，終日弄這些泥塊頭，納糧當差，怕水怕旱，也不得財主。我的意思，不若你在家中耕種，我向附近做些生意。倘賺得些，可與你完親。」

良雲道：「哥，你我向來只做田莊，不曉得生理，怕不會做。」

李良雨道：「本村有個呂達，他年紀只與我相當，倒也是個老江湖。我合着他，與他同去。」

李良雲道：「不是那呂不揀麼？他終年做生意，討不上一個妻子。哪見他會賺錢？況且過活得罷了，怎丟着青年嫂嫂，在外邊闖？」

韓氏便道：「田莊雖沒什大長養，卻是忙了三季，也有一季快活，夫妻兄弟聚做一塊兒。那做客餐風宿水，孤孤單單，誰來照顧你？還只在家。」

那李良雨主意定了，與這呂達合了夥，定要出去，在鄰縣郃陽縣生理。收拾了個把銀子本錢。韓氏再三留他不住，臨別時再三囑咐道，自己孤單，叫他早早回家。良雨滿口應承，兩兩分別。

客路暮煙低，香閨春草齊。

從今明日夜，兩地共悽悽。

韓氏送出了門。良雲恰送了三、五里遠，自回家與嫂嫂耕種過活。

這邊李良雨與呂達兩個，一路里戴月披星，來至郃陽，尋了一個主人閔子捷店中安下。

這李良雨雖是一個農家出身，人兒生得標緻，又好假風月。這呂達在道路，常只因好嫖花鬨，所以不做家。

兩個落店得一兩日，李良雨道：「哪裏有什好看處？我們同去看一看。」

此時呂達在郃陽，原有一箇舊相與妓者欒寶兒，心裏正要去望她。道：「這廂有幾個妓者，我和兄去看一看何如？」

李良雨道：「我們本錢少，經什嫖？」

呂達道：「嫖不嫖由我？我不肯倒身，她怎麼要我嫖得？」兩個笑了，便去闖寡門。一連闖了幾家，爲因生人，推道有人接在外邊的；或是有客的；或是幾個「鍋邊秀」，在那廂應名的。

落後到欒家，恰值欒寶兒送客，在門首見了呂達，道：「我在這裏想你，你來了麼？」兩邊坐下，問了李良雨姓，吃了一杯茶。

呂達與這欒寶兒兩個說說笑笑，打一拳，罵一句，便纏住，不就肯走起身。李良雨也插插趣兒，鬼混半晌。

呂達怕李良雨說他一到便嫖，假起身道：「我改日來望罷！」

那欒寶道：「我正待作東，與你接風。」

呂達道：「怎麼要姐姐接風？我作東，就請我李朋友。」

李良雨叫聲：「不好叨擾」，要起身。

呂達道：「李兄，你去，便不溜亮了。」欒寶兒一面邀入房裏。

裏面叫道：「請心官來！」是她妹子欒心兒。出來相見，人材不下欒寶兒，卻又風流活動：

冶態流雲舞雪，欲語鸚聲鸝舌。

能牽浪子肝腸，慣倒郭家金穴。

便坐在李良雨身邊，溫溫存存，只顧來招惹良雨。半酣，良雨假起身。

呂達道：「寶哥特尋心哥來陪你，怎捨得去？」

良雨道：「下處無人。」

呂達道：「這是主人干係，何妨？」兩個都歇在欒家。

次日，就是李良雨回作東。一纏便也纏上兩、三日。

不期李良雨周身發起寒熱來，小肚下連着腿，起上似饅頭兩個大毒。呂達知是便毒了。道：「這兩個一齊生，出膿、出血怎好？連喫上些清涼敗毒的藥，遏得住。」

不上半月，只見遍身發瘰，起上一身廣瘡。客店衆人知覺，也就安不得身，租房在別處居住。只有呂達道：「我是生過的，不妨。」日逐服事他。

李良雨急於要好，聽了一個郎中，用了些輕粉等藥，可也得一時光鮮。誰得他遏得早，毒畢竟要攻出來。作了蛀梗，便一節節見爛將下去，好不奇疼。

呂達道：「這是我不該留兄在娼家，致有此禍。」

李良雨道：「我原自要去，與兄何干？」並沒個怨他的意思。

那呂達盡心看他。將及月餘，李良雨的本錢用去好些。呂達爲他不去生意，賠喫賠用。見他直爛到根邊，呂達道：「李大哥，如今我與你在這邊，本錢都快弄沒了。這也不打緊，還可再掙。只是這本錢沒了，將什麼賠令正？況且把你一個風月人幹鱉殺了！」李良雨在病中竟發一笑。

不上幾日，不惟蛀梗，連陰囊都蛀下。先時李良雨嘴邊髭鬚雖不多，也有半寸多長，如今一齊都落下了。

呂達道：「李大哥，如今好了，絕標緻一個好內官了。」

那根頭還爛不住，直爛下去。這日一疼，疼了個小死，竟昏暈了去。只見恍惚之中，見兩個青衣人一把扯了就走。一路來惟有愁雲黯黯，冷霧悽悽。行了好些路，到一所宮殿。一個吏員打扮的走過來，見了道：「這是李氏麼？這也是無錢當枉法，錯了這宗公案。」須臾殿門大開：

當殿珠簾隱隱，四邊銀燭煌煌。香菸繚繞錦衣旁，珮玉聲傳清響。武士光生金甲，仙官風曳朱裳。巍巍官殿接穹蒼，尊與帝王相抗。

良雨偷眼一看，階上立的都是馬面牛頭，下邊縛着許多官、民、士、女，逐個個都唱名過去。

到他，先是兩個青衣人過去道：「李良雨追到。」

殿上道：「李良雨，查你前生合在鎮安縣李家爲女，怎敢賄囑我吏書，將女改男？」

李良雨知是陰司，便回道：「爺爺，這地方是一個錢帶不來的所在，吏書沒人敢收，小人並沒得與。」

一會，殿令傳旨：「李良雨仍爲女身，與呂達爲妻；承行書吏，免其追贓，准以『錯誤公事』擬罪；李氏發回。」

廿載奇男子，俄驚作女流。

客窗閒自省，兩頰滿嬌羞。

就是兩個人將他領了，走有幾里，見一大池，將他一推，霍然驚覺，開眼，呂達立在他身邊。

見了道：「李大哥，怎一疼竟暈了去？叫我耽了一把干係。同你出來，好同你回去纔是。」忙把湯水與他。那李良雨暗自去摸自己的，宛然已是一個女身，倒自覺得滿面羞慚。喜得人已成女，這些病痛都沒了。

當時呂達常來替他敷藥，這時，他道好了，再不與他看。將息半月，臉上黃氣都去，髭鬚都沒，脣紅齒白，竟是個好女子一般。

那呂達來看，道：「如今下面怎麼了？」

李良雨道：「平的。」

呂達道：「這等是個太監模樣麼？」出他不意，伸手一摸，李良雨忙把手去掩了。

呂達想道：「終不然一爛，怎麼爛做個女人不成？果有此事，倒是天付姻緣，只恐斷沒這理！」

這夜，道天色冷，竟鑽入被中，那李良雨死命不肯，緊緊抱住了被。

呂達道：「李大哥，你一個病，我也盡心伏事，怎這等天冷，共一共被兒都不肯？」定要鑽來。

那李良雨也不知怎麼，人是女人，氣力也是女人，竟沒了，被他捱在身邊。李良雨只得揹着他睡。他又摸手摸腳去撩他，撩得李良雨緊緊把手掩住胯下，直睡到貼牀去。呂達笑了道：「李大哥，你便是十四五歲小官，也不消做這腔。」偏把身子逼去，逼得一夜不敢睡。呂達自酣酣的睡了一覺。

心裏想：「是了，若不變做女人，怎怕我得緊？我只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。」倒停了兩日，不去擾他。

這日打了些酒，買了兩樣菜，爲他起病。兩個對吃了幾盅，只見李良雨酒力不勝。早已：

新紅兩頰起朝霞，豔殺盈盈露裏花。

一點殘燈相照處，分明美玉倚蒹葭。

更在酒兒後燈兒下，越看越俊俏。

呂達想道：「我聞得初婚人作大嫩，似此這樣一個男人，也饒他不過。我如今不管他是男、是女，捉一個醉魚罷。」苦苦裏掗他□□(喫酒)，李良雨早已沉醉要睡。

呂達等他先睡了，竟捱□□(進被)裏。此時李良雨在醉中不覺，那呂達輕輕將手□□(去摸)，果是一個女人，呂達滿心歡喜，一個翻身竟跳□□(上身)。

這一驚，李良雨早已驚醒，道：「呂兄不要羅唣！」

呂達道：「李大哥，你的光景，我已知道，到後就是你做了□□(婦人)，與我相處了三四個月，也寫不清。況我正無妻(室)，□□(你可)與我結成夫婦，你也不要推辭。」

李良雨兩手狠□□(命推)住，要掀他下來時，原少氣力，又加酒後，他身子□□(如泰)山般壓下來，如何掀得？急了，只把手掩。

那呂達□□(緊緊)壓住，乘了酒力，□□□□□(把玉莖亂攻)。

李良雨急了，道：「呂大哥，我與你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，今日雖然□□(轉了)女身，怎我羞答答做這樣事？」

呂達道：「你十五□□(六歲)時，不曾與人做事來？左右一般。如今我興已動，□□(料也)歇不得手。」

李良雨道：「就是你要與我做夫妻，須□□□(待拜了)花燭。怎這造次！」

呂達道：「先後總是一般。」猛力□□(將他)手扯開，□□□(只一挺)。

李良雨把身子一縮，叫一聲：「罷□(了)！」

那呂達已喜孜孜道：「果然就是一個黃花閨女！事□□(已得)手了，我也不要輕狂，替你溫存做。」

混了一會，那李良雨酒都做了滿身汗，醒了，道：「呂大哥，這事實非□□□(我不願)，我在那日暈去時，到陰司裏，被閻王改作女身，□□(也曾)道該與你爲夫婦，只嫌你太急率些。」

呂達道：「奶□□(奶，見)佛不拜，妳不笑我是個呆人麼？我今日且與嫂嫂報仇。」

自此之後，兩個便做了人前的夥計，暗裏夫妻。呂達是久不見女人的男子，良雨是做過男子的女人，兩下你貪我愛；燈前對酌，被底相勾，銀燭笑吹，□□(羅衫)偷解，好不快樂！

杯傳合巹燈初上，被擁連枝酒半酣。

喜是相逢正相好，猛將風月擔兒擔。

呂達道：「李大哥，我與妳既成夫婦，帶來本錢用去大半，如今沒得生意，不如且回，待我設處些銀兩再來□□(經紀)。」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李良雨道：「我也欲回家)，只是我當初出來，思量個發跡，誰知一病，本錢都弄沒了，連累你不曾做得生意。況且青頭白臉一個俊生走出來，如今做了個婦人，把什嘴臉去見人？況且你我身邊還剩有幾兩銀子，不若還在外生理。」

呂達道：「我看如今老龍陽，剃眉、絞臉要做個女人，也不能夠；再看如今，呵卵泡捧粗腿的，(哪)一個不是『婦人』？笑得你？只是妳做了個女人，路上經商須不便走。妳不肯回去，可就在這邊開一個酒店兒罷。」

李良雨道：「便是這地方，也知我是個男人。倏然女扮，豈不可笑！還再到別縣去。」

兩個就離了郃陽，又到鄠縣。路上，李良雨就不帶網子了，梳了一個直把頭；腳下換了蒲鞋；不穿道袍，布裙短衫，不男不女打扮。

一到縣南，便租了一間房子，開了一爿酒飯店。呂達將出銀子來，做件女衫，買個包頭，與些脂粉。呂達道：「男是男扮，女是女扮。」相幫她梳個三綹頭、掠鬢、戴包頭。替她搽粉塗脂，又買了裹腳布，要她纏腳。

綰髮成高髻，揮毫寫遠山。

永辭巾幘面，長理佩和環。

自此，在店裏包了個頭，也搽些脂粉，狠命將腳來收。個把月裏，收做半攔腳，坐在櫃身裏，倒是一個有八九分顏色的婦人。兩個都做經紀過的，都老到。

一日，正在店裏做生意，見一個醫生，背了一個草藥箱，手內拿着鐵圈，一路搖到他店裏買飯，把李良雨不轉睛的看。良雨倒認得他，是曾醫便毒過的習太醫，把頭低了。不期呂達到外邊走來，兩個竟認得。

這郎中回到郃陽去把這件事做個奇聞道：「前日在這裏叫我醫便毒的呂客人，在鄠縣開了酒飯店。那店裏立一個婦人，卻是這個生便毒的男人，這也可怪！」三三兩兩播揚開去，道呂達與李良雨都在鄠縣。

只見李良雲與嫂嫂在家，初時接一封書，道生毒抱病，後來竟沒封書信。要到呂達家問信，他是個無妻子光棍，又是沒家的。常常在家心焦，求籤問卜，已將半年。捱到秋收時候，此時收割已完，李良雲只得與嫂嫂計議，到郃陽來尋哥哥。

一路行來，已到郃陽。向店家尋問，道有個李良雨，在這裏因嫖生了便毒廣瘡。病了□□，□□□□□(蛀梗，後來與一個)姓呂的同去，近有一個郎中，曾在□□□□(鄠縣見他)。」

李良雲只得又收拾行李，往鄠縣進發。□(問)到縣南飯店，裏邊坐着一個婦人：

頭裹皁包頭，霏霏墨霧；面搽瓜兒粉，點點新霜。脂添脣豔，較多論少。啓口處香滿人前；黛染眉修，鎖恨含愁，雙蹙處翠迎人面。正是：

麗色未雲傾國，妖姿雅稱當壚。

李良雲定睛一看，道：「這好似我哥哥，卻嘴上少了髭鬚。」再復一眼，那良雨便低了頭。李良雲假做買飯，坐在店中只顧把良雨相上相下看。

正相時，呂達恰在裏面走將出來。李良雲道：「呂兄一向……。」

呂達便道：「……久違！」李良雨倒一縮，竟往裏邊走。

李良雲道：「呂兄，前與家兄同來，家兄在哪廂？」

呂達道：「適才婦人不是？他前因病蛀梗，已變作一個女身，與我結成夫婦。她因羞回故里，只得又在此開個店面。」

良雲道：「男自男，女自女，閹割了也只做得太監，並不曾有了做女人的事，這話恐難聽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那婦人出來道：「兄弟，我正是李良雨。別來將近一年，不知嫂嫂好麼？西安府都□□(有年)成，想今年收成盡好。我只因來到郃陽時，偶然去嫖，生了楊梅瘡，後因爛去陽物。又夢到陰司，道我應爲女，該與呂達爲夫婦。醒時果然是個女身，因與他成了夫婦。如今我哪有嘴臉回得？家裏遺下田畝，竟歸你用度。嫂嫂聽她改嫁。」

良雲道：「才方道因蛀梗做了個女人，真是沒把柄子的？說話又說陰司判妳該與呂兄作妻，只系搗鬼！身子變女子？怎前日出門時，有兩根鬚，聲音亮亮的，今髭鬚都沒，聲音小了？」

呂達道：「她如今是個女人，沒了陽氣，自然無須、聲小，何消說得。」

良雲道：「這事連我對面見的尚且難信，怎教嫂嫂信得？妳須回去說個明白。」良雨道：「我折了本，第一件回不得；變了女人，沒個嘴臉，第二件回不得；又與呂達成親，家裏不知，是個苟合，第三件回不得。你只回去依着我說，教嫂子嫁人，不要耽誤她。兄弟，你疑心我是假的？我十四歲沒娘，十八歲死爹，二十歲娶你嫂嫂韓氏，哪一件是假的？」良雲只是搖頭。

次日起身，□□(良雨)留他不住。呂達叫他做舅舅，贈他盤纏銀兩。又□□□□□(寫一紙婚書)，教韓氏另嫁。良雲別了，竟到家中。

一到，韓氏道：「叔叔曾見哥哥來麼？」

良雲道：「哥哥不見，見個姐姐。」

韓氏道：「尋不着麼？」

良雲道：「見來，認不的。」

韓氏道：「你自小兄弟，有個不認得的？」

良雲道：「如今怕嫂嫂也不肯認，也不肯信。嫂嫂，我哥說是個女人。」

韓氏道：「這叔叔又來胡說，哥是女人，討我則什？前日女兒是誰養的？」

良雲道：「正是奇怪。我在郃陽尋不着，直到鄠縣才尋着他。呂達和着一個婦人在那廂開酒飯店，問他哥哥，他道這婦人便是。」

韓氏道：「男是男，女是女，豈有個婦人是你哥哥的？」

良雲道：「我也是這般說。那婦人死口認是我哥哥。教我認，我細認，只差得眉毛如今較細了，髭鬚落下，聲小了，腳也小了，模樣只差男女，與哥不遠。道是因生楊梅瘡爛成了個女人，就與呂達做了夫婦。沒臉嘴回家，叫田產歸我用度，嫂嫂另嫁別人。」

韓氏道：「叔叔，我知道了。前次書來，說他病，如今一定病沒了，故此叔叔起這議論。不然是薄情的另娶了一房妻小，意思待丟我，設這一個局。」

良雲道：「並沒這事。」

韓氏道：「叔叔，你不知道，女人自有一個穴道，天生成的，怎爛爛得湊巧的？這其間必有緣故。還是呂達謀財害命是實，殺了你哥哥，躲在鄠縣，一時被你尋着，沒得解說，造這謊。若道是女人，莫說我當時與他做的勾當，一一都想得起。就是你，從小兒同大，怎不見來？變的這說，一發荒唐。」李良雲聽了，果然可疑。

便請韓氏父親韓威，又是兩個鄰舍：一個高陵，一個童官，把這事來說起，一齊搖頭道：「從古以來，並不曾見有個雄雞變雌的，哪裏有個男人變作女的？這大嫂講得有理，怕是個謀了財，害了命，討得一個老婆，見她容貌兒有些相像，造這一篇謊。既真是李良雨，何妨回來，卻又移窠到別縣？李老二你去，他把帶去本錢與你麼？」

李良雲道：「沒有。因將息病，用去了。只叫這廂田產歸我，嫂子嫁人。」

高陵道：「沒銀子與你，便是謀了財了。哥不來，這田產怕不是你的？嫂子要嫁也憑他，這張紙何用？老二便告，竟告他謀財殺命。同府的怕提不來？」

果然，把一個謀財殺命事，告在縣裏。縣裏竟出了一張關，差了兩個人，來到鄠縣關提。那呂達不知道，不隄防，被這兩個差人下了關。鄠縣知縣見是人命重案，又添兩個差人，將呂達拿了。

呂達對良雨道：「這事妳不去說不清。」就將店頂與人，收拾了些盤纏，就起身到鎮安縣來。

這番李良雨也不脂粉，也不三綹梳頭，仍舊男人打扮，卻與那時差不遠了。

一到，呂達隨即訴狀道：「李良雨現在，並無謀死等情。」知縣叫討保候審。

審時，李良雲道：「小的哥子李良雨，隆慶元年四月間與呂達同往郃縣生理。去久音信全無，小人去尋時，聞他在鄠縣。小人到鄠縣，只見呂達，問他要哥子，卻把一個婦人指說是小的哥子。老爺，小的哥子良雨，上冊是個壯丁，去時鄰里都見是個男子，怎把個婦人抵塞？明系謀財害命，卻把一個來歷不明婦人遮飾。」

知縣叫呂達：「你怎麼說？」

呂達道：「小人上年原與李良雲兄李良雨同往郃陽生理，到不上兩月，李良雨因嫖得患蛀梗，不期竟成了個婦人。他含羞不肯回家，因與小人做爲夫婦，在鄠縣開店。原帶去銀兩，李良雨因病自行費用，與小人無干。告小人謀命，李良雨現在。」

知縣道：「豈有一個患蛀梗就至爲女人的理？」

叫李良雨：「你是假李良雨麼？」

李良雨道：「人怎麼有假的？這是小的兄弟李良雲。小的原與呂達同往郃陽，因病蛀梗暈去，夢至陰司，道小人原該女身，該配呂達，醒來，成了個女人，實是真正李良雨。並沒有個呂達謀財殺命事。」

知縣道：「陰司一說，在我跟前還講這等鬼話！這謀李良雨事，連你也是知情的了。」

李良雨急了，道：「李良雲，我與你同胞兄弟，怎不認我？老爺再拘小的妻子韓氏與小的去時左鄰高陵，右鄰童官辨認就是。在郃陽有醫便毒的葛郎中，醫蛀梗的溫郎中。老爺跟前怎敢說謊。」

知縣便叫拘他妻韓氏與鄰佐。此時都在外邊看審事，一齊進來。知縣叫韓氏：「這是妳丈夫麼？」

韓氏道：「是得緊！只少幾根鬚。」

李良雨便道：「韓氏，我是嘉靖四十五年正月二十討你，十二月十一日生了女兒。我原是妳親夫，妳因生女兒生了個乳癰，右乳上有個疤。我怎不是李良雨？」

叫兩鄰，李良雨道：「老爺，這瘦長沒須的是高陵。矮老子童官，是小人老鄰舍。」兩個鄰舍叩頭道：「容貌說話果是李良雨。」

知縣又叫韓氏：」 妳去看她是男是女。」

韓氏去摸一摸，回覆道：「老爺，真是丈夫。只摸去竟是一個女人。」

知縣道：「既容貌辨驗得似，她又說來言語相對，李良雨是真，化女的事也真了。良雨既在，呂達固非殺命。良雨男而爲女，良雲之告似不爲無因。她既與呂達成親已久，仍令完聚。韓氏既已無夫，聽憑改嫁。男變爲女，這是非常災異，我還要通申兩院具題。」

因是事關題請，行文到郃陽縣，取他當日醫病醫生結狀。並查郃陽起身往鄠縣日期，經過宿店，及鄠縣開店兩鄰結狀。回來，果患蛀梗等病，在郃陽是兩個男人，離郃陽是一男一女，中間無謀殺等事。這番方具文通申府道兩院：

鎮安縣

爲災變異常事：本月準本縣民李良雲告詞。拘審間，伊兄李良雨，於上年六月中，因患楊梅瘡病，潰爛成女，與同賈呂達爲妻，已經審斷訖。竊照三德有剛柔，權宜互用；兩儀曰陰、陽，理無互行。故牝雞鳴而唐亡，男子產而宋覆。妖由人興，災雲天運。意者陰侵陽德，柔掩剛明，婦寺乘權，奸邪骩政。牝牡淆於賢路，晦味中於士心。邊庭有叛華即夷之人，朝野有背公死黨之行。遂成千古之奇聞，宜修九重之警省。事幹題請，伏乞照詳施行。

申去，兩院道果是奇變，即行具題，聖旨修省：

揮戈回日馭，修德滅妖桑。

君德鹹無玷，逢災正兆祥。

這邊縣官將來發放寧家。良雨仍與呂達作爲夫婦，後生一子。李良云爲兄弟，如今做了姊弟親眷往來。就是韓氏，沒守他的理，也嫁了一個人，與良雨作姊妹相與，兩個常想起當日雲情雨意，竟如一夢。

第二十二回 藏珠符可護 貪色檄能誅 剛直應看幽顯馴，豈令驅鱷獨稱神。

龍潛羅剎尊君德，虎去昆陽避令仁。

表折狐妖搖媚尾，劍飛帝子泣殘鱗。

憑將一點精忱念，鬼火休教弄碧燐。

吾儒斡主天地，何難役使鬼神？況妖不勝德，邪不勝正，乃理之常。

昔有一婦人，遭一鬼日逐纏擾，婦人拒絕他道：「前村羊氏女極美，何不往淫之。」

曰：「彼心甚正。」

婦人大怒道：「我心獨不正麼？」其鬼遂去不來。

此匹婦一念之堅，可以役鬼，況我衿紳之士乎？

則如唐郭元振爲秀才時，夜宿野廟，有美女鎖於小室悲泣。問之，道：「村人把她來祭賽烏將軍，恐遭啖食，故此悲哭。」頃刻，烏將軍到來。

從人道：「郭相公在裏邊。」元振出來相見，乘機斷其臂，乃是豬蹄。天明竟搜得殺之，焚其廟。

又韓文公謫潮州刺史，州有鱷魚，常在水邊，尾有鉤，能鉤人去，到深水處食之。有老嫗子被□，□□□□(喫。訴於文公)。韓文公作檄文驅之。

次日潭水盡幹，鱷魚□□□□。□(竟自入海。宋)孔道輔爲道州知州，州有野廟，要生人祭□，□□，□(聘，若不，就)烈風雨雹，擾害地方。他將死囚縛在廟中，見有□□(蛇從)神像後來，將食其人，道輔奮笏擊之，蛇逃入柱。道輔放火焚廟，燒死妖怪。

我朝林俊，按察雲南，鶴□□(慶府)。見有一寺，每年要出金塗佛的臉。若不，便有風雹傷□(損)人田地。他道妖僧惑衆，竟架柴要燒佛，約有風雹□(就)住。竟被他燒燬，那得風雹？不惟省每年糜費，還得□(向)來金子，助國之用。這都是以正役邪，邪不能勝正。□(卻)是吾儒尋常之事。

更有我朝夏忠靖公，名原吉，字維喆，湘陰人。他未中舉時，縣中有個召紫仙姑的。□(他)在桃箕，會得作詩作賦，決人生死，指人休咎，卻不似如今召仙人，投詞時換去，因而寫幾句鶻突詩答應。故此其門如市。他有個友人易信，邀他去問。去時，正是人在那邊你拜我求。桃丫上寫詩寫賦時節。夏維喆一到，桃箕寂然，一連燒了八九道符，竟沒些動靜，夏維喆一笑而去。

去後，桃箕復動，道：「夏公貴人，將來官至一品。」

衆人道：「他來時原何不寫與他。」

道：「他正人，我不可近。」這是他少年事。他來由舉人做中書，歷升戶部主事、員外郎中，再轉侍郎。永樂中，升戶部尚書，相視吳浙水利。

還有一樁奇事。話說浙江有個湖州府，府有道場、浮玉二山列在南；卞山峙於北；又有升山、莫幹環繞東西；王湖苕霅四處縈帶。山明水秀，絕好一個勝地。城外有座《慈雲寺》，樓觀雄傑，金碧輝煌。寺前有一座潮音橋，似白虹掛天，蒼龍出水，橋下有一個深潭；

紺色靜浮日，青紋微動風。

淵淵疑百尺，只此是鮫宮。

水色微綠，深不可測。中間產一件物件。

似蟹卻無腳，能開復能合。

映月成盈虧，腹中有奇物。

他官名叫做「方諸」，俗名道做蚌，是個頑然無知，塊然無情的物件。不知它在潭中，日裏潛在水底，夜間浮出水上，採取月華。內中生有一顆真珠，其大如拳，光芒四射。不知經過幾多年代，得成此寶。每當陰天，微風細雨之際，他把着一片殼浮在水面，一片殼做了風篷，趁着風勢，倏忽自西至東，恰似一點漁燈飛來飛去，映得樹林都有光。人只說這漁船劃得快，殊不知是一粒蚌珠。漸漸氣候已成，它當月夜，也就出來，卻見：

隱隱光浮紫電，瑩瑩水漾朱霞。金蛇繚繞逐波斜，飄忽流星飛灑。疑是氣衝嶽底，更如燈泛漁槎。輝煌芒映野人家，堪與月明爭射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各舟看見這光起自潭中，覆沒於潭中，來往更捷，又貼水而來，不知何物。有的道是鬼火，有的猜做水光。仔細看來，卻是個蚌，蚌殼中有一粒大珠，光都是它發出來的，爍人目光，不可逼視。彼此相傳，都曉得它是顆夜明珠，都有心思量它。湖州人慣的是沒水，但只是一來水深得緊，沒不到底；二來這蚌大得緊，一個人也拿不起，況是它口邊快如刀鋩，沾着它就要破皮出血，哪個敢去惹它？用網去打，總只奈何它不得，深只好看一看罷了。好事的就在那地方，造一莊亭子，叫「玩珠亭」。

常有許多名人題詠。只是它出入無時，偏有等了五、七日不見的。偶然就見的，做了個奇緣，但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珠中有火齊、木難、九曲、青泥各樣，這赤蚌之珠，光不只照乘，真叫做明月珠，也是件奇寶。不特人愛它，物亦愛它。

物中有蛟龍，它畏的是蠟，怕的是鐵，好喫的是燒燕，貪的是珠。故梁武帝有個傑公，曾令人身穿蠟衣，使小蛟不敢近；帶了燒燕，是它所好；又空青函，亦是它所喜，入太湖龍宮求珠。得夜光之珠，與蛇珠、□(鶴)珠石餘。蛟龍喜珠，故得聚珠。

湖州連着太湖、風渚湖、苕溪、霅溪、按畫溪、箬溪、餘石溪、前溪，是個水鄉，真個蛟龍聚會的所在，緣何容得它？故此，洪武未，革除年，或時乘水來取，水自別溪浦，平湧數尺；或乘風雨至潭，疾風暴雨，拔木揚沙，濃煙墨霧裏邊，常隱隱見或是黃龍，或是白龍，或是黑龍，掛入潭裏，半晌擾得潭裏如沸，復隨風雨去了。

一日，也是這樣烏風、猛雨、冰雹，把人家瓦打得都碎，又帶倒了好些樹木。煙雲罩盡白晝，如夜在這一方。

至第二日，人見水上浮着一個青龍爪。它爪已深入蚌中，將摘取其珠，當不過蚌殼鋒利，被它夾斷。龍負痛飛騰，所以壞了樹木，珠又不得，只得禿爪而去。卻這些龍終久要奪它的。

還有一日，已是初更，只聽得風似戰鼓一般響將來，搖得房屋都動。大膽的在窗縫中一張，只見風雨之中，半雲半霧擁着一個金甲神，後邊隨了一陣奇形異狀的勇猛將士，向東南殺來：

烏賊搴旗，鼉兵撾鼓。龜前部探頭瞭哨，鯉使者擺尾催軍。團牌滾滾，黿使君舞着奮勇衝鋒；斧鉞紛紛，蟹介士張着橫行破陣。劍舞刀鰍尾，槍攢黃鱔頭。妖鰻飛套索，怪鱷用撓鉤。

還有一陣蝦魚之類飛跳前來。這廂水中也煙霧騰騰，波濤滾滾，殺出三個女將，恰有一陣奇兵：

白蛤爲前隊，黃蜆作左衝。蟶揮利刃奏頭功，蚶奮空拳冒白刃。牡蠣粉身報主，大貝駝臂控弓。田螺滾滾犯雄鋒，簇擁着中軍老蚌。

兩邊各率族屬相殺。這邊三個女子，六口刀。那邊一個將官，一枝槍，哪當得他似柳葉般亂飛，霜花般亂滾。她三個三面殺將來，這一個左支右吾，遮擋不住，如何取勝？

妄意明珠入掌來，轟轟鼉鼓響如雷，

誰知一戰功難奏，敗北幾同垓下災。

這邊，蜆蛤之類騰身似炮石彈子般一齊打去.打得那些龜黿縮頸、鰍鱔蜿蜒，金甲神只得帶了逃去。

地方早起看附近田中禾稼，卻被風雹打壞了好些，這珠究竟不能取去。這方百姓都抱怨這些龍，道這蚌招災攬禍，卻是沒法處置它。

其時永樂元年，因浙直、嘉、湖、蘇、松常有水災，屢旨着有司浚治，都沒有功績。朝旨着夏維喆以戶部尚書，來江南督理治水。他在各處相看，條陳道：「嘉、湖、蘇、松四府其地極低，爲衆水所聚，幸有太湖，綿延五百里，杭州、宣、歙各處溪洞都歸其中，以次散注在澱山湖，又分入三泖入海。今爲港浦雍閈，聚而不散，水不入海，所以潰決，所至受害。大勢要水患息，須開浚吳淞南北兩岸，安定各浦。引導太湖之水，一路從嘉定縣劉家港出海；一路常熟縣白茅港到江。上流有太湖可以容留，下流得江海以爲歸宿，自然可以免患。」奉旨着他在浙直召募民夫開浚。夏尚書便時常巡歷四府，相度水勢，督課工程。

一日出巡到湖州，就宿在《慈感寺》中。詢問風俗，內有父老說起這橋下有蚌蛛，常因蛟龍來取，疾風暴雨，損禾壞稼。夏尚書尋思，卻也無計。

到晚，只見鐘磬寂然，一齋蕭瑟，夏尚書便脫衣就枕，卻見一個婦人走來：

發覆烏雲肌露雪，雙眉蹙翠疑愁絕。

緇衣冉冉□(逐)輕風，司空見也應傷絕。

後邊隨着一個女子，肌理瑩然，燁燁有光：

燦燦光華欲映人，瑩然鮮潔絕纖塵。

莫教按劍驚投暗，自是蛟宮最出羣。

夏尚書正待問她何人，只見那前邊婦人，愁眉慘目，斂袂長跪道：

妾名方諸。祖應月而生，曰蜆、曰蛤、曰蟶、曰蠣、曰蚶，皆其族屬，散處天下。妾則家於濟，以漫藏誨盜，有鷸生者來攫，輒搏執之。執事欲擅其利，竟兩斃焉，因深藏於□(碧)潭。昔漢武帝遊河上，藻兼因東方朔獻女侑觴，蓋子女赤光也。既復家於此，堅確自持，緘口深閉，蓋有年所。唯有一女，瑩然自隨，容色淨潔，性復圓轉，光焰四射，燁燁逼人，火齊、木難當不是過。羞於自炫，同妾韞藏避世，唯恐不深，不意近邇強鄰，恣其貪淫之性，憑其瓜牙之利，覘女姿色，強欲委禽，屢起風波，橫相恐嚇。妾女自珍，不欲作人頑弄。妾因拒之，郎猶巧爲攫奪。妾保抱雖固，恐勢不支，願得公一帖，可以懾伏強鄰，使母子得終老巖穴，母子深願！」

尚書道：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。倘其人可託終身，何必固拒？」

婦人泣曰： 「氏胎此女，原與相依，寧其沉淪，不願入人之手。」

後面女子也垂着泣道：「蛟郎貪淫，聚我輩無限，猶自網羅不已。妾寧自湛深淵，以俟象岡之求，不能暗投，遭人按劍，唯大人憐之。」

夏尚書夢中悟是蚌珠，因援筆作詩一首與之：

偷閒暫爾憩祇林，鈴鐸琳琅和苦吟。

我老欲從猿作伴，抒恍卻有蚌傾心。

九重已見敷新澤，薄海須教奉德音。

寄語妖蛟莫相攫，試看剖腹笑貪淫。

書罷付與婦人道：「以此爲妳母子護身符驗。」

婦人與女子再拜，謝道：「氏母子得此，可以無患，與人無爭矣！」

悠然而去。

夏尚書醒來，卻是一夢，但見明日在窗，竹影動搖，一燈欲燼，四壁悄然。自笑道：「蠢然之物，也曉我夏尚書。倘從此妖邪不敢爲禍，使此地永無風雨之驚，乃是地方一幸。」想得蛟龍畏鐵，把鐵牌寫了些詩，投在橋下潭中。自此地方可少寧息。不知幾次來爭的，不是個龍神，卻是一條前溪裏久修煉的大蛟。它也能噓氣成雲，吸氣成雨，得水一飛可數里。又能變成幻相，累次要取蚌珠。來爭不得，後邊又聽得蚌珠在夏尚書那廂求有一詩道「妖蛟莫相攫」。「夏公正人，我若仍舊興雲吐雨，擾害那方，畢竟得罪。若就不去，反爲老蚌所笑。它去賺得夏公詩，我亦可去賺得夏公詩，若有了夏公的手跡，這蚌珠不動干戈，入我手中了。」

此時夏尚書巡歷各府，自蘇州到松江，要□□(相度)禹王治水時，三江入海故道。這夜宿在郵亭裏邊，聽得臥房外，簌簌似有人行的一般。

只見有一個魚頭的介士稟道：「前溪溪神見。」夏尚書着了冠帶出來相見。只見這神人：

烈焰周身噴火光，魚鱗金甲耀寒芒。

豹頭環眼多英猛，電舌雷聲意氣強。

他走向前一躬道：「某，溪神也。族類繁多，各長川瀆。某侍罪前溪，曾禮聘鄰女。不意此女奸詭異常，向尚書朦朧乞一手札。即欲親迎，藉此相拒，乞賜改判，以遂宿心。」

夏尚書道：「所聘非湖州《慈感寺》畔女人乎？她既不願，則不得強矣！豈可身爲明神，貪色強求？」

金甲神道：「聘娶姬侍，不特予一人爲然。予於此女，誓必得之！如尚書固執，不唯此女不保，還恐禍及池魚。尚書不聞錢塘君怒乎？神堯之時，一怒而九年洪水。涇水之戰，一怒而壞稼八百里，大陸成池，滄田作海。只恐尚書，黨異類而貽百姓之憂耳。」

他意在恐嚇。只見尚書張目道：「聖明在上，□□□(百神奉)令，爾何物妖神，敢爾無狀！昔澹臺滅明，斬蛟漢水；趙昱誅蛟於嘉陵；周處殺蛟於橋下，其難脯爾乎？吾且止爾湖州荼毒之罪，當行天誅，以靖地方，以培此女。還不速退！」大叱。妖神憤憤而去。

夏尚書倏忽驚醒道：「適來是個龍神，它若必欲蚌珠，畢竟復爲地方之擾，不得不除。」遂草檄道：

張官置吏，職有別於崇卑；抑暴懲貪，理無分於顯晦。故顯於國紀，即陰犯天刑，勢所必誅，人宜共殛。唯茲狡虺，敢肆貪婪。革面不思革心，黷貨兼之黷武。興風雷於瞬息，豈必暴姬公之誣；毒禾稼於須臾，自爾冒涇河之罰。霅苕飲其腥穢，黎庶畏其爪牙。鹹思豫且網羅，共憶劉累馴狎。唯神東洋作鎮，奉職恭王，見無禮者必誅，宜作鷹鸇逐兔。倘有犯者不赦，毋令鯨鯢漏誅。一清毒穢，庶溥王仁，佇看風霆，以將威武。右檄東海龍神。准此！

□□(寫畢)，差一員聽事官打點一副豬羊，在海口祭獻，把這檄焚在海邊。是夜，也不知是海神有靈，也不知是上天降鑑。先是海口的人聽得波濤奮擊，如軍馬驟馳，風雷震盪，似戰鼓大起，倏忽而去。前溪地方住的但聽：

霹靂交加，風雨並驟。響琅琅雷馳鐵馬，聲吼吼風振鼓鼙。揚沙拔木，如興睢水之師；振瓦轟雷，似合昆陽之戰。怒戰九天之上，難逃九地之蹤。銛牙到此失雄鋒，利爪也疑輸銳氣。正是：

殘鱗逐雨飛，玄血隨風灑。

貪淫幹天誅，竟殪轟雷下。

風雷之聲，自遠而近。溪中波濤上射，雲霧上騰，似有戰伐之聲。一會兒，霹靂一聲，衆聲都息，其風雨向海口而去。

這些村民道：「這一個霹靂，不知打了些什麼？」到得早間，只聽得人沸反道：「好一條大蛇！」又道：「好一條大龍！」又道：「是昨夜天雷打死的。」

蜿蜒三十丈，覆壓二、三畝。鱗搖奇色，熠耀與日色爭光；爪□□(挺剛)鉤，□(犀)科與戈鋒競銳。雙角崢嶸而臥水，一身伏蹇而橫波。空思銳氣噓雲，只見橫屍壓浪。

仔細看來，有角有爪，其色青，其形龍，實是一條大蛟。

衆人道：「這蛟不知有什罪過？被天打死。」有些道：「每年四、五月間，它在這裏發水，淹壞田禾，都是它罪過。今日天開眼，爲民除害。」不知它也只貪這蚌珠，以致喪身，死在夏公一檄。

裏遞申報縣官，縣官轉申，也申到夏尚書處。夏尚書查它死之一日，正夏尚書發檄之夜。尚書深喜海神效命，不日誅殛妖蛟。這妖蛟，它氣候便將成龍，只該靜守，怎貪這蚌珠，累行爭奪，竟招殺身之禍。嘆息道：「今之做官的，貪贓不已，干犯天誅的，這就是個樣子！」又喜蚌珠可以無患，湖民可以不驚，自己精忱，可以感格鬼神。

後來因爲治水，又到湖州。恍惚之中，又見前婦人攜前女子，還有一個小女子，向公斂衽再拜道： 「前得公手札，已自縮強鄰之舌。後猶呶呶不已，公投檄海神，海神率其族屬大戰前溪，震澤君後行助陣。妖蛟無援勢孤，竟死雷斧之下。借一儆百，他人斷不復垂涎矣！但我母子得公鋤強助弱，免至相離，無以爲報，茲有幼女郎如，光豔圓潔，雖不及瑩然，然亦稀世之珍，願侍左右。」

夏尚書道：「妖蛟以貪喪身，我複利子次女，是我爲妖蛟之續耳，爲斷不可！」

婦人道：「妾有二女，留一自衛，留一事公。脫當日非公誅鋤，將妾軀殼亦不能自保，況二女乎？實以公得全，故女亦輸心，願佐公玩。」

公曰：「據子之言，似感我德。今必欲以女相污，是浼我、非報我了。且奪子之女不仁，以殺蛟得報不義。」卻之再三。

婦人見公意甚堅，乃與二女再拜泣謝：「公有孟嘗之德，妾不能爲隋侯之報，妾愧死矣。唯有江枯石爛，銘德不休耳！」荏苒而去。

公又嘆息：「一物之微，尤思報德。今世多昧心之人，又物類不若了。」

在浙、直三年，精心水利，果然上有所歸，下有所泄。水患盡去，田禾大登。功已將竣，朝中工部尚書鬱新又卒。聖旨召公掌部事。公馳驛回京。

此時，聖上常差校尉採房民情吏治，已將□(公)事上奏。公回，召對便殿。

聖上慰勞公，又問：「前在□□□□(湖州，能使)老蚌歸心，在吳淞檄殺妖蛟，卿精忱格於□(異)類，竟至如此。」

公頓首道：「聖上威靈，無遠不招，此諸神奉將天威，臣何力之有？」

侍臣又請此事宣付史館。公又道：「此事是真而怪，不足取信於後，不可傳。」聖上從之，賜宴賞勞。

所至浙、直諸處，皆爲立祠。後公掌部事，本年聖駕北巡順天，掌吏、禮、兵、都察院事；北征沙漠，總理九卿事；十九年諫徵北虜，囚於內官監；洪熙元年，升戶部尚書，階少保；宣德元年，力贊親征，生擒漢王。三年，聖上三賜、銀、圖書：曰：「含弘貞靜」；曰：「謙謙齋」；曰：「後天下樂」。生日，聖上爲繪壽星圖。

# 第二十三回 猴冠欺御史 皮相顯真人

藏奸笑沐猴，預兆炫陳侯。

巧泄先天祕，潛行掩日謀。

鏡懸妖已露，雷動魄應愁。

何似安泉石，遨遊溪水頭。

嘗讀《晉書》張茂先事：冀北有狐，已千歲。知茂先博物，要去難他，道他耳聞千載之事，不若他目擊千年之事。

路過燕昭王墓，墓前華表，也是千年之物，也成了妖。與它相辭，要往洛陽見張茂先。

華表道：「張公博物，恐誤老表。」這狐不聽。

卻到洛陽，化一書生，與張公談千載之下歷歷如見；千載之上含糊未明。張公疑它是妖物，與道士雷煥計議，道：「千年妖物，唯千年之木可焚而照之」。

張茂先道：「這等，只有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有千年。」因着往取之。

華表忽然流涕道：「老狐不聽吾言，果誤我！」伐來照他，現身是一老狐，身死。

又孫吳時，武康一人入山伐木，得一大龜，帶回要獻與吳王。宿於桑林，夜聞桑樹與龜對語道：「元緒，元緒！乃罹此禍。」

龜道：「縱盡南山之薪，其如我何？」

桑樹道：「諸葛君博物，恐不能免。」進獻，命烹之，不死。

問諸葛恪。諸葛恪道：「當以桑樹煮之，即死。」獻龜的因道夜間桑樹對語之事。吳王便伐那桑烹煮，龜即潰爛。我想這狐若不思逞材，猶可苟活；這龜不恃世之不能烹它，也可曳尾塗中，只因兩個有挾而逞，遂致殺身。

我朝也有個猢猻，它生在鳳陽府壽州八公山。此地峯巒層疊，林木深邃，飢餐木實，渴飲溪流，或時地上閒行，或時枝頭長嘯。這件物兒雖小，恰也見過幾朝開創，幾代淪亡：

金陵王氣鞏南唐，又見降書入洛陽。

壘蟻紛爭金氏覆，海鷗飄泊宋朝亡。

是非喜見山林隔，奔逐悲看世路忙。

一枕泉聲遠塵俗，迥然別自有天壤。

自唐末至元，已七百餘年，它氣候已成，變化都會。常變作美麗村姑，哄誘這些樵採俗子，採取元陽。這人一與交接，也便至懨懨成疾，若再加一癡想，必至喪亡。它又道這些都是濁人，雖得元陽，未證仙界，待欲化形入鳳陽城市來。恰遇着一個小官，騎着一匹馬，帶着兩個安童，到一村莊下馬。生得丰神俊逸，意氣激昂，年紀不過十六七歲。

脣碎海底珊瑚，骨琢昆巖美玉。

臉飛天末初霞，鬢染巫山新綠。

卻是浙東路達魯花赤阿里不花兒子阿里帖木兒，他來自己莊上催租。這猴見了，道：「姻緣，事非偶然。我待城中尋個佳偶。」他卻走將來湊。

當日阿里帖木兒在莊前後閒步。這猴便化個美女，幌他一幌。

乍露可餐秀色，俄呈炫目嬌容。

花徑半遮羞面，苔階淺印鞋蹤。

玉筍纖纖，或時拈着花兒嗅；金蓮緩緩，或時趁着草兒步。或若微吟，或若遠想，遮遮掩掩，隱隱見見。那帖木兒遠了怕看不親切，近了又怕驚走了她，也這等鳧行鶴步，在那廂張望。見他漸(近)也不避，欲待向前，卻被荊棘鉤住了衣服。那女子已去，回來悒怏，睡也睡不着。

次日，打發家僮往各處催租。自□□□□□□(己又在莊前後)搖擺。那女子又似伺候的，又在那廂，□□□□□□(兩個斜着眼兒)瞧，側着眼兒望，也有時看了低頭笑，及至□□□□(將攏身說)句話兒，那女子翩然去了。似此兩日，兩下情意□(兒)都熟了。

這日，帖木兒乘着她彎着腰兒，把纖手彈鞋上污的塵，不知道他到，帖木兒悄悄凹在她背後，叫一聲「美人！」

那女子急立起時，帖木兒早已膩着臉逼在身邊了。此時要走也走不得。

帖木兒道：「美人高姓？住在何處？爲何每日在此？」

那美人低着頭，把衫袖兒銜在嘴邊，只叫「讓路」。

問了幾次，道：「我是侯氏之女，去此不遠，因採花至此。」

帖木兒道：「小生浙東達魯花赤之子，尚未有親。因催租至此，可雲奇遇。」

這女子道：「閃開！我出來久，家中要尋。」

帖木兒四顧無人，如何肯放？道：「姐姐若還未聘，小生不妨作東牀。似小生家門、年貌，卻也相當，強似落庸夫俗子之手。」

女子聽了，不覺長嘆道：「妾門戶衰微，又處山林，常有失身之慮，然也是命，奈何！奈何！」

帖木兒道：「如姐姐見允，當與姐姐偕老。」

女子道：「輕諾寡信。君高門，煞時相就，後還棄置。」

帖木兒便向天發誓道：「僕有負心，神明誅殛。」□□(一把)摟住了，要在花陰處玩耍。

女子道：「不可，雖系□□(荒村)，恐爲人見不雅。如君不棄，君莊中，兒幼時往來最熟，夜當脫身來就。」

帖木兒道：「姐姐女流，恐膽怯不能夜行，怕是誆言。」

女子道：「君不負心，妾豈負言？幸有微月，可以照我。」帖木兒猶自依依不釋。女子再三訂約而去。

帖木兒回來，把催租爲名，將兩個安童盡打發在租戶人家歇宿，自己託言玩月，佇立莊門之外。也聽盡了些風聲、樹聲，看盡了些月影、花影，遠遠望見一個穿白的人，迤迤邐邐來。煙裏邊的容顏，風吹着的衣裾，好不豐豔飄逸！怪是狗趕着叫，帖木兒趕上去，抉幾塊石片打得開，道：「驚了我姐姐。」忙開了門，兩個攜手進房。這女子做煞嬌羞，也當不得帖木兒欲心如火：

笑解翡翠裳，輕揭芙蓉被。緩緩貼紅腮，款款交雙臂。風驚柳腰軟，雪壓花稍細。急雨不勝支，點點輕紅瀉。

兩個推推就就，頑勾多時。到五鼓，帖木兒悄悄開門相送，約她晚來。

似此數日，帖木兒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在莊上只想着被窩)裏歡娛夜間光景，每日也只等個晚，哪裏有心去催租？反巴不得租收不完，越好耽延。不期帖木兒母親記念，不時來接。這兩個安童倒當心，把租催完。捱了兩日不起身，將次捱不去了。

晚間女子來，爲要相別，意興極鼓舞，恩情極綢密，卻不免有一段低迴不快光景。女子知道了，道：「郎君莫不要回，難於別離，有些不怡麼？」

帖木兒道：「正是。我此行必定對母親說，來聘妳。但只冰水往復，便已數月。我妳朝夕相依，恩情頗熱，叫我此去，寂寞何堪？」

那女子道：「郎君莫驚訝，我今日與郎暫離，不得不說，我非俗流，乃篷萊仙女，與君有宿緣，故來相就。我仙家出有入無，何處不到？郎但回去，妾自來陪郎。」

帖木兒道：「我肉眼凡胎，不識仙子。若得仙子垂憐，我在家中掃室相待。只是不可失約。」

兩個別了，帖木兒自收拾回家。見了母親，自去收拾書房，焚了香，等俟仙子。

卻也還在似信不信邊。正對燈兒，把手支着腮在那廂想，只見背後蔌蔌有似人腳步。回頭時，那女子已搭着他肩，立在背後。帖木兒又驚又喜道：「真是仙子了。我小生真是天幸！」夜去明來。將次半月。

帖木兒要對母親說聘她，她道：「似此與你同宿，又何必聘？」帖木兒也就罷了。

奈是帖木兒是一個豐膩、極伶俐的人，是這半個月，卻也肌骨憔悴，神情恍惚，漸不是當時。

這日母親叫過伏侍的兩個「梅香」：一個遠岫、一個秋濤道：「連日小相公怎麼憔瘦了？莫不你們與他有些苟且？」

遠岫道：「我們是早晚不離奶奶身伴的。或者是這兩個安童：冶奴、逸奴。」

那老夫人便叫這兩安童道：「相公近來有些身體疲倦，敢是你兩個引他有些不明白勾當麼？」

冶奴道：「相公自回家來，就不要我們在書房中歇宿，奶奶還體訪裏邊人麼？」兩邊都沒個形跡罷了。

這晚，遠岫與秋濤道：「他怎道奶奶體訪裏邊人，終不然是咱兩個？我們去瞧這狗才，拿他奸！」

秋濤道：「有心不在忙。相公與他的勾當，定在夜麼？」遠岫不聽，先去了，不期安童也在那邊緝探，先在書房裏。見遠岫來，道：「小淫婦兒！妳來做什的？」

遠岫道：「來瞧你。你這小沒廉恥！你道外邊歇，怎在這廂？」兩個一句不成頭，打將起來。

驚得帖木兒也跑出房外，一頓嚷走開。

遠岫不見(一)只環，在那廂尋。秋濤後到，說：「相公房裏有燈，怎不拿來照？」闖入房中，燈下端端嚴嚴坐着一個穿白的美人。

這邊遠岫已尋着環，還在那廂你羞我，我羞你。秋濤道：「不消羞得，並不關我們事，也不關你們事，自有個人。」

把燈遞與冶奴道：「你送燈進相公房就知道了。」帖木兒哪裏容他送燈，一頓狠,都趕出來。

他自關了門進去，道：「明日對奶奶說打！」

遠岫進去，奶奶問她：「爲什在書房爭鬧？」

遠岫道：「這兩小廝誣了咱們，去拿他，兩個果在相公房裏。倒反來打我。」

奶奶道：「果是這奴才做什事麼？」

秋濤道：「不是。遠岫脫了環，我去書房中拿燈，房裏自有一個絕標緻女人，坐在燈下。」

奶奶道：「果然？」

秋濤道：「我又不眼花，親眼見的。」

奶奶道：「這也是這兩個奴才勾來的娼婦了。」

次早，帖木兒來見奶奶。奶奶道：「帖木兒，你昨房內哪裏來的唱的？」

帖木兒道：「沒有。」

秋濤道：「那穿着白背子的。」

帖木兒知道賴不得了，道：「奶奶，這也不是娼妓，是個仙女。孩兒在莊上遇的，與孩兒結成夫婦。正要稟知母親。」

奶奶道：「這一定鬼怪了。你遇了仙女，這般模樣？」

帖木兒道：「她能出有入無，委是仙女。」

奶奶道：「癡子！鬼怪也出有入無。你只教她去，我自尋一個門當戶對女子與你。」

帖木兒道：「我原與她約爲夫婦的，怎生辭得？」

奶奶道：「我斷不容！」

這帖木兒着了迷，也不肯辭她，辭時也辭不去。着小廝守住了房門，他也不消等開門，已是在房裏了。叫在房中相陪帖木兒。她已是在帳中，兩個睡了。無法驅除。奶奶心焦，要請個法官和尚。

帖木兒對女子道：「奶奶疑妳是妖怪，要行驅遣。如之奈何？」

女子笑道：「郎君勿憂，任你通天法術，料奈何不得我，任他來！」

先是一個和尚來房中唸咒。它先撮去他僧帽；尋得僧帽，木魚又不見了；尋東尋西，混了半日，只得走去。又接道士。到得，不見了劍；正坐唸經，一把劍卻在頸項裏插將下來，喜得是個鈍，道士驚走了。似此十餘日，反動街坊，沒個驅除得她。

巧遇着是劉伯溫先生，爲望天子氣，來到鳳陽。聞得，道：「我會擒妖。」他家便留了飯。問是夜去明來，伯溫叫帖木兒暫避，自在房中。帖木兒怕伯溫佔了女子，不肯。奶奶發作纔去。

伯溫就坐在他牀上，放下□□(羅帷)，將起更時，只見香風冉冉，「呀」地一聲門響，走進一個美女來：

冰肌玉骨傲寒梅，淡淡霓裳不惹埃。

坐似雪山凝瑩色，行時風送白雲來。

除卻眉發，無一處不白。她不見帖木兒在房中，竟到帳中道：「郎君，你是身體疲倦，還是打熬精神？」

不知伯溫已做準備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何方潑怪？敢在此魅人！」劈領一把揪住，按在地上，仗劍要砍下來。

這女子一驚，早復了原身，是個白猴，口叫「饒命」。

伯溫道：「你山野之精，此地有城隍社令管轄，爲何輒敢至此？」

白猴道：「金陵有真主，諸神前往護持，故得乘機到來。大人正是他佐命功臣。望大人饒命。從此只在山林修養，再不敢作怪。」

伯溫道：「你這小小妖物，不足污我劍。饒你去，只不許在此一方！」

白猴道：「即便離此。如再爲禍，天雷誅殛。」伯溫放了手。叩上幾個頭去了。

次日，伯溫對阿里不花妻道：「此妖乃一白猴。我已饒它死，再不來了。」贈與金帛不收。

後來竟應了太祖聘，果然封了功臣。

這猴逕逃往山東，又近東嶽，只得轉入北□□□(京地方)，河間中條山藏身。奈是每三年遇着張天師□□,□□(入覲，一路)除妖捉怪，畢竟又要躲到別處。它道不是了期。心生一計，要弄張真人。竟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老婦人：

一身捲曲恰如弓，白髮蕭疏霜裏蓬。

兩耳轟雷驚不醒，雙眸時怯曉來風。

拄着一根柺棒，乞食市上。市人見她年老，也都憐她。她與人說些勸人學好，誡人爲非的說話，還說些休咎，道：「這件事該做，好；這件事不該做，有禍！這病醫得，不妨；這病便醫也不愈。」先時人還道她偶然，到後來，十句九應，勝是市上這些討口氣、踏腳影的課命先生。一到市上，人就圍住了，向她問事。她就搗鬼道：「我曾得軍師劉伯溫數學，善知過去未來。」人人都稱她是聖姑。

就有一個好事的客店，姓欽名信，請在家裏，是待父母一般供養她，要借她來獲利。

一日，對欽信道：「今日有一位貴人，姓陳，來你家歇。我日後有事求他，你可從厚款待。」果然這家子灑掃客房，整治飲食等候。

將次晚了，卻見一乘騾轎，三匹騾子隨着，到他家來(寓)下。

卻是廬州府桐城縣一個新舉人，姓陳號騮山。年紀不及三十歲。這欽信便走到轎邊道：「陳相公里邊下。」陳騮山便下了轎，走進他家。

只見客房一發精潔得緊。到掌燈，聽道：「請陳相公喫晚飯。」

到客座時，主人自來相陪。先擺下一個攢匾兒，隨後果子、餚饌擺列一桌，甚是齊備。

陳騮山想道：「一路來客店，是口裏般般有，家中件件無。來到鎮上，攔住馬道：『相公,(來)我家(住)下，喫的肥鵝嫩雞，鮮魚豬肉，黃酒燒酒，都有。』及至到他家，一件也討不出。怎這家將我盛款，莫不有些先兆？」便問主家姓。

主家道：「小人姓欽，外面招牌上寫的『欽仰樓安寓客商』，就是在下了。」

陳騮山道：「學生偶爾僥倖，也是初來，並未相識。怎老丈知我姓，又這等厚款？」

欽仰樓道：「小人愚人，也不知。家下有一位老婆婆，敝地稱她做聖姑。她能知過去未來。不須占卜，曉得人榮枯生死。早間吩咐小人道：『今日有一位貴人陳騮山到此，你可迎接。』故此小人整備伺候。」

陳騮山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是個仙了。可容見麼？」

欽仰樓道：「相公要見，明早罷了。」

次日，陳騮山早早梳洗，去請見時，卻走出一個婆婆來：

兩耳尖而查，一發短而白。額角聳然踵，雙□□□7(腮削且)凹。小小身軀瘦，輕輕行步怯。言語頗侏離，慣□(將)吉凶說。

那陳騮山上前深深作揖道：「老神仙，學生不知神仙在此，失於請教。不知此行可得顯榮麼？」

聖姑道：「先生功名顯達。此去會試，當得會試第一百八十二名，殿試三甲一百一名。選楚中縣令。此後再說。」陳騮山大喜。辭了聖姑，厚酬主人上路。

白髮朱顏女偓佺，等閒一語指平川。

從今頓作看花想，春日天街快着鞭。

一路進京，投文、應試。到揭曉這日，報人來報，果是一百八十二名。騮山好不稱奇。到殿試，又是三甲一百一名。在禮部觀政了三個月敘選，卻得湖廣武昌府江夏縣知縣。過後自去送聖姑的禮。相見，問向後榮枯。

聖姑道：「先生好去做官，四年之後又與先生相見，當行取作御史，在福建道。若差出時，千萬來見我。我有事相煩你。」騮山便應了。相辭到家祭祖，擇日上任。

一到任，倒也是個老在行：厚禮奉承上司；體面去結交鄉宦；小惠去待秀才；假清去御百姓。每遇上司生日、節禮，畢竟整齊去送。凡有批發一紙，畢竟三四個罪，送上十餘兩銀子。鄉官來講分上，心裏不聽，卻做口頭人情道：「這事該問什罪，該打多少，某爺講改什罪，饒打多少，端只依律問擬。」那鄉官落得□□□(撮銀子)。秀才最難結，一有不合，造謠言，投揭帖，最可恨。他時常有月考、季考，厚去供給，婚喪有助。來說料不敢來說大事；若小事，委是切己，竟聽他；不切己的，也還他一個體面。百姓來告狀，願和的竟自與和；看是小事，出作不起的，三五石谷也污名頭，竟立案免供。其餘事小的，打幾下逐出，免供。人人都道清廉，不要錢。不知拿着大事，是個富家，率性詐他千百。這叫「削高堆」，人也不覺得。二三衙日逐收他的禮，每一告狀日期，也批發幾張；相驗踏勘，也時常差委；閒時也與他喫酒；上司前，又肯爲他遮蔽。衙門中吏書門皁，但不許他生事詐錢，壞法作弊，他身在縣中服役，也使他得騙兩分書寫錢、差使錢。至於錢糧，沒有拖欠；詞訟，沒有未完。精明與渾厚並行。自上而下，哪一個不稱揚讚頌？巡撫薦舉是首薦，巡按御史也是首薦。四年半，適值朝覲歷俸已合了格，竟留部考選。這也是部議定的：卷子未曾交完，某人科、某人道、某人吏部，少不得也有一個同知之類。他卻考了個試御史，在福建道。先一差巡視西城，二差是巡視十庫。差完，部院考察畢，復題他巡按江西。

命下出京，記得聖姑曾有言要他出差時相見，便順路來見聖姑，送些京絹、息香之類。那聖姑越齊整：

肌同白雪雪爭白，發映紅顏顏更紅。

疑是西池老王母，乘風飛落白雲中。

相見之時，那聖姑抓耳撓腮，十分歡喜，道：「陳大人，我當日預知你有這一差，約你相會。不意大人能不失信。」一個出差的御史，哪有個不奉承的？欽仰樓大開筵席，自己不敢陪，是聖姑奉陪。

聖姑道：「大人巡按江西，龍虎山張天師也是你轄下。你說也沒個不依。嘗見如今這千唸佛的老婦人，她衣服上都去討(蓋)一顆三寶印。我想這些不過是和尚胡說的，當得什麼用道？天師府裏有一顆玉印，他這個說是個至寶，搭在衣服上，須是不同。我年老，常多驚恐，要得他這顆印鎮壓。只是大人去說，他不敢不依。怕是大人忘了。」

陳御史道：「既蒙見託，自必印來。」

聖姑道：「大人千萬要他玉印，若尋常符錄上邊的，也沒帳。」

陳代巡道：「我聞得大凡差在江西的，張真人都把符錄作人事。我如今待行事畢，親往拜他，着他用印便了。」

聖姑道：「若得大人如此用心，我不勝感激。」自去取出一個白綾手帕來：

瑩然雪色映朝暾，機杼應教出帝孫。

組鳳翩翩疑欲舞，綴花灼灼似將翻。

好個手帕！雙手遞與陳御史，道：「只在這帕上，求他一粒印。」陳御史將來收了。辭別到家，擇日赴任。

來到江西，巡歷這南昌、饒州、廣信、南康、九江、建昌、袁州、贛州、臨江、瑞州、撫州等府。每府都去考察官吏、審錄獄囚、□(觀)風生員、看城閱操、捉拿土豪、旌表節孝，然後拜在□(府)鄉官。來到廣信府，也循例做了這事。

拜謁時因見張真人名帖，想起聖姑所託之事，道：「我幾忘了。」先發□□□(了帖子)到張真人府去，道「代巡來拜」。然後自己在衙取了這白綾手帕來，問張真人乞印。人役□□□□(逕往龍虎)山發道，只見一路來：

山宿曉煙青，飛泉破翠屏。

野禽來逸調，林萼散餘馨。

已覺塵襟滌，還令俗夢醒。

丹丘在人世，到此欲忘形。

來至上清宮，這些提點都出來迎接。張真人也冠帶奉迎。這張真人雖系是個膏樑子弟，卻有家傳符錄，素習法術。望見陳御史，便道：「不敢唐突，老大人何以妖氣甚濃？」陳御史卻也愕然。

坐定獻了茶，敘些寒溫。

陳御史道：「學生此來，專意請教。一來更有所求：老母年垂八十，寢睡不寧，常恐邪魔爲祟。聞真人有玉印可以伏魔，乞見惠一粒。這不特老母感德。」

因在袖子裏拿出白綾汗巾送與真人，道：「此上乞與一印。」

真人接了，反覆一看，笑道：「適才所云妖氣，正在此上。此實是令堂老夫人之物？」陳御史見他識貨，也不敢回言。

真人道：「此帕老大人視之，似一個帕，實乃千年老白猴之皮，變成以愚大人，□(並)愚學生的。此猴歷世已久，神通已大，然終是一個妖物。若得了下官一印，即出入天門，無人敢拘止了。這猴造惡已久，設謀更深，不可不治。」

陳御史道：「真人既知其詐，不與印便是。何必治之？」真人略略有些叱吒之聲，只見空中已閃一天神：

頭戴束髮金冠，光耀日；身穿繡羅袍，彩色飄霞。威風凜凜似哪吒，怪物見時驚怕。

天師道：「河間有一妖猿爲祟，汝往擒之。」天神喏喏連聲而去。

此時白猿還作個老婦，在欽家譚休說咎，不□□(提防)天神半風半霧，逕趕入來，一把抓住。不及舒展，□□□(這一會)倒叫陳御史不安道：「此帕出一老婦人。她在河間也未嘗爲害，不意真人以此督過。」須臾，早聽得一聲響亮，半空中墜下一個物件來：

兩眼輝輝噴火光，一身雪色起寒芒。

看來不是人間物，疑是遐方貢白狼。

睜着兩眼道：「騮山害我！」又道：「騮山救我！」

望着天師，只是叩頭，說：「小畜自劉伯溫軍師釋放，便已改過自新，並不敢再行作惡。求天師饒命。」

陳御史也立起身爲它討饒道：「若真人今日殺它，是它就學生求福，反因學生得禍了。」

真人道：「人禽路殊。此怪以猴而混於人中，恣言休咎，漏泄天機。今復欲漏下官之印，其意叵測。就是今日下官欲爲大人赦之，它前日乞命於劉伯溫時，已有誓在先，天不肯赦了。」言尚未已，忽聽一聲霹靂起自天半。屋宇都震。白猴頭顱粉碎，已死於階下。

山鬼技有限，浪敢肆炫惑。

唯餘不死魂，矻矻空林哭。

細看綾帕，果是一白猴皮。陳御史命從人葬此猴。

後至河間欽仰樓來見，問及，道：「一日旋風忽起，捲入室中，已不見聖姑。想是仙去了。」問他日期，正是拜天師這日。

就此見張真人的道法世傳，果能攝伏妖邪。這妖邪不揣自己力量，妄行希冀，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

# 第二十四回 冤家原自結 兒女債須還

報！非幽，非杳！謀固陰，亦復巧。白練橫斜，遊魂縹渺。漫雲得子好，誰識冤家到？冤骨九泉不朽，怒氣再生難掃。直教指出舊根苗，從前怨苦方纔了。

《一七體》

天理人事，無往不復。豈有一人無辜受害，肯飲忍九原，令汝安享？故含冤負屈，此恨難消！報仇在死後的，如我朝太平侯張輗，與曹吉祥、石亨計害於忠肅、波及都督範廣。後邊路見範廣身死。借刀殺人，忠良飲恨。報仇在數世後的，如漢朝袁盎，譖殺晁錯。後邊數世，袁盎轉世爲僧，錯爲人面瘡以報，盎作水懺而散。還有報在再生，以誤而報以誤的，如六合卒陳文，持槍曉行，一商疑他是強盜，躲在荊棘叢中，陳文見荊棘有聲，疑心是虎，一槍刺去，因得其財，遂棄鋪兵，住居南京。一晚，見前商走入對門皮匠店，他往問之，道生一子。他知道是冤家來了，便朝妻子說：「我夢一貴人生在對門，可好看之。」視之如子。九歲，此人天暑晝臥，皮匠着兒子爲他打扇，趕蒼蠅。此子見他汗流如雨，以皮刀刮之。陳文夢認作蠅，把手一記打下，刀入於腹。皮匠驚駭，他道：「莫驚，這是冤業。」把從前事說之，將家資盡行與他，還以一女爲配。這是我朝奇事。不知還有一個奇的，能知自己本來，報仇之後，復還其故。

道是天順間，英山清涼寺一個無垢和尚。和尚俗姓蔡。他母親曾夢一老僧，持青蓮入室，摘一瓣令她吃了，因而有娠。十月滿足，生下這兒子。卻也貌如滿月，音若洪鐘，父母愛如珍寶。二歲斷了乳，與他葷都不喫，便哭；與他素便歡喜。到三歲，不料身多疾病，纔出痘花，又是疹子，只見伶仃，全不是當日模樣了。他母親求神問佛。

一日，見一個算命的過來：

頭戴着倒半邊三角方巾，身穿着新漿的三鑲道服。白水襪，有筒無底；黃草鞋，出頭露跟。青布包中一本爛鯗頭似《百中經》，白紙牌上幾個鬼畫符似課命字。

他在逐家叫道：「算命、起課，不準不要錢！」可可走到蔡家。

蔡婆道：「先生會算命？」

道：「我是出名蘭溪鄒子平，五個錢決盡一生造化。」

蔡婆便說了八字。他把手來輪一輪道：「婆婆，莫怪我直嘴！此造生於庚日，產在申時，作身旺而斷。只是目下正交酉運，是財、官兩絕之鄉。子平叫做『身旺無依』，這應離祖；況又生來關殺重重：落地關、百日關，如今三歲關，還有六歲關、九歲關。急須離祖，可保生長。目下正、五、九日，須要仔細。」

蔡婆道：「不妨麼？」

道：「這我難斷。再爲妳起一課，也只要妳三釐。」忙取出課筒來。教她通了鄉貫，拿起且念且搖，先成一卦，再合一卦，道：「且喜子孫臨應，青龍又持世，可以無妨。只嫌鬼爻發動，是未爻，觸了東南方土神。他面黃肚大，須要保禳，謝一謝就好。」

蔡婆道：「這等要去尋個火居道士來？」

子平道：「婆婆，不如我一發替妳虔誠燒送。只要把我文書錢，我就去打點，紙馬土誥各樣我都去請來。若怕我騙去，把包中《百中經》作當。」就留下包袱。蔡婆便與了二分銀子，嫌不夠，又與了兩個銅錢。

蔡公因有兩個兒子。也不在心，倒是蔡婆着意，打點了禮物。他晚間走來，要什麼鎮代替銀子、祭蠱、鴨蛋。鬼念送半日，把這銀子、鴨蛋都收拾袖中，還又道：「文書符都是張天師府中的。」要他重價。

蔡公道：「先生，你便是仙人？龍虎山一會也走個往回。」還是蔡婆被纏不過，與了三分騷銅，一二升米了。

這病越是不好，還聽這「鄒子平」要離祖，寄在清涼寺和尚遠公名下。到六歲，見他不肯喫葷，仍舊多病多痛，竟送與遠公做了徒弟。

那師祖定公甚是奇他。到得十歲，教他誦經吹打，無般不會。到了十一二歲，便無所不通。定公把他做活寶般似。凡是寺中有人取笑着他，便發惱，只是留他在房中，行坐不離。喜得這小子極肯聽說，極肯習學經典。人卻脫然換了一個，絕無病容。看看十三，也到及時來，不期定公患了虛癆，眼看了一個標緻徒孫，做不得事，懨懨殆盡，把所有衣鉢交與徒弟遠公。

定公暗地將銀一百兩與他，道：「要再照管你幾年，也不能夠，是你沒福；我看了你一向，不能再看一兩年，也是我沒福。」又吩咐徒弟：「我所有衣鉢都與你了。只有這間房與些動用傢伙，與了這小徒孫，等他在裏邊焚修，做我一念。二年後，便與他披剃了，法名叫無垢。」不數日涅槃了。

轉眼韶華速，難留不死身。

西方在何處？空自日修焚。

無垢感他深恩，哭泣盡禮。這遠公是個好酒和尚，不大重財，也遵遺命，將這兩間房兒與他。他把這房兒收拾得齊齊整整，上邊列一座佛龕，側邊供一幅定公小像，側邊一張小木幾，上列《金剛》、《法華》諸經，《梁皇》各懺，朝久看誦，超薦師祖。尚有小屋一間，中設竹牀紙帳，極其清幽。小小天井，也有一二碧梧紫竹，盆花捲石，點綴極佳。

只是無垢當時有個師祖管住，沒有來看相他。如今僧家規矩，師父待徒弟極嚴的。其餘鄰房、自己房中長輩、同輩因他標緻，又沒了個喫醋的定公，卻假借探望來纏。

一個鄰房無塵，年紀十八、九，是他師兄，來見他誦經資薦師公，道：「師弟，有什好處想他？我那師祖，整整淘了他五、六年氣。記得像你大時，定要在我頭邊睡，道：『徒孫，我們禪門規矩，你自是伴我的。我的衣鉢後來畢竟歸你，凡事你要體我的心。』就要我照什規矩，先是個一壓，壓得臭死，到那疼的時節，我哭起來。他道：『不妨，慢些，慢些，』哪裏肯放你起來，一做做落了規矩，不隔兩、三日就來。如今左右是慣的，不在我心上。只是看了一日經，身子也正睏倦，他定要纏，或是明早要去看經，要將息見，他又不肯，況且撞着我與師兄師弟，衆多夥裏說說笑笑。便來吵鬧。師弟，你說我們同輩還可活動一活動。是他一纏住。他倒興完了，叫我們哪裏去出脫。如今你造化了，脫了這苦，又沒他來管，可以像意得。」

無垢道：「我也沒什苦，師祖在時也沒什纏。」

無塵道：「活賊，我是過來人，哄得的？」就捱近身邊去。道：「你說不苦，我試一試看，難道是黃花的？」就去摸他。

無垢更不快道：「師兄，這個什麼光景？」

無塵道：「我們和尚沒個婦人，不過老的尋徒弟，小的尋師弟，如今我和你兌吧，便讓你先。」

無垢道：「師兄不要胡纏。」

無塵道：「師弟兩方便。」又扯無垢手去按他陽物，道小而且細，須不似老和尚粗蠢。」

無垢道：「師兄不來教道我些正事，只如此纏，不是了。」

無塵道：「師弟二婚頭，做什腔？」直待無垢變臉才走。

一日，又來道：「師弟，一部《方便經》，你曾見麼？」

無垢道：「不曾。」無塵便將出來，無垢焚香禮誦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如是我聞，佛在孤獨圓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天人鹹在。世尊放大光明，普照恆河沙界，爾時阿難，於大衆中離坐而起，繞佛三匝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叉手長跪，而拜佛言：『人聞衆僧，自無始劫來，受此色身，即饒俗想，漸染延灼，中夜益識，情根勃興，崛然難制，乃假祖、孫作爲夫婦，五體投地，腹背相附，一葦翹然，道貌直渡，闢彼悟門，時進時止，頂灌甘露，熱心乃死，此中酣適，彼畏痛楚，世尊何以令脫此苦？』世尊(答語)阿難：『人各有欲，夜動晝伏，麗於色根，輾轉相逐，悟門之開，得於有觸，勇往精進，各有所樂，心地清涼，身何穢濁，積此福田，勉哉相勖』。大衆聞言，皆忘此苦，皆大歡喜，作禮而退，信受奉行。』」

無垢唸了一遍道：「我從不曾見此經，不解說。」

無塵道：「不惟可講，還可兼做，師弟只是聰明孔未開。」又來相謔.

無垢道：「師兄何得歪纏，我即持此經，送我師父。」

無塵道：「這經你師父也熟讀的。」

無垢便生一計，要師父披剃；要坐關三年，以杜衆人纏繞。師父也憑他，去請位鄉紳，替他封關出示。他在關中，究心內典，大有了悟。因來往燒香的見他年紀小，肯坐關，都肯舍他。他坐關三年，施捨的都與師父，只取三十餘兩，並師祖與他的，要往南京印大乘諸經，來寺中公用，使自得翻閱。師父也不阻他。

他便將房屋封鎖，收拾行李就起身。師父道：「你年紀小，不曾出路。這裏有個種菜的聾道人，你帶了他去罷！」

無垢道：「一瓢、一笠，僧家之常。何必要人伏事？」竟自蹺船到南京。

各寺因上司禁遊方僧道，不肯容他。只得向一個印經的印匠徐文家借屋住宿。

一到，徐文備齋請他。無垢就問他各經價數。徐文見他口聲來得闊綽，身邊有百來兩之數，聽了不覺有些動火，想道：「看這和尚不出，倒有這一塊！不若生個計弄了他的。左右十方錢財，他也是騙來的。」

晚間就對老婆彭氏道：「這和尚是來印經，身邊倒有百來兩氣候。他是個孤身和尚，我意欲弄了他的。何如？」

彭氏道：「等他出去，抉進房門偷了他的，只說着賊便了。」

徐文道：「我須是個主人家。我看這小和尚畢竟有些欠老成，不若妳去嗅他。」

彭氏道：「好！你要錢，倒叫我打和尚？」

徐文道：「困是不與他困，只嗅得他來調妳。便做他風流罪過，打上一頓，要送。他脫得身好了，還敢要錢？哄得來大家好過。」彭氏倒點頭稱是。

次早，見無垢只坐在房中不出來，彭氏便自送湯送水進去嬌着聲兒去撩他。那無垢只不抬頭，不大應聲，任她在面前裝腔賣俏。

彭氏道：「小師父，怎只呆坐？報恩寺好個塔！十廟、觀星臺，也去走一走。」

無垢道：「小僧不認得。」

彭氏道：「只不要差走到珠市樓去。」笑嘻嘻去了。

午間拿飯去，道：「小師父，我們家主公他日日有生意不在，只有我。你若要什麼，自進來拿。我們小人家，沒什內外的。」

無垢道：「多謝女菩薩。小僧三餐之外，別不要什的。」

捱到下午，假做送茶去，道：「小師父，你多少年紀？」

無垢道：「十八歲了。」

彭氏道：「好一個少年標緻師父！說道師公與徒孫，是公婆兩個一般，這是有的麼？」

無垢道：「無此事。女菩薩請回，外觀不雅。」

彭氏道：「這師父還臉嫩。我這裏師父們見了女人，笑便堆下來，好生歡喜哩！也只是年紀小，不知趣味。」無垢紅了臉，只把經翻。入不得港。去了。

一日，徐文道：「何如？妳不要欠老到就跌倒。」

彭氏道：「胡說！只是這和尚假老實，沒處進港，怎麼？」

徐文想想道：「這和尚嗅不上……我想他在我家已兩日，不曾出外，人都不知。就是美人局，他一個不伏，經官也壞自己體面，倒不如只是謀了他罷！再過兩日，人知道他在我家下，銀子散了，就大事去。」夫婦兩個便計議了。

到次日，是六月六日。無垢說了法，唸了半日經，正睡。只見他夫婦悄悄的做下手腳：二更天氣，只聽得他微微有鼾聲。徐文先自己去抉開房門，做了個圈，輕輕把來套在頸上。夫妻兩個各扯一頭，猛可的下老實一扯。只見喉下這一箍緊，那和尚氣透不來，只在牀上掙得幾掙，早已斷命。他夫婦尚緊緊的扯了一個時辰，方纔放手。放時，只見和尚眼突舌吐，兩腳筆直。

疏月綺窗回，金多作禍媒。

遊魂渺何許？清夜泣蒿黎。

徐文將他行李收拾到自己房中，又將□□□□□(鋤頭掘開地)下可二尺許，把和尚埋在那小房牀下，上面堆些壇甕。把他竹籠打開來，見一百二十兩銀子，好不歡喜！不消得說。

只此時彭氏見有孕了，十月將足。這日夜間，只聽得徐文魘起來，失驚裏道：「有鬼！有鬼！」

彭氏問時,道：「我夢那無垢直趕進我房中來，因此失驚。」

彭氏也似失驚般。一會兒身子睏倦，肚腹疼痛，一連幾次痛陣緊，生下一個小廝來。倒也生得好！徐文仔細一看，與無垢無二，便要淹死。

彭氏道：「當日你已殺他一命，如今淹死，是殺他二命了。不若留他，做我們兒子，把這一主橫財，仍舊歸了他，也是解冤釋結。」徐文也便住了手。彭氏便把來着實看待他。

只是這小廝真性不移，也只吃胎裏素。母親抱在手裏，見着佛堂中供養原是他的經，他便撲去要看。他看見他原帶來竹籠尚在，常撲去看。徐文心知是冤家，也無心去管理他，自把這宗銀子，暗暗出來着個夥計在外做些經商生意。

彭氏因沒子，倒也□□□□□□(顧念他，更喜得)這小廝一些瘡毒不生，一毫病痛沒有□□□□□，(不覺已是六)歲，教他上學讀書。他自是聰明，過目成□□□□□(誦，取名徐英)。

只是這徐英，生得標緻，性格兒盡是溫雅。但有一個，出門歡喜入門惱。在學中歡歡喜喜，與同伴頑也和和順順的；一到家中便焦燥，對着徐文也不曾叫個爺，對着彭氏，也不曾叫個娘，開口便是「老奴才」、「老畜生」、「老淫婦」、「老養漢」。幾次徐文捉來打，他越打越罵。甚至拿着刀，便道：「殺你這兩個老強盜纔好！」

那徐文好不氣惱！間壁一個吳婆道：「徐老爹，虎毒不喫兒，怎麼着實打他？這沒規矩，也是你們嬌養慣了。比如他小時節，不曾過滿月，巴不得他笑；到他說叫得一兩個□(字)出，就教他罵人：『老奴才』、『老畜生』、『老養漢』、『小養漢』；罵得一句，你夫妻兩個快活。抱在手中，常引他去打人，打得一下，便笑道：『兒子會打人了。』做椿奇事。日逐這等慣了，連他不知罵是好話，罵是歹話；連他不知哪人好打，哪個不好打，也是你們嬌養教壞了他。如今怎改得轉？喜得六歲上學，先生訓他，自然曉得規矩。你看他在街上走，搖搖擺擺，好個模樣，與這些學生也有說有道，好不和氣！怎你道他不好？且從容教道他，恕他個小。」

彭氏道：「不知他小時節也好，如今一似着傷般，在家中就劣崛起來。也是我老兩口兒的命。」

吳婆道：「早哩！才得六七歲，哪裏與他一般見識得。」

彭氏也應聲道：「正是，罷了。」

無奈這徐英，一日大一日，在家一日狠一日。拿着把刀道：「我定要砍死你這老畜生、老淫婦！」捉着塊石頭道：「定要打死你這老王八、老娼根！」也曾幾次對先生講他。他越回家嚷罵不改。

鄰舍又有個唐少華，也來對徐英道：「小官，爺和娘養兒女也不是容易得的。莫說十個月懷着這苦，臨產時也性命相搏，三年乳哺，哪一刻不把心對？忙半日不與乳喫，怕餓了小廝；天色冷，怕凍了小廝；一聲哭，不知爲着什麼，失驚裏忙來看；揩尿抹屎，哺粥餵飯，何曾空閒？大冷時，夜間一泡尿出屎出，怕不走起來收拾，還推幹就溼，也不得一個好覺兒。你不聽得那街上唱歌兒的道：『奉勸人家子孫聽，不敬爹孃敬何人？三年乳哺娘辛苦，十月懷耽受母恩』。學生，這句句都是真話。學生，你要學好，不可胡行。」

徐英道：「我也知道。不知怎麼見了他，便生惱。」

唐少華又道：「沒有不是父母，你要聽我說。」

這徐英哪裏得個一日好？到得家裏便舊性發了。似此又五六年，也不知被他嘔了多少氣。

這日，學中回來。道飯冷了，便罵彭氏。彭氏惱了起來，正要打他，被他一掀一個翻筋斗，氣得臉色如土，復身趕來，一把要捋他頭髮，被他臂上一拳，打個縮手不及。徐文正在外面，與這些鄰舍說大話，聽得裏面爭嚷，知是他孃兒兩個爭了。正提了一根棍子、趕將進去，恰遇他跑出來時一撞，也是一交。徐英早是跳去門外了。

衆人看見徐英，道：「做什麼，做什麼？」

隨即見徐文夫婦忙趕出來，道：「四鄰八舍，替我拿住這忤逆賊！」

徐英道：「我倒是賊？我不走，我不走！」

彭氏道：「我養了他十四歲，不知費了多少辛苦。他無一日不是打，便是罵。常時馱刀弄杖，要殺我。適才把我推一交，要去捋他頭髮時，反將我臂膊上打兩下。老兒走來，又被他丟一交。列位，有這等打爺罵孃的麼？」

徐文道：「我只打死了這畜生罷！譬如不養得。」

徐英道：「你還要打死我？」便就地下一抉兩抉，抉了一塊大石頭，道：「我先開除你這兩個老畜生。」

□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□（怒氣填胸短髮支，夙冤猶自記年時。）

□（擬）將片石除兇暴，少泄當年繫頸悲。

正待打來，虧得一個鄰舍來德搶住了，道：「你這小官兒不好，這須是我們看見的。教道鄉村！個個是你，也不要兒女了。」

唐少華道：「學生，我們再要如何勸你？你不肯改。若打殺爺孃，連我們鄰舍也不好。你走過來，聽我，爹孃面前叩個頭，賠禮，以後再不可如此。」

徐英道：「我去磕這兩個強盜的頭？不是他死；(就是)我死。今日不殺，明日殺。決不饒他！」衆人聽了，都抱不平。

跳出一個鄰舍李龍泉道：「論起不曾出幼，還該恕他個小。但只是做事忒不好得緊！我們不若送他到官，也驚嚇他一番，等他有些怕懼。不要縱他，弄假成真，做人命干連。」便去了叫了總甲。

這時人住馬不往，徐英道：「寧可送官，決不賠這兩個強盜禮！衆人便將他擁住了，來見城上御史。

這御史姓祁：

冠頂神羊意氣新，閒邪當道譽埋輪。

霜飛白簡古遺直，身伏青蒲今諍臣。

輦轂妖狐逃皎日，郊圻驄馬沐陽春。

□□□□□□□(何須持斧矜威厲)，已覺聲間□□□(自軼塵)。

他夜間忽夢一金甲神道：「明日可問他六月六日事。不可令二命受冤也。」

早間坐堂，適值地方解進，道：「地方送忤逆的。」

御史問時：道：「小的地方。有個徐文的子徐英，累累打罵父、母。昨日，又拿石塊要打死他兩個。小的拿住，送到老爺臺下。」

御史叫徐文道：「這是你第幾個兒子？」

徐文道：「小的只得這一個。」

御史道：「若果忤逆，我這裏正法，該死的了。你靠誰人養老？」

徐文道：「只求爺爺責治，使他改悔。」御史便叫徐英。

徐英上去，御史一看：

短髮如雲僅覆肩，修眉如畫恰嫣然。

瓠牙櫻口真堪愛，固是當今美少年。

御史心裏便想道：「他恁般一個小廝，怎做出這樣事來？」便叫徐英：「你父親只生得你一個，你正該孝順他。況你年紀正小，該學好。怎忤逆父母，是什緣故？」

徐英道：「連小的也不知緣故。只是見他兩個，便心裏不憤的。」

御史把須捻上一捻，想了一會，就叫彭氏道：「這不是妳兒子，是妳冤家了。他今年十幾歲？」

彭氏道：「十四歲。」

御史道：「妳把那十四年前事細想一想，這一報還一報。」連把棋子敲上幾聲。只見彭氏臉都失色。

御史道：「妳快招上來！」

這些鄰舍聽了，道：「這官好糊塗！怎告忤逆，反要難爲爹孃？」

只見那御史道：「昨日我夢中，神人已對我說了。快將那事招來！」彭氏只顧回頭看徐文，徐文已是驚呆了。

御史又道：「六月六日事。」

這遭彭氏驚得只是叩頭，道是：「神明老爺！這事原不關婦人事，都是丈夫主謀。」

御史叫徐文道：「六月六日事，你妻已招你主謀了。快快招，不招看夾棍伺候！」

徐文只得把十四年前事一一招出說：「十四年前六月初四，有個英山清涼寺和尚，叫做無垢，帶銀一百二十兩來南京印經。小人一時見財起意，於初六日晚將他絞死。這是真情。」

御史道：「屍骸如今在哪裏？」

徐文道：「現埋在家中客房牀底下。」御史隨着城上兵馬發驗。

又問：「這徐英幾時生的？」

徐文道：「就是本月初九生的。」

御史道：「這就是無垢了。」

就叫徐英：「你忤逆，本該打死。如今我饒你，你待做些什麼？」

徐英道：「小的一向思量出家。」

御史點一點頭道：「這也罷。我將徐文家產盡給與你，與你做衣鉢之資。」

只見徐英叩頭道：「小人只要原謀的一百二十兩。其餘的望老爺給彭氏，償她養育的恩。」

御史又點頭道：「果是個有些來歷的，故此真性不迷。」這些鄰舍聽了，始知徐文謀殺無垢，徐英是無垢轉世，故此還報要殺。若使前世殺他，今世又枉殺他，真不平之事。所以神人託夢，又得這神明的官勘出。

須臾兵馬來報，果然于徐文家取出白骨一副。御史就將徐文問擬「謀財殺命斬罪」參送法司。又于徐文名下追出原謀銀一百二十兩、當日隨身行李。其餘鄰里，因事經久遠免究。

徐英出衙門，彭氏便於房中取出他當日帶來竹籠，並當日僧鞋、僧帽、僧衣、經卷還他。他就在京披剃了，仍舊名無垢。穿了當日衣帽，來謝祁御史伸冤救命大恩。

那御史道：「你能再世不忘本來，也是有靈性的了。此去當努力精進，以成正果。」仍又在南京將這一百二十兩銀子印造大乘諸經；又在南京各禪剎參禮名宿。他本來根器具在，凡有點撥，無不立解。小小年紀也會講經說法。

真性皎月瑩，豈受浮雲掩。

翻然得故吾，光明法界滿。

一時鄉紳富戶都說他是個再來人，都禮敬他，大□(有)施捨。在南京半年，他將各部真經，裝造成帙，盛以木函，拜辭各檀越名宿，復歸英山。

只見到寺山麓，光景宛然舊遊。信步行去，只見寺宇雖是當年，卻也不免零落。見一個小沙彌，道：「你寺裏一個無垢和尚，你聽得麼？」道不曉得。

一個老道人道：「有一個無垢師父，是定師太徒孫，遠師太徒弟。十來年前，定師太死，把他七八個銀子，他說要到南京去印經，一去不來。也不知擔這些銀子，還俗在哪邊？也不知流落在哪邊？如今現現關鎖着一所關房，是他舊日的。」

無垢道：「如今遠師太好麼？」

道：「只是喫酒。一罈也醉，兩壇也醉，不去看經、應付，一發不興。」

無垢聽了，便到殿上，禮拜了世尊，把經卷都挑在殿上，打發了這些挑經的。

這各房和尚都來看他，道：「哪裏來這標緻小和尚？」

他就與這乾和尚和南了，道：「哪一位是遠師父？」

一個和尚道：「師祖在房中。」

無垢道：「這等煩同一見。」

衆人道：「酒鬼哪裏來這相識？」無垢竟往前走，路徑都是熟遊，直到遠公房中。

此時下午，他正磁壺裏裝一上壺淡酒，一碟□(鹹)菜兒，拿只茶甌兒，在那邊喫。

無垢向前道：「師父稽首！」

把一個遠公的酒盅，便驚將落來，道：「師父哪裏來？」

無垢道：「徒弟就是無垢。」

遠公道：「出家人莫打誑語。若是我徒弟去時還了俗，可也生得出你這樣個小長老哩！」

無垢道：「師父，我實是你再生徒弟。你把這行李、竹籠認一認！」

遠公擦一擦摸糊醉眼，道：「是！是！是！怎落在你手裏？」

無垢便將十四年前往南京遭徐文謀害；後來託生他家，要殺他報仇；又得神託夢與祁御史，將徐文正法，「把原帶去銀一百二十兩，盡行給我；我仍舊將來造經，以完前願。如今經都帶在外邊。」連忙請遠公在上參拜了。

遠公道：「這等我與你再世師徒了。只是自你去後，我貪了這幾盅酒，不會管家。你這些師弟師侄，都是沒用的，把這一個房頭竟寥落了。哪知你在南京喫這樣苦，死了又活？如今好了，龍天保佑，使你得還家，你來，我好安耽了。只是你的房，我一年一年望你回來，也不曾開。不知裏面怎麼的了？」

無垢來開時，鎖已鏽定，只得敲脫開門，裏邊但見：

佛廚面，蛛絲結定；香几上，鼠屎堆完。蓮經零落有風飄，琉璃無光唯月照。塵落竹牀黑，苔生石凳青。點頭翠竹，如喜故人來；映日碧梧，尚留當日影。

無垢一看，依然當日棲止處。就取香燭，在佛前叩了幾個頭，又在師祖前叩了幾個頭。各房遍去拜謁，敘說前事，人人盡道稀奇。

相見無塵，道：「前日師弟標緻，如今越標緻了。年紀老少不同，可也與無垢師弟面龐相似，一個塑模塑的。」無垢又在寺中打齋供佛，謝佛恩護祐。並供韋馱尊者，謝他託夢。又將南京人上施捨的，都拿來修葺殿宇，裝彩殿中聖像。每日在殿上把造來經諷誦解悟。

其時蔡老夫婦尚在，也來相見。說起也是再生兒子，各各問慰了。合城知他這託生報仇，又不忘本來，都來參謁、施捨。他後來日精禪理，至九十二歲，趺坐而終。蓋其爲僧之念，不因再生忘卻，終能遂其造經之願。這事也極奇，僧人中也極少。

# 第二十五回 緣投波浪裏 恩向小窗親

（與《酬鸞鳳》內容基本一樣）

紛紛禍福渾難定，搖搖燭弄風前影。

桑田滄海只些時，人生且是安天命。

斥鹵茫茫地最腴，熬沙出素衆所趨。

漁鹽共擬擅奇利，寧知一夕成溝渠。

狂風激水高萬丈，百萬生靈倏然喪。

廬舍飄飄魚鱉浮，覓母呼爺哪相傍！

逐浪隨波大可憐，萍遊梗泛洪濤間。

天賦強梁氣如鱷，臨危下石心何奸。

金珠已看歸我橐，朱顏冉冉波中躍。

一旦貧兒作富翁，猗頓陶朱豈相若。

誰知飄泊波中女，卻是強梁鴛鳳侶。

姻緣復向他人結，訟獄空教成雀鼠。

嗟嗟人散財復空，贏得人稱薄倖儂。

始信窮達自有數，莫使機鋒惱化工。

天地間禍福甚是無常，只有一個存心聽命，不可強求。利之所在，原是害之所伏。即如浙江一省，杭、嘉、寧、紹、臺、溫都邊着海。這海里，出的是珊瑚、瑪瑙、夜明珠、硨磲、玳瑁、鮫鮹。這還是不容易得的物件，有兩件極大利，人常得的，乃是魚鹽。每日大小魚船出海，管什大鯨、小鯢，一罟打來貨賣。還又有石首、鯧魚、鰳魚、呼魚、鰻鱺各樣，可以做鯗；烏賊、海菜、海僧、可以做幹；其餘蝦子、蝦乾、紫菜、石花、燕窩、魚翅、蛤蜊、龜甲、吐蚨、風饌、蟺塗；江鰩、□(魚)螵，哪件不出海中，供人食用、貨販？至於沿海一帶，沙上各定了場，分撥竈戶刮沙瀝滷，熬滷成鹽，賣與商人。這兩項，魚有魚課，鹽有鹽課，不惟足國，還養活濱海人戶與客商，豈不是個大利之藪！

不期崇禎元年七月廿三日，各處狂風猛雨。省城與各府縣山林被風害，坍牆壞屋，拔木揚砂，木石牌坊俱被風擺，這一兩擺，便是山崩也跌倒，壓死人畜數多。那近海更苦,申酉時分，近海的人望去，海面黑風白雨中間一片紅光閃爍，漸漸自遠而近。也不知風聲水聲，但聽一派似雷轟虎吼般近來。只見：

急浪連天起，驚濤卷地來。白茫茫雪[石獻]平移，亂滾滾銀山下壓。一泊、兩泊、三、四泊，那怕你鐵壁銅□(垣)；五尺、六尺、七、八尺，早已是越牆過屋。叫的叫，嚷的嚷，無非覓子、尋妻；氽的氽，流的流，辨甚富家貧戶。纖枝蔽水，是千年老樹帶根流；片葉隨波，是萬丈橫塘隨水滾。滿耳是哭聲悲慘，滿眼是水勢汪洋。正是：陸地皆成海，荒村哪得人。橫屍迷遠浦，□□(新鬼)泣青磷。

莫說臨着海，便是通海的江河浦港，也都平長丈餘，竟自穿房入戶，漂凳流箱，哪裏遮攔得住？走出去，水淹死；在家中，屋壓殺，哪個逃躲得過！還有遇着夜間時水來，睡夢之中，都隨着水赤身露體氽去。凡是一個野港荒灣，少也有千百個屍首，弄得通海處水皆腥赤。受害的，凡杭、嘉、嚴、寧、紹、溫、臺七府，飄流□□□(去房屋)數百萬間，人民數千萬口，是一個東南大害。海便成了害藪了。但是其間貧的富，富的貧，翻覆了多少人家！爭錢的，奪貨的，也惹□(出)多少事務！內中卻有個設意謀財的，卻至於失財、失妻；主意救人的，卻至於得人得財。這也是盡堪把人勸戒。

話說海寧縣北有個姓朱的，叫做朱安國。家事也有兩分，年紀二十多歲，做人極是暴戾奸狡。兩年前，曾定一個本處袁花鎮鄭寡婦女兒，費這等兩個尺頭、十六兩銀子，擇在本年十月做親。他族分中卻也有數十房分。有一個族叔，叫做朱玉，比他年紀小兩歲。家事雖窮，喜做人忠厚。朱安國倚着他年小家貧，時時欺侮他。

到了七月廿三日，海水先自上邊一路滾將下來。東門海塘一壞，塔頂吹墮於地。四回聚湧灌流，北鄉低的房屋、□(人)民、牛羊、雞犬、桑麻、田稻、什物氽個罄盡。高的水□□(也到)樓板上。

朱安國乖猾得緊，忙尋了一隻船，將傢俬盡搬在船中，傍着一株絕大樹纜了。叫家中小廝阿狗稍了船，他自蓑衣箬帽，立在船上撈氽來東西。此時天色已晚，只見水面上氽過兩個箱子，都用繩索□(聯)着，上面騎着一個十七八歲女子，一個老婦人□□(也把)身子撲在箱上氽來。

見了朱安國，遠遠叫道：「救人！救人！救得情願將東西謝你。」

安國想道：「這兩個女人捨命顧這箱子，必定有物。」四顧無人，他便起個惡念。

將船撥開去，迎着她，手起一篙，將婦人一搠。婦人一滑，忙扯得一個索頭。那女子早被箱子一蕩，也滾落水，狠扯箱子。朱安國又是一篙，向婦人手上下老實一鑿，婦人手疼一鬆，一連兩個翻身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他忙把箱兒帶住，只見這女子還半浮半沉，撲着箱子道：「大哥，沒奈何，只留我性命，我將箱子都與你，便做你丫頭，我情願。」

安國看看，果然好個女子。又想道：「斬草不除根，萌芽依舊發。我若留了她，不惟向我討箱子，還要向我討人命。也須狠心這一次。」道：「我已定親，用妳不着了！」一篙把箱子一掀，女人身子一浮，他篙子快，復一推，這女子也汨汨淥淥去了。

泊天波浪勢湯湯，母子萍飄實可傷。

驚是魚龍滿江水，誰知人類有豺狼。

他慢慢將箱子帶住了。苦是箱子已裝滿了一箱水，只得用盡平生之力，扯到船上，瀝去些水，叫阿狗相幫扛入船。忙了半夜，極是快活。

只是那女子，一連兒滾，吃了五、六口水，料是沒命了。不期撞着一張梳桌，她命不該死，急扯住它一隻腳，把身撲上，漾來漾去，漾到一家門首撞住。這家正是朱玉家裏。

朱玉先見水來就赤了腳。赤得腳時，水已到腿邊了，急跳上桌，水隨到桌邊。要走，走不出門。只得往樓上躲。聽得這壁泥坍，那廂瓦落，房子也「咯咯」響，朱玉好不心焦。又聽得什麼撞屋子響，道：「晦氣！現今屋子也難支撐在這裏，還禁得什木植磕哩！」

黑影子內，開窗看，是一張桌子，撲着個人在上面。那人見開窗，也嚶嚶的叫「救人」。

朱玉道：「我這屋子也像在水裏一般了。再擺兩擺，少不得也似妳要落水。怎救得妳？罷！且看妳我時運，捱得過，大家也都逃了性命出。逃不出再處。」便兩雙手狠命在窗子裏扯了這女子起來，瀝了一樓子水。那張桌子撞住不走，也撈了起來。這夜是性命不知如何的時節，一個浸得不要，蹲在壁邊吐水；一個靠着窗口，看水心焦。

只見捱到天明，雨也漸止，水也漸退。朱玉就在樓上煨了些粥，請她喫。問她住居，她道：「姓鄭，在袁花鎮住，爺早歿，只得一個娘。昨日水來，我孃兒兩個收拾得幾匹織下的布，銀子、銅錢、絲綿，二十來件綢絹衣服、首飾，又一家定我的十六兩財禮、兩匹花綢，裝了兩個小黑箱，縛做一塊。我母子扶着，隨水氽來。到前邊那大樹下，船裏一個強盜把我母親推下水去，又把我推落水中，箱子都搶去。是這樣一個麻臉，有廿多歲後生。如今我還要認着他，問他要。只是我虧你救了性命，我家裏房屋已氽光，母親已死，我沒人倚靠，沒什報你，好歹做丫頭服侍你罷。」

朱玉道：「那人搶你箱子，須無證見。妳既已定人，我怎好要妳。再捱兩日，等妳孃家、夫家來尋去罷。」朱玉在家中做飯與她喫，幫她曬晾衣服。因她有夫的，絕沒一毫苟且之心。

水退，街上人簇簇的道，某人得采，撈得兩個箱子；某人收得多少傢伙；某人氽去了多少什物；某人幾乎壓死；某人幸不淹殺。

朱玉的緊鄰張千頭道：「我們隔壁朱小官也造化，收得個開口貨。」

衆人道：「這合不來，倒要養他！」

一個李都管道：「不妨，有人來尋，畢竟也還些飯錢，出些謝禮；沒人來，賣他□，□(娘，料)不折本。」

張千頭道：「生得好個兒！朱小官正好應急。」

適值朱玉出來，衆人道：「朱小官，你□(鼻)頭□(塌)了，這是天自來姻緣。」

朱玉道：「什麼話！這女人並不曾脫衣裳□□(睡，我)也並不敢惹她。」

只見李都管道：「呆小官！這也不是你去拐帶，又不是她逃來，這是天災偶湊。待我們尋她爺和娘來，說一說明，表一表正。」

朱玉道：「她袁花鄭家，只得孃兒兩個，前日扶着兩個箱子氽來，人要搶她箱子，把娘推落水淹死，只剩得她了。她又道，先前已曾許把一個朱家。如何行得這等事？」

李都管道：「什麼朱家！這潮水不知氽到哪裏去了！我看後日是個好日，接些房族親眷，攏來做了親罷，不要狗咬骨頭乾嚥唾！」

正說，只見朱玉孃舅陳小橋在城裏出來望他。聽得說起，道：「外甥，你一向不曾尋得親事，這便是天賜姻緣，送來佳配。我做主，我做主！」前日朱玉撈得張抽斗桌，倒也有五、七兩銀子，陳小橋便相幫下帖，買了個豬、一個羊，弄了許多酒，打點做親。

只是那日朱安國奪了兩個箱子，打開來，見了許多絲布、銅錢、銀子、衣服，好不快活。又懊悔道：「當時一發收了這女子，也還值幾個銀子。」又見了兩匹水浸的花綢，一封銀子，卻有些認得，也不想到，且將來晾上一樓。估計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怎麼用。只聽得外面叫聲，卻是朱玉來請他喫親事酒。)他就封了一封人情,□(到)那日去□□(赴筵。)只見裏面□□(有幾)個內眷把這女子打扮得花花朵朵，簇擁出來。已不是當日在水裏光景了：

塗脂抹粉一時新，嫋嫋腰肢煞可人。

繚繞爐煙相映處，君山薄霧擁湘君。

兩個拜了堂，謁見了親、鄰，放銃、吹打，甚是興頭。只是這女子還有樂中之苦：

燭影煌煌照豔妝，滿堂歡會反悲傷。

鸞和幸得聯佳配，題起慈烏欲斷腸。

這些親、鄰坐上一屋，猜拳行令，喫個爽快。

只朱安國見女人有些認得，去問人時，道：「水氽來的」。

又問着張千頭，張千頭道：「這原是袁花鄭家女兒。因海嘯、孃兒兩個坐着兩個箱子氽來，撞了個強盜，搶了箱子，推她落水，娘便淹死了。女兒令叔收得，她情願嫁他，故此，我們攛掇叫他成親。」

朱安國道：「袁花哪個鄭家？」

張千頭道：「不知。」

朱安國道：「我也曾定一頭親在袁花，也是鄭家。連日不曾去看得，不知怎麼？」心裏想道：「莫不是她？」也不終席，趕回去。

這旁朱玉夫婦，自待親□(戚)酒散，兩個行事。恰也是相與兩日的，不須做□(勢)得真，白白拾了個老婆。

只是朱安國回去，看箱裏那幾錠銀子與花綢，正是聘物，不快活得緊，一夜不困。趕到袁花鄭家地上，片瓦一椽沒了。復身到城裏，尋了原媒張篦娘，是會篦頭絞臉、賣鬏髻花粉的一個老孃婆。

說起袁花鄭家被水氽去，張篦娘道：「這也是天命，怨不得我。」

朱安國道：「只是如今被我阿叔佔在那邊，要妳去一認。」

張篦娘道：「這我自小見的，怕不認得？」便兩個同走。

先是張婆進去，適值朱玉不在，竟見了鄭氏，道：「大姑娘，妳幾時來的？」

那鄭氏道：「我是水發那日氽來的。」

張篦娘道：「老孃在哪裏？」

鄭氏哭道；「同在水裏氽來，被個強人推在水裏淹死了。」

張篦娘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如今這是哪家？姑娘在這裏。」

鄭氏道：「這家姓朱。他救我，衆人攛掇，叫我嫁他。」

張篦娘道：「哪個大膽主的婚？如今妳有原聘丈夫在那邊，是這家侄兒，他要□□(費口)。」

鄭氏驚的不敢做聲。張篦娘吃了一杯茶去了。

朱玉回來，鄭氏□□□□□□□(對他一說，宋玉也)便慌□，□□□□□□（張，來埋怨李都管。）李都管倒也沒法。

只見朱安國得了實信，一逕走到朱玉家來，怒吼吼的道：「小叔！你收留迷失子女不報官，也有罪了；卻又是侄婦，這亂了倫理。你怎麼處？」

朱玉正是無言，恰好鄭氏在裏面張見他模樣，急走出來道：「強賊，原來是你麼！你殺死我母親，搶了我箱子，還來爭什親！」

朱安國抬頭一看，喫一驚，道：「鬼出了！」還一路嚷出去道：「有這等事，明日就縣裏告你。你阿叔該佔侄兒媳婦的麼？」回去想了一夜，道：「我告他佔我老婆，須有媒人作證。他告我謀財殺命，須無指實。況且我告在先，他若來告時，只是攔水錢。自古道：『先下手爲強』」。這邊親、鄰倒還勸朱玉處些財禮還他，他先是一張狀子告在縣裏，道：

滅倫奸佔事：切某於天啓六年二月，憑媒張氏，禮聘鄭敬川女爲妻。獸叔朱玉，貪女姿色，乘某未娶，帶棍劈槍，據家淫佔。理說不悛，反行狂毆。泣思親屬相姦，倫彝滅絕；恃強姦佔，法紀難容。叩天剪除、斷給，實爲恩德。上告。

縣尊準了，便出了牌，差了兩個人，先到朱安國家。吃了東道，送了個『堂衆包兒，又了後手。說自己□□□(明媒久)聘，朱玉強佔。

差人聽了這些口詞，逕到朱玉家來。見朱玉是小官兒，好生拿捏道：「阿叔奸佔侄兒媳婦，這是有關名分的。據你說，收留迷失子女也是有罪，這也是樁大事。」朱玉忙整一個大東道，央李都管陪他。這講公事是有頭除的，李都管爲自己，倒爲差人充拓，拿出一個九錢當兩半的包兒。差人遞與李都管道：「你在行朋友，拿得出？譬如水不氽來，討這婦人也得斤把銀子，也該厚待我們些。」只得又添到一兩二錢。一個正差董酒鬼，後手三錢，貼差蔣獨桌，倒後手五錢，約他訴狀。朱玉央人作一紙訴狀，也訴在縣裏。道：

劫賊反誣事：切某貧民守分，本月因有水災，婦女鄭氏，衆憐無歸，議某收娶。豈惡朱安國，先乘鄭氏避患，劫伊箱二隻，並殺伊母胡氏。懼鄭氏告理，駕詞反誣。叩拘親族朱鳳、陳愛、李華等，電鞫殄賊超誣，頂恩上訴。

縣尊也準了。出了牌，叫齊犯人，一齊落地。差人銷了牌，承行吏唱了名，先叫原告朱安國，上去道：「小的原於天啓六年，用緞四匹，財禮十六兩，聘鄭氏爲妻，是這張氏作媒，約在目今十月做親。不料今遇水災，惡叔乘機奸佔。」

謝縣尊聽了，便問道：「莫不是水氽到他家，他收得麼？這也不是奸佔了。」

便叫張氏問道：「朱安國聘鄭氏事有的麼？」

張氏道：「是婦人親送去的。」

縣尊道：「這婦人可是鄭氏麼？」

張氏道：「正是。」

又叫朱玉：「你怎麼收留侄婦，竟行奸佔？」

朱玉道：「小人七月廿三日在家避水，有這婦人氽來，說是袁花人，母子帶有兩個黑箱，被人謀財害了母親，剩得她，要小人救。小人救在家裏，等她家裏來尋。過了五六日，至無人來。她說家裏沒人，感小的恩，情願與小的做使女。有親族鄰人(陳愛，)朱鳳等，說小的尚未有妻，叫小的娶了。小的也不認得她是侄婦。後起喫酒時，鄭氏認得朱安國是推她母子下水、搶她箱子的人，婦人要行告理，他便來反誣。」

縣尊道：「你雖不知是侄婦，但也不該收迷失子女。」

朱玉道：「小的也不肯收，婦人自沒處去。」

縣尊叫鄭氏問道：「妳父母在日曾許朱安國來麼？」

鄭氏道：「曾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聽說此事，但不知是朱)安國，不是朱安國？」

張篦娘道：「我曾□□□(送來的)聘禮，怎說得不是？」

鄭氏道：「禮是有，兩匹花綢，十六兩銀子、□□□□（現在箱內，）被這強賊搶去，還推我落水。」

縣尊道：「□□□□□□（妳既受朱家聘），也不該又從人了。」

鄭氏道：「老爺，婦人□□□□□□(那時被這強賊)劫財謀命，若不是朱玉撈救，婦人還有□□□□□(什身子嫁與)朱家。」

縣尊道：「論理他是禮聘，妳這邊□□□□□□(私情，還該斷與)朱安國纔是。」

鄭氏道：「老爺，他劫婦人財，□□□□(殺婦人母)，又待殺婦人，這是仇家。婦人寧死不從。」

縣尊道：「果有這樣奇事！」

叫朱安國：「你怎謀財謀命？」

朱安國叩頭道：「並沒這事。」

鄭氏道：「你歇船在大樹下，先推我母親，後推我，我認得你。還有一臘梨小廝稍船，你還要賴？只怕劫去箱子與賊物，在你家裏搜得出哩！」

朱安國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若有這事害黃病死！妳只要嫁朱玉，造這樣是非。」

縣尊道：「也罷。」

叫鄭氏：「妳道是怎麼兩個箱？我就押妳兩人去取來。」

鄭氏道：「是黑漆板箱二個。一個白銅鎖，後邊脫一塊合扇；一個是黃銅鎖，沒一邊銅館。」

縣尊又問道：「箱內是什麼物件？」就叫鄭氏報，一個書手寫：

絲一百二十兩，計七(紡)車；綿布六匹；□(薴)布□□(二匹)半；綿兜斤半；銅錢三千二百文；□□□□(錠銀五兩)；碎銀三兩；銀髻一頂；銀圈一個；□□□□(抹頭一圈)；俏花八枝；銀果子簪三枝；玉花簪四枝；(銀)古折簪二枝；銀戒指八個；銀挖一枝；□□(銀環)二雙；水紅綿綢一匹；紅絲綢襖一件；□□(官綠)絲綢襖一件；月白綿綢襖一件；青綢衫一件；紅綢裙一條；藍綢裙一條；大小青布衫二件；藍布衫二件；白布裙二條；紅布襖一件；綠布裙一條；聘禮紅花綢一匹；沙綠□□(花綢)一匹；聘銀四錠十六兩；田契二張；□□□(桑地契)一張；還有一時失記的。

縣尊就着兩個差人，同朱安國、鄭氏去認取：道：「東西如有，我把朱安國定罪；如無，將鄭氏坐誣。」

差人押了到朱安國家，果見兩隻黑箱。鄭氏道：「正是我的。」

朱安國說：「不是。」

差人道：「是不是，老爺面前爭。」便叫人扛了，飛跑到官。

朱安國還是強爭，鄭氏執定道：「是我的！」

謝縣尊道：「朱安國，我也着吏與你爲一單，你報來，我查對。」

朱安國道：「小的因水來並做一處。亂了，記不清。」

縣尊道：「這等竟是她的了。」朱安國無奈，故亂報了幾件。

只見一打開，謝縣尊道：「不必看了，這是鄭氏的。」

朱安國叩頭道：「實是小的財物，哪一件不是小的苦掙的？」

謝縣尊道：「且拿起來！你這奴才，你箱籠俱未失水，它是失水的。你看她那布匹衣服，哪件沒有水漬痕？你還要強爭。」檢出銀子、銅錢，數都不差。

謝縣尊叫夾起來，倒是朱玉跪上去道：「小的族兄只得這子，他又未曾娶妻，若老爺正法，是哥子絕了嗣了。況且劫去財物已經在官；小的妻子未死，只求老爺天恩。」

謝縣尊道：「他謀財劫命，俱已有行，怎生饒得？」

衆人又跪上去道：「老爺，日前水變，人家都有打撈的。若把作劫財，怕失物的紛紛告擾，有費天心。據鄭氏說殺她母親，也無見證。」

朱安國又叩頭道：「實是她箱子撞了小人的船，這女子振下水去，並不曾推她，並不曾見老婦人。小的妻子情願讓與叔子，只求老爺饒命。」

縣尊道：「你這人強梁，畢竟日後還思謀害朱玉，這決不可饒。」

朱安國又叩頭道：「若朱玉後日有些長短，都□□□(是小人)償命。」親族鄰里又爲叩頭求饒。縣尊也就將就出審單道：

朱安國乘危射利，知圖財而不知救人，而已聘之妻，遂落朱玉手矣！是天禍兇人，奪其配也。人失而寧知已得之財，復不可據乎？朱玉拯溺得婦，鄭氏感恩委身，亦情之順第，鄭氏之財歸之鄭氏，則安國之聘亦宜還之安國耳。事出異常，法難深繩，姑從寬宥，仍立案以杜訟端。

縣尊道：「這事謀財謀命，事宜重處。正是災荒之時，鄭氏尚存，那箱子還只作撈取的，我饒你罪，姑不重究。朱安國還着他出一結狀，並不許陰害朱玉。我這裏還爲他立案，通申三院。」衆人都叩謝了出來。

那邊朱玉與鄭氏歡歡喜喜，領了這些物事家去。到家，請鄰舍，請宗族，也來請朱安國。朱安國自羞得沒臉嘴，不去。他自得了個花枝樣老婆，又得了一主錢，好不快活！

一念慈心天鑑之，故教織女出瑤池。

金繒又復盈笥篋，羞殺欺心輕薄兒。

只見朱安國嘆氣如雷道：「當初只顧要財，不顧要人。誰知道把一個老婆送與了叔子，還又把到手的東西一毫不得，反喫一場官司。」又去了幾兩銀子，把追來的財禮，也用去一半，整日懊恨不快，害成一個黃病，幾乎死了。鄉里間都傳他一個黑長不長進的名。

朱玉人道他忠厚慈心，都肯扶持他。

這可不見狠心貪財的，失人還失財；用心救人的，得人又得財。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。

故當時曾說江西楊溥內閣，其祖遇江西洪水發時，人取箱籠，他只救人。後來生了楊閣老，也贈閣老。這是朱玉對證。又有福建張文啓，與一姓周的避寇入山，見一美女。中夜周要奸他，張力止。又送此女至一村老家，叫他訪他家送還。女子出釵□□(釧相)謝，他不受。後有大姓黃氏，招文啓爲婿，成親之夜，細看妻子，正山中女子。是護他正護其妻，可爲朱安國反證。誰謂一念之善惡，天不報之哉！

# 第二十六回 院裏花空憶 湖頭計更奸

綽約牆頭花，分輝映衢路。

色隨煦日麗，香逐輕風度。

蛺蝶巧窺伺，翩翩兢趨附。

譴綣不復離，迴環故相慕。

蛛網何高張，纏縛苦相怖。

難張穿花翅，竟作觸株兔。

□(朱)文公有詩云：「世上無如人慾險，幾人到此誤平生。」□(說)得人到女色上，最易動心。就是極有操守的，到此把生平行誼都壞。且莫說當今的人，即如往古楚霸王，豈不是殺人不眨眼的魔君，輪到虞姬身上，至死依然戀戀。又如晉朝石崇，愛一個綠珠，不捨得送與孫秀，被他族滅。唐朝喬知之愛一妾，至於爲武三思所害。至若耳目所聞見，杭州一個秀才，年紀不多，也有些學問，只是輕薄好挨光、討便宜。因與一個緞行中人往來，相好得緊。見他妻子美貌，他便乘機勾搭。故意叫婦人與他首飾，着他徹夜去賭。自己得停眠整宿。還道不像意，又把婦人拐出，藏在墳庵裏。她丈夫尋人時，反幫他告狀，使他不疑。自謂做得極好，不意被自家人知覺，兩個雙雙自縊在庵中，把一個青年秀才陪着紅粉佳人去死，豈不可惜？又還有踹人渾水，佔了人拐帶來的女人，後來事露，代那拐帶的喫官司、喫敲、喫打。奸人妻子，被人殺死，被旁人局詐。這數種卻也是尋常有的，不足爲奇。如今單講的是：貪人美色，不曾到手，卻也騙去許多銀子，身受凌辱的，與好色人做個模樣。

話說浙江杭州府，宋時名爲臨安府，是個帝王之都。南柴、北米，東菜、西魚，人煙極是湊集，做了個富庶之地，卻也是狡獪之場。東首一帶，自錢塘江，直通大海。沙灘之上，竈戶各有分地，煎沙成鹽，賣與鹽商，分行各地。朝廷因在杭州菜市橋設立批驗鹽引所，稱掣放行，故此鹽商都聚在杭城。

有一個商人姓吳，名爚，字爾輝。祖籍徽郡。因做監，寓居杭城箭橋大街。年紀三十二、三，家中頗有數千家事。但做人極是嗇吝，真是一個銅錢八個字！臭豬油成壇，肉卻不買四兩。憑你大熟之年，米五錢一石，只是喫些清湯不見米的稀粥。外面恰又裝飾體面，慣去闖寡門，喫空茶，假耽風月。見一個略有些顏色婦人，便看個死。苦是家中撞了個嫗人，年紀也只三十歲，卻是生得胖大，雖沒有晉南陽王保身重八百斤，卻也重有一百廿。一個臉，大似面盤；一雙腳，夫妻兩個可互穿得鞋子。房中兩個丫鬟：一個秋菊，年四十二；一個冬梅，年三十八。一個髻兒長歪扭在頭上，穿了一雙靸鞋，日逐在街坊上買東買西，身上一件光青布衫兒，齷齪也有半寸多厚。正是：

何處生來窈窕娘？懸河口闊劍眉長。

不須輕把裙兒揭，過處時聞醬醋香。

只因家中都是羅剎婆、鬼子母，把他眼睛越弄餓了，逢着婦人，便出神的看。時常爲到鹽運司去，往貓兒橋經過。其時橋邊有個張二孃，乃是開機坊王老實女兒，哥哥也在學，嫁與張二官，叫名張彀。張家積祖原是走廣生意，遺有賬目，張彀要往起身進廣收拾。二孃阻他，再三不肯，只留得一個丫環桂香伴她。不料一去十月有餘，這婦人好生思想。正是：

曉窗睡起靜支頤，兩點愁痕滯翠眉。

雲髻半髽慵自整，王孫芳草系深思。

常時沒情沒緒的倚着樓窗看。

一日，恰值着吳爾輝過，便釘住兩眼去看他。婦人心有所思，哪裏知道他看？也不躲避。他道：「這婦人一定有我的情。」故此動不也動，賣弄身分。以後裝扮得齊齊整整，每日在她門前晃。有時遇着，也有時不遇着。心中常自道：「今日這一睃，是丟與我的眼色；那一笑與我甚是有情。」若不見她在窗口時，便踱來踱去。一日穿梭般走這樣百十遍。

也是合當有事。巧巧遇着一個光棍，道：「這塌毛甚是可惡！怎在這所在，哄誘人良家婦女！」意思道他專在這廂走動，便拿他鵝頭。不料一打聽，這婦人是良家，丈夫雖不在家，卻極正氣，無人走動。這光棍道：「待我生一計弄這蠻子。」算計定了。

次日立在婦人門首，只見這吳爾輝看慣了，仍舊這等側着頭、斜着眼，望着樓窗走來。光棍卻從他背後，輕輕把他袖底□□(一扯)，道：「朝奉！」

吳爾輝正看得高興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是什人？素不相識。」

這光棍笑道：「朝奉，我看你光景，想是看上這婦人。」

吳爾輝紅了臉道：「並沒這事，若有這事，不得好死，遭惡官司！」

光棍道：「不妨！這是我房下。朝奉若要，我便送與朝奉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我斷不幹這樣事！」板着臉去了。

次日，這個光棍又買解，仍舊立在婦人門前，走過來道：「朝奉，舍下喫茶去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不曾專拜，叨擾不當。」

那光棍又陪着他走，說：「朝奉，昨日說的，在下不是假話。這房下雖不曾與我生有兒女，卻也相得。不知近日爲些什麼，與老母不投，兩邊時常競氣，老母要我出她。她人物不是獎說，也有幾分，性格待我極好，怎生忍得？只是要做孝子，也做不得義夫。況且兩硬必有一傷，不若送與朝奉，得幾十兩銀子，可以另娶一個。她離了婆婆，也得自在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恩愛夫妻，我怎麼來拆散你的？況且我一個朋友，討了一個有夫婦人，被她前夫累累來詐，這帶箭老鴉，誰人要她？」

光棍道：「我寫一紙離書與你是了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若變臉時，又道離書是我逼勒寫的，便畫把刀也沒用，我怎麼落你局中？」

光棍道：「這斷不相欺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這再處。」自去了。

到第三日，這光棍打聽了他住居，自去相見。吳爾輝見了，怕裏面聽得，便一把扯着道：「這不是說話處。」倒走出門前來。

那光棍道：「覆水難收，在下再無二言。但只是如今也有這等迷癡的人，怪不得朝奉生疑。朝奉若果要，我便告她一個官府執照，道她不孝，情願離婚，聽她改嫁。朝奉便沒後患了。」

吳爾輝沉吟半日道：「怕做不來。你若做得來，拿執照與我時，我兌二十兩；人到我門前時，找上三十兩，共五十兩。你肯便做。」

光棍道：「少些。似她這標緻，若落水，怕沒有二百金？但她待我極恩愛，今日也是迫於母命，沒奈何，怎忍做這沒陰騭事？好歹送與朝奉，一百兩罷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太多。再加十兩。」兩邊又說，說到七十兩。先要執照爲據，兌銀。此時光棍便與兩個一般走空騙人好夥計商量起來做一張呈子，便到錢塘縣。此時本縣缺官，本府三府署印面審詞狀。這光棍遞上呈子，那三府接上一看：

具呈人張青

呈爲懇恩除逆事：切青年幼喪父，依母存活。上年蹇娶悍婦王氏，恃強牴觸，屢訓不悛，忤母致病，裏鄰陳情、朱吉等證。痛思忤逆不孝，事關七出。悍婦不去，孀母不生。叩乞批照離嫁，實爲恩德。上呈。

那三府看了呈，問道：「如今忤逆之子，多系愛妻逆母。你若果爲母出妻，可謂孝子。但只恐其中或是夫妻不和，或是寵妾逐妻，種種隱情，駕忤逆爲名有之。我這邊還要拘兩鄰審。」

光棍道：「都是實情。老爺不信，就着人拘兩鄰便是。」

三府便掣了一根籤，着一個甲首吩咐道：「拘兩鄰回話。」

這甲首便同了光棍，出離縣門。光棍道：「先到舍下，待小弟邀兩鄰過來。」就往運司河下便走。

將近肚子橋，只見兩個人走來，道：「張小山，怎麼這樣呆？」

光棍便對張甲首道：「這是我左鄰陳望湖，這是右鄰朱敬松。」

那敬松便道：「小山，夫妻之情，雖然他有些不是，衝突令堂，再看他半年三月處置。」

光棍道：「這樣婦人，一日也難合夥。說什半年三月！」

陳望湖道：「你如今且回去，再接他阿叔，同着我們，勸她一番。又不改，離異未遲。」

光棍道：「望湖，我們要做人家的人，不三日五日大鬧，碗兒、盞兒甩得沸反，一月少也要買六、七遭。便一生沒老婆，也留她不得！如今我已告準，着這位老牌來請列位面審，便準離了。」

敬松道：「只可打攏，怎麼打開？我不去，不做這沒陰騭事。」

甲首道：「現奉本縣老爺火籤拘你們，怎推得不去？」

陳望湖道：「這也是。他們大娘做事拙實的，虛不得。」

光棍道：「今日我們且同到舍下坐一坐，明日來回話。」

甲首道：「老爺立等。」

敬松道：「這時候早堂已退了，晚堂不是回話的時節，還是明日罷。」

陳望湖道：「巧言不如直道，你畢竟要了落老牌？屋裏碗碟昨日打得粉碎，令正沒好氣，也不肯替你安排。倒不如在這邊酒店裏坐一坐罷。」四個便在橋邊酒店坐下。一頭喫酒，一頭說。

敬松道：「看不出，好一個人兒，怎麼這等狠。」

陳望湖道：「令堂也瑣碎些，只是逆來順受，不該這等放潑，出言吐語，教道鄉村。」

甲首道：「這須拿她出來，拶她一拶，打她二十個巴掌，看她怕不怕？」

光棍道：「倒也不怕的。」

敬松道：「罷，與她做什冤家！等她再嫁個好主顧。」

差人道：「不知什麼人晦氣哩！」

吃了一會。光棍下樓去了一刻，稱了差使錢來。差人不喫飯，寫了一個飯票。這三個都吃了飯。送出差使錢來，差人捏一捏道：「這原不是鬥毆、戶婚、田土，講得差使起的。只是也還輕些。」

敬松道：「這裏想有三分銀子，明日回話後，再找一分。」

差人道：「再是這樣一個包兒罷！」

陳望湖道：「酌中，找二分罷。」

差人道：「明日我到那邊請列位。」

望湖道：「沒什湯水，怎勞你遠走？明日絕早我們三個自來罷。」

差人道：「這等明早懊來橋邊會，火籤耽延不得的。」

次早，差人到得橋邊，只見三個已在那邊，就同到縣中。

伺候升了堂，差人過去繳籤，稟道：「□□□(帶兩鄰)回話的。」

三府便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光棍道：「小人□□，□□□(張青，因妻子)忤逆母親，告照離異，蒙着喚兩鄰審問，今日見在這邊伺候。」

三府道：「那兩鄰怎麼說？」

只見這兩個道：「小人是兩鄰。這張青是從小極孝順的。他妻子委是不賢，常與他母親爭競。前日失手推了母親□□□(一跤，致)一氣成病。以致激惱老爺。」

三府道：「這還該拿□□(來處。」)

□□(光棍)便叩頭道：「不敢費老爺天心，只求老爺龍筆賜照。」三府便提起筆寫道：

□□(王氏)忤逆不孝，兩鄰證之已詳，一出無辭矣。姑免拘究，準與離異。

批罷。光棍道：「求老爺賜一顆寶。」三府便與了一顆印。光棍又用了一錢銀子掛了號，好不欣然。

來見吳爾輝，吳爾輝看了執照，道：「果然你肯把她嫁我？」

光棍道：「不嫁，你告執照。」

爾輝滿心歡喜，便悄悄進去，拿了□(一)封銀子：十七兩搖絲，三兩水絲。

光棍看了道：「兌準的麼？後邊銀水，還要好些。明日就送過來。」

爾輝道：「我還要擇一日，今日初七，十一日好。你可送到葛嶺小莊上來。」

那光棍已是誆了二十兩到手了。

第二日，央了個光棍，穿了件好齊整海青，戴了頂方巾，他自做了伴當，走到張家來。

那光棍先走到坐啓布旁邊，叫一聲：「張二爺在家麼？」

婦人在裏邊應道：「不在家。」

光棍便問道：「哪裏去了？」

裏邊又應道：「一向廣裏去，還未回。」

只見戴巾的對光棍道：「你與他一同起身的，怎還未回？」

光棍道：「我與他同回的。想他不在這邊，明日那邊尋他是了。」戴巾的轉身便去。

那婦人聽了，不知什意故，忙叫：「老爹請坐喫茶！我還有話問。」那人已自去了。

婦人道：「桂香，快去扯他管家來問！」

此時這光棍故意慢走，被桂香一把拖住道：「娘有話問你。」

光棍道：「不要扯！老爹還要我跟去拜客。」桂香只是拖住不放，扯到家中。

婦人問道：「你們哪家？幾時與我二爺起身？如今二爺在哪邊？」這人趑趄不說。

婦人叫桂香拿茶來。道：「一定要你說個明白。」

光棍道：「我姓俞。適才來的，是我老爹。叫我在廣東做生意，你們二爺一同起身。因二爺缺些盤纏，問我借了幾兩銀子。故此我老爹來拜。」

婦人道：「他怎麼沒盤纏？」

光棍道：「他銀子都買了蘇木、胡椒與銅貨，身邊剩得不多。故此問我們借。」

婦人道：「他幾時起身？」

光棍道：「是三月初三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幾時到的？」

光棍道：「前月廿八。」

婦人道：「怎同來，他又不到？你說明日那邊尋，是哪邊？」

光棍道：「我說明日再尋他，不曾說『那邊』。」

婦人道：「我明明聽得的。好管家，說了我謝你。」

光棍道：「說了口面狼藉，又是我的孽。」

又待要走，婦人便趕來留，說：「桂香，我針線匾裏有一百銅錢。拿來送管家買酒喫。」

光棍道：「說便說，二孃不要氣。」

婦人道：「我不氣便了。」光棍道：「你二爺在廣時，曾嫖一個楊鸞兒，與她極過得好。要跟二爺來，二爺不肯。直到臨起身，那楊鸞兒哭哭啼啼，定要嫁他，身邊自拿出一主銀子，把(將)二爺贖身，二爺一釐不曾破費。因添了一個內眷，又討了一個丫頭，恐怕路上盤纏不夠，問我借銀十兩同來。」

婦人道：「既同來，得知他在哪裏？」

光棍道：「這不好說。」

婦人道：「這一定要說！」

光棍道：「這內眷生得也只二孃模樣，做人溫柔，身邊想還有錢。二爺怕與二孃合不來，路上說要尋一個莊，在錢塘門外，與她住。故此到江頭時，他的貨都往進龍浦、赤山埠湖裏去，想都安頓在莊上。目下也必定回了。」

婦人道：「如何等得他回、一定要累你替我去尋他。」

光棍道：「我爲這幾兩銀子，畢竟要尋他。只是不好領二孃去。且等明日尋着了她，來回復。」這光棍騙了一百錢去了。

這婦人氣得不要，人上央人，去接阿哥王秀才來。把這話一說，連那王秀才弄得將信將疑，道：「料也躲不過，等他自回。」

婦人道：「他都把這些貨，發在身邊發賣。有了小老婆，又有錢用，這黑心忘八還肯回來？好歹等那人明日回覆，後日你陪我去尋他。」兄妹兩個吃了些酒，約定自去。

等到初十下午，只見這光棍走將來。桂香看了，忙趕進去道：「那人來了！」

婦人忙走出道：「曾尋着麼？」

光棍道：「見了。在錢塘門外一個莊上。早起老爹去拜，你二爺便出來相見，留住喫飯。這貨雖發一半到店家，還未曾兌得銀子，約月半後還。姨娘因我是同來熟人，叫我到裏面，與我酒喫，現成下飯燒鴨、熩蹄子、湖頭鯽魚，倒也齊整。姨娘不象在船中穿個青布衫，穿的是玄色冰紗衫、白生絹襖襯，水紅胡羅裙，打扮得越嬌了。二爺問我道：『你曾到我家麼？』我道不曾。他說：『千定不可把家中得知。』昨日不曾吩咐得，我又尖了這遭嘴。」

這婦人聽了，把腳來連頓幾頓，道：「有這忘八！你這等穿喫、快活，丟我獨自在家！明早央你替我同去尋他。」

光棍道：「怕沒工夫。況且我領了你去，張二爺須怪我。後邊不好討這主銀子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只領我到，我自進去罷。日後銀子竟在我身上還。沒銀子我便點他貨與你。」又留他吃了些酒。

假喃喃的道：「沒要緊又做這場惡。」

婦人又扎縛他道：「我們明日老等你，千定要來。」光棍去了。

婦人隔夜約定轎子，又約了王秀才。清晨起來，煮了飯，安排了些魚肉之類。先是轎伕到，次後王秀才來。等了半晌，這光棍洋洋也到。那婦人好不心焦，一到，便叫他吃了飯，吩咐桂香看家。婦人上了轎，王秀才與光棍隨着，一行人望錢塘門而來。

這廂吳爾輝自得了執照，料得穩如磐石。只是家中嫗人，不大本分；又想張家娘子，又是不怕阿婆的，料也不善。恐怕好日頭爭競起來。他假說蕪湖收賬，收拾了鋪陳，帶了個心腹小郎歡哥，一個小廝喜童來到湖上。賃了個莊，稅了張好涼牀、桌椅；買了些動用傢伙碗盞；簇新做頂紅滴水月白鬍羅帳、綿綢被單。收拾得齊齊整整，只等新人來。

只見這張家轎伕抬個落山健，早已出錢塘門。光棍與王秀才走了一身汗也到城外。

婦人推開簾兒問道：「到也不曾？」

光棍道：「轉出湖頭便是。只是二孃這來，須兒得張二爺□□(好說)話。若他不在，只見得姨娘，他一個不認賬，叫我也沒趣。況且把他得知了，移了窠，叫我再哪裏去尋？如今轎子且離着十來家人家歇，等我進去先見了。我出來招呼你們，便進去；我不出來，你們不要衝進。我真要騙他到廳上，叫他躲不及你們方好。」

王秀才連聲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」就歇下轎。王秀才借人家門首坐了。

光棍公然搖擺進去，見了吳爾輝。吳爾輝道：「來了麼？」

光棍道：「轎已在門前，說的物可見賜。」

吳爾輝說：「待人進門着。」

光棍道：「這吳朝奉！轎在門前，飛了去？只是在下也有些體面。就是他令兄，也是個在庠朋友，見在外邊送，當面在這裏兌銀子，不唯在下不成模樣，連他令兄也覺難爲。如今我自領了銀子去，等他令兄進來。只是他令兄，朝奉須打點一個席兒待一待，也是朝奉體面。」

吳爾輝便叫小廝去看，道：「果然轎子歇在十來家門前。」爾輝便叫小廝去叫廚子，將銀子交出，都不是前番銀子，一半九二三逼衝；一半八成極逼火。

光棍道：「朝奉不忠厚，怎拿這銀子出來？要換過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兄胡亂用一用罷！這裏寓居，要換不便。」光棍定要換，吳爾輝便拿出一兩逼火道：「換是沒得換。兄就要去，這兩作東罷。」

光棍恐怕耽延長久，婦人等不得趕進來，便假脫手道：「罷！罷！再要添，也不成體面。」作辭去了。

走到轎邊道：「兩個睡得高興，等了半日纔起來。如今正在廳上與個徽州人說話，快進去。」婦人聽了，忙叫轎伕。一個偏在那裏系草鞋帶不來。婦人恨不得下轎跑去，便與王秀才一同闖進莊門。

吳爾輝正穿得齊齊整整的站在那邊等王秀才。

這婦人一下轎道：「欺心忘八，討得好小！」

那吳爾輝愕然道：「這是妳丈夫情願嫁與我，有什欺心？」

婦人一面嚷，王秀才道：「舍妹夫在哪裏？」

吳爾輝道：「學生便是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混帳！舍妹夫張二兄在哪裏？」

吳爾輝道：「他收了銀子去了。今日學生就是妹夫了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他收拾銀子躲了麼？聞他娶一個妾在這裏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娶妾的便是學生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妹子不要嚷，我們差來了。娶妾的是此位，張二已躲去了。我們且回罷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怎麼就去？令妹夫已將令妹嫁與學生。足下來送，學生還有個薄席，一定要寬坐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這等叫舍妹夫出來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他拿了銀子去了。還在轎邊講話。」此時說來，都是驢頭不對馬嘴，婦人倒弄得打頭不應腦，沒得說。

王秀才道：「才方轎邊說話的，是俞家家人，是領我們來尋舍妹夫的。哪裏是舍妹夫！」

吳爾輝道：「正是你前邊令妹夫。他道令妹不孝，在縣中告了個執照，得學生七十兩銀子，把令妹與學生作妾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奇事！從哪邊說起？舍妹夫在廣東不回，是這個人來說，與他同回，帶一個妾，住在這廂。舍妹特來白嘴。既沒有妾在此，罷了。有什得你銀子，嫁你作妾事。」

吳爾輝道：「拿執照來時兌去二十，今日兌去五十，明明白白令妹夫得了銀子去。怎麼沒人得銀？」

扯了王秀才道：「學生得罪！宅上不曾送得禮來，故尊舅見怪，學生就補來。桶兒親，日後正要來往。恕罪！恕罪！」

王秀才道：「怎麼說個『禮』？連舍妹早喪公婆，丈夫在廣，有什不孝？誰人告照？」

吳爾輝道：「尊舅歪廝纏！現有執照、離書在此。」忙忙的拿出來看。

王秀才看了道：「張青也不是舍妹夫名字。是了，你串通光棍誆騙良人妻子爲妾。」一把便來搶這執照。

吳爾輝慌忙藏了道：「你搶了，終不然丟去七十兩銀子？這等是你通同光棍，假照誆騙我銀子了。」

王秀才道：「放屁！」一掌便打過去。

吳爾輝躲過，大叫道：「地方救人！光棍圖賴婚姻，打人！」

王秀才也叫道：「光棍強佔良人妻子，毆辱斯文！」哄了一屋的人，也不知哪個說的是。

王秀才叫：「轎伕且抬了妹子回去，我自與他理論！」吳爾輝如何肯放。

旁邊人也道：「執照真的；沒一個無因而來之理！」兩下甚難解交。

巧巧兒按察司湖船中喫酒回。一聲：「屈」，叫鎖發錢塘縣審。發到縣來，王秀才說是「秀才」，學中討收管。吳爾輝先在鋪中受享一夜。

次日王秀才排了「破靴陣」，走到縣中。行了個七上八落的庭參禮，王秀才便遞上一張是「假照誆佔」事，道：「生員有妹嫁與張彀。土豪吳爚乘她夫在廣，假造臺臺執照，強搶王氏，以致聲冤送臺。伏乞正法。」你一句，我一句。

那三府道：「知道。我一定重處。」就叫這一起。只見吳爚也是一張狀子，道「誆劫事」，道：「無子娶妾，遭光棍串同王氏，誆去銀七十兩。」

那三府道：「王生員，你那妹子沒個要嫁光景，怎敢來佔？」

王秀才道：「生員妹子原有夫張彀，在廣生理。土豪吳爚貪她姿色，欺她孤身，串通光棍，假稱同夥，道生員妹夫娶妾在吳爚家，誆生員妹子去。若不是生員隨去，竟爲強佔了。」

三府叫吳爚道：「你怎敢強佔人家子女？」

吳爚道：「小人因無子要娶妾，王氏夫張青拿了爺臺執照，說他妻子不孝，老爺準他離異，要賣與小的。昨日他送這婦人到門，兌七十兩銀子去。卻教這王生員道小人強佔，希圖白賴。」就遞上抄白執照。

三府道：「王生員，這執照莫不是果有的事？」

王秀才道：「老大人，舍妹並無公婆，張彀未回。兩鄰可審，現在外邊。」

三府道：「叫進來。」只見衆鄰里一齊跪在階下。

三府道：「叫一個知事體的上來！」

一個趙裁縫便跪上去。三府道：「張青可是你鄰里麼？」

趙裁道：「小的鄰舍只有張彀，沒有張青。」

三府道：「是張彀麼？」

趙裁道：「是！是！」

三府道：「如今在哪裏？」

趙裁道：「舊年八月去廣裏未回。」

三府道：「王氏在家與何人過活？」

趙裁道：「她阿婆三年前已死，阿公舊年春死在廣東，家裏只有一個丫頭桂香。」

三府道：「她前日爲什麼出去？」

趙裁道：「是大前日有個人道她丈夫討小在錢塘門外，返了兩日，趕去的。餘外小的不知。」

三府道：「你不要謊說。」

趙裁道：「謊說前程不吉！」

三府道：「你莫不是買來兩鄰？」

趙裁慌道：「見有十家牌：張彀過了趙志，裁縫生理，便是小的。」

三府討上去一看，上邊是：

周仁 酒店 吳月 織幾 錢十 淘沙 孫經 挑腳 馮煥 篦頭 李子孝 行販 王春 縫皮 蔣大成 磨鏡

共十個，並沒個陳清、朱吉。心裏也認了幾分錯。就問吳爚道：「執照是你與張青同告的麼？」

吳爚道：「是張青自告的。」

三府道：「你娶王氏，哪個爲媒？」

吳爚道：「小的與他對樹剝皮，自家交易的。」

三府道：「兌銀子時，也沒人見了？」

吳爚道：「二十兩搖絲、五十兩衝頭，都是張青親收。」

三府道：「在哪家交銀？婦人曾知道麼？」

吳爚道：「昨日轎子到門交的銀子。原說瞞着婦人的。」

三府道：「好一個兀突蠢材！娶妾須要明媒，豈有一個自來交易的？」

吳爚道：「小的有老爺執照爲據。」

三府道：「拿上來！」

吳爚道：「小的已抄白在老爺上邊。真本在家裏。」三府便喚前日拘張青兩鄰差人。

那甲首正該班，道：「是小的。」

三府道：「張青住在哪裏？」

答應道：「說在薦橋。」

三府道：「你仍舊拘他與兩鄰來！」

甲首道：「那日他自來的，小的並不曾認得所在。」

三府道：「又是一個糊塗奴才！」

三府便叫王生員：「我想，你兩家都爲人賺了。你那妹子原無嫁人事，不消講了。」

便叫吳爚：「你這奴才！若論起□(做)媒沒人、交銀無證，坐你一個誆騙人家子女，也無□（辭）！」

吳爚便叩頭道：「老爺，冤枉！」「只是你還把執照來支吾，又道見婦人到門發銀，也屬有理。如今上司批發，不可遲延，限你五日內，與那差人，這奴才尋獲張青。若拿不到，差人三十板；把這朦朧告照，局騙良人婦女罪名，坐在你身上！」叫討的當保，王生員與王氏、鄰里暫發寧家。

可笑這吳爚，在外喫親友笑；在家喫嫗人罵道：「沒廉恥入娘賊，讓我去討什小老婆！天有眼，銀子沒了，又喫惡官司！」耐了氣，只得與差人東走西闖，賠了許多酒食，哪裏去尋一個人影兒？

到第四日，差人對吳爚道：「吳朝奉，我認晦氣，跑了四日了。明朝該轉限，我們衙門裏人，匡得伸直腳打兩腿。你有身家的人，怎當得這拷問？況且朦朧誆騙，都是個該徒的罪名。須尋得一個分上纔好。」

吳爚原是一個臭吝不捨錢的，說到事在其間，也嗇吝不得。便與他去尋分上。正走間，一個人道：「張二倒回來了。王秀才妹子着什鬼？東走西跑打官司。」

差人道：「我們也去看看，莫不□□□（是張青）。」去時只見張家堆上許多貨，張彀還立在門□□(前收)貨，婦人立在簾邊。這張二且是生得標緻，與張青哪裏有一毫相像？吳爚見了，越覺羞慚。正是：

柳姬依舊歸韓子，叱利應羞錯用心。

差人打合吳爚，尋了一個三府鄉親，倒討上河，說要在王氏身上追這七十兩銀子。分上進去，三府道：「他七十兩銀子，再不要提起罷了。只要得王秀才不來作對，說你誆騙，還去惹他？但是上司批發，畢竟要歸結。只可爲他，把事卸在張青身上，具由申覆。」

只這樣做，又費兩名「水手」。三府爲他具由，把誆騙都說在張青身上，照提緝獲。吳爚不體來歷，罰谷。事完也用去百十兩。正是：

羊肉不喫得，惹了一身羶。

當場街坊上，編上一個《掛枝兒》道：

吳朝奉，你本來極臭極吝。人一文，你便當做百文。又誰知，落了煙花井。人又不得得，沒了七十金。又惹了官司也，着什麼要緊！

總之，人一爲色慾所迷，便不暇致詳，便爲人愚弄。若使吳君無意於婦人，棍徒雖巧，亦安能誆騙得他？只因貪看婦人，弄出如此事體。豈不是一個好窺良家婦女的明鑑。古人道得好：「他財莫要，他馬莫□(騎)。」這便是個不受騙要訣。

# 第二十七回 爲傳花月道 貫講差使書

　　　　莫笑迂爲拙，須知巧是窮。奇謀祕計把人蒙，浪向纖纖蝸角，獨稱雄。憐險招人忌，驕盈召鬼恫。到頭輸巧與天公，落得一身蕭索，枉忡忡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《南柯子》

　　這調是說巧不如拙。我嘗道拙的計在遲鈍，尺寸累積，鳩巢燕壘畢竟成家。巧的趨在便捷，一旦繁華，海市蜃樓，終歸消滅。況且這天公又憐拙而忌巧，細數從來，文中巧的莫如班、馬，班固死於獄中，史遷身下蠶室。武中巧的莫如孫、吳，孫臏被龐涓刖足，吳起被楚宗室射死。詩中巧的莫如李、杜，李白身葬採石，杜甫客死四川。遊說中巧的莫如蘇、張，蘇秦車裂齊國，張儀笞辱楚相。就是目今，巧竊權是閹宦魏忠賢，只落得身磔家藉，子侄死徙。巧趨附是崔尚書一流，崔宦戮屍，其餘或是充軍，或是問徒，或是罷職。看將起來真是巧爲拙奴，巧爲拙笑。就我

耳中所聞，卻有個巧計賺人，終久自害的。

　　話說浙江紹興府山陰縣，有一個鄉宦姓陳，自進士歷官副使，因與稅監抗衡，致仕回家。夫人鄭氏，生有一子，只得九歲。

到是初中時，在揚州娶得一個如夫人姓杜，生有一子，已是十七歲了，喚名陳鑣，字我閒，已娶李侍御次女爲妻。陳副使爲他求師，略在親友面前講得一聲，只見這邊同年一封薦書、幾篇文字，道：「此人青年篤學，現考優等，堪備西席」。這相知一封薦書、幾篇文字，道：「此人老成忠厚，屢次觀場，不愧人師。」又有至親、至友薦的。

陳副使擺撥不下，道：「青年的文字畢竟合時，但恐怕他輕佻、沒坐性；老成的畢竟老於教法，但恐怕筆底違時。」

正遲疑間，適值李親家李侍御薦一個先生，姓錢名流，字公佈，前道幫補，新道又是一等第六，是個時髦。陳副使道丈人爲女婿訪求，必定確的了，便自家去一拜，就下了一個請書。只見這先生年紀三十多歲，短胡，做人極是謙虛，言語吶吶不出口，叩他經、史，卻又響應。陳副使道：「小兒雖是癡長，行文了兩年，其實一竅不通，今遇老師，一定頓開茅塞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末學疏淺，既蒙老先生、李老先生重託，敢不盡力！」

陳副使想道：「我最怪如今秀才，才一考起，便志氣囂，逞才傲物，似這先生，可謂得人了！」誰知這錢公佈，他筆底雖是來得，機巧甚是出人。他做秀才，不學這些不肖日夕上衙門，自壞體面。只是往來杭州代考，包覆試三兩一卷，只取一名，每篇五錢；若只要黑黑卷子，三錢一首；到府間價又高了。每考一番，來做生意一次。及至幫補了，他卻本府專保冒籍，做活切頭。他自與杭、嘉、湖富家子弟，包倒，進學三百兩：他自去尋有才、有膽、不怕事秀才，用這富家子弟名字進試，一百八十兩歸做文字的，一百二十兩歸他。覆試也還是這個人，到進學，卻是富家子弟出來，是一個字不做，已是一個秀才了。回時大張旗鼓，向親鄰道：冒籍進學的。又捱一兩年，待宗師新舊交接時，一張呈子，改回原籍，怕不是個秀才？是一個大手段人。陳副使不知道，(送)了張五十金關書，擇日啓館，卻在陳副使東□□(莊上)，□(但)見：

　　　　(翠竹)敲風，碧梧蔽日。疏疏散散，列幾樹瑤草琪花；下下高高，出幾座危樓高閣。曲房臨水倚，朱欄碧檻水中浮；孤館傍山開，碧瓦紅檐山畔出。香拂拂花開別徑，綠蔭蔭樹滿閒階。蕭條草滿少人來，一鳥不鳴偏更寂。

這先生初到館甚是勤謹，每日講書、講文，不辭辛苦，待下人極其寬厚；陳公子是公子生性，動不動打罵，他都爲他委曲周旋勸解。以此，伏侍僮僕沒一個不喜歡。就與陳公子或稱表字，或稱老弟，做來文字只是圈。說來話只是好，有時園中清話，有時莊外閒行。陳公子不是請個先生，到是得個陪堂，兩邊殊是相安。

忽一日對陳公子道：「我閒，知道令岳薦我來意思麼？」

陳公子道：「不知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令岳聞知令尊有個溺愛嫡子之意，怕足下文理欠通，必至爲令尊疏遠，因我是他得意好門生，故此着我來教足下，足下可要留心，不可負令岳盛意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正是，連日家父來討文字，學生自道去不得，不敢送去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足下文字盡清新，送去何妨？」

陳公子道：「這等明日送去罷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這且慢！令尊老甲科，怕不識足下新時調，還得我改一改拿去。」

次早將來細細改了，留得幾個之、乎、也、者字，又將來圈了，加上批語送去。

果然陳副使看了大喜，道這先生有功，對如夫人說。這如夫人聽得兒子文理通，也大歡喜，供給極是豐厚。後邊(陳)副使誤認了兒子通，也曾大會親友面課，自在那邊看做，錢公佈卻令小廝，將文字粘在茶杯下送與他，照本謄錄；一次陳公子詐嫌筆不堪寫，館中取筆，把文字藏在筆管中與他；把一箇中、外都瞞得，陳公子是個通人了。但是錢公佈這番心，一來是哄陳副(使)，希圖固館；二來意思要得陳公子感激，時常齎助，不料只博得一個家中供給齊整。便是陳公子也忘記了自己本色，也在先生面前妝起通來，譚文說理。先生時常在他面前念些雪詩兒，道：「家中用度不足，目下柴、米甚是不給，欲待預支些脩儀，不好對令尊講。」

陳公子不過答應得聲：「正是呢。」也不說是學生處，先那幾何。幾番又道缺夏天衣服，故意來借公子衣服，要動他，公子又不買，錢公佈心中便也怏怏，道：「這不識好的，須另用法兒敲他！」

　　一晚步出莊門，師徒兩個綏緩的走，打從一個皮匠門首過，只聽得一聲道：「打酒拿壺去！」這聲一似新鶯出谷，嬌鳥啼花，好不嚦嚦可聽。師徒二人忙抬頭看時，卻是皮店廚邊立着一個婦人，羞羞縮縮，掩掩遮遮，好生標緻：

　　　　髻擁輕雲墮，眉描新月灣。

　　　　嫣然有餘媚，嫋娜白家蠻。

天下最好看的婦人，是月下，燈下，簾下，朦朦朧朧，十分的美人有十二分！況村莊之中，走出一個年紀不上二十來，眉目森秀，身體嬌柔，怎不動人？

錢公佈道：「這婦人是喫盅兒的。」

陳公子道：「先生怎知道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我只看見她叫打酒，豈不喫盅兒？」

陳公子道：「那秋波一轉，甚是有情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誰教你生得這等俏？」

也是合當有事，陳公子走不過十數間門面，就要轉來，來時恰好皮匠打酒已回，婦人伸手來接，青薴衫內露出只白森森手來，豈不可愛！陳公子便是走不動般，佇了一會方去。

回到莊中，道：「好一個薴羅西子！卻配這個麥粞包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只因老天配得不勻，所以□□(常做)出事來。你想這樣一個婦人，配這樣一個蠢漢，(難)道不做出私情勾當？」

陳公子道：「只怕也有貞潔的。」

(錢)公佈道：「我閒，哪個人心不好高，只因她爹、娘沒眼，把來嫁了這廝；帽也不戴一頂，穿了一領油膩的布衫，補洞的水襪，上皮灣的宕口草鞋，終日手裏拿了皮刀，口中銜了薴線，成什模樣？未必不厭他！若見一個風流子弟，人物齊整，衣衫掩潤，有不輸心、輸意的麼？雖然是這樣說，我們讀書人，須要存些陰德，不可做這樣事。」誰知陳公子晦氣到了，恰是熱血在心，不住想她，撇開先生，常自觀望。

似此數日，皮匠見他光景，有些惱了，因是陳公子，不敢惹他。

只見這日錢公佈着了一雙舊鞋，拿了十來個錢，去到他家裏打掌，把鞋脫與他，自坐着等。巧巧陳公子拜客回來，見了道：「先生在這裏做什麼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在這裏打掌。」

陳公子便捱到先生身邊，連張幾張，不見。錢公佈道：「你先回去。」

那陳公子笑一笑道：「讓你罷！」去了。

那皮匠便對錢公佈道：「個是高徒麼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正是，是陳憲副令郎。」

皮匠便道：「個娘戲！阿答雖然不才，做個樣小生意，阿答家叔洪僅八三，也是在學；洪論九十二合弟，見選竹溪巡司；就阿答房下，也是張堪輿小峯之女。咱日日在個向張望？先生借重對渠話話，若再來張看，我定用打渠，勿怪□□(粗魯)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老兄勿用動氣，個愚徒極勿聽說，阿答□(也)常勸渠，一弗肯改，須用本渠一介大手段。」

洪皮匠道：「學生定用打渠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勿用，我儂有一計，特勿好說。」便沉吟不語。

皮匠道：「駝茶來，先生但說何妨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渠儂勿肯聽教誨，日後做向事出來，陳老先生畢竟見怪，渠儂公子，你儂打渠，畢竟喫虧。依我儂，只是老兄勿肯(讀作孔——原注)！」

皮匠道：「但話。」

錢公市道：「個須吩咐令正哄渠進，老兄拿住子要殺，我儂來收扒，寫渠一張服辨，還要詐渠百來兩銀子，渠儂下次定勿敢來！」

皮匠歡天喜地道：「若有百來兩銀子，在下定作東請老先生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個用對分！」

皮匠道：「便四、六分罷！只陳副使知道咱伊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有服辨在東怕渠？」此時鞋已縫完，兩個又附耳說了幾句分手。

　　到得館中，陳公子道：「先生今日得趣了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沒什趣，女子果然好個女子，拿一盅茶出來請我，一發潔淨、噴香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果然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真當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這先生喫醋，打發我回，便同吃盅茶也不妨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婦人倒是有情的，只是這皮匠有些粗魯，不好惹他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先生你本怕我括上手，把這話來矬我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我好話，若惹出事來，須不關我事！」陳公子一笑，自回房去了。

次日，把腳下鞋子，拆斷了兩針線腳，便借名縫綻，到他家來。只見皮匠不在，叫了兩聲，婦人出來道：「不在家！」

陳公子看時，越發俊俏，道：「要他做些生活，不在，……大娘子胡亂替我縫一縫罷！」

那婦人笑道：「不會！」公子便脫下來遞去，道：「大娘子看一看，不多幾針！」婦人來接時，公子便捏上一把，甚是軟滑柔潤。

那婦人臉上一紅，道：「相公，斯文家不要粗魯！」公子也陪笑了一笑。

婦人道：「明日來罷！」

公子道：「明日晚來。」

婦人道：「晚，他在鄰家喫酒未得回，餉午罷！」公子趑趄出門，婦人也丟一個眼色，縮進去了。

陳公子巴不得天明，又巴不得天晚，打扮得齊齊整整，戴了玉簪、金穵、金茉莉筌，一身紗羅衣服，袖子內袖了二、三兩小錁兒，把一條白紗汗巾包了，對小廝道：「(我)出去就來，不必跟我。」逕到皮匠家來。

此時局已成□(了)，聽得他叫，皮匠便躲了，教婦人在裏面回報：「不在。」

(陳)公子聽得聲「不在」，便大踏步跳來。

婦人已憐他落局，暗把手搖道：「不要來！」那公子色膽如天，怎肯退步？婦人因丈夫吩咐，只得往樓上便跑。陳公子也跟上，一把抱住，便把銀子渡去。

那婦人接了，道：「且去，另日約你來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『放着鐘不打待鑄？』」一連兩個親親，伸手去扯小衣，只聽得樓門口腳步響，回頭看時，皮匠已拿了一把皮刀趕來了。

公子急了，待往樓窗跳下，一望樓又高，捨不得性命，心又慌，挪不得腳步，早被皮匠劈領一把，撳在地下。忙把刀來切時，卻被婦人一把搶去，道：「王大哥，做什賊勢！」

那皮匠便將來騎住，劈臉墩上兩拳，公子便叫：「饒命！」

婦人又道：「打殺人也要償命，不要蠻！」

公子又叫：「娘子救命！」只見凳上放着這婦人一雙雪白好裹腳，被皮匠扯過來，將手腳捆住。這公子嬌細人，驚得莫想掙一掙。

　　正捆時，只聽得先生高高的唱着本待學過來，公子便高叫：「先生救我一救！」

皮匠道：「我也正要捉這蠻子一同送官！」便跳起身來，往下便走。

卻好先生走到門前，這皮匠一(把)揪住，便是兩掌。

錢公佈道：「這廝這樣可惡！」

皮(匠道)：「你這蠻子，教學生強姦人婦女，還要強嘴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哪……哪有……有這……這樣……樣事？」

陳公子又叫：「先生快來！」一結、一紐，兩個一同上樓。

錢公佈道：「我教你不要做這樣事！令尊得知，連我體面何在？」那皮匠又趕去陳公子身上狠打上幾下，道：「娘戲個！我千難、萬難討得個老媽，你要戲渠？」

公子熬不得，道：「先生快救我！」

　　　　野花豔偏奇，狂且着貪想。

　　　　浪思赤繩系，竟落青絲網！

先生便問道：「老兄高姓？」

皮匠道：「我是洪三十六！」

先生便道：「洪兄，愚徒雖然弗好，實勿曾玷污令正。如今老兄已打了渠一頓，看薄面饒了渠，下次再弗敢來！」

皮匠道：「『蒼蠅戴網子，好大面皮』！雖是不曾到手，也喫渠親了兩個嘴，定用打殺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罷，饒了渠，等渠再陪老兄禮罷！」

皮匠道：「『打虎不倒被虎咬』。我弗打殺，定用送官，立介宗案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到官也須連累尊正。」

皮匠搖得頭落道：「也顧勿得！」

虧得婦人道：「我寧可死，決勿到官個！你怕後患，寫渠一張(伏辯)，放了渠去罷。」

公子道：「一憑娘子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洪兄放渠起來寫。」皮匠只不做聲。

錢公佈道：「你還有什題目話麼？」

皮匠道：「我還要三百兩銀子，饒渠性命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哪得多呵！送五兩折東陪禮……」

皮匠便跳起道：「放屁！你家老媽官與人戲，那三、五兩便歇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不要粗糙。」

公子捆縛不過，便道：「先生，加他些！」自十兩起，直加至一百兩，皮匠還做腔。

又虧得婦人道：「沒廉恥，把老婆騙錢，還只顧要！」皮匠與公佈怕做出馬腳來，便住手。一時沒現錢，把身上衣服，頭上簪、穵都除去。先生又到館中，將他衣、被、有七、八十兩玩器、手卷，都押在他家，限三日內銀贖，才放陳公子起來，手腳已麻了。又拿了一枝爛頭筆，一張紙，要他寫。公子沒奈何，只得隨着皮匠口裏說寫去：

　　　　立伏辨人陳某，不合於今四月廿三日，窺見鄰人岑氏頗有姿色，希圖奸宿，當被伊夫洪三十六拿住，要行送官。是某情急，央(求)親人錢某求釋，如□(或)不悛，仍行窺伺，聽憑告理。立此伏辨是實。

寫到「聽憑告理」處，皮匠還念兩句道：「如岑氏遭逼□(不)憤，致生事端，亦某抵償。」陳公子也待下筆，倒是錢公佈道：「這事斷沒有得，不消寫。」不寫了。公子與錢公(布)俱押了字，方得出門。

　　那陳公子滿臉慚惶，錢公佈□(又)路上動喃道：累他受氣，累他陪口分拆，後生家幹這樣沒要緊事！陳公子默默無言。到得房中，房中已(收)拾得罄盡。只得回家對他妻說，某好友要將田戤(銀)百兩，騙得出來。

果是先生去了半日。隨着人把衣服、書玩都一一搬來。只說婦人留住了金穵、玉簪，說不曾有。

次日連皮匠夫婦俱已搬去。公子甚是歡喜，道：「省得拿這張伏辨在此劫持我。」不知裏邊有許多委曲。

廿四日陳公子回家去設處銀子，他就暗地到皮匠家去，分了這些物件，只撿好玉瓶、古爐、好手軸袖回館中，又吃了他一個肥東。

到了廿五日，陳公子拿了銀，到館交付錢公佈，道：「先生，銀子已有了，快去贖來，怕老父到館不見這些玩物生疑！」

公佈道：「我就去！只是你忒老實，怎都是紋銀？你可收去十兩，我只拿九十兩去。包你贖來。」打發他出房，就將九十兩銀子收入書箱，把這幾件玩物，帶到皮匠家，慌慌張張的逕入裏邊。

皮匠道：「銀子來了麼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還要銀子？那日我這節事衆小廝都吩咐了，獨不曾吩咐得一個，被他竟對主母說了。主母告訴了陳副使，昨日便叫了陳公子回去，說他不肯，今日親自府間下狀，連公子都告在裏邊，說你設局誆詐，明日準準差公來。我想這事，怎好我得錢累你受害？故此把這些物件都歸了你，把你作官司本，只不要扯我在裏邊！」

皮匠便跌腳道：「這原是你教我的，如今這些物件，到官都要追出去，把我何用？」

婦人道：「我叫你不要做這事，如今咱伊？還是你儂同我將這多呵物件，到陳衙出首便罷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這『拿頭套枷戴』，勿可！勿可！陳老先生只爲錢，你不若把個些物件還了陳公子，等渠還子爺，便無話哉，便公差來，你暫躲一躲便了！」

皮匠還沒主意，到是婦人立定主意交還，只落得幾兩陳公子暗與她的銀子，錢公佈自着人搬回了。他夫妻兩個計議，怕一到官要難爲，苦使傢俬無些，便收拾做一擔兒，兩個逃往他鄉，實何嘗得這九十兩銀子，□□(勒他)簪、穵？

到午節邊，先生回，陳公子把存下十兩銀子□□(分五)兩送他，又送幾件玩器，彼此相忘。直至午節後□□(復到)館，師生越加相得。

　　一日兩個在竹陰中閒談，只見竹徑兩個人走將進來，要見錢相公與陳相公。

錢公佈道：「是什麼人？」兩個俱披着衫兒與他相見。

那兩人道：「小人是本府刑廳，有事來見二位相公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刑廳有什事來見我們？」

那兩人道：「小可唐突，錢相公不諱流、陳相公不諱鑣麼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正是。」

兩人道：「這等小可來得不差了！本主奉有按院批准洪三十六告詞，特來奉請二位相公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我們並不曉這事。」陳公子早已臉色驚白了。

只見年紀老成公差道：「前日那原告來請封條去封屍棺，兩在下曾會來，道那個皮匠，陳相公倚勢強姦他妻岑氏，以致身死。」

錢公佈道：「『捉姦見雙』，有何憑證？」

那後生公差道：「豈有無憑之理，他道有陳相公的伏辨，買求的銀子與錢相公過付；這事二位相公自與他分理，不幹二在下事。」陳公子聽得事逼真，低了頭思想，不發一言。

公佈道：「官差、吏差，來人不差，且備飯！」陳公子叫擺飯在水□(閣)，問(他)兩個姓名：一個姓吳名江，號仰坡；一個姓(馮名)□(德)，號敬溪。兩個略謙一謙，便坐上邊。

在席上假斯(文)，不大喫，又掉文淡，道：「敞廳主極是公明，極重斯文，二位去見，必定周旋；況有令尊老爺分上，這蠻子三□□(十板)，一名老徒穩穩。二在下沒有個不效勞，就是兩(班)門上一應人，若是兩在下管的，便沒敢來做聲，就(是)仵作，也聽兩在下說的。」

吃了半日，假起身告辭，錢公佈假相留，馮敬溪道：「正是，擾了半日，牌也不送看一看，倒是白捕了。夥計看牌雖有個例，如今二位相公情面中，且先送看！」吳仰坡便在牌包中檢出一張(紙)牌來，雙手遞與錢公佈，公佈便與陳公子同看，上(寫)道：

　　　　紹興府理刑廳爲姦殺事：本月初六日，蒙浙江巡按御史馬，批准山陰縣告人洪三十六告詞到廳，合行拘審。爲此，仰役即拘後開人犯，赴廳研審(無)違。須至牌者。計拘：陳鑣 錢流(俱被犯)張德昌 岑 巖(俱幹證)，洪三十六（原告）　　差人吳江

錢公佈看了，將來送還，道：「張、岑兩個是什麼人？」

吳仰坡道：「是他親鄰。」說罷，師生兩個計議，送他差使錢，是六兩作十兩。

錢公佈道：「拿不出。」加到九兩作十五兩。

錢公佈遞去，那吳仰坡遞與馮敬溪，道：「夥計，二位相公盛意，你收了。」

那馮敬溪捏在手中，道：「多謝二位相公，不知是哪一位見惠的？兩在下達一差非是小可；原是接老爺長差，又央門官與管家襯副，用了一二十兩，纔得到手，怎輕輕易易拿出這個包兒親？也須看『理刑廳』三個字！」

吳仰坡道：「夥計，這是看牌包兒，若說差使錢，畢竟我、你二人，一人一個財主！」

陳公子聽了木呆，錢公佈附耳道：「口大，怎麼處？」

陳公子道：「但憑先生，今日且打發他去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這不是什差使錢，因館中有慢。」

吳仰坡便插一句道：「這等，明日陳爺那邊去領賞罷！」

陳公子忙道：「不要去，只到這廂來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因慢，以此折東，差使後日了落。」

吳仰坡道：「敝主甚是性急，洪三十六又在那廂催檢屍，二位相公投到了若不出去，敝主出文書到學道申請，恐兩在下也扶持不得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且耽延兩日！」

兩個差人便起身作別，道：「這等後日會。」

　　　　飲若長鯨吸，貪如碩鼠能。

　　　　從教挽大海，溪壑正難平！

　　送了兩個差人出去，錢公佈連聲嘆氣，道：「罷了，這前程定用送了！」又對陳公子道：「這事弄得拙，須求令岳、令尊解紛。」

陳公子道：「家父知道定用打殺，還是先生周支。」

公佈道：「我怎周支得？須求孔方！如今若是買上不買下做，推官向貼肉摁，少也得千金；檢屍仵作也得三百；個日鋪堂也要百來兩；再得二、三百兩買囑這邊鄰里可以勝他，這是一着。恐怕他又去別處告。若上和、下睦做，上邊央了分上，下邊也與洪三十六講了，討出了那張伏辨，買了硬證，說他自因夫妻爭毆身死，招了誣，可也得千餘金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怎不見官，免致父親得知方好。」

錢公佈咬指道：「這大難！」想了又想，道：「有個機會，目今李節推行取，你如今匡得二百兩銀與差人，教他回你在京中令岳處，我遊學蘇州，裏邊還要一個三百金分上，不然節推疑我□□□。(們逃脫)，書房中也得二百時銀，教他擱起莫催。洪三十六(處)得五、七百金，與他講絕、私和，不要催狀。待到新舊(交)接，再與差人、與書房講，竟自抹殺，這可以不見官。但這項銀子就要的，如何是好？還再得一個衙門中(熟)的去做事方好。」

陳公子道：「又去央人彰揚，只累先生罷！但急切如何得這銀子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這須不在我，你自家生計策，或者親友處借貸些。」

陳公子道：「如今這些鄉紳人家，欠他的如火之逼，借與他其冷如冰，誰人肯借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自古道：『兒女之情，夫妻之情。』你還到家中計議，或者令堂有些私房，令正嫁貲少可支持。後日差人就來了，被他逼到府前，四尊有令(尊體)面，討保，這也還好。若道人命事大，一落監，這使費(還)多，你自要上緊！」

　　陳公子思量無計，只得回家。走到房，拿來茶水，只是不喫，悶悶昏昏，就望牀中睡去。

他夫婦是過得極恩愛的，見他這個光景，便來問他道：「(是)着什事來？」

只見陳公子道：「是我作事差，只除一死！」

□(李)小姐道：「什事到死的田地？說來！」

陳公子□□□□(只是拭淚)不說。

李小姐道：「丫鬟，叫書童來我問他!」

陳公子道：「不要叫，只是說來妳先要怪我！」

李小姐道：「斷不怪你！」陳公子便將前日被皮匠逼詐，如今他妻死告狀，與先生計議事都說了。

李小姐也便驚呆，道：「因奸致死，是要償命的，如何是好！」

陳公子越發流淚道：「我只是□(一)死！」

李小姐道：「若說丈人在家，教他與你父親去講，還是白分上，好做。若說要二、三千銀子，便我有些，都將來生放，箱中不過一、二百，首飾一時典換不及，母家又都隨任，無可掇挪，怎生來得？不若先將我身邊銀子，且去了落差人，待我與婆婆再處！」

可笑陳公子是嬌養慣的，這一驚與愁，便果然病起，先將銀子寄與錢公佈，教他佈置，自己夫、妻，在家中暗地着人倒換首飾，一兩的也得五錢，折了好些。

那邊錢公佈又雪片般字兒來，道：「洪三十六又具狀吊屍棺，房裏要出違限。」真是焦殺！

這邊陳公子生母杜氏，聞得他病，自到房來，媳婦迎着，問道：「爲什忽然病起來？」

李小姐道：「是個死症，只是銀子醫得！」

杜氏道：「是什話？」

來到牀邊，看了兒子道：「兒！你什病？」陳公子也只不應，李小姐(要)說時，他又搖頭。

杜氏道：「這什緣故？」

李小姐道：「嫡親的母親，便說何妨！」

便將前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故此我說是死症，只要銀子。」

杜氏聽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兒子，你真犯了死症了！我記得我隨你父親在關內做巡道時，也是一個沒要緊後生，看得一個寡婦生得標緻，串通一個尼姑，騙到庵中，欺奸了她。寡婦含羞自縊，她家告狀，縣官審實，解到你父親那邊，也有分上，你父親怪他壞人節，致他死，與尼姑各打四十，登時打死，這是我知道的，怎今日你又做這事？你要銀子，你父親向做清官，怎有得到我？就你用錢掙得性命出來，父親怪你敗壞他門風，料也不輕放你！」嘆一口氣道：「我也空養了你一場！」立起身去了。

到晚間，千思萬想，一個不快活起來，竟自懸樑縊死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舐犢心空(切)，扶危計莫籌。

　　　　可憐薄命妾，魂繞盡梁頭。

　　到得次日，丫鬟見了，忙報陳副使，陳副使忙來看時，果是縊死，不知什麼緣故。

忙叫兩個服侍丫鬟親問時，道：「不知！」再三要拷打，一個碧梧丫頭道：「日間歡歡喜喜的，自看大相公回來，便這等不快；喫晚飯時，只嘆一口氣道：『看他死不忍，要救他不能。』只這兩句話！」

陳副使想道：「爲兒子病，也不必如此。」正坐在樓上想，此時陳公子俱在房中來看，陳公子撫着屍在那邊哭。只見書房中小廝書童，走到陳公子身邊，見他哭，又縮了開去。直待哭完了，蹴到身邊，遞(一)個字與他，不期被陳副使看見，問道：「是什麼字，這等緊要？」

書童道：「沒什字。」

問公子，公子也道：「沒有。」

陳副使便疑，拿過書童要打，只得說：「錢相公字兒。」

陳副使便討來看，公子道：「是沒緊要事。」副使定要逼來，卻見上邊寫道：「差人催投文甚急，可即出一議！」

陳副使見了道：「我道必有什事！」問公子時，公子只得直奏。

陳副使聽了大惱，將公子打上二、三十，要行打死，不留與有司正法。

卻是李小姐跪下爲他討饒道：「亡過奶奶只這一點骨血，還求老爺留他！」

陳副使哭將起來，一面打點棺木殯殮，一面便想救兒子之計，問公子道：「婦人是本日縊死的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事後三日搬去，那時還未死。初十日差人來，說是死了，告狀。」

副使道：「若是婦人羞憤自縊，也在本日，也不在三日之後。他如今移在哪裏，可曾着人打聽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不曾。」

副使道：「癡兒！你一定被人局(騙)了！」教把書童留在家中，要去請一個陪堂沈雲巒來計議。

恰好此人，因知如夫人歿了來望，陳副使忙留他到書房中，那雲巒問慰了。

陳副使便道：「雲老，近日聞得不肖子在外的勾當麼？」

沈雲巒道：「令郎極好，勤學，再不見他到外邊來，並沒什勾當。」

陳副便道：「雲老不要瞞我，聞得不肖子近日因奸致死一個婦人，現告按院，批在刑廳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是幾時事？」

陳副使道：「是前月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這斷沒有的；『一個霹靂天下響』若有這事，街坊上沸反道：『陳鄉宦公子因奸致死了某人家婦人』，怎耳朵裏並不聽得？」

陳副使道：「不肖子曾見牌來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這不難，晚生衙門極熟，一問便知。」

就接陳公子出來，問了差人名姓，模樣，原告名字，硃語，便起身別了陳家父子，逕到府前，遇着刑廳書手舊相知徐蘭亭，沈雲巒道：「蘭老一向！」兩個作了揖。

沈雲巒道：「連日得采？」

徐蘭亭道：「沒事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聞得陳副使乃郎人命事，整百(數)公事不興？」

徐蘭亭道：「沒有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是按院批(的)。」

(徐)蘭亭道：「目下按院批得三張：一張是強盜，上甲承(應)；一張是家財，中甲承應；我甲是張人命，是個爭地界打殺的；沒有這紙狀字。」

雲巒道：「有牌，差一個什吳江，老成朋友。」

蘭亭道：「我廳裏沒有個吳江，只有個吳成，年紀三十來歲，麻子；一個新進來的吳得，也只廿五六歲；沒有這人。莫不批在府、縣？」

沈雲巒說：「是貴廳。」

蘭亭道：「敝廳實是沒有。」

沈雲巒得了這信，便來回覆陳副使，副使道：「這等，是光棍設局誆我犬子了！」

雲巒道：「這差不多；看先生狠主張用錢，一定也有蹺蹊！」

陳副使道：「他斯文人，斷無這事。」

雲巒道：「老先生不知，近日衙門打發，有加二除的，怕先生也便樂此，如今只拿住假差，便知分曉！」這是三日開喪，先生見書童不來，自假弔喪名色來催。這邊陳公子，因父親吩咐，假道有銀幾百兩與先生拿去，卻有弔喪的人，不得閒，先生便一邊陪喪，一邊守銀。

　　不期這陳副使與沈雲巒，帶了幾個家人在書房中。巧巧這兩個假差走來，(看)園的道：「相公去見公子便來，二位裏面請坐！」一進門便將門關上。

兩個撞到花廳，只見陳副使在那廂罵道：「現這兩個光棍，便是行假牌、逼死我夫人的麼？」

那兩個裝的倒硬，道：「『官差、吏差，來人不差。』現奉有牌！」

副使道：「拿牌來看。」

那小年紀的道：「廳上當官去看！」

沈雲巒道：「你兩個不要強，陳爺已見刑廳，道沒有這事，怎麼反來爭？」這兩個聽了這一句，臉色皆青，做聲不得。

陳副使便問：「洪三十六在哪邊？」兩人答應不出。

沈雲巒道：「這等你二人怎麼起局？」

陳副使叫聲：「打！」這些管家便拿下老實一頓，衣帽盡行扯碎，搜了紙牌。

陳副使道：「你詐過多少銀子？」

道：「只得六十兩。」

沈雲巒道：「令郎道一百二十，可見先生到得六十兩。」

陳副使道：「這是先生串你們來的麼？」兩個被猜着了，也不回言。陳副使叫拴了，親送刑廳，一邊教公子款住先生。

到得刑廳□(陰)陽生遞了帖，陳副使相見，陳副使道：「有兩個光棍現持公祖這邊假牌，說什『人命』，嚇耍小兒差使，詐去銀一百二十兩，西賓錢生員付證。如今又要打□□□(點衙門)與了落書房銀三百兩，小兒因此驚病，小妾因此自縊，要求公祖重處！」那四府唯唯，副使遞過假牌，便即起身。

四尊回廳，就叫書房，拿這牌與看，道：「這是哪個寫的牌？」

衆書吏看了，道：「廳中原沒這事，都不曾寫過牌，便是花押，也不是老爺的；甲首中也沒吳江、馮□(德)。」

四府聽了，便叫陳鄉宦家人與送來兩個光棍□□(帶進)道：「這牌是哪裏來的？」

兩人只叫：「該死！」

四府叫：「夾起來！」這些衙門人，原不曾得班裏錢，又聽得他假牌詐騙，一人奉承一副短夾棍，夾得死去。

那年紀小的道：「寫牌是小的，硃筆是舅子錢生員動的。」

四府問道：「洪三十六在哪邊？」

道：「並不曾認的，幹證也是詭名。」

四府道：「這等你怎生起這詐局？」

道：「也是錢生員主張。」

四府道：「詐過多少銀子？」

道：「銀子一百二十兩，錢生員拿去一半。」

四尊道：「有這衣冠禽獸！」哪一名是吳江?」

道：「小的並不是吳江，小的是錢生員妹夫楊成，他是錢生員妻兄商德。」

四尊道：「錢生員是個主謀了！如今在哪裏？」

道：「在陳副使家。」四尊叫把這兩人收監，差人拿錢生員。

　　陳管家領了差人，逕到家中，先把問的口詞與副使說了，然後去見錢公佈，道：「錢相公，外邊兩個縣裏差人要見相公！」

錢公佈道：「怎麼來到這裏？」

起身來別陳公子，道：「事勢甚緊，差人直到這裏。」公子也只無言，陪賓送得出門，卻不是那兩人。

錢公佈道：「二位素不相識。」

兩個道：「適才陳副使送兩個行假牌的來，扳有相公，特來奉請。」

錢公佈慌了，道：「我是生員，須有學道明文，纔拿得我。」

差人道：「拿是不敢拿相公，只請去見一見兒。」錢公佈左推右推推不脫，只得去見四尊。

四尊道：「有你這樣禽獸！人家費百餘金請你在家，你駕婦人去騙他，已是人心共惡；如今更假官牌去，又是官法不容，還可留你在衣冠中？」

錢公佈道：「洪三十六事，生員爲他解紛，何曾騙他？」

四尊道：「假牌事(怎)麼解？」

公佈道：「假牌也不是生員行使。」

四尊道：「硃筆(是)誰動的？且發學收管，待我申請學道再問！」錢流再三懇求，四尊不理，自做文書申道。

次日陳副使來□(謝)，四尊道：「錢流薄有文名，不意無行一至於此，可見□□(如此)延師，不當徇名，只當訪其行誼。如夫人之死，實由□□(此三)人，但不便檢驗，不若只坐以假牌。令郎雖雲被□(局)，亦以不撿招釁，這學生還要委曲！」

陳副使道：「公祖(明)斷，只小犬還求清目！」

四尊道：「知道，知道！」

過了數日，(學)道批道：「錢流設局阱人，假牌串詐，大幹行(品)，(着即革)去衣巾，確審解道。」

四尊即拘了錢流，取出這□□□(兩個假)差，先問他要洪三十六，楊成、商德並說：「不曾見(的)。」

(問)錢流，錢流道：「搬去不知去向。」四尊要衛護陳公子，(不)行追究，單就假牌上定罪。不消夾得，商德認了寫(牌)，錢流也賴不去僉押，楊成、商德共分銀一半，各有三十兩贓，錢流一半，都一一招成。四尊便寫審單道：

　　　　錢流，宮牆蹻跖也。硃符出之掌內，弄弟子如嬰□(孩)；白鏹斂之囊中，蔑國法如弁髦。無知稚子，牀頭(之)骨欲支；薄命佳人，樑上之魂幾繞。即贓之多寡，□(乃)罪之重輕；宜從僞印之條，以懲奸頑之咎。商德□(躬)爲寫牌，楊成朋爲行使，罪雖末減，一徒何辭！陳鑣以狂淫而召釁，亦匍匐之可矜。宜俟洪三十六(到)官日結斷。張昌、岑巖，俱系詭名，無從深究。

四尊寫了，將三人各打三十。錢流道：「老爺！看斯文分上！」

四尊道：「還講斯文？讀書人做這樣事！」畫了供，取供房便成了招。錢流準行仗假牌、嚇詐取財律，爲首，充軍；楊成、商德爲從，擬徒；申解。三個罪倒輕了。當不(得)陳副使各處去講，提學、守、巡三道，按察司，代巡各處討解，少也是三十。連解五處，只商德掙得命出。可憐錢公佈，用盡心機要局人、詐人，錢又入官，落得身死杖下。正是：

　　　　臥人還自阱，愚人只自愚。

　　　　青蚨竟何往？白骨委荒衢！

後來陳副使課公子時，仍舊一字不通，又知先生作弊誤人。將來關在家中，從新請一個老成先生另教起。且喜陳公子也自努力，得進了學，科考到杭。

　　一日書童叫一個皮匠來上鞋子，卻是面善。陳公子見了，道：「你是洪三十六？」

那皮匠一抬頭，也認得是陳公子，便搗蒜似叩頭道：「前日都是錢相公教的！相公這些衣服、香爐、花瓶各項，第三日錢相公來，說老爺告了狀，小人一一央錢相公送還，並不曾留一件！」

陳公子道：「我有九十兩銀子與你。」

皮匠又磕頭道：「九釐也不曾，見，眼睛出血！」

書童道：「你阿媽吊死了麼？」

皮匠道：「還好好在家，相公要，就送相公。只求饒命！」

陳公子笑了又笑，道：「去，不難爲你！」

皮匠鞋也不縫，挑了擔兒飛(走)，書童趕上一把扯住，皮匠道：「管家，相公說饒我了！管家你若方便，我請你呷一壺！」

書童道：「誰要你酒喫？只替我縫完鞋去。」似牽牛上紙橋般，扯得轉來，書童又把錢公佈假牌事，一一說與。

那皮匠道：「這賊娘戲！他到得了銀子，驚得我東躲、西躲兩三年，只方纔一驚可也小死，打殺得娘戲好！」陳公子又叫他不要喫驚，叫書童與了他工錢去了。方知前日捉姦，也是錢公佈設局。

可見從今人果實心爲兒女，須要尋好人，學好樣，若只把耳朵當眼睛，只打聽他考案，或憑着親(以下殘失)(補遺：友稱揚，尋了個居傲的人，不把教書爲事，日日奔走衙門，飲酒清談，固是不好，尋了一個放蕩的人，終日把玩耍爲事，遊山玩水，宿娼賭錢，這便關係兒子人品；若來一個奸險的，平日把假文章與學生哄騙父兄，逢考教他請人懷挾，干預家事，挑撥人父兄不和，都是有的。這便是一個榜樣，人不可不知。)

# 第二十八回 修齋邀紫綬 說法騙紅裙

壯夫志匡濟，蠹簡爲津樑。

　　　　朝耕研田雲，暮擷藝圃芳。

　　　　志不落安鮑，息豈在榆枋。

　　　　材借折彌老，骨以磷逾強。

　　　　寧逐輕薄兒，肯踵銅臭郎！

　　　　七幅豁盲者，三策驚明王。

　　　　杏園舒壯遊，蘭省含清香。

　　　　居令愆繆格，出俾凋瘵康。

　　　　斯不愧讀書，良無慚垂黃。

　　　　窮達應有數，富貴真所忘。

　　　　毋爲貪心熾，竟入奸人韁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《五言排律》

　　(男)兒生墮地，自必有所建立，何必一頂紗帽？但只三□(考)道是奴才官，例監道是銅臭，這些人借了一塊九折五分錢重債出門，又堂尊處三日送禮，五日送□(禮)，一念要捉本錢，思量銀子，便沒作爲。貢舉又道日暮途窮，歲貢捱出學門原也老邁，恩選孝廉豈無異才？卻薦剡十之一，彈章十處八，削盡英雄之氣。獨是發甲，可以直行其志，盡展其才，便是招人忌嫉，也還經得幾遭跌磕，進士斷要做的。雖是這樣說，也要盡其在己，把自己學問到識老才雄，悟深學富，氣又足，筆又銳，是個百發百中人物，卻又隨流平進，聽天之命，自有機緣。

如張文忠，五十四中進士，遭際世廟，六年拜相，做許多事業，何妨晚達？

就是嘉興有個張巽解元，文字紕繆，房官正帶在袖中，要與衆人發一番笑話，不期代巡見了討去，看做個奇卷，竟作榜首，是得力在誤中。後來有一起大盜，拿銀三千，央他說分上，在賓館中遇一吏部，是本府親家。吏部譚文，將解元文字極其指摘唾罵，罵了請教姓名，他正是解元，自覺慚愧，竟一肩爲他說了這分上，是又得力在誤中。人都道可以倖勝，又見這些膏粱子弟、銅臭大老得中，道可以財勢求，只看崔鐸等到手成空。還有幾個買了關節，自己沒科舉，有科舉又病，進不得場，轉賣與人；買得關節被人盜去，幹賠錢；買關節被中間□(作)事人換去，自己中不着，還有事露，至於破家喪身，被哄銀子被搶，都是一點躁心，落了陷阱。又有一個，也不是買關節，只爲一念名心未淨，被人賺掇，不唯錢財被誆，抑且身家幾覆。

　　話說湖州有個秀才姓張，弱冠進了學，家裏田連阡陌，廣有金銀，呼奴使婢，極其富足。娶妻沈氏，也極有姿色，最妙是個不妬，房裏也安得兩個有四、五分姿色丫頭，一個叫做蘭馨，一個叫做竹翠。還有兩個小廝，一個叫做綠綺，一個叫做龍紋，伏侍他。有時讀書，卻是：

　　　　柔綠侵窗散曉陰，牙籤滿案獨披尋。

　　　　飛花落研參硃色，竹響蕭蕭和短吟。

　　倦時花徑閒步：

　　　　苔色半侵履，花稍欲殢人。

　　　　阿誰破幽寂，嬌鳥正鳴春。

　　客來時一室笑談：

　　　　對酒恰花開，詩聯巧韻來。

　　　　玄詮隨塵落，濟濟集英才。

□(也)是個平地神仙，豈是寒酸措大！

一日，只見其(妻對)着他道：「清庵王師父說，南鄉有個道睿和尚，曉得人功名遲早，官職大小，附近鄉官、舉、監，都去拜在門下。你也去問一問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怎麼這師姑與這和尚熟？我停日去看他。」恰好一個朋友也來相拉，他便去見他。

　　不知這和尚是個大光棍，原是南京人，假稱李卓吾弟三個徒弟，人極生得齊整，心極玲瓏，口極快利，常把些玄言、悟語，打動鄉紳；書、畫、詩、詞，打動文士，把些大言，利嘴，誑惑男婦。還有個祕法，是奉承結識尼姑。尼姑是尋老鼠的貓兒，沒一處不鑽到，無論貧家，富戶，宦門，借抄化爲名，引了個頭，便時常去闖。口似蜜，骨如綿，先奉承得人喜歡，卻又說些因果，打動人家，替和尚遊揚贊誦。這些婦女最聽哄，哪個不背地裏拿出錢，還又攛掇丈夫護法施捨？但他得了這訣，(極)其興了，還又因這些妖嬈來拜師的，唸佛的，引動了色火，便得兩個行

童徒孫，終不(濟)事，只得重賄尼姑，叫她做腳勾搭。

有那一干：或是寡婦，獨守空房，難熬清冷，或是妾媵，丈夫寵多；或是商賈之婦，或是老夫之妻，平日不曾饜足她的欲心，形之怨嘆，便爲奸尼乘機得入。還有喜淫的藉此解淫，苦貧的望他濟貧，都道不常近婦人面，畢竟有本領，畢竟肯奉承，畢竟不敢向人說，有這幾件好，都肯偷他。

只這賊禿，見援引來得多，不免揀精揀肥；欲心熾，不免不存形跡。那同寺的徒弟、徒孫，不免思量踹渾水，捉頭兒，每每敗露，每每移窠，全無定名。這番來湖州，叫做道睿，號穎如，投了個鄉紳作護法，在那村裏談經說法。這王師姑拜在他門下，因常在張家打月米，順口替他薦揚。又有這朋友叫做鍾闇然，來尋他同去，好一個精舍：

　　　　徑滿松杉日影微，數聲清梵越林飛。

　　　　花烹梭水禪情雋，菜煮饋蘺道味肥。

　　　　天女散花來豔質，山童面壁發新機。

　　　　一堂寂寂閒鍾磐，境地清幽似者稀。

　　先見了知客，留了茶，後見穎如，看他外貌極是老成鎮重：

　　　　滿月素涵色相，懸河小試機鋒。

　　　　凜凜泰山喬獄，允爲一世禪宗。

敘了些閒文。張秀才道：「聞得老師知人休咎、功名早晚，特來請教。」

穎如道：「(二)位高明，這休咎、功名，只在自身，小僧不過略爲點撥耳！這也是貴鄉袁了凡老先生已往事，這老先生曾遇一孔星士，遒他命中無子，且只一歲貢，歷官知縣。後邊遇哲禪師指點，叫他力行善事，他爲懺悔，後此老連舉二子，發甲，官至主政。故此，小僧道在二位，小僧不過勸行懺悔而已。就是(喜)善行，貧者行心，富者行事，都可行得。就如袁了凡先生寶坻減糧一事，作了萬善，可以準得，故此和尚也常常勸行，常常有驗；初不要供養小僧，做善行也。」

鍾闇然道：「張兄，你尚無子，不若央穎老師起一願，力行千善，祈得一子；你只在一年之間，就見曉報的。況且你們富家，容易行善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待回家計議。」

鍾闇然道：「這原是你兩個做的事，該兩個計議。」

兩個別了，一路說：「這和尚是有光景的，我自積我的陰德，他不騙我一毫，使得，使得！」

鍾闇然道：「也要你們應手。」

　　果然張秀才回去計議，那尊正先聽了王師姑言語，只有攛掇，如何有攔阻？着人送了二兩銀子、兩石米，自過去求他起願。

穎如道：「這隻須先生與尊正在家齋戒七日，寫一疏頭，上邊道：『願力行善事多少，求一聰明智慧、壽命延長之子。』就是了，何必老僧？」

張秀才道：「學生不曉這科儀，一定要老師親臨。」穎如見他已着魔了，就應承他。

到他家中，只見三間樓上中懸一幅賜子白衣觀音像，極其清雅。他尊正也過來相見。穎如就爲他焚符起緣，燒了兩個疏頭，立了一個疏頭，只是這和尚在樓上看了張秀才尊正與這兩個丫頭，甚是動火：

　　　　嚦嚦一羣鶯囀，嫋嫋數枝花顫。

　　　　司空見慣猶閒，攪得山僧魂斷。

這邊夫妻兩個，也應好日起願；那邊和尚自尋徒孫洩火。似此張秀才夫妻遂立了一個行善簿，上邊逐日寫去：今日饒某人租幾鬥，今日讓某人利幾錢，修某處橋助銀幾錢，砌某處路助銀幾錢，塑(像)、造經、(助)修寺、助造塔、放魚蝦、贖龜鱉。不上半年，用(去)□□，□(百金,一)千善立完，腹中已發芽了，便請他完願。張秀才明有酬謝，其妻的暗有酬謝。自此之後，常常和尚得他些兒。只是和尚志不在此。

　　不期立願將半年，已是生下一個兒子，生得滿月，夫妻兩個帶了到精舍裏，要穎如取名，寄在觀音菩薩名下。穎如與他取名「觀光」，送了幾件出鄉的小僧衣，小僧帽，與他齋佛、看經，左右都出豁在張秀才身上。夫妻兩個都在庵中喫齋，王師姑來賠。

回家說勸，勸行善有應，不若再尋他起一個願，求功名。

張秀才道：「若說養兒子，我原有些手段，湊得來。若說中舉、中進士，怕本領便生疏，筆底坌滯，應不得手。」

其妻道：「做看。」

巧是王師姑來，見了他夫婦兩個，道：「睿老爺怠慢相公、大娘！」

沈氏道：「出家人甚是攪他！」

王尼道：「前日不辛苦麼？」

沈氏道：「有什辛苦？正在這裏說，要睿師父一發爲我們相公立願，保祐他中舉，我們重謝他。」

王尼道：「保祐率性保個狀元，中了狀元，添了個護法了，還要謝？只是要奶奶看取，見尼姑這事實搭搭做得來；上科縣裏周舉人，還有張狀元，李狀元，都是他保的，我們出家人怎肯打誑語？□□(我就)去替相公說。只是北寺一尊千手千眼□□□□，□(觀音應裝，溪)南靜舍一部法華經缺兩卷；我庵裏伽藍不曾貼金；少一副供佛銅香爐；這要相公親孃發心、發心，先開這行善簿子起。」

沈氏道：「當得！當得！」

吃了些齋，就起身來見穎如，一個問訊道：「佛爺好造化！前日立願求子的張相公，只要求個狀元，要你立願。他求個兒子，起發他佈施酬謝，也得二三十兩，這個願心，怕不得(他)五七十金？」

穎如道：「我這裏少的哪裏是銀子？」

王尼(道)：「是，是，是，少個和尚娘！」

穎如道：「就是個狀元可以求(得)的？」

王尼道：「要你的，求不來，要你賠！把幾件大施捨難他，一時完不來的，便好把善行不完推。這科不停當，再求那科，越好牽長去，只是架子要搭大些！」

穎如道：「不是搭架子，實是要他打掃一所淨室，只許童男、童女往來。恨我沒工夫，我也得在他家同拜禱三七(日)纔好。」

王尼遍：「你沒工夫，我來替。」

穎如道：「怕你身子不(潔)淨！」

王尼道：「你倒身子潔淨麼？有些符咒文疏，這斷(要)你去的，只是多謝你些罷了！」他兩個原有勾搭，也不必定要在這日，也不必說他。

去回覆道：「去說滿口(應)承，道要禮拜三七日，怕他沒工夫。我道張相公怎麼待你？便費這二十日工夫，張相公料不負你！」

　　張秀才夫婦欣然打掃三間小廳，側首三間雪洞，左首鋪設一張涼牀、羅帳、淨幾、古爐、蒲團等項；右首也是牀、帳，張秀才自坐。

擇了日，着人送了些米、銀子，下一請書，去請他來。廳內中間，擺設三世佛、玉皇、各位神祗，買了些黃紙，寫了些意旨，道：「願打萬善，祈求得中狀元。」

只見穎如道：「我見道家上表，畢竟有個官銜，什麼『上清三洞仙卿』，『上相九天採訪史』，如今你表章上，也須署一個銜纔好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什麼官銜，填個某府某縣儒學生員罷！」

穎如道：「玉帝面前表章是用本色了，但這表要直符使者傳遞，要進天門，送至丘、吳、張、葛各天師，轉進玉帝。秀才的勢怎行得動？須要假一個大官銜，簽署封條、牒文，方行得去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無官而以爲有官，欺天了。」

穎如道：「如今俗例有借官勘合，還有私書用官封打去，圖得到上官前，想也不妨！」

張秀才道：「這等假什麼官？」

穎如道：「聖天子百靈扶助，(索)性假一個皇帝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這怎使得？」

穎如道：「這(不)□□□□(過一時權)宜，只得你知、我知，哄神道而已！」兩個計議，在表函上寫一個道：「代天理物、撫世長民、中原天子、大明皇帝張某謹封。」下用一個圖書；牒上寫道：「大明皇帝張」，下邊一個花押；都是張秀才親筆，放在穎如房中。

先發符三日，然後齋天進表。每日穎如作個佛頭，張秀才夫婦隨在後邊唸佛。做晚功課王尼也常走來，供得他是活佛般。苦是走時張秀才隨着，丟些眼色，那沈氏一心只在唸佛上，也不看他；夜間沈氏自在房中宿，有個「相見不相親」光景。到了焚表，焚之時，穎如都將來換過了：

　　　　堪笑癡儒浪乞恩，暗中網罟落奸髠。

　　　　茫茫天遠無從問，尺素何緣達帝閽。

　　鬼混了幾日他已拿住了把柄，也不怕事，況且日日這些孌童豔婢，引得眼中火發，常時去撩撥這兩個小廝。每日龍紋、綠綺去伏侍他。

一日，他故意把被丟在牀下，綠綺鑽進去拾時，被他按住，急率走不起，叫時，適值張秀才在裏邊料理家事，沒人在，被他弄一個像意。一個龍紋小些，他哄他作福開襠，急得他哭時，他道：「你一哭，家主知道，畢竟功德做不完。家主做不得狀元，你也做不成大管家！」一破了陣，便日日戲了臉替這兩個小廝纏，倒每日張秀才夫婦兩個齋戒，他卻日日風流。

就是蘭馨、竹秀，沈氏也常使她送茶、送點心與他，他便對着笑吟吟道：「親孃替小僧作一個福兒！」兩個還不解說。

後來蘭馨去送茶，他做接茶，把蘭馨捏上一把。蘭馨放下碗飛跑，對沈氏道：「穎如不老實。」

沈氏道：「他是有德行和尚，怎幹這事？妳不要枉口拔舌！」蘭馨也便不肯到他房裏，常推竹秀去。一會竹秀去，他見無人，正在那邊唸經，見了竹秀，笑嘻嘻趕來一把抱定。那竹秀倒也正經，道：「這什麼樣？□(我)家裏把你佛般樣待，怎麼思量做這樣事！」

穎如笑(道)：「(佛)也是做這樣事生出來的，姐姐便做這好事！」

竹秀(道)：「(你)這賊禿無禮！」

劈頭兩個栗暴，穎如道：「打憑妳打，要是要的！」涎着臉兒，把身子去迭，手兒去摸。不料那竹秀髮起性來，乘他個不備，一掀，把穎如掀在半邊，跑出房門：「千賊禿！萬賊禿！對家主說，叫你性命活不成！」

穎如道：「我活不成？你一家性命真在荷包裏！」竹秀竟趕去告訴沈氏。

穎如道：「不妙！倘若張秀才知機，把我打一頓，搜了這張紙，我卻沒把柄！」他就只一溜走了。

　　竹秀去說，沈氏道：「他是致誠人，別無此意，這妳(差會)意，不要怪他！」

只聽得管門的道：「睿師太去了！」

張秀才夫婦道：「難道有這樣事？」一定這丫頭衝撞，且央王師姑接他來終這局！」不知他已先見王師姑了。

王尼道：「佛爺！張家事還不完，怎回來了？」

穎如道：「可惡張家，日久漸漸怠慢我，如今狀元是做不成了，他如今要保全身家，借我一千銀子造殿！」

王尼道：「一千銀子？好一椿錢財，他怎麼拿得出？」

穎如道：「妳只去對他說，他寫的表與牒都在我身邊，不曾燒，叫他想一想利害。」

王尼道：「這是什話，叫我怎麼開口？」只見張家已有人來請王尼了。王尼便邀穎如同去，穎如道：「去是我斷不去的，叫他早來求我，還是好事！」穎如自一逕回了。

這王尼只得隨着人來先見沈氏，沈氏道：「睿師太在這裏，怎經事不完去了？」

王尼道：「正是，我說他爲什麼就回？他倒說些閒話，說要借一千兩銀子，保全你們全家性命。」

沈氏道：「這又好笑！前日經事不完，還要保禳什的？」

此時張秀才，平日也見他些風色，去盤問這兩個小廝，都說他平日有些不老成，張秀才便惱了。

見了王尼道：「天下有這等賊禿！我一樁正經事，他卻戲顛顛的，全沒些致誠，括我小廝，要拐我丫頭，是何道理？」

王尼道：「極好的呢，坐在寺裏，任妳如花似玉的小姐、奶奶，拜他、問他，眼梢也不抬。」

沈氏道：「還好笑說要我一千銀子，保全我一家性命。」張秀才聽到這句，有些喫驚，還道是文牒都已燒去，沒蹤跡，道：「這禿驢這等可惡！停會着人捉來，打上一頓送官！」

王師姑：「我也道這借銀事開不得口，他道你說不妨，道相公親筆的表章文牒都不曾燒，都在他那裏，叫相公想一想利害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胡說！文牒我親眼看燒的，你對他說，莫說一千，一錢也沒得與他，還叫他快快離這所在！」

沈氏道：「這樣貪財、好色的和尚，只不理他罷了，不必動氣。」王師姑自回了，到庵裏去回覆。

怨暢穎如道：「好一家主顧，怎去打斷了？張相公說你不老實，戲弄他小廝、丫鬟。」

穎如道：「這是真的。」

王尼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隻好在寺裏做的，怎走到人家也是這樣？就要，也等我替你道達一道達纔好，怎麼生(做)？」

穎如笑道：「這兩個丫頭，究竟也還要屬我，我特特起這釁兒。你說的怎麼？」

王尼道：「我去時張相公大惱，要與你合嘴，虧得張大娘說罷了。」

穎如笑道：「他罷我不罷，一千是決要的！」

王尼道：「佛爺！你要這銀子做什？」

穎如道：「我不要銀子，在這裏做什和尚？如今便讓他些，八百斷要的，再把那兩個丫鬟送我，我就在這裏還俗。」

王尼道：「炭塹八百、九百，借銀子這樣狠？」

穎如道：「我哪裏問他借，是他要送我的買命錢！他若再做一做腔，我去一首，全家都死！」

王尼道：「什麼大罪，到這田地？我只不說！」

穎如道：「妳去說，我把妳加一頭除，若不說，把妳都扯在裏邊！」

王尼道：「說道『和尚狠』，真個狠！」只得又到張家來，把穎如話細細告訴。

　　沈氏對張秀才道：「有什把柄在他手裏麼？」

張秀才又把前事一說，沈氏道：「皇帝可假得的？就燒時也該親手燒，想是被他換去，故此他大膽，你欠主意，欠老成！」

張秀才道：「這都是他主謀。」

沈氏道：「須是你的親筆！這怎麼處？」

張秀才道：「豈有我秀才反怕和尚之理？他是妖僧哄我，何妨？」嘴裏假強，心中也突突的跳。

那王尼聽了「頭除」這句話，便扯着沈氏打合道：「大娘！這和尚極是了得的，他有這些鄉官幫護，料不輸與相公。『一動不如一靜』，大娘勸一勸，多少撒化些，只當佈施罷，常言道，『做鬼要羹飯喫』！」

沈氏道：「他要上這許多，叫我怎做主？況這時春二、(三)月，只要放出去，如何有銀子收來與他？」

王尼道：「我不曉得這天殺的，絕好一個好人，怎起這片橫心！他說造殿，舍五十兩與他造殿罷！」

張秀才道：「沒這(等)事，舍來沒功德！」

沈氏道：「罷，譬如舊年少收百十石米，賞與這禿罷！」

王尼只得又去，道：「好了，喫我只替他雌兒纏，許出五十兩。」

穎如道：「有心破險，只這些兒？」

王尼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些鄉村大戶，也只財主在泥塊頭上，就有兩個銀子，一兩九折五分錢，那個敢少他的，肯藏在箱裏？得收手罷！」

人急計生，穎如道：「銀子沒有，便田產也好，五百兩斷斷要的！」

王尼道：「要錢的要錢，要命的要命，倒要我跑！」

趕來朝着沈氏道：「說不來，憑你們，再三替你們說，他道便田產，也定要足到五百！張相公打意得過，沒什事不要理他，作腔作勢，連我也厭！」

張秀才道：「沒是沒什事。」

沈氏道：「許出便與他，只是要還我(寫的)幾張紙。」

王尼道：「若是要他還什麼幾張紙，他須要(拿)班兒，依我五十兩銀子、十畝田，來我庵裏交手。換手罷！」

張秀才假強，搖頭，沈氏口軟，道：「便依妳，只是要做得老到！」跑了兩日，穎如只是不倒牙。王尼見張家夫婦着急，也狠命就敲緊，敲到五十兩銀子、四十畝田，賣契又寫在一個南院名下，約定十月取贖。

臨時在清庵裏交，他又不來，怕張秀才得了這把柄去，變臉要難爲他，又叫徒弟法明臨下一張，留着做把柄，以杜後患。張秀才沒極奈何，只得到他靜室，他畢竟不出來相見，只叫徒弟拿出這幾張紙來。

王尼道：「相公自認仔細，不要似那日不看清白！」

張秀才果然細看，內一張有些疑心。法明道：「自己筆跡認不出，拿田契來比麼！」

張秀才翻覆又看一看，似寶一般收下袖中，還恐又變，流水去了。王尼卻在那邊逼了十兩銀子，又到張家誇上許多功。張秀才與了他五兩銀子、三石米；沈氏背地又與他五七兩銀(子)幾疋布。張秀(才)自認悔氣，在家嘆氣叫屈，不消說了。穎如也怕(張秀)才陰害他，走到杭州，他派頭大，又騙着一個瞎(眼人)家，供養在家，已是得所了。

　　只是穎如還放不這兩(個)丫頭下，又去到王尼庵中道：我當日還留他一張牒文，做防身的，我如今不在這邊，料他害我不着，不若一發還了他，與他一個了斷。如今他家收上許多絲，現在賣絲，我情願退田與他，與我銀子，這隻完得舊事，新事只與我兩個丫頭罷了。」

王尼道：「這做過的事怎又好起浪？明明白白交與他這四張紙，怎又好說還有一張？」

穎如道：「當日妳原叫他看仔細，他也看出一張不像，他卻又含糊收了，他自留的酒碗兒，須不關妳我事。」

王尼道：「是倒是，只是難叫我啓口。就是你出家人，怎帶這兩個丫頭？」

穎如道：「我有了二、三百銀子，又有兩個女人，就還了俗，哪個管我！」

王尼道：「一日長不出許多頭髮！」

穎如道：「妳莫管我，妳只替我說。」

王尼道：「不要你還寫幾個字腳兒與我，省得他疑我撮空！」

穎如道：「不難，我寫，我寫！」寫道：

　　　　張秀才謀做皇帝文字，其真跡尚在我處。可叫他將丫頭蘭馨、竹秀贈我；並將前田俱還價。我當盡還之，不則出首莫怪！

寫了道：「歇半月我來討回覆。」去了。

王尼道：「也是不了事件，還與他說一說。」又到張家來。

恰是沈氏抱着兒子喫乳，張秀才搭着眉頭，在那廂逗他耍。只見王尼走到，相喚了。王尼對着張秀才道：「好不老成相公，當日怎麼替你說，又留這空洞兒等和尚鑽？」

張秀才道：「什空洞兒？」

王尼道：「你當日見有一張疑心，該留住銀子，問穎如要真的，怎胡亂收了，等他又起浪？」便遞出這張字兒。

其時蘭馨在面前，王尼故意做要景他，道：「難道這等花枝樣一個姐兒，叫她去伴和尚？」

沈氏道：「便與他，看他怎麼放在身邊！」

王尼道：「放在身邊，包妳還兩個姐姐快活！」

張秀才看字待扯，沈氏笑道：「且慢，我們計議，果若斷絕得來，我就把蘭馨與他！」只見蘭馨便躲在屏風後哭去了：

　　　　雨餘紅淚滴花枝，慘結愁深不自持。

　　　　羞是書生無將略，和戎卻自倩蛾眉。

正說時，卻遇(舅)子沈爾謨來，是個義烈漢子，也是個秀才。見他夫妻不快，又聽得蘭馨哭，道：「妹子將就些，莫動氣！」

沈氏道：「我做人極將就，她哭是怕做和尚(婆)！」

張秀才忙瞅一眼，沈氏道：「何妨得？我哥哥極直、極出熱，只爲你掩耳偷鈐，不尋個幫手，所以欺你。」便把這事認做自家錯，道：「是我誤聽王尼姑，他又不合聽和尚哄，寫什官銜遭他捏住，詐去銀子五十兩，並田四十畝。如今又來索詐，勒要蘭馨、竹秀，故此我夫婦不快，蘭馨這裏哭。」

沈爾謨道：「癡丫頭！人人尋和尚，妳倒怕他。」

又大聲道：「妹子！這妹夫做拙了，要依他。他不要田，便與他銀子。沒有，我那邊拿來，與他丫頭他也不便，好歹再與他二十兩罷。不要『刀口上不用，用刀背上錢』！」

張秀才忙搖手叫他不要說時，哪裏(攔)得住，都被王尼聽了。

須臾整酒在書房，三個在那邊喫。沈爾謨道：「妹子，這是老未完，詐不了的，畢竟要斷送這和尚纔好。如今我特把尼姑聽見，說我們肯與他銀子，哄他來。縣尊我與妹夫都拜門生，不知收了我們多少禮，也該爲我們出這番力，且待此禿來動手。」兩個計議已定，只等穎如來。

　　不期這和尚偏不失信，到得月盡來了。王尼把事說與他，道：「他舅子肯借銀子，丫頭與你二十兩自討。」

穎如道：「怕討不出這(等好的)。」

(王)尼道：「看他勢頭，還掯得出，多勒他幾兩就是，定要□(這)絆腳索。」

穎如道：「也是，省得有了他，丟了妳，叫他明(日)我庵中交銀。」

王尼來說，沈氏故意把銀子與她看了，約在次日。

這邊郎、舅兩個去見縣尊，哭訴這節情事。

縣尊道：「有這等光棍和尚！」便吩咐四個差人，叫即刻拿來，並取他行李。張秀才便拿出二十兩送了差人，自己還到庵裏。只見王尼迎着道：「在這裏等了半日！」穎如倚着在自己庵裏，就出來相見。

只見駝拜匣的兩個後生，放下拜匣，將穎如縛住。穎如忙叫徒弟時，張秀才逕往外跑，又領進六個人來，道是縣裏訪的，搜了他出入行囊。這些徒弟，都各拿了他些衣鉢(走)了，哪個來顧他？

帶至縣裏，適值晚堂，縣尊道：「你這禿廝！敢設局詐人？」

穎如道：「張生員自謀反，怕僧人發覺，買求僧人！」

縣尊道：「有什麼證據？」

道：「拜匣中有他文牒。」

忙取出來看了，道：「這又不幹錢穀、刑名，是個不解事書生胡寫的，你就把來做詐端？」便拔籤叫：「打四十！」一聲「打」！早拿下去。

張秀才用了銀子，尿浸的(新)□□□□(毛竹板子)着實打上四十下。文牒燒燬，田契與銀子□□(給還)，穎如下監。徒弟逃去，沒人來管，不二日血脹死了。

□□(嘗戲)作一頌子云：

　　　　睿和尚，祝髮早披緇。夜棗三更分行者，菩提新露灑妖尼，猶自起貪癡！

　　　　睿和尚，巧計局癡迷。貪想已看盈白鏹，淫心猶欲摟嬌妻，一死赴泥犁！

　　在監中擱了兩日，直待禁子先遞病呈，後遞絕呈，才發得出來，也沒(個)人收葬，這便是設局害人果報。

張(以下殘失)(補遺：秀才也因事體昭彰，學道以行撿退了前程。若使他當日原是個書呆子，也只朝玩夜讀，不能發科甲，也還作秀才。只爲貪而愚，落人機阱。又得縣令憐才，知他不過一時愚呆，別無他想，這身家才保得，詐端才了得；還又至狀元不做得，秀才且沒了，不然事正未可知，不可爲冒進的鑑戒麼？)

# 第二十九回 淫貪皆有報 僧俗總難逃

酒爲誤基，色爲禍資。

　　　　唯貪招愆，氣亦似之。

　　　　展轉糾纏，寧有已時？

　　　　桀殞妹喜，紂喪酒池。

　　　　回洛亡隋，舉世所媸。

　　　　剛愎自庸，莽也陳屍。

　　　　覆轍比比，曷不鑑茲。

　　　　聊付管彤，明者三思！

世上稱爲累的，是酒、色、財、氣四字，這四件，只一件也彀了，況復彼此相生！故如古李白乘醉，喪身採石，這是酒禍。荀倩愛妻，情傷身斃，這是色禍。慕容彥超聚斂、吝賞，兵不用力，這是財禍。賀拔嶽尚氣，好爭被殺，這是氣禍。還有飲酒生氣被禍的是灌夫，飲酒罵坐，觸忤田蚡，爲他陷害。因色生氣被禍的是喬知之，(與)武三思爭窈娘，爲他謗殺。因財生氣被禍的是石祟，擁富(矜奢)，與王愷爭高，終爲財累。好酒漁色被禍的是陳後主，寵張面華、孔貴嬪，沉酣酒中，不理政事，爲隋所滅。重色愛財被禍的是唐莊宗寵劉後，因他□(貪)黷，不肯賞賚軍士，軍變致亡。這四件甚是不好，(但)□(傳)聞中一事，覺件件受害都在裏邊，實可省人。

　　話說□(貴)州有個都勻府，轄下麻哈州，也是蠻夷地方，州□□(外有)座鎮國寺，寺中兩房和尚，一邊東房，主僧悟定，□□(這房)是守些田園花利，喫素看經，杜門下出，不管閒事(的)。西房一個老僧悟通，年紀七十多歲，老病在牀不□(出)。

他有個徒弟妙智，年紀四十，喫酒好色，剛狠不怕(事)的，徒孫法明，年紀三十來歲，一身奸狡；玄孫圓靜，(年)紀十八、九，標緻得似一個女人。他這房悟通會得(經)營算計，田產約有千金，現銀子有五、七百兩，因富(致)驕，都不學好。有了一個好徒弟，他還不足，要去□□(尋婦)人。

本地有個極狡猾略有幾分家事的土皇帝，叫做田禽，字有獲，是本州的禮房吏，常來寺裏扯手，好(的)男風，倒把圓靜讓他。把一個禪居造得東灣西□，□(轉，曲)室深房，便是神仙也尋不出。

　　這悟通中年時，(曾)相(與)一個菩提庵秋師姑，年紀彷彿，妙智也去踹得一(腳)渾水。

當日有一個秋尼徒弟管淨梵，與妙智年紀(相)當，被秋尼喫醋，管得緊，兩個有心沒相。虧得秋尼老熟病死，淨梵得接腳，與妙智相往。法明又搭上她徒弟洪如海，彼此往來，已非一日。

只是兩個禿驢得(隴)望蜀，怪是兩個尼姑年紀相當，生得不大有顏色，(又)光頭光腦，沒甚趣向，要尋一個婦人。師徒合計，假(鄰)人屠有名出名，討了個官賣的強盜婆，叫做鈕阿(金)，藏在寺中，輪流受用。

那屠有名有些不快，他便貼他幾兩銀子，叫他另討。這屠有名拿去便嫖，便喫，喫得稀醉，就闖進房裏尋阿金，道：「娼婦躲在哪裏？怎撇了我尋和尚！」妙智定要打他，法明出來兜收。

屠有名道：「罷，師父！沒有個有名沒實的，便四個一牀夾夾兒！」

法明連道：「通得。」便拿酒與他。他道：「酒，酒，與我好朋友！」(拿)住盅子不放，一面說、一面喫，道：「師父，不是我衝撞(你)，都是這酒，故此我怪他，要喫他下去！」綿綿纏纏，纏(到)二、三更，灌得他動不得，才得脫身去快活，如此不之淘他一日氣了。畢竟妙智狠，做一日灌他一個大醉，一條繩活活的斷送了他：

　　　　三杯壯膽生讎隙，一醉昏沉赴杳冥。

　　　　浪道酒中能證聖，須如荷鍤笑劉伶。

自家寺裏的人，並無親戚，有了個地老虎管事，故沒人來說他。擱兩日，抬到寺後，一把火燒了。這番兩個放心作樂。就是兩個尼姑，因他不去，就常來探訪他，他自留在外邊自己房裏，不令她到裏軒，也都不知。爭奈兩個人供一個人，一上一落，這個人倒不空；這邊兩個合一個，前邊到任，後邊要候缺。過去佛卻已索然興盡，未來佛耳朵裏聽的，眼睛裏看的，未免眼紅耳熱難熬。要讓，一邊又不怯氣，每日定要滾做一牀。

只是妙智雖然年紀大些，卻有本領，法明年紀雖小，人兒清秀，本事也只平常。況且每日一定要讓妙智打頭，等了—會，慾火動了，臨戰時多不堅久，婦人的意思不大在他。他已識得，道：「三腳蝦蟆無尋處，兩腳婆娘有萬千！」便留心了。

去到人家看經，便去涎臉□□(思量)(勾)搭。一日在城裏一家人家看經，隔壁(房)裏幾(個)內眷，內中有兩個絕色，他不住偷眼去看她。那婦人惱了折拽他，故意丟一眼，似個有情，他正看□(經)時，把他袖底一扯，他還不解，又扯一扯，低頭去看，是一個竹箬包的包兒，簾裏遞來的，偷便輕輕的丟在袖裏。停會看時，兩個火熱饅頭，好不歡喜。坐定又扯，又(遞)一個火熱箬包，他又接了，回頭一看，卻是那最標緻的這個。

口裏喃喃假念，心裏只想如何近她。一會，(衆)人道：「哪裏燒布衣臭？」彼此看，沒有，又一會，法明長老袖子煙出，看時袖裏一塊大炭，把簇新幾件衣服燒穿。連聲道：「適間剪燭落下個燈煤。」忙把手銜水潑，幾件衣服都是(醬)了：

　　　　難禁眼底饞光，惹出身邊烈焰。

　　那邊□□□□(女人嬉笑)，他就滿面蓋慚，不終事去了，只是這色心不死，要賭氣□□□□□(尋一個絕色)。

　　□□□□□(恰好遇着個)(寡)婦，原住寺中房子，法明討房租常□□□□□(見的年紀廿)二、三，有五、六分顏色。掙得一副老臉，催修理，要讓租，每常(撩口)。法明也常做些人情，修理先是他起，銀子是她□□(後收)，便七成當八成，九分半作一錢，把這些私恩結她。丈夫病時，兩個就有些摸手摸腳，只不得攏身。沒了丈夫，替她看經，襯錢都肯賒，得空便做一手兒。

這些鄰舍是他房客，又道這是狠過閻羅王的和尚，兇似夜叉的婦人，都不敢來惹他。況且房子臨着他寺中菜園，極其便當，死不滿百日，他便起更來，五鼓去，常打這師父偏手。他還心裏道：「我在這裏雖是得手，終(是)賊頭狗腦，不得個暢快，莫若帶她進寺中，落得闊(她)一闊。不要等阿金這狗婦，只道獨她是個奇貨，妝□(憨)！」

這賈寡婦原是沒有孃家，假說有個寡居姑娘，要去搭住。將傢伙盡行賣去，一個晚出了門，轉身從寺後門中，竟到了西房。進了小廳，穿過佛堂，又進了一□□(帶側)房，是悟通與圓靜房。轉了一小衕，一帶磚牆小門，□□□(是妙智)、法明內房；當中坐啓，兩邊僧房。坐啓後三間□□(小軒)，(門)前擺上許多盆景，朱欄、紗窗，是他飲酒處，(極爲幽雅)。又轉側邊一帶白粉門，中有一扇暗門，開進□是過廊，轉進三間雪洞，一間原是阿金住，一間與(賈氏)。(兩)個相見，各喫一驚。妙智道：「一家人不要疑忌！」四個都坐在一堆，喜得這(兩個)女□(眷)，(恰好)老□(臉)，便欣□(然)吃了一會，四個滾作一牀：

　　　　桃徑遊蜂，李蹊聚蝶。呈着這紛紛雙翅，才驚嫩蕊，又入花心；憑着這嫋嫋嬌姿，乍惹蜂黃，又沾蝶粉。顫巍巍風枝不定，溫潤潤花露未睎。戰酎人倦，菜園中倒兩個葫蘆；興盡睡濃，綠沼裏亂一羣鴛鷺。正是：那管穢污三摩地，直教春滿梵王宮。

兩個好不快活。只見一日圓靜忙忙的走來，神色都失。妙智問他是什緣故，圓靜道：「不好說得，我一向在田有獲家，兩邊極是相好，極是相知。他的老婆懷氏與妾樂氏，都叫我小師父，都是見的。有兩個丫頭，大的江花，十八歲；小的野棠，十三歲；時常來書房裏耽茶、送水。江花這丫頭極好，常道：「小師父，你這樣標緻，我嫁了你罷！」又替她裏邊的妾拿香袋與我，拿僧鞋與我，逼着要與我好。我一時間不老成，便與她相處。後來我在那邊歇時，田有獲畢竟替我喫酒，頑到一、二更纔去。去得，她就蹴出來陪我，後邊說田有獲妾□□(喜我)(標)致，要我相見。我去時，她不繇分說，一把抱住，道：「小冤家！莫說她愛你，我也愛你！前日你替她在書房中做得好事，教我看得好不氣。如今你搶了我的主顧去，依然要你賠！」

我見她比江花生得又好，一時闖進去，出不得來，只得在那邊歇了。纏了一夜辛苦，出來得遲，撞了野棠，又慌忙落了一個頭上搭兒，不料野棠拾了，遞與她懷氏，懷氏收了，昨日與樂氏爭風，她便拿出來道：『沒廉恥！妳有了個小和尚彀了，還要來爭？』江花來對我說，喫我走來，她來白嘴怎處？」

妙智道：「不妨，她也弄得你，你也弄得她小阿媽兌換！」

法明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我們做和尚的，有一件好，只怕走不進去，走了進去，到官便說不得強姦，自然替我們遮蓋。田有獲是個有手段光棍，他爲體面，斷不認帳。只是你以後不要去落局，來是斷不來說的。」

圓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丫頭江花要跟我逃來，索性該領來，他決不敢來討。」

法明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！」果然田有獲倒說野棠造謗，打了幾下；後來見圓靜不來，知是實事，他且擱起，要尋事兒弄他。

　　恰值本州州尊升任，一個徐州同署事，是雲南嵩明縣人，監生出身，極是貪□(狠)。(有)個兒子徐行，字能長，將二十歲，妻真氏標緻，恩愛得緊。患了個弱病，醫人道，須得蕭散幾時纔好。

田有獲就薦到寺裏來，徐州同道：「我現任官，須使不得。」

田有獲道：「暫住幾日不妨。」就在西房小廳上暫住，撥了個門子，一個甲首服事，田有獲不時來望，來送小菜他。

當日圓靜與田有獲相好時，已曾將寺中行徑告訴他，他就在徐公子面前道：「徐公子，你曾散一散到他裏邊去麼？絕妙的好房，精緻得極！」

公子道：「怎不借我？」

田有獲道：「這借不得的！」便在徐公子耳邊附耳說了一會。

徐公子笑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兩個別了。田有獲故意闖到圓靜房裏，抱住一連做了幾個嘴，道：「狗才！丟得我下，一向竟不來看我，想是我衝突了你，不知是師公喫醋，還是新來收南貨的徐相公，忘了我！」兩個抱着笑。

只見妙智怕田有獲來尋圓靜什事，也趕來，卻是抱住取笑。田有獲忙叫：「妙公走來！你莫怪我，我兩個向來相與的。只爲他見怪，向來不肯望我，特來整個東道賠禮。」便拿出三錢一塊銀子，道：「妙公，叫道人替我作東道請他。」

正說，法明走來，道：「這怎要田相公作東？圓靜薄情，不望相公，該罰圓靜請纔是。」

妙智道：「也不要田相公出，也不要圓靜罰，田相公到這裏，當家的請罷了！」大家一笑坐下。

說起徐公子，田有獲道：「這些薄情的。」把手抄一抄，道：「又惡、又狠，好歹申府、申道，極惡的惡人，他兒子須好待他些。」須臾擺上酒餚，田有獲且去得此貨，四個人猜拳行令，喫個熱鬧，扯住了妙智的耳朵灌，捏住了法明的鼻頭要他喫，插科打諢，都盡開懷：

　　　　杯中浮綠蟻，春色滿雙頤。

　　　　爭識留連處，箇中有險巇。

大家喫酒。不知這正是田有獲縋住這兩個，使徐公子直走魏都。

　　果然這徐公子悄悄步入佛堂，蹴過(僧)房，轉入牆門，闖入小軒：

　　　　靜幾餘殘局，茶爐散斷煙。

　　　　蕭蕭檐外竹，寫影上窗間。

真是清雅絕人。四顧軒側，小几上菖蒲盆邊一口小金磬，他將來「精，精」三下，只聽得劃然一聲，開出一(扇)門，笑嘻嘻走出兩個女人來，道：「是那一個狗禿走來？」跑到中間，不堤防徐公子凹在門邊，早把門攔住，道：「好打和尚的，試打一打我！」抬眼看這兩個：

　　　　一個奶大胸高，一個頭尖身小。一個胖憨憨好座肉眠牀，一個瘦伶伶似只癟鴨子。一個濃描眉，厚抹粉，妝點個風情；一個散挽髻，斜牽袖，做出個窈窕。這是蘼蕪隊裏蓬蒿樹，餓鬼叢中救命王。

這兩個正要進去，不得進去，徐公子戲着臉去呆她。這邊行童送茶，不見了徐公子，便趕來尋着田有獲道：「徐相公在麼？」

田有獲假醉，瞪着眼道：「一定殿上散心去了。」把法明一推道：「你去陪一陪！」法明走得出去，只見行童慌慌張張的道：「徐相公在軒子裏了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也等他隨喜一隨喜。」那妙智聽了是有心病的，竟往裏面跑來，只見徐公子把門攔住，阿金與賈寡婦截定在那裏，驚得呆的一般。

徐公子道：「好和尚，做得好事！我相公在這裏，也該叫陪我一陪，怎只自快活？」叫：「門子拴這狗禿去！」

妙智一時沒個主意，連忙叩頭道：「只求相公遮蓋！」

　　　　門戶鎖重重，深閉傾城色。

　　　　東風密相窺，漏洩春消息。

那徐公子搖得頭落要處。那田有獲假妝着醉，一步一跌，撞將進來道：「好處在，我一向也不知道！」見了兩個婦人道：「哪裏來這兩個尿精，想是公子叫來的妓者？相公不要穢污佛地！」

徐公子道：「他這佛地久污的了，我今日要與他清淨一清淨！」

田有獲又一把去扯妙智起來：「我這徐相公極脫灑的！」那妙智還是磕頭。

徐公子對田有獲道：「這兩個禿驢，不知哪邊奸拐來的。我偶然進來遇見，一定要申上司究罪，毀這寺！」

田有獲連連兩個揖道：「公子，『不看僧面看佛面』，再不看學生狗面，饒了他罷！」

徐公子道：「這斷難饒的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學生也賠跪，饒了他，等他送五十兩銀子買果子喫！」

徐公子道：「我哪裏要他錢？我只要驅除這禿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我就拜，一定要相公寬處！」一踵跌了一交。

妙智道：「田相公處一處。」

田有獲道：「相公，待他盡一個禮罷了！」

徐公子道：「既是田先生說，送我一千。」

田有獲道：「來不得，來不得！」

喫得把這幾個和尚、兩個婆娘稱：好歹一百。

徐公子道：「他一房性命都在我手，怎只一百兩？我只叫總甲與民壯拿他！」折身就走。妙智死命扯住。

田有獲道：「相公，實是來不得，便二百罷！」這公子如何肯，一掯掯到五百兩，訴窮說苦，先送二百兩，田有獲做好做歹收了：

　　　　謾喜紅顏入掌，那堪白鏹歸人。

　　田有獲道和尚料不怕他再敢生變，且到明日來了帳。

不期到晚，妙智嘆氣如雷，終是法明有些見識，道：「師父，我們只藏過這兩個，沒了指實，就不怕他了。他現任官兒子，該在僧房裏住、詐人麼？」

妙智道是，忙進裏邊，與這兩個敘別，連夜把這兩個婦人戴了幅巾、緇衣。不敢出前門，怕徐公子有心伺候，掇條梯子扒牆。

法明提了燈籠，遠遠先走，妙智隨了，送到菩提庵來敲門。淨梵開門，見了法明，道：「什風吹你來？」

道：「送兩個師父與妳。」淨梵到裏頭一相道：「怪見有了這兩個師父，竟不睬我，我這裏庵小，來往人多，安身不得！」妙智再三求告，許她三錢一日，先付現銀十兩。後邊妙智爲了淨梵見他久住，銀子絕望，瑣聒起來，兩個安身不牢，只得另尋主顧去了。

　　妙智師徒兩個，如今放心。早起田有獲來要足五百兩數，這兩個和尚，你推、我攮，道：「我們和尚錢財，十方來的，得去也難消受，怎要得我們的？如今只有兩條窮命在這裏，他現任子弟，怎該倚官詐人？」

田有獲挑一句：「昨日是他拿住把柄，所以我只得替你許他。若要賴他的，須得移窠纔好。」

註明道：「我們原沒什的。」

田有獲道：「若是閃了開去，可以賴得了；只是他爺在這裏做官，怕有後患。」

妙智道：「我還要告他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告他須用我證見，不打緊，我打發他去，只要謝我。」

來見徐公子道：「昨說僧人一時來不及，求公子相讓。」

徐公子道：「昨日我因先生說，饒了他一房性命，申到上司，怕他一房不是死？怎麼還說讓？」

田有獲把椅移一移近，道：「把柄沒了，他不知藏在何處去，如今還在那邊油嘴，可即回與令尊商議擺佈他！」

徐公子假道：「這都是公哄我了；公緩住我，叫和尚賴我錢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公子，得放手時須放手罷！」

公子道：「公欺我，公欺我！」便竟自帶人起身去了。

田有獲道：「如今他使性走去，畢竟說與乃尊，還修飾纔是。」

妙智道：「我們和尚，『錢財性命，性命卵袋』，那二百兩也是多的。只等他升任，田相公，你作作硬證，這二百兩定要還我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那廂徐公子回去，果然把這椿事說與徐州同，州同道：「怎不着人來通知我？可得千金，輕放了，輕放了！」

公子道：「他昨日送得二百兩，講過今日還有三百，他竟然賴了。」

徐州同頓足道：「你不老到，你不老到！不妨，有我在。」叫一個皁隸，封了一兩銀子，道：「老爺說公子在這廂攪擾，這些須薄意謝你的薪水之資。公子還喫得你們這裏的泉水好，要兩瓶。」

這兩個和尚得志得緊，道：「薪水不收，要水，圓靜領他去打兩吊桶！」差人回覆。徐州同還望他來收火，發出水去，道這水不是泉水，要換，他端只將這水拿兩瓶去，徐州同看了大惱。

　　田有獲原要做和尚一襠兒報讎，自己要索性百來兩謝，見事走了滾，故意在徐州同面前搠他，道：「他還要上司告公子。」徐州同越惱，要尋事擺佈。

正值本州新捉着一夥強盜楊龍等，就吩咐獄卒，教攀他做窩家，我饒他夾打。楊龍果然(死)口攀了，登時出牌，差人拿妙智、法明。兩個先用了一塊差使錢。

一到，不由分剖就夾，要他招贓，兩個抵死不招，下了重監。田有獲道：「他還有個圓(靜)，是行財的，決該拿來，要他身上出豁。」徐州同即便(捉)來一夾，討保，教田有獲去赴水，要他一千。圓靜只得賣田、賣地，苦湊五百，央田有獲送去。田有獲乘此機會，也寫得十來畝田。不意徐州同貪心不滿，又取出來一夾，這妙智是個狠和尚，氣得緊，便嚷道：「我偷婦人，罪有所歸，你兒子詐了我二百，你又詐我五百，還不如意，得這樣錢，要男盜女娼！」

徐州同體面不像，便大惱道：「這刁禿驢！你做了強盜，怪老爺執法，污衊我！」每人打了四十收監。與兒子計議道：「刁僧留不得！」取了絕呈。可伶這兩個淫僧，被獄卒將來上了匣牀，臉上搭了溼毛紙，獄卒道：「這不關我事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只尋徐爺去！」一時間活活悶死。倒還不如屠道人，也得一醉：

　　　　脂香粉膩惹袈裟，醉擁狂淫笑眼斜。

　　　　今日朱顏何處在？ 琵琶已自向他家。

　　又：

　　　　披緇只合演三車，眷戀紅妝□(造)禍□(芽)。

　　　　怨氣不歸極樂國，陰風圜土鬼□□(憐斜)。

寺中悟道年紀已老，因念苦掙衣鉢一朝□□，□□(都盡，抑鬱)身死。圓靜因坐窩贓，嚴追自縊。起根都只爲一個圓靜奸了田有獲的妾，做了火種；又加妙智、法明拐婦人，做了釁端，平白裏把一個好房頭，至於如此。

　　徐州同爲此事，道間把做貪酷逐回，在任發狠詐人，貼狀的多，倒贓的亦不少，衙門幾個心腹，卻被拿問；田有獲因署印時與徐州同過龍說事，問了徒。百姓又要搶徐州同行李，徐州同將行李悄悄的令衙役運出，被人乘機竊去許鄉。自己假做辭上司，一溜風趕到船邊，只見四個和尚立在船邊。抬頭一看，一個老的不認得；這三個：一個妙智，一個法明，一個圓靜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慌忙下船，數日來驚憂悒鬱，感成一個怔忡，閤眼便見這四個和尚。自家口裏說道：「他罪不至死，就是賴了公子的錢可惱，但我父子都曾得他錢，怎就又傷他性命？原也欠理！」時常

自言自語，病日重，到家便作經事，超度禳解，濟得什事？畢竟沒了。臨沒對兒子道：「虧心事莫作，枉法錢莫貪。」

　　　　笑是營營作馬牛，黃金浪欲滿囊頭。

　　　　誰知金喪人還喪，剩有污名奕世流！

喜得宦囊還好，徐公子將來從厚安葬，卻常懊悔自家得了二百兩，如何又對父親說，惹出如許事端？漸(覺)心性乖錯。向娶一妻真氏，人也生得精雅，又標緻，兩個甚是和睦，這番因自己心性變得不好，動輒成爭。家裏原有兩個人，如今打發管莊的管莊，管田的管田，家裏只剩得一房家人徐福，年紀三十四五；一個丫頭翠羽，十五歲；一個小廝婉兒，十三歲。自己功不成，名不就，遊嬉浪蕩，也喜去嫖，丟了一個真氏在家，甘清守靜。還又道自在外嫖，怕她在家嫖，日漸生疑，沒要緊一節小事，略爭一爭，就在自己書房，捧了個翠羽整整睡了半月，再不到真氏房中。

　　真氏只因當他不得的暴戾，來不來憑他。他倒疑心，或時將她房門外灑灰記認，或時將他房門暗粘封皮。那真氏覺得，背地冷笑。偏古怪，粘着封兒，常被老鼠因是□(有)漿咬去；地下灰，長因貓、狗走過踏亂。他就胡言□□(誑語)來爭。這真氏原是個本分人，先着了氣，不和(他)□(爭)，(他)便道有虛心事，故此說不出，這是『一疑無不疑』。

一日從外邊來，見一個小和尚，一路里搖搖擺擺走進來，連忙趕上，轉一個灣就不見了，竟追進真氏房中，只見真氏獨坐刺繡。真氏見他豎起兩道眉，睜起兩隻眼，不知着什頭由，倒也一慌。他自趕到牀上張一張，帳子掀一掀，牀下望一望，把棍子搠兩搠，牀頂上跳起一看，兩隻衣廚打開來尋，各處搜遍。真氏尋思倒好笑他。他還道：「藏得好，藏得好！」出去又到別處尋。叫過翠羽要說，翠羽道：「實沒有。」拶婉兒，婉兒說是沒人。還到處尋覓、嚷叫，從此竟不進真氏房中。每晚門戶重重，自去關閉、記認。真氏見這光景，心中不快，道：「遇這等丈夫，無故受他這等疑忌，不如一死罷了！」

倒是徐福妻子和氏道：「大娘！妳若一死，倒洗不清，耐煩再守三頭五月，事決明白，他回心轉意，還有和美日子；自古道得好：『好死不如惡活』，且自寬心。」可憐那真氏呵：

　　　　 愁深日似深填黛，恨極時將淚洗妝。

　　　　(一段)無辜誰與訴，幾番刺繡不成行。

徐公子書房與真氏臥房隔着一牆，這日天色已晚，徐公子無聊無賴，在花徑閒行，只見牆上一影，看時卻是一個標緻和尚，坐起牆上，向着內房裏笑。徐公子便怒從心起，抉起一塊磚打去，這磚偏格在樹上落下，和尚已是跨落牆去了。徐公子看了大怒：

　　　　牆陰花影搖，纖月落人影。

　　　　遙想孤幃中，雙星應耿耿。

道：「罷，罷！她今日真髒實犯，我殺她不爲過了！」便在書房中，將一口劍在石上磨，磨得風快，趕緊進房來。又道：「且莫造次，再聽一聽。」只聽得房中大有聲響，道：「這淫婦與這狗禿正高興哩！」一腳踢去，踢開房門，真氏在夢中驚醒，問：「是誰？」徐公子早把劍來牀上亂砍，真氏不防備的，如何遮掩得過？可憐一個無辜好女人，死在劍鋒之下：

　　　　身膏白刃冤難白，血與紅顏相映紅。

案上一燈，欲明欲滅，徐公子拿過來照時，只見牀上□□□□(只得一個)真氏擁着一條被，身中幾劍氣絕。徐公子□□□□□(道：「不信這狗)(禿)□(會)躲」，又聽得牀下有聲，道：「狗禿在了！」彎着腰，忙把劍在牀底下搠去，一連兩搠，一隻狗拚命劈臉跳出來，徐公子驚了一跌，方知適才聽響的，是狗動。還癡心去尋這和尚，沒有。

坐在房中想這事如何結煞，想一想道：「如今也顧不得醜名，也顧不得人性命！」竟提了劍走出中堂來，叫：「徐福！徐福！」

和氏道：「相公昨日打發去莊上未回。」

徐公子道：「這等怎處？沒處擺佈，這做婉兒不着！」趕到竈前來，叫婉兒，叫了八、九聲，只見他應了又住，等了一會，帶着睡踵將出來。徐公子等得不耐煩，一劍砍去，便砍死了。一連殺了兩個人，手恰軟了，又去擂了半日，切下兩個頭，已是天亮。和氏與翠羽起來，看見竈下橫着婉兒的屍；房中桌上擺着兩個頭；公子提着一把劍呆坐，牀裏真氏血流滿牀。和氏暗想：「自己丈夫造化，不然就是婉兒了！」忽然見徐公子吃了些早飯，提頭而去，兩個看着真氏痛哭，替她叫冤說苦。

　　這徐公子已趕到縣間去，鬨動一城人，道徐家殺死姦夫、姦婦，也有到他家看的，也有到縣前看的，道：「真是個漢子！」連真家也有兩、三個秀才，羞得不敢出頭，只着人來看，打聽。

須臾縣尊升堂。姓饒，貴州人，選貢，精明沉細，是個能吏。放投文，徐公子就提了頭過去道：「小人徐州同子徐行，有妻真氏，與義男婉兒通姦，小人殺死，特來出首。」

那饒縣尊就出位來道：「好一個勇決漢子！只不是有體面人家做的事。」

—眼(看去)，見(一)顆頭一點的，便叫取頭上來。卻見一個婦人頭，頗生得好，一個小廝頭，發纔到眉。縣尊便道：「這小廝多少年紀了？」

徐行道：「十四歲。」那縣尊把帶掇了一掇，頭側了一側，叫打轎相驗，竟到他家，轎後擁上許多人。

　　縣尊下轎進去，道：「屍首在哪邊？」徐行道：「在房裏。」進房卻見牀上一個沒頭女屍，身上幾劍，連被砍的，身上還緊緊裹着一條被。

縣尊看了，道：「小廝屍怎不在一處？」

道：「在竈前。」到竈前，果見小廝屍橫在地上，身中一劍，上身着一件衣服，下身穿一條褲子。縣尊叫扯去褲子，一看，叫把徐行鎖了，並和氏、翠羽都帶到縣裏。

道：「徐行，你這奴才！自古『撒手不爲奸』，他一個在牀上，一個在竈前，就難說了。況且你那妻子尚緊擁着一條被，小廝又着條褲，這奸的事越說不下去了。若說平日，我適才驗小廝，尚未出幼，你怎麼誣他？這明明你與妻子不睦，將來殺死，又妄殺一個小廝解說，你欺得誰？」叫取夾棍，登時把徐行夾將起來。

徐行道：「實是見一和尚扒牆進真氏房中，激惱殺的。」

縣尊道：「這等小廝也是枉殺了！你說和尚，你家曾與那寺和尚往來，叫什名字？」徐行回話不來，叫丟在丹墀內。

叫和氏道：「真氏平日可與人有奸麼？」和氏道：「真氏原空房獨守，並沒有奸，只是相公因嫖，自己不在家，疑心家中或者有姦情，鎮日鬧炒，昨晚間就是婉兒並不曾進真氏房中，不知怎的殺了真氏，又殺小廝。」叫翠羽，翠羽上去，與和氏一般說話。

縣尊道：「徐行！你怎麼解？」徐行只得招了：因疑殺妻，恐怕償命，因此又去殺僕自□(解)。

縣尊大惱道：「既殺她身，又污她名，可惡之極！」將來重打四十。這番真家三、兩個秀才來討命，道：「求大宗師正法抵命，以洩死者之冤！」

縣尊道：「抵命不消講了。」隨出審單道：

　　　　真氏當傲狠之夫，恬然自守，略無怨尤，賢矣！徐行竟以疑殺之，且又牽一小童以污衊，不慘而狡歟！律以無故殺妻，一絞不枉。

把徐行做了除無故殺死義男，輕罪不坐外，準無故殺妻律，該秋後處決；解道院，復行本府刑廳審。徐行便去央分上，去取供房用錢，要圖脫身。不知其情既真，人所共惡，怎生饒得？刑廳審道：

　　　　徐行無故慘殺二命，一絞不足以謝兩冤，情罪俱真，無容多喙！

累次解審，竟死牢中。

　　　　冤冤相報不相饒，圜土遊魂未易招。

　　　　猶記兩髠當日事，囹圄囊首也蕭條。

　　這事最可憐的是一個真氏，以疑得死；次之屠有(名)，醉中殺身。其餘妙智，雖死非罪，然足償屠有名。徐行父子，陰足償妙智、法明。法明死刑，圓靜死縊，亦可爲不守戒律、奸人婦女果報。田禽淫人遺臭，詐人得罪，亦可爲貪狡之警。總之，酒、色、財、氣四字，致死、致禍，特即拈出，以資世人警省。

# 第三十回 竊篆心雖巧 完璧計尤神

衽席藏戈，蠆蜂(有)毒，不意難防。嚬笑輕投，威權下逮，自惹搶攘。英雄好自斟量，猛然須奮剛腸。理破柔情，力消歡愛，千古名芳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《柳稍青》

　　歷代常因女色敗亡，故把女色比做兵，道是女戎。我道：「內政不出壺」，女人幹得什事？若論如今做官，能剝削我官職，敗壞我行誼，有一種男戎。男戎是什麼？是如今門子。這些人出來是小人家兒子，不大讀書曉得道理，偶然虧得這臉兒有些光景，便弄入衙門。未得時時節，相與上等是書手、外郎，做這副膩臉，捱他些酒食；下等是皁隸、甲首，做這個後庭，騙他銀子。耳朵裏聽的，都是奸狡瞞官作弊話；眼睛裏見的，都是詭詐說謊騙錢事。但只是初進衙門，膽小怕打，畢竟小心，不過與轎伕分幾分押保、認保錢與監上員遞(錢)求見的，騙他個包兒，也不

壞事。嘗恐做官的喜他的顏色，可以供得我玩弄；悅他的性格，可以順得我使令；便把他做個腹心。這番他把那一團奸詐藏在標緻顏色裏邊；一段兇惡藏在溫和體度裏面。在堂上還存你些體面，一退他就做上些嬌癡，插嘴幫襯，我還誤信他年紀小沒膽，不敢壞我的事。把他徑竇已熟，羽翼已成，起初還假我的威勢騙人，後來竟盜我威勢弄我，賣牌、批狀，浸至過龍，撞木鐘，無所不至。這番把一個半生燈窗辛苦，都斷送在他手裏了。故有識的到他，也須留心駕馭，不可忽他。我且道一個已往的事。

　　我朝常州無錫縣，有一個門子，姓張名繼良，他父親是一個賣菜的，生下他來，倒也一表人材，六、七歲時，家裏也曾讀兩句書，到了十四、五歲，越覺生得好：

　　　　雙眸的的凝秋水，臉嬌宛宛荷花蕊。

　　　　柳眉瓠齒絕妖妍，貫玉卻疑陳孺子。

恰也有好些身分，淺顰低笑，俏語斜身，含情弄態，作意撩人，似怨疑羞，又頻頻拒客：

　　　　徙倚類無骨，嬌癡大有心。

　　　　疑推復疑就，個裏具情深。

可惜一個標絕的小廝，也到絕時年事，但處非其地，也不過與些市井俗流，遊食的光棍，東凹西靠，賺他幾分錢罷了。不料十五歲上娘亡，十六歲上爺死，這樣人家，穿在身上，喫在肚裏，有什家事？卻也一貧徹骨。況且爹親、娘眷都無，哪裏得人照管？穿一領不青、不藍海青，着一雙不黑、不白水襪，拖一雙倒跟鞋，就是如花似玉顏色，也顯不出了。房錢沒得出，三餐沒人煮，便也捱在一個朋友家裏。不期這朋友是有妻小的，他家婆見他臉色兒有些豐豔，也是疑心。不免高興時也幹些勾當兒，張繼良不好拒得，淺房窄屋，早已被他知覺，常在裏邊喃喃罵道：「沒廉恥，上門湊！青頭白臉好後生，捱在人家，不如我到孃家去，讓你們一窠一塊！」又去罵這家公道：「早有他，不消討得我，沒廉沒恥，把閒飯養閒人！」就茶不成茶，飯不成飯，不肯拿出來，還饒上許多絮聒。張繼良也立身不住，這朋友也難留得。又捱到一家朋友，喜是光棍，日間彼此做些茶飯兒過日，夜間是夫婦般。只是這人且會喫寡醋。張繼良在窮，也便趁着年紀，濫相處幾個，他知得便尋鬧，又安不得身。虧得—個朋友道：「錫山寺月公，頗好此道，不若我薦你在那邊棲身。」便領他去寺中見月公，道：「我這表弟十六歲，父母雙亡，要在上剃出家，我特送來。」

月公道：「我徒弟自有，徒孫沒有，等他做我徒孫罷！」就留在寺中。這張繼良，人是個極會得的，卻又好溫性兒，密得月公魂都沒，替他做衣服，做海青。自古道：「人要衣裝，馬要鞍裝。」這一裝束，便弄得絕好了。

　　也是他該發跡，本縣何知縣，忽一日請一個同年遊錫山。這何知縣是個極好男風，眼睛裏見不得人的，在縣裏吏、書、皁、快，有分模樣的，便一齊來，苦沒個當意的。

這時同年尚未來，他獨坐甚是無聊，偶然見張繼良一影，他見是個扒頭，便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叫過來問時，是本寺行童。

何知縣道：「不信和尚有這等造化，我老爺一向尋不出一個人！」

問他：「有父兄麼？」

道：「沒有。」那答應的聲兒嬌細，一發動人。

就道：「你明日到縣伏侍我罷，我另眼看你！」他自喫酒去了。

月公□□(得知)，甚是不快活，道：「怎麼被他看見了？父母官須抗他不得。」兩個敘別了一夜，只得送他進縣，吩咐叫他：「小心伏侍，閒暇時也來看我一看。」

一進衙門，何知縣道：「你家中無人，你就在後堂側邊我書房中歇落。」

本日就試，他是慣的，沒什畏縮，還有那些媚態。何知縣就也着了迷，着庫上與他做衣服，渾身都換了細綾，每日退堂，定要在書房中與他盤桓半日，才進私衙。

他原識兩個字，心裏極靈巧，凡一應緊要文書、詞狀、簡札，着他收的，問起都拿得來，越發喜他有才。又道他沒有親眷，沒人與他兜攬公事；又向在和尚寺裏，未免曉得在衙門作弊；況且又在後堂歇落，自己不時叫在身邊，也沒人關通；凡事託他做腹心，叫他尋訪。不知這衙門中，書吏、皁甲極會鑽，我用主文，他就鑽主文，我用家人，他就鑽家人；這番用個門子，自然尋門子。有那燒冷竈的，不曾有事尋他，先來相處他，請酒、送禮，只撿小官喜歡的香囊、扇子、汗巾之類送來，結識他做個靠山。有那臨渴掘井的，要做這件，大塊塞來，要他攛掇。皁甲要買牌討差，書吏要討承行，漸漸都來叢他。內中也有幾個欺他暴出龍，騙他，十兩□(公)事做五兩講，又有那討好的，又去對他講，道這件(事)畢竟要括他多少，這件事不到多少不要與他做，他不乖的也教會了。況且他原是個乖的人。但是「官看三日吏，吏看三日官。」官若不留些顏色，不開個空隙把他，他也不敢□□(入鑿)。

先是一個何知縣，因他假老實，問他事再不(輕易)回覆，側邊點兩句，極中竅，便喜他，要抬舉他。一日僉着一張人命牌，對張繼良道：「這差使是好差，你去，哪個要的，你要他五兩銀子，僉與他。」

一個皁隸莫用知得，就是五兩時銀來討，正與張繼良說，一個皁隸魏匡，一個眼色，張繼良便回莫用道：「少」，這邊魏匡就是五兩九成銀遞去。張繼良見光景可捐，道要十兩，魏匡便肯加一兩。這邊一個李連，忙央一個門子，送八兩與張繼良。魏匡拿得銀子來，這廂已僉了李連，張繼良已將牌遞與了。

一日有張爭傢俬狀子，原燒冷竈的一個吏房書手陳幾，送他兩疋花綢，要他稟發。張繼良試去討一討，不料何知縣欣然。這番衙門裏傳，一個張繼良討得差，討得承行，有一個好差，一紙□(好)狀子，便你三兩我□□，□□□(五兩，只求得)個他收。他把幾件老實事兒結了。

何(知縣)□□，□□(對他，說着)就依，他就也不討，講定了，見(僉)着這(牌)□□□□□(便道：「原差某)人，該差某人、某人接，官該與，某人效□□□」，□□□(勞該與」，何知縣)信得他緊，也就隨他說寫去。呈狀也(是憑他道是該)行，或是該承。還有巧處，該這人頂差，或該他承□，□(應，他)把沒帳差牌、呈狀踏在前面；僉與了他，便沒個又差又批的理，這就是奪此與彼的妙法。到後他手越滑，膽越大，人上告照呈子，他竟(袖)下，要錢才發。好狀子他要袖下，不經承發房掛號，竟與相知。

莫說一年間他起家，連這幾個附着他的吏書，皁甲，也都發跡起來。何知縣也道差使承行，左右是這些衙門裏人，便顛倒些也不是壞法，故此不在意。不知富的有錢買，越富；窮的沒錢買，越窮。一個官，一張呈狀，也不知罰得幾石谷，幾個罪。若撞着上司的，只做得白弄，他卻承行、差使都有錢賺，他倒好似官了。

　　其時一個戶房書手徐炎，見他興，便將一個女兒許與他，一發得了個教頭，越會賺錢。卻又衙門人無心中又去教他，乘有一個人有張要緊狀子，連告兩紙不準，央個皁隸送二兩，叫他批准，皁隸因而就討這差，自此又開這門路。書手要承應，皁隸要差，又兜狀子來與他批，一、二兩講價。總之，趁着這何知縣常與他做些歪事，戲臉慣了，倚他做個外主文，又信他得深了，就便弄手腳，還不曾到刑名上。爭奈又是獄中有獄卒、牢頭要詐人錢，打聽有大財主犯事，用錢與他，要他發監。他又在投到時，叫寫監稟，可以保的竟落了監，受盡監中詐害，人知道了，便又來

用錢，要他方便。至於合衙門人，因他在官面前說得話，降得是非，哪個不奉承？哪個敢衝突他？似庫書、庫吏收發上有弊，吏房吏農充參，戶房錢糧出入，禮房禮儀支銷，兵房驛遞工食，刑房刑名，工房造作工價，哪一房不要關通他？哪一處不時時有餽送？甚至衙頭、書房裏，都來用錢要批發；二、三、四衙，都有禮送他。闔縣都叫他做「張知縣」。

先時這何知縣，也是個要物的，也有幾個過龍的人，起初不曾(合)得他，他卻會得冷語，道這事□□□(沒天理)，不該做的，那何知縣竟回出來。或時道，這公事值事多少，何知縣押住要添，累那過龍的費盡口舌，況且事又不痛快，只得來連他做。連着耍打那邊三十，斷不是廿五下；要問他十四石，斷不是一兩三；要斷十兩，斷不是九兩九錢；隨你什鄉官、闊宦，也拗不轉。外邊知道消息，都不用書吏，竟來投他。他又乖覺，這公事值五百，他定要五百；值三百，定要三百；他裏邊自去半價兒要何知縣行。其餘小事兒，他拿得定，便不與何知縣，臨審時三言兩浯一點掇，都也依他。外邊撞太歲、敲木鐘的事，也做了許多。只有他說人是非，哪個敢來說他過失？把一個何知縣，竟做了一個傀儡：

　　　　簡書百里寄專成，閭里須教誦政聲。

　　　　線索卻歸豪滑手，三思應也愧生平。

凡是做官，不過愛民、禮士。他只憑了一個張繼良，不能爲民辨明冤枉，就是秀才、舉、監，有些事日日來討面皮，博不得張繼良一句。當時民謠有道：「弓長固可人，何以見君王？」又道：「錫山有張良，縣裏無知縣。」鄉官紛紛都要等代巡來講他是非。

　　虧得一個同年，省□(親)回來周主事，知道這消息來望他，見一門子緊(隨)在身邊，他看一看，道：「年兄，小弟有句密語。」何知縣(把)頭一側，門子走開。

周主事道：「年兄，這不是張繼良(麼)？」

何知縣道：「是，年兄怎麼認得？」

周主事道：「外邊傳他□(一)個大名。」

何知縣道：「傳他能幹麼？」

周主事說：「太能了(些)，幾乎把年兄官都壞了！」

何知縣道：「他極小心，極能(事)。」

周主事道：「正爲年兄但見其小心，見其能事，所以如此；若覺得，便不如此了。外邊士民，都說年兄寵任他，賣牌、準狀，大壞衙門法紀。」

何知縣道：「這一定衙門中人怪他，故此謗他。」

周主事道：「不然，還道他招權納賂，大爲士民毒害。」

何知縣道：「年兄，沒這樣事！」

周主事道：「年兄，此人不足惜，還恐爲年兄害！外面鄉紳雖揭他的惡，卻事都關着年兄。小弟是極力調停，只恐陳代巡桉臨，上司有話，怎麼處？」

何知縣顏色不怡，周主事也別了，只見何知縣走到書房中，悶悶不悅。張繼良捱近身邊，道：「老爺，適才周爺有什講？」

何知縣—把捏住他手，道：「我不好說得。」

張繼良道：「老爺哪一事不與小的說，這事什麼事，又惹老爺不快？」

何知縣把他扯近，附耳道：「外邊鄉紳怪我，連你都謗在裏邊，周爺來通知，故此不快。」

張繼良便跪了道：「這等老爺不若將小的責革，以舒鄉紳之憤，可以保全老爺。」

何知縣一把抱起，放在膝上道：「我怎捨得！他們不過借你來污衊我，關你什事？」

張繼良道：「是老爺除強抑暴，爲了百姓，自然不得鄉紳意。要害老爺，畢竟把一個人做引證。小的不合做了老爺心腹，如今任他鄉紳流謗，守巡申揭，必定要代巡自做主。小的情願學貂禪，在代巡那邊包着保全老爺。」

何知縣道：「我進士官，縱使他們謗我，不過一個降調，經得幾個跌磕，不妨。但只是你在此恐有禍，不若你且暫避。」

張繼良道：「小的也不消去，只須求老爺仍把小的作門役送到按院便是。」

何知縣道：「我正怕你在此有禍，怎還到老虎口中奪食！倘知道你是張繼良怎處？」

張繼良道：「不妨，老爺只將小的名字改了，隨各縣太爺送門役送進，小人自有妙用。」何知縣還是搖頭。

　　過了半月，按院巡歷到常州，果然各縣送人役，張繼良改做周德，何知縣竟將送進。也是何知縣官星現，這陳代巡是福建人，極好男風。那張繼良已十七歲了，反把頭髮放下，做個披肩，代巡一見，見他矬小標緻，竟收了。他故意做一個小心不曉事光景，不敢上前。

那代巡越喜，道是個篤實人，伏侍斟酒時，便低着頭問他道：「你是無錫哪裏人？」

道：「在鄉。」他臉也通紅。

代巡道：「你是要早晚伏侍我的，不要怕得。」晚間就留在房中。

這張繼良本是個久慣老手，倒假做個畏縮不堪的模樣，這代巡早又入他彀：

　　　　才離越國又吳官，媚骨夷光應與同。

　　　　尺組竟牽南越頸，奇謀還自壓終童。

初時先把一個假老實愚弄他，次後就把嬌癡戲戀他，那代巡也似得了個奇寶。凡是門子進院，幾時一得寵不敢做別樣非法事？若乞恩加賞，這也是常情。他在那邊木木納納，有問則答，無可則止，竟不乞恩討賞。陳代巡自喜他，每次賞從厚。要賞他承差，他道日後不諳走差，不願；道辦也不願，道是無錫人，求賞一個無錫典吏，陳代巡竟賞。閒時也問及他本地風俗，他直口道：「鄉官兇暴，不肯完納錢糧，又狠盤算百姓，日日告債、告租，一縣官替他管理不了，略略不平，就到上司說是非，也不知趕走多少官，百姓苦得緊。」已自爲何知縣解釋。又得查盤推官與本府推官都是何知縣同年，也爲遮蓋，所以考察過堂，得以幸全。

　　及至代巡考察，審錄、比較，巡城、閱操，各事都完，因拜鄉宦，只見紛紛有揭。代巡有了先入之言，只說鄉宦多事。後邊將覆命，糾劾有司，已擬定幾個，內中一個因有大分上來，要改入薦，只得把何知縣作數。取寫本書吏要待寫本，張繼良見了，有些難解，心裏一想，道：「我叫他上不成本！」

恰值這日該書辦衆人發衣包，先日把陳代巡弄個疲倦，乘他與別門子睡，暗暗起來，將他印匣內關防取了，打入衣包裏邊。次日早堂，竟行發出這關防，先寄到他丈人徐炎家，徐炎轉送了何知縣：

　　　　篆文已落段司農，裴令空言最有容。

　　　　始信愛深終是禍，變興肘腋有奇兇。

　　次早用印，張繼良把匣一開，把手一摸，又假去張一張，只見臉通紅，悄悄來對陳代巡道：「關防不見！」

陳代巡吃了一驚，還假學裴度模樣，不在意，一連兩個腰伸了，道：「今日睏倦，一應文書，都明日印。」坐在後堂不悅。張繼良倒假做慌忙，替他愁。

陳代巡道：「不妨，這一定是我衙門中盜去印什文書，追得急反將來毀了，再待一、兩日，他自有。」

　　等了兩、三日不見動靜，這番真是着急，知是門子、書辦中做的事，一打拷追問，事就昭彰，只得妝病不出，叫掌案書辦計議。書辦聽得也呆了，只教且在衙門中尋。這四個門子，兩個管夫，八個書辦，着鬼的般，在衙門裏哪一處不尋到？還取夫淘井，也不見有。尋思無計，內中一個書辦道：「如今尋不出，實是不好，聞得常州府學曾教官，是個舉人出身，極有智謀，不若請他來計議。」

果然小開門請曾教官看病，他是泰和人，極有思算、有手段的。曾教官道：「什麼人薦我？我從不知醫。」一到傳鼓，請進川堂相見了，與坐留茶，趕去門子，把這失印一節告訴他。

那教官也想一會，道：「老大人，計是有一個，也不是萬全；老大人自思，在本府嘗與那個有隙？曾要參何人？」陳代巡也想一想，附耳道：「我這裏要參無錫何知縣。」

曾教官道：「這印八分是他，如今老大人只問他要。」

陳代巡道：「我問他要，他不認怎生？」

曾教官道：「也只教他推不得。目下他也在這廂問安，明日老大人暗將空房裏放起火來，府、縣畢竟來救，老大人將敕交與別縣，將印竟交與他，他上手料不敢道看一看內邊有關防沒有，他不得已畢竟放在裏。他若不還，老大人說是他沒的，也可分過。這是萬或可冀之策，還求老大人斟酌行之。」

陳代巡道：「這是絕妙計策，再不消計議得，只依着做去。」

曾教官道：「教官還有一說，觀此人既能盜印，他把奸人已布在老大人左右了，此事不能中傷，必復尋他事。況且今日教官之謀，他也畢竟知道，日後必銜恨教官，這還祈老大人赦他過失，使他自新。這在老大人可以免禍，在教官可以不致取怨。」

代巡點頭道：「他若不害我，我也斷不害他。」留了一杯茶，就送了教官出來，還倚張繼良做個心腹。叫與一個掌案書辦行事，在裏邊收拾花園中一間小書房，堆上些柴，燒將起來。

　　這邊何知縣自張繼良進了院去，覺得身邊沒了個可意人，心中甚是不快。到參謁時，略得一望，相見不相親，越覺懊惱。喜得衙門中去了他，且是一清，凡有書信，都託徐炎送與何知縣考察。□(過)堂無事，何知縣滿心歡喜，這一定是張繼良的力，□(好)一個能事有情的人。這日只見徐炎悄悄進見。何知縣知有密事，趕開人，叫他近來。只見遞出一個信並印，何知縣見了訪款，倒也件件是真，條條難解。又見關防，笑道：「這白頭本也上不成！」收了，重賞徐炎。打聽甲首報：按院有病不坐。

他又笑道：「是病個沒得出手！」也思量要似薛嵩送金盒與田承嗣般驚他一個，兩邊解交，恐怕惹出事來，且自丟起，將關防密密隨着身子。

此時也只因問代巡安，來到府中。這日正值張知縣來拜，留茶，兩個閒談。只見一個甲首汗雨淋淋趕來，道：「稟老爺，察院裏火起，太爺去救去了！」這知縣連忙起身，何知縣打轎相隨。

那知府已帶了火鉤、火索，趕入後園去了。這兩個趕到，卻早代巡立在堂上，在那裏假慌，見他兩個道：「不要行禮，不要行禮！不知怎麼，空屋裏着起來，多勞二位！」忙取過敕寄與張知縣，把印匣遞與何知縣，道：「賢大尹且爲我好收。」遞得與他，自折身裏面去了：

　　　　煙火暗庭除，奔赴急吏胥。

　　　　片時令璧返，劃策有相知。

頂臾火熄，吩咐道：「一應官員，晚堂相見。」

　　那張繼良見何知縣接了印匣，已自跌腳道：「你是知道空的，怎麼收他的，如今怎處？」

這何知縣掇了個空印，到下處好生狐疑，道：「這印明明在我這裏，他將印匣與我，我又不好當面開看，如今還了印，空費了張繼良一番心。若不還時，他賴我盜印，再說不明，如何是好？」想了半日，道：「沒印，兩個一爭就破臉，不好收拾；有印，或者他曉得我手段，也不敢難爲我；究竟還的是。」特印放在匣內，送到院前。

先是知府進見，問慰了留茶；次得張知縣交敕，何知縣交印，就問候，代巡也留茶、送出。這班書辦，曉得匣裏沒印，不敢拿文書過來用印，倒是代巡叫：「連日不曾僉押用印，文書拿過來！」衆人倒驚道：「印沒了，難道押下寫一『印』字的理？把什麼搭？難道這兩日那裏弄得方假印來？被人辨認出也不像！」都替代巡踟躕。

只見文書取到，批僉了，叫張繼良開匣取印，只見一顆印宛然在裏邊，將來印了。書辦們已□(曉)：「這印如何在何知縣身邊？周德原是何知縣送來(的)人，一定是他弄手腳了！」

次日何知縣辭回，巡按留飯道：「賢大尹好手段！」

何知縣道：「不敢！」便謅一個謊道：「知縣未第時，寄居在本地能仁寺讀書，鄰房有一人，舉止奇祕，知縣知他異人，着實加禮。一日在家，他薄晚扣門，攜着一人首，道在此有仇已報，有恩未酬。問知縣借銀二十兩酬之。知縣將銀飾相贈，許後有事相報，別來音信杳然。數日前，忽中夜至衙，道：「奸人謗你，代巡有意信讒，我今取其印，令不得上疏，可以少解。」知縣還要問個詳細，只見他道：「脫有緩急，再來相助。」已飛身去了。知縣細看，果是代巡的。要送來，怕惹嫌疑不敢。昨蒙老大人委管印匣，乘便呈上。」代巡道：「有這等事！前已知無錫鄉紳豪橫，作令實難，雖有揭帖，本院這斷不行的。賢大尹賢能廉介，本院還入薦剡。賢大尹只用心做官，總之不忤鄉紳便忤了士民了！」何知縣謝了自回縣。

　　陳代巡初時也疑張繼良，印來到時竟疑了八分，但是心愛得他緊，不肯動他。何知縣又說這一篇謊，竟丟在水裏。果然覆命舉劾，不惟不劾何知縣，又得薦；曾教官也在教職內薦了，得升博士。一縣鄉紳都盡驚駭道：「是神鑽的！若是這樣官薦，哪一個不該薦？這樣官不劾，哪一個該劾？如此作察院，也負了代巡之名！」有的道：「如今去了個張門子，縣中也清了好些，應是這緣故。」

不多幾時，只見按院批下一張呈子，是吏農周德的，道：「在院效勞，乞恩賞頂充戶房吏農王勤名缺。」是個現缺，哪個敢來爭他的？這是陳代巡覆命，要帶張繼良進京。張繼良想道：「自爲何知縣進院，冷落了幾時不賺錢，如今還要尋着何知縣補，若隨去越清了。」故此陳代巡要帶他覆命，他道：「家有老母，再三懇辭，只願在本縣效役，可以養母。」

陳代巡便叫房裏查一個本縣好缺與他，還批賞好些銀兩。送至揚州，陳代巡還戀戀不捨。他記掛縣中賺錢，竟自回了：

　　　　計就西施應返越，謀成紅線自歸仙。

他一到縣，做了親，尋了大宅住下。參見了何知縣，喜得不勝，威得不勝。縣裏這些做他羽翼的，歡喜他靠山復來，接風賀喜，奉承不暇。這些守分的，個個攢眉。向來書吏中有幾個因他入院，在這廂接腳過(龍)，門子有幾個接腳得寵，不惟縮手，也還怕他妒忌。知機的，也就出缺告退；不識勢的，也便遭他陷害。先時在縣，還只當得個知縣，凌轢一縣的人，如今自到了察院去，也便是個察院了，還要凌轢知縣。說道：「他這個官，虧我做的，不然，這時不知是降、是調，趕到哪裏去了！」六房事，房房都是他，打官司沒一個不人上央人來見他。官司也不消何知縣問得，只要他接銀子時怎麼應承，他應承就是了。一個何知縣，只在堂上坐得坐、動得動筆罷了。一年之間，就是有千萬傢俬的，到他手裏，或是陷他徭役，或人來出首，一定拆個精光，留得性命也還是絕好事。縣裏都傳他名做「拆屋斧頭」，「殺人劊子」。何知縣先時溺愛他，又因他救全他的官，也任着他。漸漸到後來，立緊桌橫頭，承應吏捧得一宗捲過來，他先指手劃腳道：「這該打」，「這該夾」，「這該問罪」，竟沒他作主，也覺不成體面。又是他每事獨提，不與何知縣。又不與裏邊主文連手，裏邊票擬定的，他都將來更亂，向來何知縣也得兩分，自此只得兩石谷，兩分□(紙)，他還又來說免。更有他□(作)弊處：凡一應保狀，他將來裁去印上狀格，填上告詞，日子是何知縣親標，就作準出牌，來買便行擱起。和息罰谷，自行追收，不經承發掛號，竟沒處查他。

何知縣甚是不堪，道：「周外郎！你也等我做一做，你是這樣，外觀不雅。難道你不怕充軍徒罪的？」他也不睬，只是胡行。何知縣幾次也待動手，但是一縣事都被他亂做，連官不知就裏，一縣人都是他心腹，沒一個爲官做事的。那周德見他憤憤的，道：「先下手爲強，莫待他薄情。反(以下殘失)。(補遺：受他的禍。」挽出幾個舉人、生員，將他向來受贓枉法事，在守道府官處投揭。這番裏邊又沒個張繼良，沒人救應，竟謫了閒散。

　　 私情不可割，公議竟難逃。

　　 放逐何能免，空爲澤畔號。

張繼良自援了兩考，一溜風挈家到京，弄了些手腳，當該官辦效勞，選了一個廣州府新會縣主簿。到家鬧哄哄上了任。有的人道：「沒天理，害了這許多人，卻又興得官。」他到任又去厚拱堂官，與堂官過龍。執行準事慣了，又仍舊作惡害人，靠了縣尊。有一個生員家裏極富，家中一個丫頭病死，孃家來告，他定要扭做生員妻打死，要詐他，又把他一個丫頭來拶。秀才哄起來，遞了揭，三院各處去講，百姓乘機來告發，刑廳會同查盤官問。這查盤是韶州府推官，自浙江按察司照磨升來的，正是何知縣。知是張繼良當日把他壞事，又揭害他的事，一一說與廣州推官。兩個會問時，撳定他幾件實事，坐了他五百贓，問了充軍，着實打了他二十，在廣州府監裏坐得個不要，家眷流落廣州。這的是張繼良報應。但是這些人，有什人心。又有一班狡猾的駕着，有錢要賺，有勢就使，只顧自飯碗裏滿，便到充軍擺站，敗壞什名撿？做官，官職謫削事小，但一生名撿已壞，怎麼不割一時之愛？至如養癰一般，癰潰而身與俱亡，此是可笑之甚。故拈出以佐仕路觀感。）